

金庸作品集 27

俠客行

下

金庸



侠客行

下集

金庸著

目 录

十 五 真 相	425
十 六 凌霄城	465
十 七 自大成狂	502
十 八 有所求	546
十 九 腊八粥	570
二 十 “ 侠客行 ”	602
二十一 “ 我是谁 ? ”	627
后 记	640
越女剑	642
三十三剑客图	672

十五 真相

石破天和丁珰远远跟在关东群豪之后，驰出十余里，便见前面黑压压地好大一片松林。只听得范一飞朗声道：“是哪一路好朋友相邀？关东万马庄、快刀门、青龙门、卧虎沟拜山来啦。”丁珰道：“咱们躲在草丛里瞧瞧，且看是不是爷爷。”两人纵身下马，弯腰走近，伏在一块大石之后。

范一飞等听到马蹄之声，早知二人跟着来，也不过去招呼，只是凝目瞧着松林。四个掌门人站在前面，十余名弟子隔着丈许，排成一列，站在四人之后。松林中静悄悄地没半点声息。下弦月不甚明亮，映着满野松林，照得人面皆青。

过了良久，忽听得林中一声唢呐，左侧和右侧各有一行黑衣汉子奔出。每一行都有五六十人，百余人远远绕到关东群豪之后，兜将转来，将群豪和石丁两人都围住了，站定身子，手按兵刃，一声不出。跟着松林中又出来十名黑衣汉子，一字排开。石破天轻噫一声，这十人竟是长乐帮内五堂的正副香主，米横野、陈冲之、展飞等一齐到了。这十人一站定，林中缓步走出一人，正是“着手成春”贝海石。他咳嗽了几声，说道：“关东四大门派掌门人枉顾，敝帮兄弟……咳咳……不敢在总舵静候，特来远迎。咳……只是各位来得迟了，教

敝帮合帮上下，等得十分心焦。”

范一飞听得他说话之间咳嗽连声，便知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贝海石，心想原来对方正是自己此番前来找寻的正主儿，虽见长乐帮声势浩大，反放下了心事，寻思：“既是长乐帮，那么生死荣辱，凭此一战，倒免了跟毫不相干的丁不四等人纠缠不清。”一想到丁不四，忍不住打个寒战，便抱拳道：“原来是贝先生远道来迎，何以克当？在下卧虎沟范一飞。”跟着给吕正平、风良、高三娘子等三人引见了。

石破天见他们客客气气的厮见，心道：“他们不是来打架的。”低声道：“是自己人，咱们出去相见罢。”丁瑯拉住他手臂，在他耳边道：“且慢，等一等再说。”

只听范一飞道：“我们约定来贵帮拜山，不料途中遇到一些耽搁，是以来得迟了，还请贝先生和众位香主海涵。”贝海石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不过敝帮石帮主恭候多日，不见大驾光临，只道各位已将约会之事作罢。石帮主另有要事，便没再等下去了。”范一飞一怔，说道：“不知石英雄到了何处？不瞒贝先生说，我们万里迢迢的来到中原，便是盼和贵帮的石英雄会上一会。若是会不到石英雄，那……那……未免令我们好生失望了。”贝海石按住嘴咳嗽了几声，却不作答。

范一飞又道：“我们携得一些关东土产，几张貂皮，几斤人参，奉赠石英雄、贝先生、和众位香主。微礼不成敬意，只是千里送鹅毛之意，请各位笑纳。”左手摆了摆，便有三名弟子走到马旁，从马上解下三个包裹，躬身送到贝海石面前。

贝海石笑道：“这……这个实在太客气了。承各位赐以厚礼，当真……咳咳……当真是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，多谢，

多谢！”米横野等将三个包裹接了过去。

范一飞从自己背上解下一个小小包裹，双手托了，走上三步，朗声道：“贵帮司徒帮主昔年在关东之时，和在下以及这三位朋友甚是交好，蒙司徒帮主不弃，跟我们可说是有过命的交情。这里是一只成形的千年人参，服之延年益寿，算得是十分稀有之物，是送给司徒大哥的。”他双手托着包裹，望定了贝海石，却不将包裹递过去。

石破天好生奇怪：“怎么另外还有一个司徒帮主？”

只听贝海石咳了几声，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敝帮前帮主司徒大哥，咳咳……前几年遇上了一件不快意事，心灰意懒，不愿再理帮务，因此上将帮中大事交给了石帮主。司徒大哥……他老人家……咳咳……入山隐居，久已不闻消息，帮中老兄弟们都牵记得紧。各位这份厚礼，要交到他老人家手上，倒不大容易了。”

范一飞道：“不知司徒大哥在何处隐居？又不知为了何事退隐？”辞意渐严，已隐隐有质问之意。

贝海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只是司徒帮主的部属，于他老人家的私事，所知实在不多，范兄等几位既是司徒帮主的知交，在下正好请教，何以正当长乐帮好生兴旺之际，司徒帮主突然将这副重担交托了给石帮主？”这一来反客为主，登时将范一飞的咄咄言辞顶了回去，反令他好生难答。范一飞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我们怎么知道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当司徒帮主交卸重任之时，众兄弟对石帮主的人品武功，可说一无所知，见他年纪甚轻，武林中又无名望，由他来率领群雄，老实说大伙儿心中都有点儿不服。可

是石帮主接任之后，便为本帮立了几件大功，果然司徒帮主巨眼识英雄，他老人家不但武功高人一等，见识亦是非凡，咳咳……若非如此，他又怎会和众位辽东英雄论交？嘿嘿！”言下之意自是说，倘若你们认为司徒帮主眼光不对，那么你们自己也不是甚么好脚色了。

吕正平突然插口道：“贝大夫，我们在关东得到的讯息，却非如此，因此上一齐来到中原，要查个明白。”

贝海石淡淡的道：“万里之外以讹传讹，也是有的。却不知列位听到了甚么谣言？”

吕正平道：“真相尚未大白之前，这到底是否谣言，那也还难说。我们听一位好朋友说道，司徒大哥是……是……”眼中精光突然大盛，朗声道：“……是被长乐帮的奸人所害，死得不明不白。这帮主之位，却落在一个贪淫好色、凶横残暴的少年浪子手里。这位朋友言之凿凿，听来似乎不是虚语。我们记着司徒大哥昔年的好处，虽然自知武功名望，实在不配来过问贵帮的大事，但为友心热，未免……未免冒昧了。”

贝海石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吕兄言之有理，这未免冒昧了。”

吕正平脸上一热，心道：“人道‘着手成春’贝海石精干了得，果是名不虚传。”大声说道：“贵帮愿奉何人为主，局外人何得过问？我们这些关东武林道，只想请问贵帮，司徒大哥眼下是死是活？他不任贵帮帮主，到底是心所甘愿，还是为人所迫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姓贝的虽不成器，在江湖上也算薄有浮名，说过了的话，岂有改口的？阁下要是咬定贝某撒谎，贝某也

只有撒谎到底了。嘿嘿，列位都是武林中大有身分来历之人，热心为朋友，本来令人好生钦佩。但这一件事——却是欠通啊欠通！”

高三娘子向来只受人戴高帽，拍马屁，给贝海石如此奚落，不禁大怒，厉声说道：“害死司徒大哥的，只怕你姓贝的便是主谋。我们来到中原，是给司徒大哥报仇来着，早就没想活着回去。你男子汉大丈夫，既有胆子作下事来，就该有胆子承担，你给我爽爽快说一句，司徒大哥到底是死是活？”

贝海石懒洋洋的道：“姓贝的生了这许多年病，闹得死不死，活不活的，早就觉得活着也没多大味道。高三娘子要杀，不妨便请动手。”

高三娘子怒道：“还亏你是个武林名宿，却来给老娘耍这惫懒劲儿。你不肯说，好，你去将那姓石的小子叫出来，老娘当面问他。”她想贝海石老奸巨滑，斗嘴斗他不过，动武也怕寡不敌众，那石帮主是个后生小子，纵然不肯吐实，从他神色之间，总也可看到些端倪。

站在贝海石身旁的陈冲之忽然笑道：“不瞒高三娘子说，我们石帮主喜欢女娘们，那是不错，但他只爱见年轻貌美、温柔斯文的小姐儿。要他来见高三娘子，这个……嘿嘿……只怕他……嘿嘿……”这几句话语气轻薄，言下之意，自是讥嘲高三娘子老丑泼辣，石帮主全无见她一见的胃口。

丁珰在暗中偷笑，低声道：“其实高姐姐相貌也很好看啊，你又看上了她，是不是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又来胡说八道！小心她放飞刀射你！”丁珰笑道：“她放飞刀射我，你帮哪一个？”石破天还没回答，高三娘子大怒之下，果然放出了三柄飞刀，

银光急闪，向陈冲之射去。

陈冲之一躲开，笑道：“你看中我有甚么用？”口中还在不干不净的大肆轻薄。

范一飞叫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但高三娘子怒气一发，便不可收拾，飞刀接连发出，越放越快。陈冲之避开了六把，第七把竟没能避过，噗的一声，正中右腿，登时屈腿跪倒。高三娘子冷笑道：“下跪求饶么？”陈冲之大怒，拔刀扑了上来。风良挥软鞭挡开。

眼见便是一场群殴之局，石破天突然叫道：“不可打架，不可打架！你们要见我，不是已经见到了么？”说着携了丁珪之手，从大石后窜了出来，几个起落，已站在人丛之中。

陈冲之和风良各自向后跃开。长乐帮中群豪欢声雷动，一齐躬身说道：“帮主驾到！”

范一飞等都大吃一惊，眼见长乐帮众人的神气绝非作伪，转念又想：“恩公自称姓石，年纪甚轻，武功极高，他是长乐帮的帮主，本来毫不希奇，只怪我们事先没想到。他自称石中玉，我们却听说长乐帮帮主叫甚么石破天。嗯，石中玉，字破天，那也寻常得很啊。”

高三娘子歉然道：“石……石恩公，原来你……你便是长乐帮的帮主，我们可当真卤莽得紧。早知如此，那还有甚么信不过的？”

石破天微微一笑，向贝海石道：“贝先生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大家，这几位是我朋友，大家别伤和气。”

贝海石见到石破天，不胜之喜，他和关东群豪原无嫌隙，略略躬身，说道：“帮主亲来主持大局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，

一切仗帮主作主。”

高三娘子道：“我们误听人言，只道司徒大哥为人所害，因此上和贵帮订下约会，哪里知道新帮主竟然便是石恩公。石恩公义薄云天，自不会对司徒大哥作下甚么亏心事，定是司徒大哥见石恩公武功比他高强，年少有为，因此上退位让贤，却不知司徒大哥可好？”

石破天不知如何回答，转头向贝海石道：“这位司徒……司徒大哥……”

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前帮主眼下隐居深山，甚么客人都不见，否则各位如此热心，万里赶来，本该是和他会会的。”

吕正平道：“在下适才出言无状，得罪了贝先生，真是该死之极，这里谢过。”说着深深一揖，又道：“但司徒大哥和我们交情非同寻常，这番来到中原，终须见上他一面，万望恩公和贝先生代为求恳。司徒大哥不见外人，我们可不是外人。”说着双目注视石破天。

石破天向贝海石道：“这位司徒前辈，不知住得远不远？范大哥他们走了这许多路来探访他，倘若见不到，岂非好生失望？”

贝海石甚感为难，帮主的说话就是命令，不便当众违抗，只得道：“其中的种种干系，一时也说不明白。各位远道来访，长乐帮岂可不稍尽地主之谊？敝帮总舵离此不远，请各位远客驾临敝帮，喝一杯水酒，慢慢再说不迟。”

石破天奇道：“总舵离此不远？”贝海石微现诧异之色，说道：“此处向东北，抄近路到镇江总舵，只五十里路。”石破天转头向丁珰望去。丁珰格的一笑，伸手抿住了嘴。

范一飞等正要追查司徒帮主司徒横的下落，不约而同的都道：“来到江南，自须到贵帮总舵拜山。”

当下一行人径向东北进发，天明后已到了镇江长乐帮总舵。帮中自有管事人员对辽东群豪殷勤招待。

石破天和丁珰并肩走进室内。侍剑见帮主回来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见他带着一个美貌少女，那是见得多了，心想：“身子刚好了些，老毛病又发作了。先前我还道他一场大病之后变了性子，哼，他若变性，当真日头从西方出来呢。”

石破天洗了脸，刚喝得一杯茶，听得贝海石在门外说道：“侍剑姐姐，请你禀告帮主，贝海石求见。”石破天不等侍剑来禀，便擎帷走出，说道：“贝先生，我正想请问你，那位司徒帮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请帮主移步。”领着他穿过花园，来到菊畔坛的一座八角亭中，待石破天坐下，这才就坐，道：“帮主生了这场病，隔了这许多日子，以前的事仍然记不得么？”

石破天曾听父母仔细剖析，说道长乐帮群豪要他出任帮主，用心险恶，是要他为长乐帮挡灾，送他一条小命，以解除全帮人众的危难。但贝海石一直对他恭谨有礼，自己在摩天崖上寒热交攻，幸得他相救，其后连日发病，他又曾用心诊治，虽说出于自私，但自己这条命总是他救的，此刻如果直言质询，未免令他脸上难堪，再说，从前之事确是全然不知，也须问个明白，便道：“正是，请贝先生从头至尾，详述一遍。”

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前帮主名叫司徒横，外号八爪金龙，是

帮主的师叔，帮主这总还记得罢？”石破天奇道：“是我师叔，我……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？那是甚么门派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帮主向来不说他的师承来历，我们属下也不便多问。三年以前，帮主奉了师父之命……”石破天问道：“奉了师父之命，我师父是谁？”贝海石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帮主这场病当真不轻，竟连师父也忘记了。帮主的师承，属下却也不知。上次雪山派那白万剑硬说帮主是雪山派弟子，属下也是好生疑惑，瞧帮主的武功家数，似乎不像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师父？我只拜过金乌派的史婆婆为师，不过那是最近的事。”伸指敲了敲脑袋，只觉自己所记的事，与旁人所谈总是不相符合，心下好生烦恼，问道：“我奉师父之命，那便如何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帮主奉师父之命，前来投靠司徒帮主，要他提携，在江湖上创名立万。过不多时，本帮便发生了一件大事，那是因商议赏善罚恶、铜牌邀宴之事而起。这一会事，帮主可记得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赏善罚恶的铜牌，我倒知道。当时怎么商议，我脑子里却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了。”贝海石道：“本帮每年一度，例于三月初三全帮大聚，总舵各香主、各地分舵舵主，都来镇江聚会，商讨帮中要务。三年前的大聚之中，有个何香主忽然提到，本帮近年来好生兴旺，再过得三年，邀宴铜牌便将重现江湖，那时本帮势难幸免，如何应付，须得先行有个打算才好，免得事到临头，慌了手脚。”

石破天点头道：“是啊，赏善罚恶的铜牌一到，帮主若不接牌答允去喝腊八粥，全帮上下都有尽遭杀戮之祸。那是我亲眼见到过的。”贝海石心中一凛，奇道：“帮主亲眼见到过

了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其实我真的不是你们帮主。不过这件事我却见到了的，那是飞鱼帮和铁叉会，两帮人众都给杀得干干净净。”心道：“唉！大哥、二哥可也太辣手了。”

飞鱼帮和铁叉会因不接铜牌而惨遭全帮屠戮之事，早已传到了长乐帮总舵。贝海石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早料到有这一天，因此那位何香主当年提出这件事来，实在也不能说是杞人忧天，是不是？可是司徒帮主一听，立时便勃然大怒，说何香主煽动人心，图谋不轨，当即下令将他扣押起来。大伙儿纷纷求情，司徒帮主嘴上答允，半夜里却悄悄将他杀了，第二日却说何香主畏罪自杀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那为了甚么？想必司徒帮主和这位何香主有仇，找个因头将他害死了。”贝海石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真正原因是司徒帮主不愿旁人提及这回事。”

石破天点了点头。他资质本甚聪明，只是从来少见人面，于人情世故才一窍不通，近来与石清夫妇及丁珪相处多日，已颇能揣摩旁人心思，寻思：“司徒帮主情知倘若接了铜牌赴宴，那便是葬身海岛，有去无回；但若不接铜牌，却又是要全帮上下弟兄陪着自己一块儿送命。这件事他自己多半早就日思夜想，盘算了好几年，却不愿别人公然提起这个难题。”

贝海石续道：“众兄弟自然都知道何香主是他杀的。他杀何香主不打紧，但由此可想而知，当邀宴铜牌到来之时，他一定不接，决不肯牺牲一己，以换得全帮上下的平安。众兄弟当时各怀心事，默不作声，便在那时，帮主你挺身而出，质问师叔。”

石破天大为奇怪，说道：“是我挺身而出，质问……质问

他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是啊！当时帮主你侃侃陈辞，说道：‘师叔，你既为本帮之主，便当深谋远虑，为本帮图个长久打算。善恶二使复出江湖之期，已在不远。何香主提出这件事来，也是为全帮兄弟着想。师叔你逼他自杀，只恐众兄弟不服。’司徒帮主当即变脸喝骂，说道：‘大胆小子，这长乐帮总舵之中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？长乐帮自我手中而创，便算自我手中而毁，也挨不上别人来多嘴多舌。’司徒帮主这几句话，更教众兄弟心寒。帮主你却说道：‘师叔，你接牌也是死，不接牌也是死，又有甚么分别？若不接牌，只不过教这许多忠肝义胆的好兄弟们都陪上一条性命而已，于你有甚么好处？倒不如爽爽快快的慷慨接牌，教全帮上下，永远记着你的恩德。”

石破天点头道：“这番话倒也不错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贝先生，我却没这般好口才，没本事说得这般清楚明白。”贝海石微笑道：“帮主何必过谦？帮主只不过大病之后，脑力未曾全复。日后痊愈，自又辩才无碍，别说本帮无人能及，便是江湖上，又有谁及得你上？”石破天将信将疑，道：“是么？我……我说了这番话后，那又如何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帮主登时脸色发青，拍桌大骂，叫道：‘快……快给我将这没上没下的小子绑了起来！’可是他连喝数声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竟是谁也不动。司徒帮主更加气恼，大叫：‘反了，反了！你们都跟这小子勾结了起来，要造我的反是不是好，你们不动手，我自己来宰了这小子！’”

石破天道：“众兄弟可劝住了他没有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众兄弟心中不服，仍是谁也没有作声。司徒

帮主当即拔出八爪飞抓，纵身离座，便向帮主你抓了过来。你身子一晃，登时避开。司徒帮主连使杀着，却都给你一一避开，也始终没有还手。你双手空空，司徒帮主的飞爪在武林中也是一绝，你居然能避得七八招，实是十分的难能可贵。当时米香主便叫了起来：‘帮主，你师侄让你八招不还手，一来尊你是帮主，二来敬你是师叔，你再下杀手，天下人可都要派你的不是了。’司徒帮主怒喝：‘谁叫他不还手了？反正你们都已偏向了他，大伙儿齐心合力将我杀了，奉这小子为帮主，岂不遂了众人的心愿？’

“他口中怒骂，手上丝毫不停，霎时之间，你连遇凶险，眼见要命丧于他飞爪之下。展香主叫道：‘石兄弟，接剑！’将一柄长剑抛过来给你。你伸手抄去，又让了三招，说道：‘师叔，我已让了二十招，你再不住手，我迫不得已，可要得罪了。’司徒帮主目露凶光，挥钢爪向你面门抓到，当时议事厅上二十余人齐声大呼：‘还手，还手，莫给他害了！’你说道：‘得罪！’这才举剑挡开他的飞爪。

“你二人这一动手，那就斗得十分激烈。斗了一盏茶时分，人人都已瞧出帮主你未出全力，是在让他，但他还是狠命相扑，终于你使了一招犹似‘顺水推舟’那样的招式，剑尖刺中了他右腕，他飞爪落地，你立即收剑，跃开三步。司徒帮主怔怔而立，脸上已全无血色，眼光从众兄弟的脸上一个个横扫过去。这时议事厅上半点声息也无，只有他手腕伤口中的鲜血，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下，发出极轻微的嗒嗒之声。过了好半晌，他惨然说道：‘好，好，好！’大踏步向外走去。厅上四十余人目送他走出，仍是谁也没有出声。

“司徒帮主这么一走，谁都知道他是再也没面目回来了，帮中不可无主，大家就推你继承。当时你慨然说道：‘小子无德无能，本来决计不敢当此重任，只是再过三年，善恶铜牌便将重现江湖。小子暂居此位，那邀宴铜牌若是送到本帮，小子便照接不误，替各位挡去一场灾难便是。’众兄弟一听，齐声欢呼，当即拜倒。不瞒帮主说，你力战司徒帮主，武功之强，众目所睹，大家本已心服，其实即使你武功平平，只要答允为本帮挡灾解难，大家出于私心，也都必拥你为主。”

石破天点头道：“因此我几番出外，你们都急得甚么似的，唯恐我一去不回。”

贝海石脸上微微一红，说道：“帮主就任之后，诸多措施，大家也无异言，虽说待众兄弟严峻了些，但大家想到帮主大仁大义，甘愿舍生以救众人之命，甚么也都不在乎了。”

石破天沉吟道：“贝先生，过去之事，我都记不起了，请你不必隐瞒，我到底做过甚么大错事了？”贝海石微笑道：“说是大错，却也未必。帮主方当年少，风流倜傥了些，也不足为病。好在这些女子大都出于自愿，强迫之事，并不算多。长乐帮的声名本来也不如何高明，众兄弟听到消息，也不过置之一笑而已。”

石破天只听得额头涔涔冒汗，贝海石这几句话轻描淡写，但显然这几年来自己的风流罪过定是作下了不少。可是他苦苦思索，除了丁珰一人之外，又和哪些女子有过不清不白的私情勾当，实是一个也想不起来；突然之间，心中转过一个念头：“倘若阿绣听到了这番话，只须向我瞧上一眼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

贝海石道：“帮主，属下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，不知是否该说？”石破天忙道：“正要请贝先生教我，请你说得越老实越好。”贝海石道：“咱们长乐帮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，原是势所难免，否则全帮二万多兄弟吃饭穿衣，又从哪里生发得来？咱们本就不是白道上的好汉，也用不着守他们那些仁义道德的臭规矩。只不过帮中自家兄弟们的妻子女儿，依属下之见，帮主还是……还是少理睬她们为妙，免得伤了兄弟间的和气。”

石破天登时满脸通红，羞愧无地，想起那晚展香主来行刺，说自己勾引他的妻子，只怕此事确是有的，那便如何是好？

贝海石又道：“丁不三老先生行为古怪，武功又是极高，帮主和他孙女儿来往，将来遗弃了她，只怕丁老先生不肯干休，帮主虽然也不会怕他，但总是多树一个强敌……”石破天插口道：“我怎会遗弃丁姑娘？”贝海石微笑道：“帮主喜欢一个姑娘之时，自是当她心肝宝贝一般，只是帮主对这些姑娘都没长性。这位丁姑娘嘛，帮主真要跟她相好，也没甚么。但拜堂成亲甚么的，似乎可以不必了，免得中了丁老儿的圈套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我已经和她拜堂成亲了。”贝海石道：“其时帮主重病未愈，多半是病中迷迷糊糊的受了丁老儿的摆布，那也不能作得准的。”石破天皱起眉头，一时难以回答。

贝海石心想谈到此处，已该适可而止，便即扯开话题，说道：“关东四门派声势汹汹的找上门来，一见帮主，登时便软了下来，恩公长、恩公短的，足见帮主威德。帮主武功增长

奇速，可喜可贺，但不知是甚么缘故？”石破天如何力退丁不四、救了高三娘子等人性命之事，途中关东群豪早已加油添酱的说与长乐帮众人知晓。贝海石万万料不得石破天武功竟会如此高强，当下想套问原由，但石破天自己也莫名其妙，自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贝海石却以为他不肯说，便道：“这些人在武林中也都算是颇有名望的人物。帮主于他们既有大恩，便可乘机笼络，以为本帮之用。他们若是问起司徒前帮主的事，帮主只须说司徒前帮主已经退隐，属下适才所说的经过，却不必告知他们，以免另生枝节，于大家都无好处。”石破天点点头道：“贝先生说得是。”

两人又说了一会闲话，贝海石从怀中摸出一张清单，禀告这几个月来各处分舵调换了哪些管事人员，甚么山寨送来多少银米，在甚么码头收了多少月规。石破天不明所以，只是唯唯而应，但听他说来，长乐帮的作为，有些正是父母这几日来所说的伤天害理勾当，许多地方的绿林山寨向长乐帮送金银珠玉、粮食牲口，摆明了是坐地分赃；又有甚么地方的帮会不听号令，长乐帮便去将之灭了。他心中觉得不对，却不知如何向贝海石说才是。

当晚总舵大张筵席，宴请关东群豪，石破天、贝海石、丁珪在下首相陪。

酒过三巡，各人说了些客气话。范一飞道：“恩公大才，整理得长乐帮这般兴旺，司徒大哥想来也必十分喜欢。”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前辈此刻钓鱼种花，甚么人都不见，好生清闲舒

适。敝帮的俗务，我们也不敢去禀报他老人家知道。”

范一飞正想再设辞探问，忽见虎猛堂的副香主匆匆走到贝海石身旁，在他耳旁低语了几句。

贝海石笑着点头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转头向石破天笑道：“好教帮主得知，雪山派群弟子给咱们擒获之后，这几天凌霄城又派来后援，意图救人。哪知偷鸡不着蚀把米，刚才又给咱们抓了两个。”石破天微微一惊，道：“将雪山派的弟子都拿住了？”贝海石笑道：“上次帮主和白万剑那厮一起离开总舵，众兄弟好生记挂，只怕帮主忠厚待人，着了那厮的道儿……”他当着关东群豪之面，不便直说石破天为白万剑所擒，是以如此的含糊其辞，又道：“咱们全帮出动，探问帮主的下落，在当涂附近撞到一千雪山弟子，略使小计，便将他们都擒了来，禁在总舵，只可惜白万剑那厮机警了得，单单走了他一人。”

丁珰突然插口问道：“那个花万紫花姑娘呢？”贝海石笑道：“那是第一批在总舵擒住的，丁姑娘当时也在场，是不是？那次一共拿住了七个。”

范一飞等心下骇然，均想：“雪山派赫赫威名，不料在长乐帮手下遭此大败。”

贝海石又道：“我们向雪山派群弟子盘问帮主的下落，大家都说当晚帮主在土地庙自行离去，从此没再见过。大家得知帮主无恙，当时便放了心，现下这些雪山派弟子是杀是关，但凭帮主发落。”

石破天寻思：“爹爹、妈妈说，从前我确曾拜在雪山派门下学艺，这些雪山派弟子们算来都是我的师叔，怎么可以关

着不放？当然更加不可杀害。”便道：“我们和雪山派之间有些误会，还是……化……”他想说一句成语，但新学不久，一时想不起来。

贝海石接口道：“化敌为友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是啊，还是化敌为友罢！贝先生，我想把他们放了，请他们一起来喝酒，好不好？”他不知武林中是否有这规矩，因此问上一声，又想贝海石他们花了很多力气，才将雪山群弟子拿到，自己轻易一句话便将他们放了，未免擅专。旁人虽尊他为帮主，他自己却不觉帮中上下人人都须遵从他的号令。

贝海石笑道：“帮主如此宽宏大量，正是武林中的一件美事。”便吩咐道：“将雪山派那些人都带上来。”

那副香主答应了下去，不久便有四名帮众押着两个白衣汉子上来。那二人都双手给反绑了，白衣上染了不少血迹，显是经过一番争斗，两人都受了伤。那副香主喝道：“上前参见帮主。”

那年纪较大的中年人怒目而视，另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壮汉破口大骂：“爽爽快快的，将老爷一刀杀了！你们这些作恶多端的贼强盗，总有一日恶贯满盈，等我师父威德先生到来，将你们一个个碎尸万段，为我报仇。”

忽听得窗外暴雷也似的一声喝道：“时师弟骂得好痛快，狗强盗，下三滥的王八蛋。”但听得铁链叮当之声，自远而近，二十余名雪山派弟子都戴了足镣手铐，昂然走入大厅。耿万钟、呼延万善、闻万夫、柯万钧、王万仞、花万紫等均在其内，连那轻功十分了得的汪万翼这次也给拿住了。王万仞一

进门来，便“狗强盗、王八蛋”的骂不绝口，有的则道：“有本事便真刀真枪的动手，使闷香蒙药，那是下三滥的小贼所为。”

范一飞与风良等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倘若是使闷香蒙汗药将他们擒住的，那便没甚么光彩了。”

贝海石一瞥之间，已知关东群豪的心意，当即离座而起，笑吟吟的道：“当涂一役，我们确是使了蒙汗药，倒不是怕了各位武功了得，只是顾念石帮主和各位的师长昔年有一些渊源，不愿动刀动枪的伤了各位，有失和气。各位这么说，显是心中不服，这样罢，各位一个个上来和在下过过招，只要有哪一位能接得住在下十招，咱们长乐帮就算是下三滥的狗强盗如何？”

当日长乐帮总舵一战，贝海石施展五行六合掌，柯万钧等都是走不了两三招便即被他点倒，若说要接他十招，确是大大不易。新被擒的雪山弟子时万年却不知他功夫如此了得，眼见他面黄肌瘦、一派病夫模样，对他有何忌惮？当即大声叫道：“你们长乐帮只不过倚多为胜，有甚么了不起？别说十招，你一百招老子也接了。”

贝海石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这位老弟台果然胆气过人。咱们便这么打个赌，你接得下我十招，长乐帮是下三滥的狗强盗。倘若你老弟在十招之内输了，雪山派便是下三滥的狗强盗，好不好？”说着走近身去，右手一拂，绑在时万年身上几根手指粗细的麻绳应手而断，笑道：“请罢！”

时万年被绑之后，不知已挣扎了多少次，知道身上这些麻绳十分坚韧，哪知这病夫如此轻描淡写的随手一拂，自己

说甚么也挣不断的麻绳竟如粉丝面条一般。霎时之间，他脸色大变，不由自主的身子发抖，哪里还敢和贝海石动手？

忽然间厅外有人朗声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这个赌咱们打了！”众人一听到这声音，雪山弟子登时脸现喜色，长乐帮帮众俱都一愕，连贝海石也是微微变色。

只听得厅门砰的一声推开，有人大踏步走了进来，气宇轩昂，英姿飒爽，正是“气寒西北”白万剑。他抱拳拱手，说道：“在下不才，就试接贝先生十招。”

贝海石微微一笑，神色虽仍镇定，心下却已十分尴尬，以白万剑的武功而论，自己虽能胜得过他，但势非在百招以外不可，要在十招之内取胜，那是万万不能。他心念一转，便即笑道：“十招之赌，只能欺欺白大侠的众位师弟。白大侠亲身驾到，咱们这个打赌便须改一改了。白大侠倘若有兴与在下过招，咱们点到为止，二三百招内决胜败罢！”

白万剑森然道：“原来贝先生说过的话，是不算数的。”贝海石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十招之赌，只是对付一般武艺低微、狂妄无知的少年，难道白大侠是这种人么？”

白万剑道：“倘若长乐帮自承是下三滥的狗强盗，那么在下就算武艺低微、狂妄无知，又有何妨？”他进得厅来，见石破天神采奕奕的坐在席上，众师弟却个个全身铐镣，容色憔悴，心下恼怒已极，因此抓住了贝海石一句话，定要逼得他自承是下三滥的狗强盗。

便在此时，门外忽然有人朗声道：“松江府杨光、玄素庄石清、闵柔前来拜访。”正是石清的声音。

石破天大喜，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爹爹、妈妈！”奔了出

去。他掠过白万剑身旁之时，白万剑一伸手便扣他手腕。

这一下出手极快，石破天猝不及防，已被扣住脉门，但他急于和父母相见，不暇多想，随手一甩，真力到处，白万剑只觉半身酸麻，急忙松指，只觉一股大力冲来，急忙向旁跨出两步，这才站定，一变色间，只见贝海石笑吟吟的道：“果然武艺高强！”这句话明里似是称赞石破天，骨子里正是讥刺白万剑“武艺低微、狂妄无知”。

只见石破天眉花眼笑的陪着石清夫妇走进厅来，另一个身材高大的白须老者走在中间，他身后又跟着五个汉子。镇江与松江相去不远，长乐帮群豪知他是江南武林名宿银戟杨光，更听帮主叫石清夫妇为“爹爹，妈妈”，自是人人都站起身来。但见石破天携着闵柔之手，神情极是亲密。

闵柔微微仰头瞧着儿子，笑着说道：“昨日早晨在客店中不见了 you，我急得甚么似的，你爹爹却说，倘若有人暗算于你，你或者难以防备，要说将你掳去，那是再也不能了。他说到长乐帮来打听打听，定能得知你的讯息，果然是在这里。”

丁珰一见石清夫妇进来，脸上红得犹如火炭一般，转过了头不敢去瞧他二人，却竖起耳朵，倾听他们说些甚么。

只听得石清夫妇、杨光和贝海石、范一飞、吕正平等一—见礼。杨光身后那五个汉子均是江南出名的武师，是杨光与石清就近邀来长乐帮评理作见证的。各人都是武林中颇有名望的人物，甚么“久仰大名、如雷贯耳”之类的客套话，好一会才说完。范一飞等既知他们是石破天的父母，执礼更是恭谨。石清夫妇不知就里，见对方礼貌逾恒，自不免加倍的

客气。只是贝海石突然见到石破天多了一对父母出来，而这两人更是闻名江湖的玄素庄庄主，饶是他足智多谋，霎时之间也不禁茫然失措。

石破天向贝海石道：“贝先生，这些雪山派的英雄们，咱们都放了罢？”他不敢发施号令，要让贝海石拿主意。

贝海石笑道：“帮主有令，把雪山派的‘英雄们’都给放了。”他将“英雄们”三字说得加倍响亮，显是大有讥嘲之意。长乐帮中十余名帮众轰然答应：“是！帮主有令，把雪山派的‘英雄们’都给放了。”当下便有人拿出钥匙，去开雪山弟子身上的足镣手铐。

白万剑手按剑柄，大声说道：“且慢！石……哼，石帮主，贝先生，当着松江府银戟杨老英雄和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在此，咱们有句话须得说个明白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咱们武林中人，若是学艺不精，刀枪拳脚上败于人手，对方要杀要辱，那是咎由自取，死而无怨。可是我这些师弟，却是中了长乐帮的蒙汗药而失手被擒，长乐帮使这等卑鄙无耻的手段，到底是损了雪山派的声誉，还是坏了长乐帮名头？这位贝先生适才又说甚么来，不妨再说给几位新来的朋友听听。”

贝海石干咳两声，笑道：“这位白兄弟……”白万剑厉声道：“谁跟下三滥的狗强盗称兄道弟了！好不要脸！”贝海石道：“我们石帮主……”

石清插口道：“贝先生，我这孩儿年轻识浅，何德何能，怎可当贵帮的帮主？不久之前他又生了一场重病，将旧事都忘记了。这中间定有重大误会，那‘帮主’两字，再也休得提起。在下邀得杨老英雄等六位朋友来此，便是要评说分解

此事。白师傅，贵派和长乐帮有过节，我不肖的孩儿又曾得罪了你。这两件事该当分开来谈。我姓石的虽是江湖上泛泛之辈，对人可从不说一句假话。我这孩儿确是将旧事忘得干干净净了。”他顿了一顿，朗声又道：“然而只要是他曾经做过的事，不管记不记得，决不敢推卸罪责。至于旁人假借他名头来干的事，却和我孩儿一概无涉。”

厅上群雄愕然相对，谁也没料到突然竟会有这意外变故发生。

贝海石干笑道：“嘿嘿，嘿嘿，这是从哪里说起？石帮主……”心下只连珠价叫苦。

石破天摇头道：“我爹爹说得不错。我不是你们的帮主，我不知说过多少遍了，可是你们一定不信。”

范一飞道：“这中间到底有甚么隐秘，兄弟颇想洗耳恭听。我们只知长乐帮的帮主是司徒横司徒大哥，怎么变成是石恩公了？”

杨光一直不作声，这时捻须说道：“白师傅，你也不用性急，谁是谁非，武林中自有公论。”他年纪虽老，说起话来却是声若洪钟，中气充沛，随随便便几句话，便是威势十足，教人不由得不服。只听他又道：“一切事情，咱们慢慢分说，这几位师傅身上的铐镣，先行开了。”

长乐帮的几名帮众见贝海石点了点头，便用钥匙将雪山弟子身上的镣铐一一打开。

白万剑听石清和杨光二人的言语，竟是大有向贝海石问罪之意，对自己反而并无敌意，倒大非始料之所及。他众师弟为长乐帮所擒，人孤势单，向贝海石斥骂叫阵，那也是硬

着头皮的无可奈何之举，为了雪山派的面子，纵然身遭乱刀分尸，也不肯吞声忍辱，说到取胜的把握，自是半分也无，单贝海石一人自己便未必斗得过。不料石清夫妇与杨光突然来到，忽尔生出了转机，当下并不多言，静观贝海石如何应付。

石清待雪山群弟子身上镣铐脱去、分别就坐之后，又道：“贝先生，小儿这么一点儿年纪，见识浅陋之极，要说能为贵帮一帮之主，岂不令天下英雄齿冷？今儿当着杨老英雄和江南武林朋友，白师傅和雪山派众位师兄，关东四大门派众位面前，将这事说个明白。我这孩儿石中玉与长乐帮自今而后再无半分干系。他这些年来自己所做的事，自当一一清理，至于旁人借他名义做下的勾当，是好事不敢掠美，是坏事却也不能空担恶名。”

贝海石笑道：“石庄主说出这番话来，可真令人大大的摸不着头脑。石帮主出任敝帮帮主，已历三年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咳咳……我们可从来没听帮主说过，名动江湖的玄素双剑……咳咳……竟是我们帮主的父母。”转头对石破天道：“帮主，你怎地先前一直不说？否则玄素庄离此又没多远，当你出任帮主之时，咱们就该请令尊令堂大人前来观礼了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本来也不知道啊。”

此语一出，众人都是大为差愕：“怎么你本来也不知道？”

石清道：“我这孩儿生了一场重病，将过往之事一概忘了，连父母也记不起来，须怪他不得。”

贝海石本来给石清逼问得狼狈之极，难以置答，长乐帮众首脑心中都知，所以立石破天为帮主，不过要他去挡侠客岛铜牌之难，说得直截些，便是要他做替死鬼，这话即在本

帮之内，大家也只是心照，实不便宣之于口，又如何能对外人说起？忽听石破天说连他自己也不知石清夫妇是他父母，登时抓住了话头，说道：“帮主确曾患过一场重病，寒热大作，昏迷多日，但那只是两个多月之前的事。他出任长乐帮帮主之时，却是身子好好的，神智清明，否则怎能以一柄长剑与司徒前帮主的飞爪拆上近百招，凭武功将司徒前帮主打败，因而登上帮主之位？”

石清和闵柔没听儿子说过此事，均感诧异。闵柔问道：“孩儿，这事到底怎样？”关东四门派掌门人听说石破天打败了司徒横，也是十分关注，听闵柔问起，同时瞧着石破天。

贝海石道：“我们向来只知帮主姓石，双名上破下天。‘石中玉’这三字，却只从白师傅和石庄主口中听到。是不是石庄主认错了人呢？”

闵柔怒道：“我亲生的孩儿，哪有认错之理？”她虽素来温文有礼，但贝海石竟说这宝贝儿子不是她的孩儿，却忍不住发怒。

石清见贝海石纠缠不清，心想此事终须叫穿，说道：“贝先生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贵帮这般瞧得起我孩儿这无知少年，决非为了他有甚么雄才伟略、神机妙算，只不过想借他这条小命，来挡过侠客岛铜牌邀宴这一劫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这句话开门见山，直说到了贝海石心中，他虽老辣，脸上也不禁变色，干咳了几下，又苦笑几声，拖延时刻，脑中却在飞快的转动念头，该当如何对答。忽听得一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各位在等侠客岛铜牌邀宴，是不是？很好，好得很，铜牌便在这里！”

只见大厅之中忽然站着两个人，一胖一瘦，衣饰华贵，这两人何时来到，竟是谁也没有知觉。

石破天眼见二人，心下大喜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二哥，多日不见，别来可好？”

石清夫妇曾听他说起和张三、李四结拜之事，听得他口称“大哥、二哥”，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。石清忙道：“二位来得正好。我们正在分说长乐帮帮主身分之事，二位正可也来作个见证。”这时石破天已走到张三、李四身边，拉着二人的手，甚是亲热欢喜。

张三笑嘻嘻的道：“三弟，你这个长乐帮帮主，只怕是冒牌货罢？”

闵柔心想孩儿的生死便悬于这顷刻之间，再也顾不得甚么温文娴淑，当即插口道：“是啊！长乐帮的帮主是司徒横司徒帮主，他们骗了我孩儿来挡灾，那是当不得真的。”

张三向李四问道：“老二，你说如何？”李四阴恻恻的道：“该找正主儿。”张三笑嘻嘻的道：“是啊，咱三个义结金兰，说过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。长乐帮要咱们三弟来挡灾，那不是要我哥儿们的好看吗？”

群雄一见张三、李四突然现身的身手，已知他二人武功高得出奇，再见他二人的形态，宛然便是三十年来武林中闻之色变的善恶二使，无不凜然，便是贝海石、白万剑这等高手，也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。但听他们和石破天兄弟相称，又均不明其故。

张三又道：“我哥儿俩奉命来请人去喝腊八粥，原是一番好意。不知如何，大家总是不肯赏脸，推三阻四的，教人好

生扫兴。再说，我们所请的，不是大门派的掌门人，便是大帮的帮主、大教的教主，等闲之人，那两块铜牌也还到不了他手上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”

他连说三个“很好”，眼光向范一飞、吕正平、风良、高三娘子四人脸上扫过，只瞧得四人心中发毛。他最后瞧到高三娘子时，目光多停了一会，笑嘻嘻的又道：“很好！”范一飞等都已猜到，自己是关东四大门派掌门人，这次也在被邀之列，张三所以连说“很好”，当是说四个人都在这里遇到，倒省了一番跋涉之劳。

高三娘子大声道：“你瞧着老娘连说‘很好’，那是甚么意思？”张三笑嘻嘻的道：“很好就是很好，那还有甚么意思？总之不是‘很不好’，也不是‘不很好’就是了。”

高三娘子喝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老娘可不接你的铜牌！”右手一挥，呼呼风响，两柄飞刀便向张三激射过去。

众人都是一惊，均想不到她一言不合便即动手，对善恶二使竟是毫不忌惮。其实高三娘子性子虽然暴躁，却非全无心机的草包，她料想善恶二使既送铜牌到来，这场灾难无论如何是躲不过了，眼下长乐帮总舵之中高手如云，敌忾同仇，一动上手，谁都不会置身事外，与其让他二人来逐一歼灭，不如乘着人多势众之际，合关东四派、长乐帮、雪山派、玄素庄、杨光等江南豪杰诸路人马之力，打他个以多胜少。

石破天叫道：“大哥，小心！”

张三笑道：“不碍事！”衣袖轻挥，两块黄澄澄的东西从袖中飞了出去，分别射向两柄飞刀，当的一声，两块黄色之物由竖变横，托着飞刀向高三娘子撞去。

从风声听来，这飞撞之力甚是凌厉，高三娘子双手齐伸，抓住了两块黄色之物，只觉双臂震得发痛，上半身尽皆酸麻，低头看时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托着飞刀的黄色之物，正是那两块追魂夺命的赏善罚恶铜牌。

她早就听人说过善恶二使的规矩，只要伸手接了他二人交来的铜牌，就算是答允赴侠客岛之宴，再也不能推托。霎时之间，她脸上更无半分血色，身子也不由自主的微微发抖，干笑道：“哈哈，要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去喝侠客岛……喝……腊八……粥……”声音苦涩不堪，旁人听着都不禁代她难受。

张三仍是笑嘻嘻的道：“贝先生，你们安排下机关，骗我三弟来冒充帮主。他是个忠厚老实之人，不免上当。我张三、李四却不忠厚老实了。我们来邀客人，岂有不查个明白的？倘然邀错了人，闹下天大的笑话，张三、李四颜面何存？长乐帮帮主这个正主儿，我们早查得清清楚楚，倒花了不少力气，已找了来放在这里。兄弟，咱们请正主儿下来，好不好？”李四道：“不错，该当请他下来。”伸手抓住两张圆凳，呼的一声，向屋顶掷了上去。

只听得轰隆一声响亮，屋顶登时撞出了一个大洞，泥沙纷落之中，挟着一团物事掉了下来，砰的一声，摔在筵席之前。

群豪不约而同的向旁避了几步，只见从屋顶摔下来的竟然是一个人。这人缩成一团，蜷伏于地。

李四左手食指点出，嗤嗤声响，解开了那人的穴道。那人便慢慢站了起来，伸手揉眼，茫然四顾。

众人齐声惊呼，有的说：“他，他！”有的说：“怎……怎么……”有的说：“怪……怪了！”众人见到李四凌虚解穴，以指风撞击数尺外旁人的穴道，这等高深的武功向来只是耳闻，从未目睹，人人已是惊骇无已，又见那人五官面目宛然便是又一个石破天，只是全身绫罗，服饰华丽，更感诧异。只听那人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们又要对我怎样？”

张三笑道：“石帮主，你躲在扬州妓院之中，数月来埋头不出，艳福无边。贝先生他们到处寻你不着，只得另外找了个人来冒充你帮主。但你想瞒过侠客岛使者的耳目，可没这么容易了。我们来请你去喝腊八粥，你去是不去？”说着从袖中取出两块铜牌，托在手中。

那少年脸现惧色，急退两步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当然不去。我干么……干么要去？”

石破天奇道：“大哥，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张三笑道：“三弟，你瞧这人相貌跟你像不像？长乐帮奉他为帮主，本是要他来接管铜牌的，可是这人怕死，悄悄躲了起来，贝先生他们无可奈何，便骗了你来顶替他作帮主。可是你大哥、二哥还是将他揪了出来，叫你作不成长乐帮的帮主，你怪不怪我？”

石破天摇摇头，目不转睛的瞧着那人，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妈妈，爹爹，叮叮当当，贝先生，我……我早说你们认错了人，我不是他，他……他才是真的。”

闵柔抢上一步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玉儿？”那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妈，爹，你们都在这里。”

白万剑踏进一步，森然道：“你还认得我吗？”那人低下

了头，道：“白师叔，众……众位师叔，也都来了。”白万剑嘿嘿冷笑，道：“我们都来了。”

贝海石皱眉道：“这两位容貌相似，身材年岁又是一样，到底哪一位是本帮的帮主，我可认不出来，这当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你……你才是石帮主，是不是？”那人点了点头。贝海石道：“这些日子中，帮主却又到了何处？咱们到处找你不到。后来有人见到这个……这个少年，说道帮主是在摩天崖上，我们这才去请了来，咳咳……真正想不到……咳咳……”那人道：“一言难尽，慢慢再说。”

厅上突然间寂静无声，众人瞧瞧石破天，又瞧瞧石帮主，两人容貌果然颇为肖似，但并立在一起，相较之下，毕竟也大为不同。石破天脸色较黑，眉毛较粗，不及石帮主的俊美文秀，但若非同时现身，却也委实不易分辨。过了一会，只听得闵柔抽抽噎噎的哭了出来。

白万剑说道：“容貌可以相同，难道腿上的剑疤也是一般无异，此中大有情弊。”丁珰忍不住也道：“这人是假的。真的天哥，左肩上有……有个疤痕。”石清也是怀疑满腹，说道：“我那孩儿幼时曾为人暗器所伤。”指着石破天道：“这人身上有此暗器伤痕，到底谁真谁假，一验便知。”众人瞧瞧石破天，又瞧瞧那华服少年，都是满腹疑窦。

张三哈哈笑道：“既要伪造石帮主，自然是一笔一划，都要造得真像才行。真的身上有疤，假的当然也有。贝大夫这‘着手成春’四个字外号，难道是白叫的吗？他说我三弟昏迷多日，自然是那时候在我三弟身上作上了手脚。”突然间欺近身去，随手在那华服少年的肩头、左腿、左臀三处分别抓了

一下。那少年衣裤上登时被他抓出了三个圆孔，露出雪白的肌肤来。

只见他肩头有疤、腿上有伤、臀部有痕，与丁瑯、白万剑、石清三人所说尽皆相符。

众人都是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既讶异张三手法之精，这么随手几抓丝毫不伤皮肉，而切割衣衫利逾并剪，复见那少年身上的疤痕，果与石破天身上一模一样。

丁瑯抢上前去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果真是天哥？”那少年苦笑道：“叮叮当当，这么些日子不见你，我想得你好苦，你却早将我抛在九霄云外了。你认不得我，可是你啊，我便再隔一千年，一万年，也永远认得你。”丁瑯听他这么说，喜极而泣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才是真的天哥。他……他可恶的骗子，又怎说得这些真心情意的话来？我险些儿给他骗了！”说着向石破天怒目而视，同时情不自禁的伸手拉住了那少年的手。那少年将手掌紧了一紧，向她微微一笑。丁瑯登觉如坐春风，喜悦无限。

石破天走上两步，说道：“叮叮当当，我早就跟你说，我不是你的天哥，你……你生不生我的气？”

突然间拍的一声，他脸上热辣辣的着了个耳光。

丁瑯怒道：“你这骗子，啊唷，啊唷！”连连挥手，原来她这一掌打得甚是着力，却被石破天的内力反激出来，震得她手掌好不疼痛。

石破天道：“你……你的手掌痛吗？”丁瑯怒道：“滚开，滚开，我再也不要见你这无耻的骗子！”石破天黯然神伤，喃喃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”丁瑯怒道：“还说不是故

意？你肩头伪造了个伤疤，干么不早说？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！”丁珰顿足道：“骗子，骗子，你走开！”一张俏脸蛋涨得通红。

石破天眼中泪珠滚来滚去，险些便要夺眶而出，强自忍住，退了开去。

石清转头问贝海石道：“贝先生，这……这位少年，你们从何处觅来？我这孩儿，又如何给你们硬栽为贵帮的帮主？武林中朋友在此不少，还得请你分说明白，以释众人之疑。”

贝海石道：“这位少年相貌与石帮主一模一样，连你们玄素双剑是亲生的父母，也都分辨不出，我们外人认错了，怕也难怪罢？”

石清点了点头，心想这话倒也不错。

闵柔却道：“我夫妇和儿子多年不见，孩子长大了，自是不易辨认。贝先生这几年来和我孩子日日相见，以贝先生之精明，却是不该认错的。”

贝海石咳嗽几声，苦笑道：“这……这也未必。”那日他在摩天崖见到石破天，便知不是石中玉，但遍寻石中玉不获，正自心焦如焚，灵机一动，便有意要石破天顶替。恰好石破天浑浑噩噩，安排起来容易不过，这番用心自是说甚么也不能承认的，又道：“石帮主接任敝帮帮主，那是凭武功打败了司徒前帮主，才由众兄弟群相推戴。石帮主，此事可是有的？‘硬栽’二字，从何说起？”

那少年石中玉道：“贝先生，事情到了这步田地，也就甚么都不用隐瞒了。那日在淮安府我得罪了你，给你擒住。你说只须一切听你吩咐，就饶我性命，于是你叫我加入你们长

乐帮，要我当众质问司徒帮主为何逼得何香主自杀，问他为甚么不肯接侠客岛铜牌，又叫我跟司徒帮主动手。凭我这点儿微末功夫，又怎是司徒帮主的对手？是你贝先生和众香主在混乱中一拥而上，假意相劝，其实是一起制住了司徒帮主，逼得他大怒而去，于是你便叫我当帮主。此后一切事情，还不是都听你贝先生的吩咐，你要我东，我又怎敢向西？我想想实在没有味儿，便逃到了扬州，倒也逍遥快活。哪知莫名其妙的却又给这两位老兄抓到了这里。将我点了穴道，放在屋顶上。贝先生，这长乐帮的帮主，还是你来当。这个傀儡帮主的差使，请你开恩免了罢。”他口才便给，说来有条有理，人人登时恍然。

贝海石脸色铁青，说道：“那时候帮主说甚么话来？事到临头，却又翻悔推托。”

石中玉道：“唉，那时候我怎敢不听你吩咐？此刻我爹娘在此，你尚且对我这么狠霸霸的，别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。”他眼见赏善罚恶二使已到，倘若推不掉这帮主之位，势必性命难保，又有了父母作靠山，言语中便强硬起来。

米横野大声道：“帮主，你这番话未免颠倒是非了。你作本帮帮主，也不是三天两日之事，平日作威作福，风流快活。作践良家妇女，难道都是贝先生逼迫你的？若不是你口口声声向众兄弟拍胸担保，赌咒发誓，说道定然会接侠客岛铜牌，众兄弟又怎容你如此胡闹？”

石中玉难以置辩，便只作没听见，笑道：“贝先生本事当真不小，我隐居不出，免惹麻烦，亏得你不知从何处去找了这个小子出来。这小子的相貌和我也真像。他既爱冒充，就

冒充到底好了，又来问我甚么？爹，妈，这是非之地，咱们及早离去为是。”他口齿伶俐，比之石破天实是天差地远，两人一开口说话，那便全然不同。

米横野、陈冲之、展飞等同时厉声道：“你想撒手便走，可没这般容易。”说着各自按住腰间刀柄、剑把。

张三哈哈笑道：“石帮主，贝先生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凭着司徒横和石帮主的武功声望，老实说，也真还不配上侠客岛去喝一口腊八粥。长乐帮这几年来干的恶事太多，我兄弟二人今天来到贵帮的本意，乃是‘罚恶’，本来也不盼望石帮主能接铜牌。只不过向例如此，总不免先问上一声。石帮主你不接铜牌，是不是？好极，好极！你不接最好！”

贝海石与长乐帮群豪都是心头大震，知道石中玉若不接他手中铜牌，这胖瘦二人便要大开杀戒。听这胖子言中之意，此行主旨是诛灭长乐帮。他二人适才露的几手功夫，全帮无人能敌。但石中玉显然说甚么也不肯做帮主，那便如何是好？

霎时之间，大厅中更无半点声息。人人目光都瞧着石中玉。

石破天道：“贝先生，我大哥……他可不是说着玩的，说杀人便当真杀人，飞鱼帮、铁叉会那些人，都给他两个杀得干干净净。我看不论是谁做帮主都好，先将这两块铜牌接了下来，免得多伤人命。双方都是好兄弟，真要打起架来，我可不知要帮谁才好。”

贝海石道：“是啊，石帮主，这铜牌是不能不接的。”

石破天向石中玉道：“石帮主，你就接了铜牌罢。你接牌

也是死，不接也是死。只不过若是不接呢，那就累得全帮兄弟都陪了你一起死，这……这于心何忍？”

石中玉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你慷他人之慨，话倒说得容易。你既如此大仁大义，干么不给长乐帮挡灾解难，自己接了这两块铜牌？嘿嘿，当真好笑！”

石破天叹了口气，向石清、闵柔瞧了一眼，向丁珪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贝先生，众位一直待我不错，原本盼我能为长乐帮消此大难，真的石帮主既不肯接，就由我来接罢！”说着走向张三身前，伸手便去取他掌中铜牌。众人尽皆愕然。

张三将手一缩，说道：“且慢！”向贝海石道：“侠客岛邀宴铜牌，只交正主。贵帮到底奉哪一位作帮主？”

贝海石等万料不到，石破天在识破各人的阴谋诡计之后，竟仍肯为本帮卖命，这物人虽然个个凶狡剽悍，但此时无不油然而生感激之情，不约而同的齐向石破天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愿奉大侠为本帮帮主，遵从帮主号令，决不敢有违。”这几句话倒也说得万分诚恳。

石破天还礼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我甚么事都不懂，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你们不要怪我才好。”贝海石等齐道：“不敢！”

张三哈哈一笑，问道：“兄弟，你到底姓甚么？”石破天茫然摇头，说道：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向闵柔瞧了一眼，又向石清瞧了一眼，见两人对自己瞧着的眼光中仍是充满爱惜之情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还是姓石罢！”张三道：“好！长乐帮石帮主，今年十二月初八，请到侠客岛来喝腊八粥。”石破天道：“自当前来拜访两位哥哥。”

张三道：“凭你的武功，这碗腊八粥大可喝得。只可惜长

乐帮却从此逍遥自在了。”李四摇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不知是深以不能诛灭长乐帮为憾，还是说可惜石破天枉自为长乐帮送了性命。贝海石等都低下了头，不敢和张三、李四的目光相对。

张三、李四对望一眼，都点了点头。张三右手扬处，两块铜牌缓缓向石破天飞去。铜牌份量不轻，掷出之后，本当势挟劲风的飞出，但如此缓缓凌空推前，便如空中有两根瞧不见的细线吊住一般，内力之奇，实是罕见罕闻。

众人睁大了眼睛，瞧着石破天。闵柔突然叫道：“孩儿别接！”石破天道：“妈，我已经答允了的。”双手伸去，一手抓住了一块铜牌，向石清道：“爹爹……不……石……石……石庄主明知危险，仍是要代上清观主赴侠客岛去，孩儿……我也要学上一学。”

李四道：“好！英雄侠义，不枉了跟你结拜一场。兄弟，咱们把话说在前头，到得侠客岛上，大哥、二哥对你一视同仁，可不能给你甚么特别照顾。”石破天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李四道：“这里还有几块铜牌，是邀请关东范、风、吕三位去侠客岛喝腊八粥的。三位接是不接？”

范一飞向高三娘子瞧了一眼，心想：“你既已经接了，咱们关东四大门派同进同退，也只有硬着头皮，将这条老命去送在侠客岛了。”当即说道：“承蒙侠客岛上的大侠客们瞧得起，姓范的焉有敬酒不喝喝罚酒之理？”走上前去，从李四手中接过两块铜牌。风良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到十二月初八还有两个月，就算到那时非死不可，可也是多活了两个月。”当下与吕正平都接了铜牌。

张三、李四二人抱拳行礼，说道：“各位赏脸，多谢了。”向石破天道：“兄弟，我们尚有远行，今日可不能跟你一起喝酒了，这就告辞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喝三碗酒，那也无妨。两位哥哥的酒葫芦呢？”张三笑道：“扔了，扔了！这种酒配起来可艰难得紧，带着两个空葫芦有甚么趣味？好罢，二弟，咱哥儿三个这就喝三碗酒。”

长乐帮中的帮众斟上酒来，张三、李四和石破天对干三碗。

石清踏上一步，朗声道：“在下石清，忝为玄素庄庄主，意欲与内子同上侠客岛来讨一碗腊八粥喝。”

张三心想：“三十多年来，武林中人一听到侠客岛三字，无不惊心胆战，今日居然有人自愿前往，倒是第一次听见。”说道：“石庄主、石夫人，这可对不起了。你两位是上清观门下，未曾另行开门立派，此番难以奉请。杨老英雄和别的几位也是这般。”

白万剑问道：“两位尚有远行，是否……是否前去凌霄城？”张三道：“白英雄料事如神，我二人正要前去拜访令尊威德先生白老英雄。”白万剑脸上登时变色，踏上一步，欲言又止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好。”

张三笑道：“白英雄若是回去得快，咱们还可在凌霄城再见。请了，请了！”和李四一举手，二人一齐转身，缓步出门。

高三娘子骂道：“王八羔子，甚么东西！”左手挥处，四柄飞刀向二人背心掷去。她明知这一下万难伤到二人，只是心中愤懑难宣，放几口飞刀发泄一下也是好的。

眼见四柄飞刀转瞬间便到了二人背后，二人似是丝毫不

觉，石破天忍不住叫道：“两位哥哥小心了！”猛听得呼的一声，二人向前飞跃而出，迅捷难言，众人眼前只一花，四柄飞刀拍的一声，同时钉在门外的照壁之上，张三李四却已不知去向。飞刀是手中掷出的暗器，但二人使轻功纵跃，居然比之暗器尚要快速。群豪相顾失色，如见鬼魅。高三娘子兀自骂道：“王八羔……”但忍不住心惊，只骂得三个字，下面就没声音了。

石中玉携着丁珰的手，正在慢慢溜到门口，想乘众人不觉，就此溜出门去，不料高三娘子这四口飞刀，却将各人的目光都引到了门边。白万剑厉声喝道：“站住了！”转头向石清道：“石庄主，你交代一句话下来罢！”

石清叹道：“姓石的生了这样……这样的儿子，更有甚么话说？白师兄，我夫妇携带犬子，同你一齐去凌霄城向白老伯领罪便是。”

一听此言，白万剑和雪山群弟子无不大感意外，先前为了个假儿子，他夫妇奋力相救，此刻真儿子现身，他反而答允同去凌霄城领罪，莫非其中有诈？

闵柔向丈夫望了一眼，这时石清也正向妻子瞧来。二人目光相接，见到对方神色凄然，都是不忍再看，各将眼光转了开去，均想：“原来咱们的儿子终究是如此不成材的东西，既答允了做长乐帮的帮主，大难临头之际，却又缩头避祸，这样的人品，唉！”

他夫妇二人这几日来和石破天相处，虽觉他大病之后，记忆未复，说话举动甚是幼稚可笑，但觉他天性淳厚，而天真

烂漫之中往往流露出一股英侠之气，心下甚是欢喜。闵柔更是心花怒放，石破天愈不通世务，她愈觉这孩子就像是从前那依依膝下的七八岁孩童，勾引起当年许多甜蜜的往事。不料真的石中玉突然出现，容貌虽然相似，行为却全然大异，一个狡狴懦怯，一个锐身任难，偏偏那个懦夫才是自己的儿子。

闵柔对石中玉好生失望，但毕竟是自己亲生的孩子，向他招招手，柔声道：“孩子，你过来！”石中玉走到她身前，笑道：“妈，这些年来，孩儿真想念你得紧。妈，你越来越年轻俊俏啦，任谁见了，都会说是我姊姊，决不信你是我的亲娘。”闵柔微微一笑，心头甚是气苦：“这孩子就学得一副油腔滑调。”笑容之中，不免充满了苦涩之意。

石中玉又道：“妈，孩儿早几年曾觅得一对碧玉镯儿，一直带在身边，只盼哪一日见到你，亲手给你戴在手上。”说着从怀中掏出个黄缎包儿，打了开来，取出一对玉镯，一朵镶宝石的珠花，拉过母亲手来，将玉镯给她戴在腕上。

闵柔原本喜爱首饰打扮，见这副玉镯子温润晶莹，甚是好看，想到儿子的孝心，不由得愠意渐减。她可不知这儿子到处拈花惹草，一向身边总带着珍贵的珍宝首饰，一见到美貌女子，便取出赠送，以博欢心。

石中玉转过身来，将珠花插在丁珰头发上，低声笑道：“这朵花该当再美十倍，才配得我那叮叮当当的花容月貌，眼下没法子，将就着戴戴罢。”丁珰大喜，低声道：“天哥，你总是这般会说话。”伸手轻轻抚弄鬓上的珠花，斜视石中玉，脸上喜气盎然。

贝海石咳嗽了几声，说道：“难得杨老英雄、石庄主夫妇、

关东四大门派众位英雄大驾光临。种种误会，亦已解释明白。让敝帮重整杯盘，共谋一醉。”

但石清夫妇、白万剑、范一飞等各怀心事，均想：“你长乐帮的大难有人出头挡过了，我们却哪有心情来喝你的酒？”白万剑首先说道：“侠客岛的两个使者说道要上凌霄城去，在下非得立时赶回不可。贝先生的好意，只有心领了。”石清道：“我们三人须和白师兄同去。”范一飞等也即告辞，说道腊八粥之约为期不远，须得赶回关东；言语中含糊其辞，但人人心中明白，他们是要赶回去分别料理后事。

当下群豪告辞出来。石破天神色木然，随着贝海石送客，心中十分凄凉：“我早知他们是弄错了，偏偏叮叮当当说我是她的天哥，石庄主夫妇又说我是他们的儿子。”突然之间，只觉世上孤零零的只剩下了自己一人，谁也和自己无关。“我真的妈妈不要我了，师父史婆婆和阿绣不要我了，连阿黄也不要我了！”

范一飞等又再三向他道谢解围之德。白万剑道：“石帮主，数次得罪，大是不该，尚请见谅。石帮主英雄豪迈，以德报怨，紫烟岛上又多承相救，在下十分心感。此番回去，若是侥幸留得性命，日后很愿和石帮主交个朋友。”石破天唯唯以应，只想放声大哭。

石清夫妇和石破天告别之时，见他容色凄苦，心头也大感辛酸。闵柔本想说收他做自己义子，但想他是江南大帮的帮主，身分可说已高于自己夫妇，武功又如此了得，认他为子的言语自是不便出口，只得柔声道：“石帮主，先前数日，我夫妇误认了你，对你甚是不敬，只盼……只盼咱们此后尚

有再见之日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是，是！”目送众人离去，直到各人走得人影不见，他兀自怔怔的站在大门外出神。

贝海石又是惭愧，又是感激，早就远远躲开。其余帮众只道石破天接了铜牌后自知死期不远，心头不快，谁也没敢过来跟他说话，万一帮主将脾气发在自己头上，岂不倒霉？

十六 凌霄城

这日晚间，石破天一早就上了床，但思如潮涌，翻来覆去的直到中宵，才迷迷糊糊的入睡。

睡梦之中，忽听得窗格上得得得的轻敲三下，他翻身坐起，记得丁珰以前两次半夜里来寻自己，都是这般击窗为号，不禁冲口而出：“是叮叮……”只说得三个字，立即住口，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我这可不是发痴？叮叮当当早随她那天哥去了，又怎会再来看我？”

却见窗子缓缓推开，一个苗条的身影轻轻跃入，格的一笑，却不是丁珰是谁？她走到床前，低声笑道：“怎么将我截去了一半？叮叮当当变成了叮叮？”

石破天又惊又喜，“啊”的一声，从床上跳了下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又来了？”丁珰抿嘴笑道：“我记挂着你，来瞧你啊。怎么啦，来不得么？”石破天摇头说：“你找到了你真天哥，又来瞧我这假的作甚？”

丁珰笑道：“啊唷，生气了，是不是？天哥，日里我打了一记，你恼不恼？”说着伸手轻抚他面颊。

石破天鼻中闻到甜甜的香气，脸上受着她滑腻手掌温柔的抚摸，不由得心烦意乱，嗫嚅道：“我不恼。叮叮当当，你不用再来看我。你认错人了，大家都没法子，只要你不当我

是骗子，那就好了。”

丁珰柔声道：“小骗子，小骗子！唉，你倘若真是个骗子，说不定我反而喜欢。天哥，你是天下少有的正人君子，你跟我拜堂成亲，始终……始终没把我当成是你的妻子。”

石破天全身发烧，不由得羞惭无地，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是正人君子！我不是不想，只是我不……不敢！幸亏……幸亏咱们没有甚么，否则……否则可就不知如何是好！”

丁珰退开一步，坐在床沿之上，双手按着脸，突然呜呜咽咽的啜泣起来。石破天慌了手脚，忙问：“怎……怎么啦？”丁珰哭道：“我……我知道你是正人君子，可是人家……人家却不这么想啊。我当真是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了。那个石中玉，他……他说我跟你拜过了天地，同过了房，他不肯要我了。”石破天顿足道：“这……这便如何是好？叮叮当当，你不用着急，我跟他去说。我去对他说，我跟你清清白白，那个相敬如……如甚么的。”

丁珰忍不住噗哧一声，破涕为笑，说道：“‘相敬如宾’是不能说的，人家夫妻那才是相敬如宾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我又说错了。我听高三娘子说过，却不明白这四个字的真正意思。”

丁珰忽又哭了起来，轻轻顿足，说道：“他恨死你了，你跟他去说，他也不会信你的。”

石破天内心隐隐感到欢喜：“他不要你，我可要你。”但知这句话不对，就是想想也不该，口中只说：“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唉，都是我不好，这可累了你啦！”

丁珰哭道：“他跟你无亲无故，你又无恩于他，反而和他

心上人拜堂成亲，洞房花烛，他不恨你恨谁？倘若他……他不是他，而是范一飞、吕正平他们，你是救过他性命的大恩公，当然不论你说甚么，他就信甚么了。”

石破天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叮叮当当，我好生过意不去。咱们总得想个法子才是。啊，有了，你请爷爷去跟他说个明白，好不好？”丁珰顿足哭道：“没用的，没用的。他……他石中玉过不了几天就没命啦，咱们一时三刻，又到哪里找爷爷去？”石破天大惊，问道：“为甚么他过不了几天就没了性命？”

丁珰道：“雪山派那白万剑先前误认你是石中玉，将你捉拿了去，幸亏爷爷和我将你救得性命，否则的话，他将你押到凌霄城中，早将你零零碎碎的割来杀了，你记不记得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当然记得。啊哟，不好，这一次石庄主和白师傅又将他送上凌霄城去。”丁珰哭道：“雪山派对他恨之切骨。他一入凌霄城，哪里还有性命？”石破天道：“不错，雪山派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来捉我，事情确是非同小可。不过他们冲着石庄主夫妇的面子，说不定只将你的天哥责骂几句，也就算了。”

丁珰咬牙道：“你倒说得容易？他们要责骂，不会在这里开口吗？何必万里迢迢的押他回去？他们雪山派为了拿他，已死了多少人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石破天登时背上出一阵冷汗，雪山派此次东来江南，确是死伤不少，别说石中玉在凌霄城中所犯的事必定十分重大，单是江南这笔帐，就决非几句责骂便能了结。

丁珰又道：“天哥他确有过犯，自己送了命也就罢啦，最

可惜石庄主夫妇这等侠义仁厚之人，却也要陪上两条性命。”

石破天跳将起来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甚么？石庄主夫妇也要陪上性命？”石清、闵柔二人这数日来待他亲情深厚，虽说是认错了人，但是他心中，却仍是世上待他最好之人，一听到二人有生死危难，自是关切无比。

丁珰道：“石庄主夫妇是天哥的父母，他们送天哥上凌霄城去，难道是叫他去送死？自然是要向白老爷子求情了。然而白老爷子一定不会答允的，非杀了天哥不可。石庄主夫妇爱护儿子之心何等深切，到得紧要关头，势须动武。你倒想想看，凌霄城高手如云，又占了地利之便，石庄主夫妇再加上天哥，只不过三个人，又怎能是他们的对手？唉，我瞧石夫人待你真好，你自己的妈妈恐怕也没她这般爱惜你。她……她……竟要去死在凌霄城中，我想想就难过。”说着双手掩面，又嚤嚤啜泣起来。

石破天全身热血如沸，说道：“石庄主夫妇有难，不论凌霄城有多大凶险，我都非赶去救援不可。就算救他们不得，我也宁可將性命陪在那里，决不独生。叮叮当当，我去了！”说着大踏步便走向房门。

丁珰拉住他衣袖，问道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连夜赶上他们，和石庄主夫妇同上凌霄城去。”丁珰道：“威德先生白老爷子武功厉害得紧，再加上他儿子白万剑，还有甚么风火神龙封万里啦等等高手，就说你武功上胜得过他们，但凌霄城中步步都是机关，铜网毒箭，不计其数。你一个不小心踏入了陷阱，便有天大的本事，饿也饿死了你。”石破天道：“那也顾不得啦。”

丁珰道：“你逞一时血气之勇，也死在凌霄城中，可是能救得了石庄主夫妇么？你若是死了，我可不知有多伤心，我……我也不能活了。”

石破天突然听到她如此情致缠绵的言语，一颗心不由得急速跳动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为甚么对我这样好？我又不是你的……你的真天哥。”

丁珰叹道：“你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，在我心里，实在也没甚么分别，何况我和你相聚多日，你又一直待我这么好。‘日久生情’这四个字，你总听说过罢？”她抓住了石破天双手，说道：“天哥，你答允我，你无论如何，不能去死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可是石庄主夫妇不能不救。”丁珰道：“我倒有个计较在此，就怕你疑心我不怀好意，却不便说。”石破天急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！你又怎会对我不怀好意？”

丁珰迟疑道：“天哥，这事太委屈你了，又太便宜了他。任谁知道了，都会说我安排了个圈套要你去钻。不行，这件事不能这么办。虽然说万无一失，毕竟太不公道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到底是甚么法子？只须救得石庄主夫妇，委屈了我，又有何妨？”

丁珰道：“天哥，你既定要我说，我便听你的话，这就说了。不过你倘若真要照这法子去干，我可又不愿。我问你，他们雪山派到底为甚么这般痛恨石中玉，非杀了他不可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似乎石中玉本是雪山派弟子，犯了重大门规，在凌霄城中害死了白师傅的小姐，又累得他师父封万里给白老爷爷斩了一条臂膀，说不定他还做了些别的坏事。”

丁珰道：“不错，正因为石中玉害死了人，他们才要杀他

抵命。天哥，你有没有害死过白师傅的小姐？”石破天一怔，道：“我？我当然没有。白师傅的小姐我从来就没见过。”丁珰道：“这就是了。我想的法子，说来也没甚么大不了，就是让你去扮石中玉，陪着石庄主夫妇到凌霄城去。等得他们要杀你之时，你再吐露真相，说道你是狗杂种，不是石中玉。他们要杀的是石中玉，并不是你，最多骂你一顿，说你不该扮了他来骗人，终究会将你放了。他们不杀你，石庄主夫妇也不会出手。当然也就不会送了性命。”

石破天沉吟道：“这法子倒真好。只是凌霄城远在西域，几千里路和白师傅他们一路同行，只怕……只怕我说不了三句话，就露了破绽出来。叮叮当当，你知道，我笨嘴笨舌，哪里及得上你这个……你这个真天哥的聪明伶俐。”说着不禁黯然。

丁珰道：“这个我倒想通了，你只须在喉头涂上些药物，让咽喉处肿了起来，装作生了个大疮，从此不再说话，肿消之后仍是不说话，假装变了哑巴，就甚么破绽也没有了。”说着忽然叹了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天哥，法子虽妙，但总是教你吃亏，我实在过意不去，你知道的，在我心中，宁可我自己死了，也不能让你受到半点委屈。”

石破天听她语意之中对自己这等情深爱重，这时候别说要他假装哑巴，就是要自己为她而死，那也是勇往直前，绝无异言，当即大声道：“很好，这主意真妙！只是我怎么去换了石中玉出来？”

丁珰道：“他们一行人都在横石镇上住宿，咱们这就赶去。我知道石中玉睡的房间，咱们悄悄进去，让他跟你换了衣衫

明日早晨你就大声呻吟，说是喉头生了恶疮，从此之后，不到白老爷子真要杀你，你总是不开口说话。”石破天喜道：“叮叮当当，这般好法子，亏你怎么想得出来？”

丁珰道：“一路上你跟谁也不可说话，和石庄主夫妇也不可太亲近了。白师傅他们十分精明厉害，你只要露出半点马脚，他们一起疑心，可就救不了石庄主夫妇了。唉，石庄主夫妇英雄侠义，倘若就此将性命断送在凌霄城里……”说着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

石破天点头道：“这个我自理会得，便是杀我头也不开口。咱们这就走罢。”

突然间房门呀的一声推开，一个女子声音叫道：“少爷，你千万别上她当！”朦胧夜色之中，只见一个少女站在门口，正是侍剑。

石破天道：“侍剑姊姊，甚……甚么别上她当？”侍剑道：“我在房门外都听见啦。这丁姑娘不安好心，她……她只是想救她那个天哥，骗了你去作替死鬼。”石破天道：“不是的！丁姑娘是帮我想法子去救石庄主、石夫人。”侍剑急道：“你再好好想一想，少爷，她决不会对你安甚么好心。”

丁珰冷笑道：“好啊，你本来是真帮主的人，这当儿吃里扒外，却来挑拨是非。”转头向石破天道：“天哥，别理这小贱人，你快去问陈香主他们要一把闷香，可千万别说起咱们计较之事。要到闷香后，别再回来，在大门外等我。”石破天问道：“要闷香作甚么？”丁珰道：“待会你自然知道，快去，快去！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！”推窗而出。

丁珰微微冷笑，道：“小丫头，你良心倒好！”

侍剑惊呼一声，转身便逃。丁珰哪容她逃走？抢将上去，双掌齐发，击中在她后心，侍剑哼也没哼，登时毙命。

丁珰正要越窗而出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回身将侍剑身上衣衫扯得稀烂，裤子也扯将下来，裸了下身，将她尸身放在石破天的床上，拉过锦被盖上。次日长乐帮帮众发觉，定当她是力拒强暴，被石破天一怒击毙。这么一来，石破天数日不归，贝海石等只道他暂离避羞，一时也不会出外找寻。

她布置已毕，悄悄绕到大门外。过了一盏茶时分，石破天越墙出来，说道：“闷香拿到了。”丁珰道：“很好！”两人快步而行，来到河边，乘上小船。

丁珰执桨划了数里，弃船上岸，只见柳树下系着两匹马。丁珰道：“上马罢！”石破天赞道：“你真想得周到，连坐骑都早备下了。”丁珰脸上一红，嗔道：“甚么周到不周到？这是爷爷的马，我又不知道你急着想去搭救石庄主夫妇。”

石破天不明白她为甚么忽然生气，不敢多说，便即上马。两人驰到四更天时，到了横石镇外，下马入镇。

丁珰引着他来到镇上四海客栈门外，低声道：“石庄主夫妇和儿子睡在东厢第二间大房里。”石破天道：“他们三个睡在一房吗？可别让石庄主、石夫人惊觉了。”

丁珰道：“哼，做父母的怕儿子逃走，对雪山派没法子交代啊，睡在一房，以便日夜监视。他们只管顾着自己侠义英雄的面子，却不理会亲生儿子是死是活。这样的父母，天下倒是少有。”言语中大有愤愤不平之意。

石破天听她突然发起牢骚来，倒不知如何接口才是，低声问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丁珰道：“你把闷香点着了，塞在他们窗中，待闷香点完，石庄主夫妇都已昏迷，就推窗进内，悄悄将石中玉抱出来便是。你轻功好，翻墙进去，白师傅他们不会知觉的，我可不成，就在那边屋檐下等你。”石破天点头道：“那倒不难。陈香主他们将雪山派弟子迷倒擒获，使的便是这种闷香吗？”丁珰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这是贵帮的下三滥法宝，想必十分灵验，否则雪山群弟子也非泛泛之辈，怎能如此轻易的手到擒来？”又道：“不过你千万得小心了，不可发出半点声息。石庄主夫妇却又非雪山派弟子可比。”

石破天答应了，打火点燃了闷香，虽在空旷之处，只闻到点烟气，便已觉头昏脑胀。他微微一惊，问道：“这会熏死人吗？”丁珰道：“他们用这闷香去捉拿雪山弟子，不知有没熏死了人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那倒没有。好，你在这里等我。”走到墙边，轻轻一跃，逾垣而入，了无声息，找到东厢第二间房的窗子，侧耳听得房中三人呼吸匀净，好梦正酣，便伸舌头舐湿纸窗，轻轻挖个小孔，将点燃了香头塞入孔中。

闷香燃得好快，过不多时便已燃尽。他倾听四下里并无入声，当下潜运内力轻推，窗扣便断，随即推开窗子，左手撑在窗槛上，轻轻翻进房中，借着院子中射进来的星月微光，见房中并列两炕，石清夫妇睡于北炕，石中玉睡于南炕，三人都睡着不动。

他踏上两步，忽觉一阵晕眩，知是吸进了闷香，忙屏住呼吸，将石中玉抱起，轻轻跃到窗外，翻墙而出。

丁珰守在墙外，低声赞道：“干净利落，天哥，你真能干。”

又问：“咱们走得远些，别惊动了白师傅他们。”

石破天抱着石中玉，跟着她走出数十丈外。丁珰道：“你把自己里里外外的衣衫都脱了下来，和他对换了。袋里的东西也都换过。”石破天探手入怀，摸到大悲老人所赠的一盒木偶，又有两块铜牌，掏了出来，问道：“这……这个也交给他么？”丁珰道：“都交给他！你留在身上，万一给人见到，岂非露出了马脚？我在那边给你望风。”

石破天见丁珰走远，便混身上下脱个精光，换上石中玉的内衣内裤。再将自己的衣服给石中玉穿上，说道：“行啦，换好了！”

丁珰回过身来，说道：“石庄主、石夫人的两条性命，此后全在乎你装得像不像了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，我一定小心。”

丁珰从腰间解下水囊，将一皮囊清水都淋在石中玉头上，向他脸上凝视一会，这才转过头来，从怀中取出一只小小铁盒，揭开盒盖，伸手指挖了半盒油膏，对石破天道：“仰起头来！”将油膏涂在他喉头，说道：“天亮之前，便抹去了药膏，免得给人瞧破。明天会有些痛，这可委屈你啦。”石破天道：“不打紧！”只见石中玉身子略略一动，似将醒转，忙道：“叮叮当当，我……我去啦。”丁珰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！”

石破天举步向客栈走去，走出数丈，一回头，只见石中玉已坐起身来，似在和丁珰低声说话，忽听得丁珰格的一笑，声音虽轻，却充满了欢畅之意。石破天突然之间感到一阵剧烈的难过，隐隐觉得：从今而后，再也不能和丁珰在一起了。

他略一踟蹰，随即跃入客栈，推窗进房。房中闷香气息尚浓，他凝住呼吸开了窗子，让冷风吹入，只听远处马蹄声

响起，知是丁瑯和石中玉并骑而去，心想：“他们到哪里去了？叮叮当当这可真的开心了罢？我这般笨嘴笨舌，跟她在一起，原是常常惹她生气。”

在窗前悄立良久，喉头渐渐痛了起来，当即钻入被窝。

丁瑯所敷的药膏果然灵验，过不到小半个时辰，石破天喉头已十分疼痛，伸手摸去，触手犹似火烧，肿得便如生了个大瘤。他挨到天色微明，将喉头药膏都擦在被上，然后将被子倒转来盖在身上，以防给人发觉药膏，然后呻吟了起来，那是丁瑯教他的计策，好令石清夫妇关注他的喉痛，纵然觉察到头晕，怀疑或曾中过闷香，也不会去分心查究。

他呻吟了片刻，石清便已听到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语意之中，颇有恼意。闵柔翻身坐起，道：“玉儿，身子不舒服么？”不等石破天回答，便即披衣过来探看，一眼见到他双颊如火，颈中更肿起了一大块，不由得慌了手脚，叫道：“师哥，师哥，你……你来看！”

石清听得妻子叫声之中充满了惊惶，当即跃起，纵到儿子炕前，见到他颈中红肿得甚是厉害，心下也有些发慌，说道：“这多半是初起的痈疽，及早医治，当无大害。”问石破天道：“痛得怎样？”

石破天呻吟了几声，不敢开口说话，心想：“我为了救你们，才假装生这大疮。你们这等关心，可见石中玉虽然做了许多坏事，你们还是十分爱他。可就没一人爱我。”心中一酸，不由得目中含泪。

石清、闵柔见他几乎要哭了出来，只道他痛得厉害，更

是慌乱。石清道：“我去找个医生来瞧瞧。”闵柔道：“这小镇上怕没好医生，咱们回镇江去请贝大夫瞧瞧，好不好？”石清摇头道：“不！没的既让白万剑他们起疑，又让贝海石更多一番轻贱。”他知贝海石对他儿子十分不满，说不定会乘机用药，加害于他，当即快步走了出去。

闵柔斟了碗热汤来给石破天喝。这毒药药性甚是厉害，丁瑄又给他搽得极多，咽喉内外齐肿，连汤水都不易下咽。闵柔更是惊慌。

不久石清陪了个六十多岁的大夫进来。那大夫看看石破天的喉头，又搭了他双手腕脉，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医书云：痈发有六不可治，咽喉之处，药食难进，此不可治之一也。这位世兄脉洪弦数，乃阳盛而阴滞之象。气，阳也，血，阴也，血行脉内，气行脉外，气得邪而郁，津液稠粘，积久渗入脉中，血为之浊……”他还在滔滔不绝的说下去，石清插口道：“先生，小儿之痈，尚属初起，以药散之，谅无不可。”那大夫摇头摆脑的道：“总算这位世兄命大，这大痈在横石镇上发作出来，遇上了我，性命是无碍的，只不过想要在数日之内消肿复原，却也不易。”

石清、闵柔听得性命无碍，都放了心，忙请大夫开方。那大夫沉吟良久，开了张药方，用的是芍药、大黄、当归、桔梗、防风、薄荷、芒硝、金银花、黄耆、赤茯苓几味药物。

石清粗通药性，见这些药物都是消肿、化脓、消毒之物，倒是对症，便道：“高明，高明！”送了二两银子诊金，将大夫送了出去，亲去药铺赎药。

待得将药赎来，雪山派诸人都已得知。白万剑生怕石清

夫妇闹甚么玄虚，想法子搭救儿子，假意到房中探病，实则是察看真相，待见石破天咽喉处的确肿得厉害，闵柔惊惶之态绝非虚假，白万剑心下暗暗得意：“你这奸猾小子好事多为，到得凌霄城后一刀将你杀了，倒便宜了你，原是要你多受些折磨。这叫做冥冥之中，自有报应。”但当着石清夫妇的面，也不便现出幸灾乐祸的神色，反对闵柔安慰了几句，退出房去。

石清瞧着妻子煎好了药，服侍儿子一口一口的喝了，说道：“我已在外面套好了大车。中玉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可得硬朗些，一点儿小病，别耽误了人家大事。咱们走罢。”

闵柔踌躇道：“孩子病得这么厉害，要他硬挺着上路，只怕……只怕病势转剧。”石清道：“善恶二使正赴凌霄城送邀客铜牌，白师兄非及时赶到不可。要是威德先生和他们动手之时咱们不能出手相助，那更加对不起人家了。”闵柔点头道：“是！”当下帮着石破天穿好了衣衫，扶他走出客栈。

她明白丈夫的打算，以石清的为人，决不肯带同儿子偷偷溜走。侠客岛善恶二使上凌霄城送牌，白自在性情暴躁无比，一向自尊自大，决不会轻易便接下铜牌，势必和张三、李四恶斗一场。石清是要及时赶到，全力相助雪山派，倘若不幸战死，那是武林中人的常事，石家三人全都送命在凌霄城中，儿子的污名也就洗刷干净了。但若竟尔取胜，合雪山派和玄素庄之力打败了张三、李四，儿子将功赎罪，白自在总不能再下手杀他。

闵柔在长乐帮总舵中亲眼见到张三、李四二人的武功，动起手来自是胜少败多，然而血肉之躯，武功再高，总也难免

有疏忽失手之时，一线机会总是有的，与其每日里提心吊胆，郁郁不乐，不如去死战一场，图个侥幸。他夫妇二人心意相通，石清一说要将儿子送上凌霄城去，闵柔便已揣摸到了他的用意。她虽爱怜儿子，终究是武林中成名的侠女，思前想后，毕竟还是丈夫的主意最高，是以一直没加反对。

白万剑见石清夫妇不顾儿子身染恶疾，竟逼着他赶路，心下也不禁钦佩。

横石镇上那大夫毫不高明，将石破天颈中的红肿当作了痈疽，但这么一来，却使石清夫妇丝毫不起疑心。白万剑等人自然更加瞧不出来。石破天与石中玉相貌本像，穿上了石中玉一身华丽的衣饰，宛然便是个翩翩公子。他躺在大车之中，一言不发。他不善作伪，沿途露出的破绽本来着实不少，只是石清夫妇与儿子分别已久，他的举止习惯原本如何，二人毫不知情，石破天破绽虽多，但只要不开口说话，他二人纵然精明，却也瞧不出来。

一行人加紧赶路，唯恐给张三、李四走在头里，凌霄城中众人遇到凶险，是以路上毫不敢耽搁。到得湖南境内，石破天喉肿已消，弃车骑马，却仍是哑哑的说不出话来。石清陪了他去瞧了几次医生，诊不出半点端倪，不免平添了几分烦恼，教闵柔多滴无数眼泪。

不一日，已到得西域境内。雪山弟子熟悉路径，尽抄小路行走，料想张三、李四脚程虽快，不知这些小路，势必难以赶在前头。但石清夫妇想着见到威德先生之时，倘若他大发雷霆，立时要将石中玉杀了，而张三、李四决无如此凑巧的恰好赶到，那可就十分难处，真当是早到也不好，迟到也

不好。夫妻二人暗中商量了几次，苦无善法，惟有一则听天由命，二则相机行事了。

又行数日，众人向一条山岭上行去，走了两日，地势越来越高。这日午间，众人到了一排大木屋中。白万剑询问屋中看守之人，得知近日并无生面人到凌霄城来，登时大为宽心，当晚众人在木屋中宿了一宵，次日一早，将马匹留在大木屋中，步行上山。此去向西，山势陡峭，已无法乘马。几名雪山弟子在前领路，一路攀山越岭而上。只行得一个多时辰，已是满地皆雪。一群人展开轻功，在雪径中攀援而上。

石破天跟在父母身后，既不超前，亦不落后。石清和闵柔见他脚程甚健，气息悠长，均想：“这孩子内力修为，大是不弱，倒不在我夫妇之下。”想到不久便要见到白自在，却又担起心来。

行到傍晚，只见前面一座山峰冲天而起，峰顶建着数百间府屋，屋外围以一道白墙。

白万剑道：“石庄主，这就是凌霄城了。僻处穷乡，一切俱甚粗简。”石清赞道：“雄踞绝顶，俯视群山，‘凌霄’两字，果然名副其实。”眼见山腰里云雾霭霭上升，渐渐将凌霄城笼罩在白茫茫的一片云气之中。

众人行到山脚下时，天已全黑，即在山脚上的两座大石屋中住宿。这两座石屋也是雪山派所建，专供上峰之人先行留宿一宵，以便养足精神，次晨上峰。

第二日天刚微明，众人便即起程上峰，这山峰远看已甚陡峭，待得亲身攀援而上，更是险峻。众人虽身具武功，沿

途却也休息了两次，才在半山亭中打尖。申牌时分，到了凌霄城外，只见城墙高逾三丈，墙头墙垣雪白一片，尽是冰雪。

石清道：“白师兄，城墙上凝结冰雪，坚如精铁，外人实难攻入。”

白万剑笑道：“敝派在这里建城开派，已有一百七十余年，倒不曾有外敌来攻过。只隆冬之际常有饿狼侵袭，却也走不进城去。”说到这里，见护城冰沟上的吊桥仍是高高曳起，并不放下，不由得心中有气，大声喝道：“今日是谁轮值？不见我们回来吗？”

城头上探出一个头来，说道：“白师伯和众位师伯、师叔回来了。我这就禀报去。”白万剑喝道：“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大驾光临，快放下吊桥。”那人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将头缩了进去，但隔了良久，仍是不见放下吊桥。

石清见城外那道冰沟有三丈来阔，不易跃过。寻常城墙外都有护城河，此处气候严寒，护城河中河水都结成了冰，但这沟挖得极深，沟边滑溜溜地结成一片冰壁，不论人兽，掉将下去都是极难上来。

耿万钟、柯万钧等连声呼喝，命守城弟子赶快开门。白万剑见情形颇不寻常，担心城中出了变故，低声道：“众师弟小心，说不定侠客岛那二人已先到了。”众人一听，都是吃了一惊，不由自主的伸手去按剑柄。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轧轧声响，吊桥缓缓放下，城中奔出一人，身穿白色长袍，一只右袖缚在腰带之中，衣袖内空荡荡地，显是缺了一条手臂。这人大声叫道：“原来是石兄、石嫂到了，稀客，稀客！”

石清见是风火神龙封万里亲自出迎，想到他断了一臂，全是受了儿子牵连，心下十分抱憾，抢步上前，说道：“封二弟，愚兄夫妇带同逆子，向白师伯和你领罪来啦。”说着上前拜倒，双膝跪地。他自成名以来，除了见到尊长，从未向同辈朋友行过如此大礼，实因封万里受害太甚，情不自禁的拜了下去。要知封万里剑术之精，实不在白万剑之下，此刻他断了右臂，二十多年的勤学苦练尽付流水，“剑术”二字是再也休提了。

闵柔见丈夫跪倒，儿子却怔怔的站在一旁，忙在他衣襟上一拉，自己在丈夫身旁跪倒。

石破天心道：“他是石中玉的师父。见了师父，自当磕头。”他生怕扮得不像，给封万里看破，跪倒后立即磕头，咚咚有声。

雪山群弟子一路上对他谁也不加理睬，此刻见他大磕响头，均想：“你这小子知道命在顷刻，便来磕头求饶，那可没这般容易。”

封万里却道：“石兄、石嫂，这可折杀小弟了！”忙也跪倒还礼。

石清夫妇与封万里站起后，石破天兀自跪在地下。封万里正眼也不瞧他一下，向石清道：“石兄、石嫂，当年恒山聚会，屈指已一十二年，二位丰采如昔。小弟虽然僻处边陲，却也得知贤伉俪在武林中行侠仗义，威名越来越大，实乃可喜可贺。”

石清道：“愚兄教子无方，些许虚名，又何足道？今日见贤弟如此，当真是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。”

封万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辈是道义之交，承蒙两位不弃，

说得上‘肝胆相照’四字。是你得罪了我也好，是我得罪了你好，难道咱们还能挂在心上吗？两位远来辛苦，快进城休息去。”石破天虽然跪在他面前，他眼前只如便没这个人一般。

当下石清和封万里并肩进城。闵柔拉起儿子，眉头双蹙，眼见封万里这般神情，嘴里说得漂亮，语气中显是恨意极深，并没原宥了儿子的过犯。

白万剑向侍立在城门边的一名弟子招招手，低声问道：“老爷子可好？我出去之后，城里出了甚么事？”那弟子道：“老爷子……就是……就是近来脾气大些。师伯去后，城里也没出甚么事。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白万剑脸一沉，问道：“只是甚么？”

那弟子吓得打了个突，道：“五天之前，老爷子脾气大发，将陆师伯和苏师叔杀了。”白万剑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为甚么？”那弟子道：“弟子也不知情。前天老爷子又将燕师叔杀了，还斩去了杜师伯的一条大腿。”白万剑只吓得一颗心怦怦乱跳，暗道：“陆、苏、燕、杜四位师兄弟都是本派好手，父亲平时对他们都甚为看重，为甚么陡下毒手？”忙将那弟子拉在一边，待闵柔、石清走远，才问：“到底为了甚么事？”

那弟子道：“弟子确不知情。凌霄城中死了这三位师伯、师叔后，大家人心惶惶。前天晚上，张师叔、马师叔不别而行，留下书信，说是下山来寻白师伯。天幸白师伯今日归来，正好劝劝老爷子。”

白万剑又问了几句，不得要领，当即快步走进大厅，见

封万里已陪着石清夫妇在用茶，便道：“两位请宽坐。小弟少陪，进内拜见家严，请他老人家出来见客。”封万里皱眉道：“师父忽然自前天起身杂恶疾，只怕还须休息几天，才能见客。否则他老人家对石兄向来十分尊重，早就出来会见了。”白万剑心乱如麻，道：“我这就瞧瞧去。”

他急步走进内堂，来到父亲的卧室门外，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爹爹，孩儿回来啦。”

门帘掀起，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美妇人，正是白自在的妾侍窈娘，她脸色憔悴，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大少爷这可回来啦，咱们正没脚蟹似的，不知道怎么才好。老爷子打大前天上忽然神智糊涂了，我……我求神拜佛的毫不效验，大少爷，你……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便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。白万剑道：“甚么事惹得爹爹生这么大气？”窈娘哭道：“也不知道是弟子们说错了甚么话，惹得老爷子大发雷霆，连杀了几个弟子。老爷子气得全身发抖，一回进房中，脸上抽筋，口角流涎，连话也不会说了，有人说是中风，也不知是不是……”一面说，一面呜咽不止。

白万剑听到“中风”二字，全身犹如浸入了冰水一般，更不打话，大叫：“爹爹！”冲进卧室，只见父亲炕前锦帐低垂，房中一瓦罐药，正煮得扑扑扑地冒着热气。白万剑又叫：“爹爹！”伸手揭开帐子，只见父亲朝里而卧，身子一动也不动，竟似呼吸也停了，大惊之下，忙伸手去探他鼻息。

手指刚伸到他口边，被窝中突然探出一物，喀喇一响，将他右手牢牢箝住，竟是一只生满了尖刺的钢夹。白万剑惊叫：“爹爹，是我，孩儿回来了。”突然胸腹间同时中了两指，正

中要穴，再也不能动弹了。

石清夫妇坐在大厅上喝茶，封万里下首相陪。石破天垂手站在父亲身旁。封万里尽问些中原武林中的近事，言谈始终不涉正题。

石清鉴貌辨色，觉得凌霄城中上上下下各人均怀极大隐忧，却也不感诧异，心想：“他们得知侠客岛使者即将到来，这是雪山派存亡荣辱的大关头，人人休戚相关，自不免忧心忡忡。”

过了良久，始终不见白万剑出来。封万里道：“家师这场疾病，起得委实好凶，白师哥想是在侍候汤药。师父内功深厚，身子向来清健，这十几年来，连伤风咳嗽也没一次，想不到平时不生病，突然染疾，竟是如此厉害，但愿他老人家早日痊愈才好。”石清道：“白师伯内功造诣，天下罕有，年纪又不甚高，调养几日，定占勿药。贤弟也不须太过担忧。”心中却不由得暗喜：“白师伯既然有病，便不能立时处置我孩儿，天可怜见，好歹拖得几日，待那张三、李四到来，大伙儿拚力一战，咱们玄素庄和雪山派共存亡便是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天色渐黑，封万里命人摆下筵席，倒也给石破天设了座头。除封万里外，雪山派又有四名弟子相陪。耿万钟、柯万钧等新归的弟子却俱不露面。陪客的弟子中有一人年岁甚轻，各叫陆万通，口舌便给，不住劝酒，连石破天喝干一杯后，也随即给他斟上。

闵柔喝了三杯，便道：“酒力不胜，请赐饭罢。”陆万通道：“石夫人有所不知，敝处地势高峻，气候寒冷，兼之终年

云雾缭绕，湿气甚重，两位虽然内功深厚，寒气湿气俱不能侵，但这参阳玉酒饮之于身子大有补益，通体融合，是凌霄城中一日不可或缺之物。两位还请多饮几杯。”说着又给石清夫妇及石破天斟上了酒。

闵柔早觉这酒微辛而甘，参气甚重，听得叫做“参阳玉酒”，心想：“他说得客气，说甚么我们内功深厚，不畏寒气湿气侵袭，看来不饮这种烈性药酒，于身子还真有害。”于是又饮了两杯，突然之间，只觉小腹间热气上冲，跟着胸口间便如火烧般热了起来，忙运气按捺，笑道：“封贤弟，这……这酒好生厉害！”

石清却霍地站起，喝道：“这是甚么酒？”

封万里笑道：“这参阳玉酒，酒性确是厉害些，却还难不倒名闻天下的黑白双剑罢？”

石清厉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突然身子摇晃，向桌面俯跌下去。闵柔和石破天忙伸手去扶，不料二人同时头晕眼花，天旋地转，都摔在石清身上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石破天迷迷糊糊的醒来，初时还如身在睡梦之中，缓缓伸手，想要撑身坐起，突觉双手手腕上都扣着一圈冰冷坚硬之物，心中一惊，登时便清醒了，惊觉手脚都已戴上了铐镣，眼前却是黑漆一团，不知身在何处。忙跳起身来，只跨出两步，砰的一声，额头便撞上了坚硬的石壁。

他定了定神，慢慢移动脚步，伸手触摸四周，发觉处身在一间丈许见方的石室之中，地下高低不平，都是巨石。他

睁大眼睛四下察看，只见左角落里略有微光透入，凝目看去，是个不到一尺见方的洞穴，猫儿或可出入，却连小狗也钻不进去。他举起手臂，以手铐敲打石壁，四周发出重浊之声，显然石壁坚厚异常，难以攻破。

他倚墙而坐，寻思：“我怎么会到了这里？那些人给我们喝的甚么参阳玉酒，定是大有古怪，想是其中有蒙汗药之类，是以石庄主也会晕倒，摔跌在酒席之上。看来雪山派的人执意要杀石中玉，生怕石庄主夫妇抗拒，因此将我们迷倒了。然而他们怎么又不杀我？多半是因白老爷子有病，先将我们监禁几日，待他病愈之后，亲自处置。”

又想：“白老爷子问起之时，我只须说明我是狗杂种，不是石中玉，他和我无怨无仇，查明真相后自会放我。但石庄主夫妇他却未必肯放，说不定要将他二人关入石牢，待石中玉自行投到再放，可就不知要关到何年何月了。石夫人这么斯文干净的人，给关在瞧不见天光的石牢之中，气也气死她啦。怎么想个法子将她和石庄主救了出去，然后我留着慢慢再和白老爷子分说？”

想到救人，登时发起愁来：“我自己给上了脚镣手铐，还得等人来救，怎么能去救人？凌霄城中个个都是雪山派的，又有谁能来救我？”

他双臂一分，运力崩动铁铐，但听得呛啷啷铁链声响个不绝，铁铐却纹丝不动，原来手铐和脚镣之间还串连着铁链。

便在此时，那小洞中突然射进灯光，有人提灯走近，跟着洞中塞进一只瓦钵，盛着半钵米饭，饭上铺着几根咸菜，一双毛竹筷插在米饭中。石破天顾不得再装哑巴，叫道：“喂，

喂，我有话跟白老爷子说！”外面那人嘿嘿几声冷笑，洞中射进来的灯光渐渐隐去，竟一句话也不说便走了。

石破天闻到饭香，便即感到十分饥饿，心想：“我在酒筵中吃了不少菜，怎么这时候又饿得厉害？只怕我晕去的时候着实不短。”捧起瓦钵，拔筷便吃，将半钵白饭连着咸菜吃了个干净。

吃完饭后，将瓦钵放回原处，数次用力挣扎，发觉手足上铐镣竟是精钢所铸，虽运起内力，亦无法将之拉得扭曲，反而手腕和足踝上都擦破了皮；再去摸索门户，不久便摸到石门的缝隙，以肩头推去，石门竟绝不摇晃，也不知有多重实。他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只有等人来带我出去，此外再无别法。只不知他们可难为了石庄主夫妇没有？”

既然无法可想，索性也不去多想，靠着石壁，闭眼入睡。石牢之中，不知时刻，多半是等了整整一天，才又有人前来送饭，只见一只手从洞中伸了进来，把瓦钵拿出洞去。

石破天脑海中突然间闪过一个念头，待那人又将盛了饭菜的瓦钵从洞中塞进来时，疾扑而上，呛啷啷铁链乱响声中已抓住了那人右腕。他的擒拿功夫加上深厚内力，这一抓之下，纵是武林中的好手也禁受不起，只听那人痛得杀猪也似大叫，石破天跟着回扯，已将他整条手臂扯进洞来，喝道：“你再喊，便把你手臂扭断了！”

那人哀求道：“我不叫，你……你放手。”石破天道：“快打开门，放我出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好，你松手，我来开门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我一放手，你便逃走了，不能放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不放手，我怎能去开门？”

石破天心想此话倒也不错，老是抓住他的手也无用处，但好不容易抓住了他，总不能轻易放手。灵机一动，道：“将我手铐的钥匙丢进来。”那人道：“钥匙？那……那不在我身边。小人只是个送饭的伙夫。”

石破天听他语气有点不尽不实，便将手指紧了紧，道：“好，那便将你手腕先扭断了再说。”那人痛得连叫：“哎哟，哎哟。”终于当的一声，一条钥匙从洞中丢了进来。这人甚是狡猾，将钥匙丢得远远地，石破天要伸手去拾，便非放了他的手不可。

石破天一时没了主意，拉着他手力扯，伸左脚去勾那钥匙，虽将那人的手臂尽数拉进洞来，左脚脚尖跟钥匙还是差着数尺。那人给扯得疼痛异常，叫道：“你再这么扯，可要把我手臂扯断了。”

石破天尽力伸腿，但手足之间有铁链相系，足尖始终碰不到钥匙。他瞧着自己伸出去的那只脚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屈左腿脱下鞋子，对准了墙壁着地掷出。鞋子在壁上一撞，弹将转来，正好带着钥匙一齐回转。石破天一声欢呼，左手拾起钥匙，插入右腕手铐匙孔，轻轻一转，喀的一声，手铐便即开了。

他换手又开了左腕手铐，反手便将手铐扣在那人腕上。那人惊道：“你……你干甚么？”石破天笑道：“你可以去开门了。”将铁链从洞中送出。那人兀自迟疑，石破天抓住铁链一扯，又将那人手臂扯进洞来，力气使得大了，将那人扯得脸孔掩上石壁，登时鼻血长流。

那人情知无可抗拒，只得拖着那条呛啷啷直响的铁链，打

开石门。可是铁链的另一端系在石破天的足镣之上，室门虽开，铁链通过一个小洞，缚住了二人，石破天仍是无法出来。

他扯了扯铁链，道：“把脚镣的钥匙给我。”那人愁眉苦脸的道：“我真的没有。小人只是个扫地煮饭的伙夫，有甚么钥匙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好，等我出来了再说。”将那人的手臂又扯进洞中，替他打开了手铐。

那人眼见一得自由，急忙冲过去想顶上石门。石破天身子一晃，早已从门中闪出，只见这人一身白袍，形貌精悍，多半是雪山派的正式弟子，哪里是甚么扫地煮饭的伙夫。一把抓住他后领提起，喝道：“你不开我的脚镣，我把你脑袋在这石墙上撞它一百下再说。”说着便将他脑袋在石墙上轻轻一撞。那人武功本也不弱，但落在石破天手中，宛如雏鸡入了老鹰爪底，竟半分动弹不得，只得又取出钥匙，替他打开脚镣。

石破天喝道：“石庄主和石夫人给你们关在哪里？快领我去。”那人道：“雪山派跟玄素庄无怨无仇，早放了石庄主夫妇走啦，没关住他们。”

石破天将信将疑，但见那人的目光不住向甬道彼端的一道石门瞧去，心想：“此人定是说谎，多半将石庄主夫妇关在那边。”提着他的后领，大踏步走到那石门之前，喝道：“快将门打开。”

那人脸色大变，道：“我……我没钥匙。这里面关的不是人，是一头狮子，两只老虎，一开门可不得了。”石破天听说里面关的是狮子老虎，大是奇怪，将耳朵贴到石门之上，却听不到里面有狮吼虎啸之声。那人道：“你既然出来了，这就

快快逃走罢，在这里多耽搁，别给人发觉了，又得给抓了起来。”

石破天心想：“你又不是我朋友，为甚么对我这般关心？初时我要你打开手铐和石门，你定是不肯，此刻却劝我快逃。是了，石庄主夫妇定是给关在这间石室之中。”提起那人身子，又将他脑袋在石壁上轻轻一撞，道：“到底开不开？我就是要想瞧瞧狮子老虎。”

那人惊道：“里面的狮子老虎可凶狠得紧，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一见到人，立刻扑了出来……”石破天急于救人，不耐烦听他东拉西扯，提起他身子，头下脚上的用力摇晃，当当两声，他身上掉下两枚钥匙。石破天大喜，将那人放在一边，拾起钥匙，便去插入石门上的铁锁孔中，喀喀喀的转了几下，铁锁便即打开。那人一声“啊哟”，转身便逃。

石破天心想：“给他逃了出去通风报信，多有未便。”抢上去一把抓过，丢入先前监禁自己的那间石室，连那副带着长链的足镣手铐也一起投了进去，然后关上石门，上了锁，再回到甬道彼端的石门处，探头进内，叫道：“石庄主、石夫人，你们在这里吗？”

他叫了两声，室中没半点声息。石破天将门拉得大开，却见里面隔着丈许之处，又有一道石门，心道：“是了，怪不得有两枚钥匙。”

于是取过另一枚钥匙，打开第二道石门，刚将石门拉开数寸，叫得一声“石庄主……”，便听得室中有人破口大骂：“龟儿子，龟孙子，乌龟王八蛋，我一个个把你们千刀割、万刀刮的，叫你们不得好死……”又听得铁链声呛啷啷直响。这

人骂声语音重浊，噪子嘶哑，与石清清亮的江南口音截然不同。

石破天心道：“石庄主夫妇虽不在这里，但此人既给雪山派关着，也不妨救他出来。”便道：“你不用骂了，我来救你出去。”

那人继续骂道：“你是甚么东西，敢来胡说八道欺骗老子？我……我把你的狗头颈扭得断断地……”

石破天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这人脾气好大。给关在这暗无天日的石牢之中，也真难怪他生气。”当即闪身进内，说道：“你也给戴上了足镣手铐么？”刚问得这句话，黑暗中便听得呼的一声，一件沉重的物事向头顶击落。

石破天闪身向左，避开了这一击，立足未定，后心要穴已被一把抓住，跟着一条粗大的手臂扼了他咽喉，用力收紧。这人力道凌厉之极，石破天登时便觉呼吸维艰，耳中嗡嗡直响，却又隐隐听得那人在“乌龟儿子王八蛋”的乱骂。

石破天好意救人，万料不到对方竟会出手加害，在这黑囚牢中陡逢如此厉害的高手，一着先机既失，立时便为所制，暗叫：“这一下可死了！”无可奈何之中，只有运气于颈，与对方手臂硬挺。虽然喉头肌肉柔软，决不及手臂的劲力，但他内力浑厚之极，猛力挺出，竟将那人的手臂推开了几分。他急速吸了口气，待那人手臂再度收紧，他右手已反将上来，一把格开，身子向外窜出，说道：“我是想救你出去啊，干么对我动粗？”

那人“咦”的一声，甚是惊异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内力可不弱。”向石破天呆呆瞪视，过了半晌，又是“咦”的一

声，喝道：“臭小子，你是谁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一时不知该当自承是“狗杂种”，还是继续冒充石中玉。那人怒道：“你自然是你，难道没名没姓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我把你先救了出去，别的慢慢再说迟。”那人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你救我？嘿嘿，那岂不笑掉了天下人的下巴。我是何人也？你是甚么东西？凭你一点点三脚猫的本领，也能救我？”

这时两道石门都打开了一半，日光透将进来，只见那人满脸花白胡子，身材魁梧，背脊微弓，倒似这间小小石室装不下他这个大身子似的，眼光耀如闪电，威猛无俦。

石破天见他目光在自己脸上扫来扫去，心下不禁发毛：“适才那雪山弟子说这里关着狮子老虎，这人的模样倒真像是头猛兽。”不敢再和他多说甚么，只道：“我去找钥匙来，给你打开足镣手铐。”

那人怒道：“谁要你来讨好？我是自愿留在这里静修，否则的话，天下焉能有人关得我住？你这小子没带眼睛，还道我是给人关在这里的，是不是？嘿嘿，爷爷今天若不是脾气挺好，单凭这一句话，我将你斩成十七八段。”双手摇晃，将铁链摇得当当直响，道：“爷爷只消性起，一下就将这铁链崩断了。这些足镣手铐，在我眼中只不过是豆腐一般。”

石破天不大相信，寻思：“这人神情说话倒似是个疯子。他既不愿我相救，倘若我硬要给他打开铐镣，他反会打我。他武功甚高，我斗他不过，还是去救石庄主、石夫人要紧。”便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去了。”

那人怒道：“滚你妈的臭鸭蛋，爷爷纵横天下，从未遇过

敌手，要你这小子来救我？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荒天下之大唐……”

石破天道：“得罪，得罪，对不住。”轻轻带上两道石门，沿着甬道走了出去。

甬道甚长，转了个弯，又行十余丈才到尽头，只见左右各有一门。他推了推左边那门，牢牢关着，推右边那门时，却是应手而开，进门后是间小厅，进厅中没行得几步，便听得左首传来兵刃相交之声，乒乒乓乓的斗得甚是激烈。

石破天心道：“原来石庄主兀自在和人相斗。”忙循声而前。

斗声从左首传来，一时却找不到门户，他系念石清、闵柔的安危，眼见左首的板壁并不甚厚，肩头撞去，板壁立破，兵刃声登时大盛，眼前也是一间小小厅堂，四个白衣汉子各使长剑，正在围攻两个女子。

石破天一见这两个女子，情不自禁的大声叫道：“师父，阿绣！”

那二人正是史婆婆和阿绣。

史婆婆手持单刀，阿绣挥舞长剑，但见她二人头发散乱，每人身上都已带了几处伤，血溅衣襟，情势十分危殆。二人听得石破天的叫声，但四名汉子攻得甚紧，剑法凌厉，竟无暇转头来看。但听得阿绣一声惊呼，肩头中了一剑。

石破天不及多想，疾扑而上，向那急攻阿绣的中年人背心抓去。那人斜身闪开，回了一剑。石破天左掌拍出，劲风到处，将那人长剑激开，右手发掌攻向另一个老者。

那老者后发先至，剑尖已刺向他小腹，剑招迅捷绝伦。幸好石破天当日曾由史婆婆指点过雪山派剑法的精要，知道这一招“岭上双梅”虽是一招，却是两刺，一剑刺出后跟着又再刺一剑，当即小腹一缩，避开了第一剑，立即左手掠下，伸中指弹出。那老者的第二剑恰好于此时刺到，便如长剑伸过去凑他手指一般，铮的一声响，剑刃断为两截。那老者只震得半身酸麻，连半截剑也拿捏不住，撒手丢下，立时纵身跃开，已吓得脸色大变。

石破天左手探出，抓住了攻向阿绣的一人后腰，提将起来，挥向另一人的长剑。那人大惊，急忙缩剑，石破天乘势出掌，正中他胸膛。那人登登登连退三步，身子晃了几下，终于坐倒。

石破天将手中的汉子向第四人掷出，去势奇急。那人正与史婆婆拚斗，待要闪避，却已不及，被飞来那人重重撞中，两人都口喷鲜血，登时都晕了过去。

四名白衣汉子被石破天于顷刻之间打得一败涂地，其中只那老者并未受伤，眼见石破天这等神威，已惊得心胆俱裂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突然纵身急奔，意欲夺门而出。史婆婆叫道：“别放他走了！”石破天左腿横扫，正中那老者下盘。那老者两腿膝盖关节一齐震脱，摔在地下。

史婆婆笑道：“好徒儿，我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果然了得！”阿绣脸色苍白，按住了肩头创口，一双妙目凝视着石破天，目光中掩不住喜悦无限。

石破天道：“师父，阿绣，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们。”史婆婆匆匆替阿绣包扎创口，跟着阿绣撕下自己裙边，给婆婆

包扎剑伤。幸好二人剑伤均不甚重，并无大碍。石破天又道：“在紫烟岛上找不到你们，我日夜想念，今日重会，那真好……最好以后再也不分开了。”

阿绣苍白的脸上突然堆起满脸红晕，低下头去。他知石破天性子淳朴，不善言词，这几句话真是发自肺腑，虽然当着婆婆之面吐露真情，未免令人腼腆，但心中实是欢喜不胜。

史婆婆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若能立下大功，这件事也未始不能办到，就算是婆婆亲口许给你好了。”阿绣的头垂得更低，羞得耳根子也都红了。

石破天却尚未知道这便是史婆婆许婚，问道：“师父许甚么？”史婆婆笑道：“我把这孙女儿给了你做老婆，你要不要？想不想？喜不喜欢？”石破天又惊又喜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自然要，自然想得很，喜欢得很……”史婆婆道：“不过，你先得出力立一件大功劳。雪山派中发生了重大内变，咱们先得去救一个人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是啊，我正要去救石庄主和石夫人，咱们快去寻找。”他一想到石清、闵柔身处险地，登时便心急如焚。

史婆婆道：“石清夫妇也到了凌霄城中吗？咱们平了内乱，石清夫妇的事稀松平常。阿绣，先将这四人宰了罢？”

阿绣提起长剑，只见那老者和倚在墙壁上那人的目光之中，都露出乞怜之色，不由得起了恻隐之心，她得祖母许婚，心中正自喜悦不胜，殊无杀人之意，说道：“婆婆，这几人不是主谋，不如暂且饶下，待审问明白，再杀不迟。”

史婆婆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，别耽误了大事。”当即拔步而出。阿绣和石破天跟在后面。

史婆婆穿堂过户，走得极快，每遇有人，她缩在门后或屋角中避过，似乎对各处房舍门户十分熟悉。

石破天和阿绣并肩而行，低声问道：“师父要我立甚么大功劳？去救谁？”阿绣正要回答，只听得脚步声响，迎面走来五六人。史婆婆忙向柱子后一缩，阿绣拉着石破天的衣袖，躲入了门后。

只听得那几人边行边谈，一个道：“大伙儿齐心合力，将老疯子关了起来，这才松了口气。这几天哪，我当真是一口饭也吃不下，只睡得片刻，就吓得从梦中醒了过来。”另一人道：“不将老疯子杀了，终究是天大的后患。齐师伯却一直犹豫不决，我看这件事说不定要糟。”又一人粗声粗气的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咱们索性连齐师伯一起干了。”一人低声喝道：“噤声！怎么这种话也大声嚷嚷的？要是给老齐门下那些家伙听见了，咱们还没干了他，你的脑袋只怕先搬了家。”那粗声之人似是心下不服，说道：“咱们和老齐门下斗上一斗，未必便输。”嗓门却已放低了许多。

这伙人渐行渐远，石破天和阿绣挤在门后，身子相贴，只觉阿绣在微微发抖，低声问道：“阿绣，你害怕么？”阿绣道：“我……我确是害怕。他们人多，咱们只怕斗不过。”

史婆婆从柱后闪身出来，低声道：“快走。”弓着身子，向前疾趋。石破天和阿绣跟随在后，穿过院子，绕过一道长廊，来到一座大花园中。园中满地是雪，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通向园中一座暖厅。

史婆婆纵身窜到一株树后，在地下抓起一把雪，向暖厅外投去，拍的一声，雪团落地，厅侧左右便各有一人挺剑奔

过来查看。史婆婆僵立不动，待那二人行近，手中单刀刷刷两刀砍出，去势奇急，两人颈口中刀，割断了咽喉，哼也没哼一声，便即毙命。

石破天初次见到史婆婆杀人，见她出手狠辣之极，这招刀法史婆婆也曾教过，叫作“赤焰暴长”，自己早已会使，只是从没想到这一招杀起人来竟然如此干净爽脆，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。待他心神宁定，史婆婆已将两具尸身拖入假山背后，悄没声的走到暖厅之外，附耳长窗，倾听厅内动静。石破天和阿绣并肩走近厅去，只听得厅内有两人在激烈争辩，声音虽不甚响，但二人语气显然都是十分愤怒。

只听得一人道：“缚虎容易纵虎难，这句老话你总听见过的。这件事大伙儿豁出性命不要，已经做下来了。常言道得好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你这般婆婆妈妈的，要是给老疯子逃了出来，咱们人人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石破天寻思：“他们老是说‘老疯子’甚么的，莫非便是石牢中的老人？那人古古怪怪的，我要救他出来，他偏不肯，只怕真是个疯子。这老人武功果然十分厉害，难怪大家都这般惧怕。”

只听另一人道：“老疯子已身入兽牢，便有通天本事，也决计逃不出来。咱们此刻要杀他，自是容易不过，只须不给他送饭，过得十天八天，还不饿死了他？可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江湖上人言可畏，这种犯上逆行的罪名，你廖师弟固然不在乎，大伙儿的脸却往哪里搁去？雪山派总不成就此毁了？”

那姓廖的冷笑道：“你既怕担当犯上逆行的罪名，当初又

怎地带头来干？现今事情已经做下来了，却又想假撇清，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？齐师哥，你的用心小弟岂有不知？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想装伪君子，假道学，又骗得过谁了？”那姓齐的道：“我又有甚么用心了？廖师弟说话，当真是言中有刺，骨头太多。”那姓廖的道：“甚么是言中有刺，骨头太多？齐师哥，你只不过假装好人，想将这逆谋大罪推在我头上，一箭双雕，自己好安安稳稳的坐上大位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渐渐提高。

那姓齐的道：“笑话，笑话！我有甚么资格坐上大位，照次序挨下来，上面还有成师哥呢，却也轮不到我。”另一个苍老的声音插口道：“你们争你们的，可别将我牵扯在内。”那姓廖的道：“成师哥，你是老实人，齐师哥只不过拿你当作挡箭牌，炮架子。你得想清楚些，当了傀儡，自己还是睡在鼓里。”

石破天听得厅中呼吸之声，人数着实不少，当下伸指蘸唾沫湿了窗纸，轻轻刺破一孔，张目往内瞧时，只见坐的站的竟不下二三百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个个身穿白袍，一色雪山派弟子打扮。

大厅上朝外摆着五张太师椅，中间一张空着，两旁两张坐着四人。听得那三人兀自争辩不休，从语音之中，得知左首坐的是成、廖二人，右首那人姓齐，另一人面容清癯，愁眉苦脸的，神色十分难看。这时那姓廖的道：“梁师弟，你自始至终不发一言，到底打的是甚么主意？”这梁姓的汉子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又叹了口气，仍是没说话。

那姓齐的道：“梁师弟不说话，自是对这件事不以为然

了。”那姓廖的怒道：“你不是梁师弟肚里蛔虫，怎知他不以为然？这件事是咱四人齐心合力干的，大丈夫既然干了，却又畏首畏尾，算是甚么英雄好汉？”那姓齐的冷冷的道：“大伙儿贪生怕死，才干下了这件事来，又怎说得上英雄好汉？这叫做事出无奈，铤而走险。”那姓廖的大声道：“万里，你倒说说看，此事怎么办？”

人群中走出一人，正是那断了一臂的风火神龙封万里，躬身说道：“弟子无用，没能够周旋此事，致生大祸，已是罪该万死，如何还敢再起弑逆之心？弟子赞同齐师叔的主意，万万不能对他再下毒手。”

那姓廖的厉声道：“那么中原回来的这些长门弟子，又怎生处置？”封万里道：“师叔若准弟子多口，那么依弟子之见，须当都监禁起来，大家慢慢再想主意。”那姓廖的冷笑道：“嘿嘿，那又何必慢慢再想主意？你们的主意早就想好了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”封万里道：“请问廖师叔这话，是甚么意思？”

那姓廖的道：“你们长门弟子人多势众，武功又高，这掌门之位，自然不肯落在别支手上。你便是想将弑逆的罪名往我头上一推，将我四支的弟子杀得干干净净，那就天下太平，自己却又心安理得。哼哼，打的好如意算盘！”突然提高嗓子叫道：“凡是长门弟子，个个都是祸胎。咱们今日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斩草除根，大家一齐动手，将长门一支都给宰了！”说着刷的一声，拔出了长剑。

顷刻之间，大厅中众人奔跃来去，二三十人各拔长剑，站在封万里身周，另有六七十人也是手执长剑，围在这些人之外。

石破天寻思：“看来封师傅他们寡不敌众，不知我该不该出手相助？”

封万里大叫：“成师叔、齐师叔、梁师叔，你们由得廖师叔横行么？他四支杀尽了长门弟子，就轮到你们二支、三支、五支了。”

那姓廖的喝道：“动手！”身子扑出，挺剑便往封万里胸口刺去。封万里左手拔剑，挡开来剑。只听得当的一声响，跟着嗤的一下，封万里右手衣袖已被削去了一大截。

封万里与白万剑齐名，本是雪山派第二代弟子中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剑术之精，尚在成、齐、廖、梁四个师叔之上，可是他右臂已失，左手使剑究属不便。那姓廖的一剑疾刺，他虽然挡开，但姓廖的跟着变招横削，封万里明知对方剑招来路，手中长剑却是不听使唤，幸好右臂早去，只给削去了一截衣袖。那姓廖的一招得手，二招继出。封万里身旁两柄剑递上，双双将他来剑格开。

那姓廖的喝道：“还不动手？”四支中的六七十名弟子齐声呐喊，挺剑攻上。长门弟子分头接战，都是以一敌二或是敌三。白光闪耀，叮当乒乓之声大作，雪山派的议事大厅登时变成了战场。

那姓廖的跃出战团，只见二支、三支、五支的众弟子都是倚墙而立，按剑旁观，他心念一动之际，已明其理，狂怒大叫：“老二、老三、老五，你们心肠好毒，想来捡现成便宜，哼哼，莫发清秋大梦！”他红了双眼，挺剑向那姓齐的刺去。两人长剑挥舞，剧斗起来。那姓廖的剑术显比那姓齐的为佳，拆到十余招后，姓齐的连连后退。

姓梁的五师弟仗剑而出，说道：“老四，有话好说，自己师兄弟这般动蛮，那成甚么样子？”挥剑将那姓廖的长剑挡开。齐老三见到便宜，中宫直进，疾刺姓廖的小腹，这一剑竟欲制他死命，下手丝毫不留余地。

那姓廖的长剑给五师弟粘住了，成为比拚内力的局面，三师兄这一剑刺到，如何再能挡架？那姓成的二师兄突然举剑向姓齐的背心刺去，叹道：“唉，罪过，罪过！”那姓齐的急图自救，忙回剑挡架。

二支、三支、五支的众门人见师父们已打成一团，都纷纷上前助阵。片刻之间，大厅中便鲜血四溅，断肢折足，惨呼之声四起。

阿绣拉着石破天右手，颤声道：“大哥，我……我怕！”石破天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家为甚么打架？”这时大厅中人人自顾不暇，他二人在窗外说话，也已无人再加理会了。

史婆婆冷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打得好，一个个都死得干干净净，才合我心意。”

十七 自大成狂

这二三百人群相斗殴，都是穿一色衣服，使一般兵刃，谁友谁敌，倒也不易分辨。本来四支和长门斗，三支和四支斗，二支和五支斗，到得后来，本支师兄弟间素有嫌隙的，乘着这个机会，或明攻，或暗袭，也都厮杀起来，局面混乱已极。

忽听得砰嘭一声响，两扇厅门脱钮飞出，一人朗声说道：“侠客岛赏善罚恶使者，前来拜见雪山派掌门人！”语音清朗，竟将数百人大呼酣战之声也压了下去。

众人都大吃一惊，有人便即罢手停斗，跃在一旁。渐渐罢斗之人愈来愈多，过不片刻，人人都退向墙边，目光齐望厅门，大厅中除了伤者的呻吟之外，更无别般声息。又过片刻，连身受重伤之人也都住口止唤，瞧向厅门。

厅门口并肩站着二人，一胖一瘦。石破天见是张三、李四到了，险些儿尖声呼叫，但随即想起自己假扮石中玉，不能在此刻表露身分。

张三笑嘻嘻地道：“难怪雪山派武功驰名天下，为别派所不及。原来贵派同门习练武功之时，竟然是真砍真杀。如此认真，嘿嘿，难得，难得！佩服，佩服！”

那姓廖的名叫廖自砺，踏前一步，说道：“尊驾二位便是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使者么？”

张三道：“正是。不知哪位是雪山派掌门人？我们奉侠客岛岛主之命，手持铜牌前来，邀请贵派掌门人赴敝岛相叙，喝一碗腊八粥。”说着探手入怀，取出两块铜牌，转头向李四道：“听说雪山派掌门人是威德先生白老爷子，这里的人，似乎都不像啊。”李四摇头道：“我瞧着也不像。”

廖自砺道：“姓白的早已经死了，新的掌门人……”他一言未毕，封万里接口骂道：“放屁！威德先生并没死，不过……”廖自砺怒道：“你对师叔说话，是这等模样么？”封万里道：“你这种人，也配做师叔！”

廖自砺长剑直指，便向他刺去。封万里举剑挡开，退了一步。廖自砺杀得红了双眼，仗剑直上。一名长门弟子上前招架。跟着成自学、齐自勉、梁自进纷纷挥剑，又杀成一团。

雪山派这场大变，关涉重大，成、齐、廖、梁四个师兄弟互相牵制，互相嫉妒，长门处境虽甚不利，实力却也殊不可侮，因此虽有赏善罚恶使者在场，但本支面临生死存亡的大关头，各人竟不放松半步，均盼先在内争中占了上风，再来处理铜牌邀宴之事。

张三笑道：“各位专心研习剑法，发扬武学，原是大大的美事，但来日方长，却也不争这片刻。雪山派掌门人到底是哪一位？”说着缓步上前，双手伸出，乱抓乱拿，只听得呛啷啷响声不绝，七八柄长剑都已投在地下。成、齐、廖、梁四人以及封万里与几名二代弟子手中的长剑，不知如何竟都给他夺下，抛掷在地。各人只感到胳膊一震，兵刃便已离手。

这一来，厅上众人无不骇然失色，才知来人武功之高，实是匪夷所思。各人登时忘却了内争，记起武林中所盛传赏善

罚恶使者所到之处、整个门派尽遭屠灭的种种故事，不自禁的都觉全身毛管竖立，好些人更牙齿相击，身子发抖。

先前各人均想凌霄城偏处西域，极少与中土武林人士往还，这邀宴铜牌未见得会送上雪山派来；而善恶二使的武功只是得诸传闻，多半言过其实，未必真有这等厉害；再则雪山派有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自在大树遮荫，便有天大的祸事，也自有他挺身抵挡，因此于这件事谁也没有在意。岂知突然之间，预想不会来的人终究来了，所显示的武功只有比传闻的更高，而遮荫的大树又偏偏给自己砍倒了。过去三十年中，所有前赴侠客岛的掌门人，没一人能活着回来，此时谁做了雪山派掌门人，便等如自杀一般。

还在片刻之前，五支互争雄长，均盼由本支首脑出任掌门。五支由勾心斗角的暗斗，进而为挥剑砍杀的明争，蓦地里情势急转直下，封、成、齐、廖、梁五人一怔之间，不约而同的伸手指指出，说道：“是他！他是掌门人！”

霎时之间，大厅中寂静无声。

僵持片刻，廖自砌道：“三师哥年纪最大，顺理成章，自当接任本派掌门。”齐自勉道：“年纪大有甚么用？廖师弟武功既高，门下又是人才济济，这次行事，以你出力最多。要是廖师弟不做掌门，就算旁人做了，这位子也决计坐不稳。”梁自进冷冷的道：“本门掌门人本来是大师兄，大师兄不做，当然是二师兄做，那有甚么可争的？”成自学道：“咱四人中论到足智多谋，还推五师弟。我赞成由五师弟来担当大任。须知今日之事，乃是斗智不斗力。”廖自砌道：“掌门人本来是长门一支，齐师哥既然不肯做，那么由长门中的封师侄接任，

大伙儿也无异言，至少我姓廖的大表赞成。”封万里道：“刚才有人大声叱喝，要将长门一支的弟子尽数杀了，不知是谁放的狗屁？”廖自砺双眉陡竖，待要怒骂，但转念一想，强自忍耐，说道：“事到临头，临阵退缩，未免也太无耻。”

五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是推举别人出任掌门。

张三笑吟吟的听着，不发一言。李四却耐不住了，喝道：“到底哪一个是掌门人？你们这般的吵下去，再吵十天半月也不会有结果，我们可不能多等。”

梁自进道：“成师哥，你快答应吧，别要惹出祸事来，都是你一个人连累了大家。”成自学怒道：“为甚么是我牵累了大家，却不是你？”五人又是吵嚷不休。

张三笑道：“我倒有个主意在此。你们五位以武功决胜败，谁的功夫最强，谁便是雪山派掌门。”五人面面相觑，你瞧我一眼，我瞧你一眼，均不接嘴。

张三又道：“适才我二人进来之时，你们五位正在动手厮杀，猜想一来是研讨武功，二来是凭强弱定掌门。我二人进来得快了，打断了列位的雅兴。这样罢，你们接着打下去，不到一个时辰，胜败必分。否则的话，我这个兄弟性子最急，一个时辰中办不完这件事，他只怕要将雪山派尽数诛灭了。那时谁也做不成掌门，反而不美。一、二、三！这就动手罢！”

刷的一声，廖自砺第一个拔出剑来。

张三忽道：“站在窗外偷瞧的，想必也都是雪山派的人了，一起都请进来罢！既是凭武功强弱以定掌门，那就不分辈份大小，人人都可出手。”袍袖向后拂出，砰的一声响，两扇长窗为他袖风所激，直飞了出去。

史婆婆道：“进去罢！”左手拉着阿绣，右手拉着石破天，三人并肩走进厅去。

厅上众人一见，无不变色。成、齐、廖、梁四人各执兵刃，将史婆婆等三人围住了。史婆婆只是嘿嘿冷笑，并不作声。封万里却上前躬身行礼，颤声道：“参……参……参见师……师……娘！”

石破天心中一惊：“怎么我师父是他的师娘？”史婆婆双眼向天，浑不理睬。

张三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这位冒充长乐帮主的小朋友，却回到雪山派来啦！二弟，你瞧这家伙跟咱们三弟可真有多像！”李四点头道：“就是有点儿油腔滑调，贼头狗脑！哪里有漂亮妞儿，他就往哪里钻。”

石破天心道：“大哥、二哥也当我是石中玉。我只要不说话，他们便认我不出。”

张三说道：“原来这位婆婆是白老夫人，多有失敬。你的师弟们看上了白老爷子的掌门之位，正在较量武功，争夺大位，好罢！大伙儿这便开始！”

史婆婆满脸鄙夷之色，携着石破天和阿绣两人，昂首而前。成自学等四人不敢阻拦，眼睁睁瞧着她往太师椅中一坐。

李四喝道：“你们还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”

成自学道：“不错！”举剑向梁自进刺去。梁自进挥剑挡开，脚下踉跄，站立不定，说道：“成师哥剑底留情，小弟不是你对手！”这边廖自砺和齐自勉也作对儿斗了起来。

四人只拆得十余招，旁观的人无不暗暗摇头，但见四人剑招中漏洞百出，发招不是全无准头，便是有气没力，哪有

半点雪山派第一代名手的风范？便是只学过一两年剑法的少年，只怕也比他们强上几分。显而易见，这四人此刻不是“争胜”，而是在“争败”，人人不肯做雪山派掌门，只是事出无奈，勉强出手，只盼输在对方剑下。

可是既然人同此心，那就谁也不易落败。梁自进身子一斜，向成自学的剑尖撞将过去。成自学叫声：“啊哟！”左膝突然软倒，剑尖拄向地下。廖自砺挺剑刺向齐自勉，但见对方不闪不避，呆若木鸡，这一剑便要刺入他的肩头，忙回剑转身，将背心要害卖给对方。

张三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二，咱二人足迹遍天下，这般精采的比武，今日却是破题儿第一遭得见，当真是大开眼界。难怪雪山派武功独步当世，果然是与众不同。”

史婆婆厉声喝道：“万里，你把掌门人和长门弟子都关在哪里？快去放出来！”

封万里颤声道：“是……是廖师叔关的，弟子确实不知。”史婆婆道：“你知道也好，不知也好，不快去放了出来，我立时便将你毙了！”封万里道：“是，是，弟子这就立刻去找。”说着转身便欲出厅。

张三笑道：“且慢！阁下也是雪山掌门的继承人，岂可贸然出去？你！你！你！你！”连指四名雪山弟子，说道：“你们四人，去把监禁着的众人都带到这里来，少了一个，你们的脑袋便像这样。”右手一探，向厅中木柱抓去，柱子上登时出现一个大洞，只见他手指缝中木屑纷纷而落。

那四名雪山弟子不由自主的都打了个寒战，只见张三的目光射向自己脑袋，右手五指抖动，像是要向自己头上抓一

把似的，当即喏喏连声，走出厅去。

这时成、齐、廖、梁四人兀自在你一剑、我一剑的假斗不休。四人听了张三的讥嘲，都已不敢在招数上故露破绽，因此内劲固然惟恐不弱，姿式却是只怕不狠，厉声吆喝之余，再辅以咬牙切齿，横眉怒目，他四人先前真是性命相拚，神情也没这般凶神恶煞般狰狞可怖。只见剑去如风，招招落空，掌来似电，轻软胜绵。

史婆婆越看越恼，喝道：“这些鬼把式，也算是雪山派的武功吗？凌霄城的脸面可给你们丢得干干净净了。”转头向石破天道：“徒儿，拿了这把刀去，将他们每一个的手臂都砍一条下来。”

石破天在张三、李四面前不敢开口说话，只得接过单刀，向成自学一指，挥刀砍去。

成自学听得史婆婆叫人砍自己的臂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眼见他单刀砍到，忙挥剑挡开，这一剑守中含攻，凝重狠辣，不知不觉显出了雪山剑法的真功夫来。

张三喝采道：“这一剑才像个样子。”

石破天心念一动：“大哥二哥知道我内力不错，倘若我凭内力取胜，他们便认出我是狗杂种了。我既冒充石中玉，便只有使雪山剑法。”当下挥刀斜刺，使一招雪山剑法的“暗香疏影”。成自学见他招数平平，心下不再忌憚，运剑封住了要害，数招之后，引得他一刀刺向自己左腿，假装封挡不及，“啊哟”一声，刀尖已在他腿上划了一道口子。成自学投剑于地，凄然叹道：“英雄出在少年，老头子是不中用的了。”

梁自进挥剑向石破天肩头削下，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无法无

天,连师叔祖也敢伤害!”他对石破天所使剑法自是了然于胸,数招之间,便引得他以一招“黄沙莽莽”在自己左臂轻轻掠过,登时跌出三步,左膝跪地,大叫:“不得了,不得了,这条手臂险些给这小子砍下来了。”跟着齐自勉和廖自砺双战石破天,各使巧招,让他刀锋在自己身上划破一些皮肉,双双认输退下。一个连连摇头,黯然神伤;一个暴跳如雷,破口大骂。

史婆婆厉声道:“你们输给了这孩儿,那是甘心奉他为掌门了?”

成、齐、廖、梁四人一般心思:“奉他为掌门,只不过是送他上侠客岛去做替死鬼,有何不可?”成自学道:“两位使者先生定下规矩,要我们各凭武功争夺掌门。我艺不如人,以大事小,那也是无法可想。”齐、廖、梁三人随声附和。

史婆婆道:“你们服是不服?”四人齐声道:“口服心服,更无异言。”心中却想:“待这两个恶人走后。凌霄城中还不是我们的天下?谅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鬼有何作为?”史婆婆道:“那么怎不参拜新任雪山派掌门?”想到金乌派开山大弟子居然做了雪山派掌门人,心中乐不可支,一时却没想到,此举不免要令这位金乌派大弟子兼雪山派掌门人小命不保。

忽然厅外有人厉声喝道:“谁是新任雪山派掌门?”正是白万剑的声音,跟着铁链呛啷声响,走进数十人来。这些人手足都锁在镣铐之中,白万剑当先,其后是耿万钟、柯万钧、王万仞、呼延万善、闻万夫、汪万翼、花万紫等一千新自中原归来的长门弟子。

白万剑一见史婆婆,叫道:“妈,你回来了!”声音中充

满惊喜之情。

石破天先前听封万里叫史婆婆为师娘，已隐约料到她是白自在的夫人，此刻听白万剑呼她为娘，自是更无疑惑，只是好生奇怪：“我师父既是雪山派掌门人的夫人，为甚么要另创金乌派，又口口声声说金乌派武功是雪山派的克星？”

阿绣奔到白万剑身前，叫道：“爹爹！”

史婆婆既是白万剑的母亲，阿绣自是白万剑的女儿了，可是她这一声“爹爹”，还是让石破天大吃了一惊。

白万剑大喜，颤声道：“阿绣，你……你……没死？”

史婆婆冷冷的道：“她自然没死！难道都像你这般脓包鼻涕虫？亏你还有脸叫我一声妈！我生了你这混蛋，恨不得一头撞死了干净！老子给人家关了起来，自己身上叮叮当当的戴上这一大堆废铜烂铁，臭美啦，是不是？甚么‘气寒西北’？你是‘气死西北’！他妈的甚么雪山派，戴上手铐脚镣，是雪山派甚么高明武功啊？老的是混蛋，小的也是混蛋，他妈的师弟、徒弟、徒子、徒孙，一古脑儿都是混蛋，乘早给我改名作混蛋派是正经！”

白万剑等她骂了一阵，才道：“妈，孩儿和众师弟并非武功不敌，为人所擒，乃是这些反贼暗使奸计。他……”手指廖自砺，气愤愤的道：“这家伙扮作了爹爹，在被窝中暗藏机关，孩儿这才失手……”史婆婆怒斥：“你这小混蛋更加不成话了，认错了旁人，倒也罢了，连自己爹爹也都认错，还算是人么？”

石破天心想：“认错爹爹，也不算希奇。石庄主、石夫人就认错我是他们的儿子，连带我也认错了爹爹。唉，不知我

的爹爹到底是谁。”

白万剑自幼给母亲打骂惯了，此刻给她当众大骂，虽感羞愧，也不如何放在心上，只是记挂着父亲的安危，问道：“妈，爹爹可平安么？”史婆婆怒道：“老混蛋是活是死，你小混蛋不知道，我又怎么知道？老混蛋活在世上丢人现眼，让师弟和徒弟们给关了起来，还不如早早死了的好！”白万剑听了，知道父亲只是给本门叛徒监禁了，性命却是无碍，心中登时大慰，道：“谢天谢地，爹爹平安！”

史婆婆骂道：“平安个屁！”她口中怒骂，心中却也着实关怀，向成自学等道：“你们把大师兄关在哪里？怎么还不放他出来？”成自学道：“大师兄脾气大得紧，谁也不敢走近一步，一近身他便要杀人。”史婆婆脸上掠过一丝喜色，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这老混蛋自以为武功天下第一，骄傲狂妄，不可一世，让他多受些折磨，也是应得之报。”

李四听她怒骂不休，于是插口道：“到底哪一个是混蛋派的掌门人？”

史婆婆霍地站起，踏上两步，戟指喝道：“‘混蛋派’”三字，岂是你这个混蛋说得的？我自骂我老公、儿子，你是甚么东西，胆敢出言辱我雪山派？你武功高强，不妨一掌把老身打死了，要在我面前骂人，却是不能！”

旁人听到她如此对李四疾言厉色的喝骂，无不手心中捏了一把冷汗，均知李四若是一怒出手，史婆婆万无幸理。石破天晃身挡于史婆婆之前，倘若李四出手伤他，便代为挡架。白万剑苦于手足失却自由，只暗暗叫苦。哪知李四只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好罢！是我失言，这里谢过，请白老夫人谢罪！那么

雪山派的掌门人到底是哪一位？”

史婆婆向石破天一指，说道：“这少年已打败了成、齐、廖、梁四个叛徒，他们奉他为雪山派掌门，有哪一个不服？”

白万剑大声道：“孩儿不服，要和他比划！”

史婆婆道：“好，把各人的铐镣开了！”

成、齐、廖、梁四人面面相觑，均想：“若将长门弟子放了出来，这群大虫再也不可复制。咱们犯上作乱的四支，那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但眼前情势，若是不放，却又不成。”

廖自砺转头向白万剑道：“你是我手下败将，我都服了，你又凭甚么不服？”白万剑怒道：“你这犯上作乱的逆贼，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你暗使卑鄙行径，居然还有脸跟我说话？说甚么是你手下败将？”

原来白自在的师父早死，成、齐、廖、梁四人的武功大半系由白自在所授。白自在和四个师弟名虽同门，实系师徒。雪山派武功以招数变幻见长，内力修为却无独到之秘。白自在早年以机缘巧合，服食雪山上异蛇的蛇胆蛇血，得以内力大增，雄浑内力再加上精微招数，数十年来独步西域。他传授师弟和弟子之时，并未藏私，但他这内功却由天授，非关人力，因此众师弟的武功始终和他差着一大截。白自在逞强好胜，于巧服异物、大增内力之事始终秘而不宣，以示自己功夫之强，并非得自运气。

四个师弟心中却不免存了怨怼之意，以为师父临终之时遗命大师兄传授，大师兄却有私心，将本门祖艺藏起一大半。再加白万剑武功甚强，赳赳然有凌驾四个师叔之势，成、齐、

廖、梁四人更感不满。只是白威德积威之下，谁都不敢有半句抱怨的言语。此番长门弟子中的菁英尽数离山，而白自在突然心智失常，倒行逆施，凌霄城中人人朝不保夕。众师弟既为势所逼，又见有机可乘，这才发难。

便在此时，长门众弟子回山。廖自砺躲在白自在床上，逼迫白自在的侍妾将白万剑诱入房中探病，出其不意的将他擒住。自中原归来的一众长门弟子首脑就逮，余人或遭计擒，或被力服，尽数陷入牢笼。此刻白万剑见到廖自砺，当真是恨得牙痒痒地。

廖自砺道：“你若不是我手下败将，怎地手铐会戴上你的双腕？我可既没用暗器，又没使迷药！”

李四喝道：“这半天争执不清，快将他手上铐镣开了，两个人好好斗一场。”

廖自砺兀自犹豫，李四左手一探，夹手夺过他手下长剑，当当当当四声，白万剑的手铐足镣一齐断绝，却是被他在霎时之间挥剑斩断。这副铐镣以精钢铸成，廖自砺的长剑虽是利器，却非削铁如泥的宝剑，被他运以浑厚内力一斫即断，直如摧枯拉朽一般。铐镣连着铁链落地，白万剑手足上却连血痕也没多上一条，众人情不自禁的大声喝采。几名谄佞之徒为了讨好李四，这个“好”字还叫得加倍漫长响亮。

白万剑向来自负，极少服人，这时也忍不住说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”长门弟子之中早有人送剑过来。白万剑呸的一声，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，跟着提足踢了他一个筋斗，骂道：“叛徒！”既为长门弟子，留在凌霄城中而安然无恙，自然是参与叛师逆谋了。

阿绣叫了声：“爹！”倒持佩剑，送了过去。

白万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乖女儿！”他迭遭横逆，只有见到母亲和女儿健在，才是十分喜慰之事。他一转过头来，脸上慈和之色立时换作了憎恨，目光中如欲喷出火来，向廖自砺喝道：“你这本门叛徒，再也非我长辈，接招罢！”刷的一剑，刺了过去。

李四倒转长剑，轻轻挡过了白万剑这一剑，将剑柄塞入廖自砺手中。

二人这一展开剑招，却是性命相扑的真斗，各展平生绝艺，与适才成、齐、廖、梁的儿戏大不相同。雪山派第一代人物中，除白自在外，以廖自砺武功最高，他知白万剑亟欲杀了自己，此刻出招哪里还有半分怠忽，一柄长剑使开来矫矢灵动，招招狠辣。白万剑急于复仇雪耻，有些沉不住气，贪于进攻，拆了三十余招后，一剑直刺，力道用得老了，被廖自砺斜身闪过，还了一剑，嗤的一声，削下他一片衣袖。

阿绣“啊”的一声惊呼。史婆婆骂道：“小混蛋，和老子一模一样，老混蛋教出来的儿子，本来就没多大用处。”

白万剑心中一急，剑招更见散乱。廖自砺暗暗欢喜，狞笑道：“我早就说你是我手下败将，难道还有假的？”他这句话，本想扰乱对方心神，由此取胜，不料弄巧成拙，白万剑此次中原之行连遭挫折，令他增加了三分狠劲，听得这讥讽之言，并不发怒，反而深自收敛，连取了七招守势。这七招一守，登时将战局拉平，白万剑剑招走上了绵密稳健的路子。

廖自砺绕着他身子急转，口中嘲骂不停，剑光闪烁中，白万剑一声长啸，刷刷刷连展三剑，第四剑青光闪处，擦的一

声响，廖自砺左腿齐膝而断，大声惨呼，倒在血泊之中。

白万剑长剑斜竖，指着成自学道：“你过来！”剑锋上的血水一滴滴的掉在地下。

成自学脸色惨白，手按剑柄，并不拔剑，过了一会才道：“你要做掌门人，自己……自己做好了，我不来跟你们争。”

白万剑目光向齐自勉、梁自进二人脸上扫去。齐梁二人都摇了摇头。

史婆婆忽道：“打败几名叛徒，又有甚么了不起？”向石破天道：“徒儿，你去跟他比比，瞧是老混蛋的徒儿厉害，还是我的徒儿厉害。”

众人听了都大为诧异：“石中玉这小子明明是封万里的徒儿，怎么是你的徒儿了？”

史婆婆喝道：“快上前！用刀不用剑，老混蛋教的剑法稀松平常，咱们的刀法可比他们厉害得多啦。”

石破天实不愿与白万剑比武，他是阿绣的父亲，更不想得罪了他，只是一开口推却，立时便会给张三、李四认出，当下倒提着单刀，站在史婆婆跟前，神色十分尴尬。

史婆婆喝道：“刚才我答允过你的事，你不想要了吗？我要你立下一件大功，这事才算数。这件大功劳，就是去打败这个老混蛋的徒儿。你倘若输了，立即给我滚得远远的，永远别想再见我一面，更别想再见阿绣。”

石破天伸左手搔了搔头，大为诧异：“原来师父叫我立件大功，却是去打败她的亲生儿子。此事当真奇怪之极。”脸上一片迷惘。

旁人却都渐渐自以为明白了其中原由：“史婆婆要这小子做上雪山派掌门，好到侠客岛去送死，以免他亲儿死于非命。”只有白万剑和阿绣二人，才真正懂得她的用意。

白自在和史婆婆这对夫妻都是性如烈火，平时史婆婆对丈夫总还容让三分，心中却是积忿已久。这次石中玉强奸阿绣不遂，害得阿绣失踪，人人都以为她跳崖身亡，白自在不但斩断了封万里的手臂，与史婆婆争吵之下，盛怒中更打了妻子一个耳光。史婆婆大怒下山，凑巧在山谷深雪中救了阿绣，对这个耳光却始终耿耿于心。她的武功不及丈夫远甚，一口气无处可出，立志要教个徒弟出来打败自己的儿子，那便是打败白自在的徒弟，占到丈夫的上风。

不过白万剑认定石破天是石中玉，更不知他是母亲的徒儿，于其中过节又不及阿绣的全部了然，当下对石破天瞪目而视，满脸鄙夷之色。

史婆婆道：“怎么？你瞧他不起么？这少年拜了我为师，经我一番调教，已跟往日大不相同。现下你和他比武，倘若你胜得了他，算你的师父老混蛋厉害；若是你败在他刀下，阿绣就是他的老婆了。”

白万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妈，此事万万不可，咱们阿绣岂能嫁这小子？”史婆婆笑道：“你若打败了这小子，阿绣自然嫁他不成。否则你又怎能作得主？”白万剑不禁暗暗有气：“妈跟爹爹生气，却迁怒于我。你儿子若连这小子也斗不过，当真枉在世上为人了。”史婆婆见他脸有怒容，喝道：“你心中不服，那就提剑上啊。空发狠劲有甚么用？”

白万剑道：“是！”向石破天道：“你进招罢。”

石破天向阿绣望了一眼，见她娇羞之中又带着几分关切，心想：“师父说倘若我输了，永远不能再见阿绣之面。这场比武，那是非胜不可的。”于是单刀下垂，左手抱住右拳，微微躬身，使的是“金乌刀法”第一招“开门揖盗”。他不知“开门揖盗”是骂人的话，白万剑更不知这一招的名称，见他姿势倒也恭谨，哼了一声，长剑递出，势挟劲风。

石破天挥刀挡开，还了一力。他曾在紫烟岛上以一柄烂柴刀和白万剑交过手，待得白万剑使出雪山派中最粗浅的入门功夫时，他便无法招架。后来得石清夫妇指点武学的道理，才明白动手之际实须随机而施，不能拘泥于招式。此番和白万剑再度交手，既再不如首次那么见招出招，依样葫芦，而出刀之时，将石清夫妇所教的武术诀窍也融入其中。他内力到处，即是极平庸的招式，亦具极大威力，何况史婆婆与石清夫妇所教的皆是上乘功夫。

十余招一过，白万剑暗暗心惊：“这小子从哪里学到了这么高明的刀法？”想起当日在紫烟岛上，曾和那个今日做了长乐帮帮主的少年比武，那人自称是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，两人刀法依稀有些相似，但变幻之奇，却远远不及眼前这位石中玉了，寻思：“这二人相貌相似，莫非出于一师所授。我娘说经过她一番调教，难道当真是我娘所教的？”

史婆婆与白自在新婚不久，两人谈论武功，所见不合，便动手试招，史婆婆自然不敌。白自在随即停手，自吹自擂一番。史婆婆耻于武功不及丈夫，此后再不显示过一招半式，因此连白万剑也丝毫不知母亲的武功家数。

又拆数招，白万剑横剑削来，石破天举刀挡格，当的一

声，火光四溅，白万剑只觉一股大力猛撞过来，震得他右臂酸麻，胸口剧痛，心下更是吃惊，不由得退了三步。

石破天并不追击，转头向史婆婆瞧去，意思是问：“我这算是胜了罢？”

但白万剑越遇劲敌，勇气越增。阿绣既然无恙，本来对石中玉的切齿之恨已消了十之八九，但对他奸猾无行的鄙视之意却未稍减，何况他是本门后辈，若是输在他手下，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？喝道：“小子，看剑！”抢上三步，挺剑刺出。待得石破天举刀招架，白万剑不再和他兵刃相碰，立时变招，带转剑锋，斜削敌喉。这一招“雪泥鸿爪”出剑部位极巧，发挥了雪山派剑法的绝艺。

张三赞道：“好剑法！”

石破天横刀挥出，斫他手臂，用上了金乌刀法中的“踏雪寻梅”，正好是这一招雪山剑法的克星。在雪地中践踏而过，寻梅也好，寻狗也好，哪还有甚么雪泥鸿爪的痕迹？

张三又赞道：“好刀法！”

二人越斗越快，白万剑胜在剑法纯熟，石破天则在内力上大占便宜。堪堪又拆了二十余招，石破天挺刀中宫直进，势道凌厉，白万剑不及避让，迫得横剑挡格，只听到喀的一声，手中长剑竟被震断。石破天立时收刀，向后退开。白万剑脸色铁青，从身旁雪山弟子手中抢过一柄长剑，又向石破天刺来。

石破天剧斗渐酣，体内积蓄着的内力不断生发出来，每一刀之出都令对方抵挡艰难，刀刃上更含了强劲无比的劲力，拆不上数招，喀的一声，又将白万剑的长剑震断。白万剑换

剑再战，第四招上又跟着断了。白万剑提着剑，大声道：“你内力远胜于我，招数上我却未输给你。”掷下断剑，反手抓过一柄长剑，抢身又上。

石破天斜身闪开，只盼史婆婆下令罢斗，不住向她瞧去，却见她笑吟吟的甚有得色，又见阿绣站在婆婆身旁，眼光中却大有关切担忧之意。石破天心中蓦地一动，想起当日在紫烟岛上她曾谆谆叮嘱，和人比武时不可赶尽杀绝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：“大哥，武林人士大都甚是好名。一个成名人物给你打得重伤倒没甚么，但如败在你的手下，往往比死还要难过。”眼见白万剑脸色凝重，心想：“他是雪山派中大有名望之人，当着这许多人之前，我若将他打败，岂不是令他脸上无光？但如我输给了他，师父又不许我再见阿绣。那便如何是好？是了，我使出阿绣教我的那招‘旁敲侧击’，打个不胜不败便是。”想及此处，脑中突然转过一个念头，登时恍然大悟：“那天我答允阿绣，与人比武之时决不赶尽杀绝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她感激不尽，竟向我下拜。当时她那一拜，自是为着今日之战了。若不是为了她亲生的爹爹，她何必向我下拜？那日她见史婆婆所教我的刀法，已料到她父亲多半不敌。”当下向左砍出一刀，又向右砍出一刀，胸口立时门户大开。

白万剑斗得兴起，陡见对方露出破绽，想也不想便挺剑中宫直进。

正在此时，石破天挥刀在身前虚劈而落。白万剑长剑剑尖离他胸口尚有尺许，已触到他这一刀下砍的内劲，只觉全身大震，如触雷电，长剑只震得嗡嗡直响，颤动不已。

石破天又退了两步，心想：“我已震断他三柄长剑，若要

打成平手，他也非震断我的单刀不可。”手上暗运内劲，喀喇一声，单刀的刀刃已凭空断为两截，倒似是被白万剑剑上的劲力震断一般。

阿绣吁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，高声叫道：“爹爹，大哥，你们两人斗成平手，谁也没胜谁！”转头向石破天望去，嫣然一笑，心想：“你总算记得我从前说的话，体会到了我的用心。”郎君处事得体，对自己情义深重，心下喜不自胜。

白万剑脸上却已全无血色，将手中长剑直插入地，没入大半。向石破天道：“你手下容让，姓白的岂有不知？你没叫我当众出丑，足感盛情。”

史婆婆十分得意，说道：“孩儿，你不用难过。这路刀法是娘教他的，回头我也一般的传你便是。你输给了他，便是输给了娘，咱们娘儿还分甚么彼此？”先前她一肚子怒火，是以“老混蛋”、“小混蛋”的骂个不休，待见石破天以金乌刀法打败了他儿子，自己终于占到了丈夫上风，大喜之下，便安慰起儿子来。

白万剑啼笑皆非，只得道：“娘的刀法果然厉害，只怕孩儿太蠢，学不会。”

史婆婆走到他身边，轻轻抚摸他的头发，一脸爱怜横溢的神气，说道：“你比这傻小子聪明得多了，他学得会，你怎么学不会？”转头向石破天道：“快向你岳父磕头陪罪。”

石破天一怔之下，这才会意，又惊又喜，忙向白万剑磕下头去。

白万剑闪身避开，厉声道：“且慢，此事容缓再议。”向史婆婆道：“娘，这个子武功虽高，为人却是轻薄无行，莫要

误了阿绣的终身。”

只听得李四朗声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你招他做女婿也罢，不招也罢，咱们这杯喜酒，终究是不喝的了。我看雪山派之中，武功没人能胜得了这小兄弟的。是不是便由他做掌门人？大家服是不服？”

白万剑、成自学以及雪山群弟子谁都没有出声，有的自忖武功不及，有的更盼他做了掌门人后，即刻便到侠客岛去送死。大厅上寂静一片，更无异议。

张三从怀中取出两块铜牌，笑道：“恭喜兄弟又做了雪山派的掌门人，这两块铜牌便一并接过去罢！”说着左眼向着石破天眨了几眨。

石破天一怔：“大哥认了我出来？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却在哪儿露出了破绽？”他哪知张三、李四武功既高，见识也是高人一等，他虽然不作一声，言语举止中并未露出破绽，但适才与白万剑动手过招，刀法也还罢了，内力之强，却是江湖上罕见罕闻。张三、李四曾和他赌饮毒酒，对他的内力极为心折，岂有认不出之理？

石破天见铜牌递到自己身前，心想：“反正我在长乐帮中已接过铜牌，一次是死，两次也不过是死，再接一次，又有何妨？”正要伸手去接，忽听史婆婆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石破天缩手回头，瞧着史婆婆，只听她道：“这雪山派掌门之位，言明全凭武功而决，算是你夺到了。不过我见老混蛋当了掌门人，狂妄自大，威风不可一世，我倒也想当掌门人，过一过瘾。孩儿，你将这掌门之位让给我罢！”石破天愕然道：“我……我让给你？”

史婆婆此举全是爱惜他与阿绣的一片至情厚意，不愿他去侠客岛送了性命。她自己风烛残年，多活几年，少活几年，也没甚么分别，至于石破天在长乐帮中已接过铜牌之事，她却一无所知，当下怒道：“怎么？你不肯吗？那么咱们就比划比划，凭武功而定掌门。”石破天见她发怒，不敢再说，又想起无意之中竟然开了口，忙道：“是，是！”躬身退开。史婆婆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当雪山派的掌门，有谁不服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均想这变故来得奇怪之极，但仍是谁也不发一言。

史婆婆踏步上前，从张三手中接过两块铜牌，说道：“雪山派新任掌门人白门史氏，多谢贵岛奉邀，定当于期前赶到便是。”

张三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白老夫人，铜牌虽然是你亲手接了，但若威德先生待会跟你比武，又抢了过去，你这掌门人还是做不成罢？好罢，你夫妇待会再决胜败，哪一位武功高强，便是雪山派掌门人。”和李四相视一笑，转身出了大门。

倏忽之间，只听得两人大笑之声已在十余丈外。

史婆婆居中往太师椅上一坐，冷冷的道：“将这些人身上的铐镣都给打开了。”

梁自进道：“你凭甚么发施号令？雪山派掌门大位，岂能如此儿戏的私相授受？”成自学、齐自勉同声附和：“你使刀不使剑，并非雪山派家数，怎能为本派掌门？”

当张三、李四站在厅中之时，各人想的均是如何尽早送走这两个煞星，只盼有人出头答应赴侠客岛送死，免了众人的大劫。但二人一去，各人噩运已过，便即想到自己犯了叛

逆重罪，真由史婆婆来做掌门人，她定要追究报复，那可是性命攸关、非同小可之事。登时大厅之上许多人都鼓噪起来。

史婆婆道：“好罢，你们不服我做掌门，那也无妨。”双手拿着那两块铜牌，叮叮当当的敲得直响，说道：“哪一个想做掌门，想去侠客岛喝腊八粥，尽管来拿铜牌好了。刚才那胖子说过，铜牌虽是我接的，雪山派掌门人之位，仍可再凭武功而定。”目光向成自学、齐自勉、梁自进各人脸上逐一扫去。各人都转过了头，不敢和她目光相触。

封万里道：“启禀师娘：大伙儿犯上作乱，忤逆了师父，实在罪该万死，但其中却实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说着双膝跪地，连连磕头，说道：“师娘来做本派掌门，那是再好不过。师娘要杀弟子，弟子甘愿领死，但请师娘赦了旁人之罪，以安众人之心，免得本派之中再起自相残杀的大祸。”

史婆婆道：“你师父脾气不好，我岂有不知？他断你一臂，就是大大不该。到底此事如何而起，你且说来听听。”

封万里又磕了两个头，说道：“自从师娘和白师哥、众师弟下山之后，师父每日里都大发脾气。本门弟子受他老人家打骂，那是小事，大家受师门恩重，又怎敢生甚么怨言？半个月前，忽有两个老人前来拜访师父，乃是两兄弟。一个叫丁不三，一个叫丁不四。”

史婆婆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丁不三……丁不四？这家伙到凌霄城来干甚么？”

封万里道：“这两个老儿到凌霄城后，便和师父在书房中密谈，说的是甚么话，弟子们都不得知，只知道这两个老家伙得罪了师父，三个人大声争吵起来。徒儿们心想师父何等

身分，岂能亲自出手料理这两个来历不明之辈，是以都守在书房之外，只待师父有命，便冲进去将这两个老家伙撵了出去。但听得师父十分生气，和那丁不四对骂，说甚么‘碧螺山’、‘紫烟岛’，又提到一个女子的名字，叫甚么‘小翠’的。”

史婆婆哼的一声，脸色一沉，但想众徒儿不知自己的闺名叫做小翠，说穿了反而不美，只问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封万里道：“后来也不知如何动上了手，只听得书房中掌风呼呼大作，大伙儿没奉师父号令，也不敢进去。过了一会，墙壁一块一块的震了下来，我们才见到师父是在和丁不四动手，那丁不三却是袖手旁观。两人掌风激荡，将书房的四堵墙壁都震坍了。斗了一会，丁不四终究不敌师父的神勇，给师父一拳打在胸口，吐了几口鲜血。”史婆婆“啊”的一声。

封万里续道：“师父跟着又是一掌拍去，那丁不三出手拦住，说道：‘胜败既分，还打甚么？又不是甚么不共戴天的大仇？’扶着丁不四，两个人就此出了凌霄城。”

史婆婆点点头道：“他们走了？以后有没有再来？”

封万里道：“这两个老儿没再来过，但师父却从此神智有些失常，整日只是哈哈大笑，自言自语：‘丁不四这老贼以前就是我手下败将，这一次总输得服了罢？他说小翠曾随他到过碧螺山上……’”史婆婆怒道：“胡说，哪有此事？”封万里道：“是，是，师父也说：‘胡说，哪有此事？这老贼明明骗人，小翠凭甚么到他的碧螺山去？不过……别要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语，一时拿不定主意……’”史婆婆脸色铁青，喝道：“老混蛋胡说八道，哪有甚么拿不定主意的？”封万里不明其意，只得顺口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史婆婆又问：“老混蛋又说了些甚么？”封万里道：“你老人家问的是师父？”史婆婆道：“自然是了。”封万里道：“师父从此心事重重，老是说：‘她去了碧螺山没有？一定没去。可是她一个人浪荡江湖，寂寞无聊之际，过去聊聊天，那也难说得很，难说得很。说不定旧情未忘，藕断丝连。’”

史婆婆又哼了一声，骂道：“放屁！”

封万里跪在地下，神色甚是尴尬，倘若应一声“是”，便承认师父的话是“放屁”。

史婆婆道：“你站起来再说，后来又怎样？”

封万里磕了个头，道：“多谢师娘。”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又过了两天，师父忽然不住的高声大笑，见了人便问：‘你说普天之下，谁的武功最高？’大伙儿总答：‘自然是咱们雪山派掌门人最高。’瞧师父的神情，和往日实在大不相同。他有时又问：‘我的武功怎样高法？’大伙儿总答：‘掌门人内力既独步天下，剑法更是当世无敌，其实掌门人根本不必用剑，便已打遍天下无敌手了。’他听我们这样回答。便笑笑不作声，显得很为高兴。这天他在院子中撞到陆师弟，问他：‘我的武功和少林派的普法大师相比，到底谁高？’陆师弟如何回答，我们都没听见，只是后来见到他脑袋被师父一掌打得稀烂，死在当地。”

史婆婆叹了口气，神色黯然，说道：“阿陆这孩子本来就是憨头憨脑的，却又怎知是你师父下的手？”

封万里道：“我们见陆师弟死得很惨，只道凌霄城中有敌入侵，忙去禀告师父。哪知师父却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‘该死，死得好！我问他，我和少林派普法大师二人，到底武功谁高？’”

这小子说道，自从少林派掌门人妙谛大师死在侠客岛上之后，听说少林寺中以普法大师武功居首。这话是不错的，可是他跟着便胡说八道了，说甚么本派武功长于剑招变幻，少林武功却是博大精深，七十二门绝技俱有高深造诣。以剑法而言，本派胜于少林，以总的武功来说，少林开派千余年，能人辈出，或许会较本派所得为多。”

史婆婆道：“这么回答很不错啊，阿陆这孩子，几时学得口齿这般伶俐了？就算以剑法而论，雪山剑法也不见得便在人家的达摩剑法之上。嗯，那老混蛋又怎么说？”

封万里道：“师娘斥骂师父，弟子不敢接口。”史婆婆怒道：“这会儿你倒又尊敬起师父来啦！哼，我没上凌霄城之时，怎么又敢勾结叛徒，忤逆师父？”封万里双膝跪地，磕头道：“弟子罪该万死。”

史婆婆道：“哼，老混蛋门下，个个都是万字排行，人人都有个挺会臭美的好字眼，依我说，个个罪该万死，都该叫作万死才是，封万死、白万死、耿万死、王万死、柯万死、呼延万死、花万死……”她每说一个名字，眼光便逐一射向众弟子脸上。耿万钟、王万仞等内心有愧，都低下头去。史婆婆喝道：“起来，后来你师父又怎样说？”

封万里道：“是！”站起身来，续道：“师父说道：‘这小子说本派和少林派武功各有千秋，便是说我和普法这秃驴难分上下了，该死，该死！我威德先生白自在不但武功天下无双，而且上下五千年，纵横数万里，古往今来，没一个及得上我。’”

史婆婆骂道：“呸，大言不惭。”

封万里道：“我们看师父说这些话时，神智已有点儿失常，作不得真的。好在这里都是自己人，否则传了出去，只怕给别派武师们当作笑柄。当时大伙儿面面相觑，谁都不敢说甚么。师父怒道：‘你们都是哑巴么？为甚么不说话？我的话不对，是不是？’他指着苏师弟问道：‘万虹，你说师父的话对不对？’苏师弟只得答道：‘师父的话，当然是对的。’师父怒道：‘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有甚么当然不当然的。我问你，师父的武功高到怎样？’苏师弟战战兢兢的说：‘师父的武功深不可测，古往今来，唯师父一人而已。本派的武功全在师父一人手中发扬光大。’师父却又大发脾气，喝道：‘依你这么说，我的功夫都是从前人中学来的了？你错了，压根儿错了。雪山派功夫，是我自己独创的。甚么祖师爷爷开创雪山派，都是骗人的鬼话。祖师爷传下来的剑谱、拳谱，大家都见过了，有没有我的武功高明？’苏师弟只得道：‘恐怕不及师父高明。’”

史婆婆叹道：“你师父狂妄自大的性子由来已久，他自三十岁上当了本派掌门，此后一直没遇上胜过他的对手，便自以为武功天下第一，说到少林、武当这些名门大派之时，他总是不以为然，说是浪得虚名，何足道哉。想不到这狂妄自大的性子愈来愈厉害，竟连创派祖师爷也不瞧在眼里了。万虹这孩子恁地没骨气，为了附和师父，连祖师爷也敢诽谤？”

封万里道：“师娘，你再也想不到，师父一听此言，手起一掌，便将苏师弟击出数丈之外，登时便取了他的性命，骂道：‘不及便是不及，有甚么恐怕不恐怕的。’”

史婆婆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老混蛋就算再糊涂十倍，也不

至于为了‘恐怕’二字，便杀了他心爱的弟子！”

封万里道：“师娘明鉴：师父他老人家平日对大伙儿恩重如山，弟子说甚么也不敢捏造谣言。这件事有二十余人亲眼目睹，师娘一问便知。”

史婆婆目光射向其余留在凌霄城的长门弟子脸上，这些人齐声说道：“当时情形确是这样，封师哥并无虚言。”史婆婆连连摇头叹气，说道：“这样的事怎能教人相信？那不是发疯吗？”封万里道：“师父他老人家确是有了病，神智不大清楚。”史婆婆道：“那你们就该延医给他诊治才是啊。”

封万里道：“弟子等当时也就这么想，只是不敢自专，和几位师叔商议了，请了城里最高明的南大夫和戴大夫两位给师父看脉。师父一见到，就问他们来干甚么。两位大夫不敢直言，只说听说师父饮食有些违和，他们在城中久蒙师父照顾，一来感激，二来关切，特来探望。师父即说自己没有病，反问他们：‘可知道古往今来，武功最高强的是谁？’南大夫道：‘小人于武学一道，一窍不通，在威德先生面前谈论，岂不是孔夫子门前读孝经，鲁班门前弄大斧？’师父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‘班门弄斧，那也不妨。你倒说来听听。’南大夫道：‘向来只听说少林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达摩祖师一苇渡江，开创少林一派，想必是古往今来武功最高之人了。’”

史婆婆点头道：“这南大夫说得很得体啊。”

封万里道：“可是师父一听之下，却大大不快，怒道：‘那达摩是西域天竺之人，乃是蛮夷戎狄之类，你把一个胡人说得如此厉害，岂不是灭了我堂堂中华的威风？’南大夫甚是惶恐，道：‘是，是，小人知罪了。’我师父又问那戴大夫，要

他来说。戴大夫眼见南大夫碰了个大钉子，如何敢提少林派，便道：‘听说武当派创派祖师张三丰武术通神，所创的内家拳掌尤在少林派之上。依小人之见，达摩祖师乃是胡人，殊不足道，张三丰祖师才算得是古往今来武林中的第一人。’”

史婆婆道：“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，武功各有千秋，不能说武当便胜过了少林。但张三丰祖师是数百年来武林中震烁古今的大宗师，那是绝无疑义之事。”

封万里道：“师父本是坐在椅上，听了这番话后，霍地站起，说道：‘你说张三丰所创的内家拳掌了不起？在我眼中瞧来，却也稀松平常。以他武当长拳而论，这一招虚中有实，我只须这么拆，这么打，便即破了。又如太极拳的“野马分鬃”，我只须这里一勾，那里一脚踢去，立时便叫他倒在地下。他武当派的太极剑，更怎是我雪山派剑法的对手？’师父一面说，一面比划，掌风呼呼，只吓得两名大夫面无人色。我们众弟子在门外瞧着，谁也不敢进去劝解。师父连比了数十招，问道：‘我这些功夫，比之秃驴达摩、牛鼻子张三丰，却又如何？’南大夫只道：‘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’戴大夫却道：‘咱们二人只会医病，不会武功威德先生既如此说，说不定你老先生的武功，比达摩和张三丰还厉害些。’”

史婆婆骂道：“不要脸！”也不知这三个字是骂戴大夫，还是骂白自在。

封万里道：“师父当即怒骂：‘我比划了这几十招，你还是信不过我的话，“说不定”三字，当真是欺人太甚！’提起手掌，登时将两位大夫击毙在房中。”

史婆婆听了这番言语，不由得冷了半截，眼见雪山派门

下个个面有不以为然之色，儿子白万剑含羞带愧，垂下了头，心想：“本派门规第三条，不得伤害不会武功之人；第四条，不得伤害无辜。老混蛋滥杀本门弟子，已令众人大为不满，再杀这两个大夫，更是大犯门规，如何能再做本派掌门？”

只听封万里又道：“师父当下开门出房，见我们神色有异，便道：‘你们古古怪怪的瞧着我干么？哼，心里在骂我坏了门规，是不是？雪山派的门规是谁定的？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还是凡人定出来的？既是由人所定，为甚么便更改不得？制订这十条门规的祖师爷倘若今日还不死，一样斗我不过，给我将掌门人抢了过来，照样要他听我号令！’他指着燕师弟鼻子说道：‘老七，你倒说说看，古往今来，谁的武功最高？’

“燕师弟性子十分倔强，说道：‘弟子不知道！’师父大怒，提高了声音又问：‘为甚么不知道？’燕师弟道：‘师父没教过，因此弟子不知道。’师父道：‘好，我现在教你：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自在，是古往今来剑法第一、拳脚第一、内功第一、暗器第一的大英雄，大豪杰，大侠士，大宗师！你且念一遍来我听。’燕师弟道：‘弟子笨得很，记不住这么一连串的话！’师父提起手掌，怒喝：‘你念是不念？’燕师弟悻悻的道：‘弟子照念便是。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老爷子自己说：‘他是古往今来剑法第一……’师父不等他念完，便已一掌击在他的脑门，喝道：‘你加上“自己说”三字，那是甚么用意？你当我没听见吗？’燕师弟给他这么一掌，自是脑浆迸裂而死。余下众人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只得顺着师父之意，一个个念道：‘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老爷子，是古往今来剑法第一、拳脚第一、内功第一、暗器第一的大英雄，大豪杰，

大侠士，大宗师！’要念得一字不错，师父才放我们走。

“这样一来，人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。第二日，我们替三位师弟和两位大夫大殓出殡，师父却又来大闹灵堂，把五个死者的灵位都踢翻了。杜师弟大着胆子向前相劝，师父顺手抄起一块灵牌，将他的一条腿生生削了下来。这天晚上，便有七名师兄弟不别而行。大伙儿眼见雪山派已成瓦解冰消的局面，人人自危，都觉师父的手掌随时都会拍到自己的天灵盖上，迫不得已，这才商议定当，偷偷在师父的饮食中下了迷药，将他老人家迷倒，在手足加上铐镣。我们此举犯上作乱，原是罪孽重大之极，今后如何处置，任凭师娘作主。”他说完后，向史婆婆一躬身，退入人丛。

史婆婆呆了半晌，想起丈夫一世英雄，临到老来竟如此昏庸糊涂，不由得眼圈儿红了，泪水便欲夺眶而出，颤声问道：“万里的言语之中，可有甚么夸张过火、不尽不实之处？”问了这句话，泪水已涔涔而下。

众人都不说话。隔了良久，成自学才道：“师嫂，实情确是如此。我们若再骗你，岂不是罪上加罪？”

史婆婆厉声道：“就算你掌门师兄神智昏迷，滥杀无辜，你们联手将他废了，那如何连万剑等一干人从中原归来，你们竟也暗算加害？为何要将长门弟子尽皆除灭，下这斩草除根的毒手？”

齐自勉道：“小弟并不赞成加害掌门师哥和长门弟子，以此与廖师哥激烈争辩，为此还厮杀动手。师嫂想必也已听到见到。”

史婆婆抬头出神，泪水不绝从脸颊流下，长长叹了口气，

说道：“这叫做一不作，二不休，事已如此，须怪大家不得。”

廖自砺自被白万剑砍断一腿后，伤口血流如注，这人也真硬气，竟是一声不哼，自点穴道止血，勉力撕下衣襟来包扎伤处。他的亲传弟子畏祸，却无一人过来相救。

史婆婆先前听他力主杀害白自在与长门弟子，对他好生痛恨，但听得封万里陈述情由之后，才明白祸变之起，实是发端于自己丈夫，不由得心肠顿软，向四支的众弟子喝道：“你们这些畜生，眼见自己师父身受重伤，竟会袖手旁观，还算得是人么？”

四支的群弟子这才抢将过去，争着替廖自砺包扎断腿。其余众人心头也都落下了一块大石，均想：“她连廖自砺也都饶了，我们的罪名更轻，当无大碍。”当下有人取过钥匙，将耿万钟、王万仞、汪万翼、花万紫等人的铐镣都打开了。

史婆婆道：“掌门人一时神智失常，行为不当，你们该得设法劝谏才是，却干下了这等犯上作乱的大事，终究是大违门规。此事如何了结，我也拿不出主意。咱们第一步，只有将掌门人放出来，和他商议商议。”

众人一听，无不脸色大变，均想：“这凶神恶煞身脱牢笼，大伙儿哪里还有命在？”各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谁也不敢作声。

史婆婆怒道：“怎么？你们要将他关一辈子吗？你们作的恶还嫌不够？”

成自学道：“师嫂，眼下雪山派的掌门人是你，须不是白师哥。白师哥当然是要放的，但总得先设法治好他的病，否则……否则……”史婆婆厉声道：“否则怎样？”成自学道：

“小弟无颜再见白师哥之面，这就告辞。”说着深深一揖。齐自勉、梁自进也道：“师嫂若是宽宏大量，饶了大伙儿，我们这就下山，终身不敢再踏进凌霄城一步。”

史婆婆心想：“这些人怕老混蛋出来后和他们算帐，那也是情理之常。大伙儿倘若一哄而散，凌霄城只剩下一座空城，还成甚么雪山派？”便道：“好！那也不必忙于一时，我先瞧瞧他去，若无妥善的法子，决不轻易放他便是。”

成自学、齐自勉、梁自进相互瞧了一眼，均想：“你夫妻情深，自是偏向着他。好在两条腿生在我们身上，你真要放这老疯子，我们难道不会逃吗？”

史婆婆道：“剑儿，阿绣！”再向石破天道：“亿刀，你们三个都跟我来。”又向成自学等三人道：“请三位师弟带路，也好在牢外听我和他说话，免得大家放心不下。说不定我和他定下甚么阴谋，将你们一网打尽呢。”

成自学道：“小弟岂敢如此多心？”他话是这么说，毕竟这件事生死攸关，还是和齐自勉、梁自进一齐跟出。廖自励向本支一名精灵弟子努了努嘴。那人会意，也跟在后面。

一行人穿厅过廊，行了好一会，到了石破天先前被禁之所。成自学走到囚禁那老者的所在，说道：“就在这里！一切请掌门人多多担代。”

石破天先前在大厅上听众人说话，已猜想石牢中的老者便是白自在，果然所料不错。

成自学自身边取出钥匙，去开石牢之门，哪知一转之下，铁锁早已被人打开。他“咦”的一声，只吓得面无人色，心想：“铁锁已开，老疯子已经出来了。”双手发抖，竟是不敢

去瞧石门。

史婆婆用力一推，石门应手而开。成自学、齐自勉、梁自进三人不约而同的退出数步。只见石室中空无一人，成自学叫道：“糟啦，糟啦！给他……给他逃了！”一言出口，立即想起这只是石牢的外间，要再开一道门才是牢房的所在。他右手发抖，提着的一串钥匙叮当作响，却是不敢去开第二道石门。

石破天本想跟他说：“这扇门也早给我开了锁。”但想自己在装哑巴，总是以少说话为妙，便不作声。

史婆婆抢过钥匙，插入匙孔中一转，发觉这道石门也已打开，只道丈夫确已脱身而出，不由得反增了几分忧虑：“他脑子有病，若是逃出凌霄城去，不知在江湖上要闯出多大的祸来。”推门之时，一双手也不禁发抖。

石门只推开数寸，便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哈哈大笑。

众人都吁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。只听得白自在狂笑一阵，大声道：“甚么少林派、武当派，这些门派的功夫又有屁用？从今儿起，武林之中，人人都须改学雪山派武功，其他任何门派，一概都要取消。大家听见了没有？普天之下，做官的以皇帝为尊，读书人以孔夫子为尊，说到刀剑拳脚，便是我威德先生白自在为尊。哪一个不服，我便把他脑袋揪下来。”

史婆婆又将门推开数寸，在黯淡的微光之中，只见丈夫手足被铐，全身绕了铁链，缚在两根巨大的石柱之间，不禁心中一酸。

白自在乍见妻子，呆了一呆，随即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你回来啦。现下武林中人人奉我为尊，雪山派君临天下，其

他各家各派，一概取消。婆婆，你瞧好是不好？”

史婆婆冷冷的道：“好得很啊！但不知为何各家各派都要一概取消。”

白自在笑道：“你的脑筋又转不过来了。雪山派武功最高，各家各派谁也比不上，自然非取消不可了。”

史婆婆将阿绣拉到身前，道：“你瞧，是谁回来了？”她知丈夫最疼爱这个小孙女，此次神智失常，便因阿绣堕崖而起，盼他见到孙女儿后，心中一欢喜，这失心疯的毛病便得痊愈。阿绣叫道：“爷爷，我回来啦，我没死，我掉在山谷底的雪里，幸得婆婆救了上来。”

白自在向她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很好，你是阿绣。你没有死，爷爷欢喜得很。阿绣，乖宝，你可知当今之世，谁的武功最高？谁是武林至尊？”阿绣低声道：“是爷爷！”白自在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阿绣真乖！”

白万剑抢上两步，说道：“爹爹，孩儿来得迟了，累得爹爹为小人所欺。让孩儿替你开锁。”成自学等在门外登时脸如土色，只待白万剑上前开锁，大伙儿立即转身便逃。

却听白自在喝道：“走开！谁要你来开锁？这些足铐手镣，在你爹爹眼中，便如朽木烂泥一般，我只须轻轻一挣便挣脱了我只是不爱挣，自愿在这里闭目养神而已。我白自在纵横天，便数千数万人一起过来，也伤不了你爹爹的一根毫毛，又怎有人能锁得住我？”

白万剑道：“是，爹爹天下无敌，当然没人能奈何得了爹爹。此刻母亲和阿绣归来，大家很是欢喜，便请爹爹同到堂上，喝几杯团圆酒。”说着拿起钥匙，便要去开他手铐。

白自在怒道：“我叫你走开，你便走开！我手脚上戴了这些玩意儿，很是有趣，你难道以为我自己弄不掉么？快走！”

这“快走”二字喝得甚响，白万剑吃了一惊，当的一声，将一串钥匙掉在地下，退了两步。他知父亲以颜面攸关，不许旁人助他脱离，是以假作失惊，掉了钥匙。

成自学等本在外间窃听，听得白自在这么一声大喝，忍不住都在门边探头探脑的窥看。

白自在喝道：“你们见了我，为甚么不请安？哪一个当世第一的大英雄、大豪杰？”

成自学寻思：“他此刻被缚在石柱上，自亦不必怕他，但师嫂终究会放了他，不如及早讨好于他，免惹日后杀身之祸。”便躬身道：“雪山派掌门人白老爷子，是古往今来剑法第一、拳脚第一、内功第一、暗器第一的大英雄，大豪杰，大侠士，大宗师。”梁自进忙接着道：“白老爷子既是雪山派掌门，甚么少林、武当、峨嵋、青城，任何门派都应取消。普天之下，唯白老爷子一人独尊。”齐自勉和四支的那些弟子跟着也说了不少谄谀之言。

白自在洋洋自得，点头微笑。

史婆婆大感羞愧，心想：“这老儿说他发疯，却又未必。他见到我和剑儿、阿绣，一个个都认得清清楚楚，只是狂妄自大，到了难以救药的地步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白自在突然抬起头来，问史婆婆道：“丁家老四前几日到，向我自鸣得意，说你到了碧螺山去看他，跟他在一起盘桓了数日，可有此事？”

史婆婆怒道：“你又没真的发了疯，怎地相信这家伙的胡

说八道？”阿绣道：“爷爷，那丁不四确是想逼奶奶到他碧螺山去，他乘人之危，奶奶宁可投江自尽，也不肯去。”

白自在微笑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我白自在的夫人，怎能受人之辱？后来怎样？”阿绣道：“后来，后来……”手指石破天道：“幸亏这位大哥出手相助，才将丁不四赶跑了。”

白自在向石破天斜睨一眼，石牢中没甚光亮，没认出他是石中玉，但知他便是适才想来救自己出去的少年，心中微有好感，点头道：“这小子的功夫还算可以。虽然和我相比还差着这么一大截儿，但要赶跑丁不四，倒也够了。”

史婆婆忍无可忍，大声道：“你吹甚么大气？甚么雪山派天下第一，当真是胡说八道。这孩儿是我徒儿，是我一手亲传的弟子，我的徒儿比你的徒儿功夫就强得多。”

白自在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荒唐，荒唐！你有甚么本领能胜得过我的？”

史婆婆道：“剑儿是你调教的徒儿，你这许多徒弟之中，剑儿的武功最强，是不是？剑儿，你向你师父说，是我的徒儿强，还是他的徒儿强？”

白万剑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他在父亲积威之下，不敢直说拂逆他心意的言语。

白自在笑道：“你的徒儿，岂能是我徒儿的对手？剑儿，你娘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吗？”

白万剑是个直性汉子，赢便是赢，输便是输，既曾败在石破天手底，岂能不认？说道：“孩儿无能，适才和这小子动手过招，确是敌他不过。”

白自在陡然跳起，将全身铁链扯得呛啷直响，叫道：“反

了，反了！哪有此事？”

史婆婆和他做了几十年夫妻，对他此刻心思已明白了十之八九，寻思：“老混蛋自以为武功天下无敌，在凌霄城中自大称王，给丁不四一激之后，就此半疯不疯。常言道：心病还须心药医。教他遇上个强过他的对手，挫折一下他的狂气，说不定这疯病倒可治好了。只可惜张三、李四已去，否则请他二人来治这疯病，倒是一剂对症良药。不得已求其次，我这徒儿武功虽不高，内力却远在老混蛋之上，何不激他一激？”便道：“甚么古往今来武功第一、内功第一，当真不怕羞。单以内力而论，我这徒儿便胜于你多多。”

白自在仰天狂笑，说道：“便是达摩和张三丰复生，也不是白老爷子的对手。这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，只须能有我内力三成，那也足以威震武林了。”史婆婆冷笑道：“大言不惭，当真令天下人齿冷，你倒和他比拚一下内力试试。”白自在笑道：“这小子怎配跟我动手？好罢，我只用一只手，便翻他三个筋斗。”

史婆婆知道丈夫武功了得，当真比试，只怕他伤了石破天性命，他能说这一句话，正是求之不得，便道：“这少年是我的徒儿，又是阿绣没过门的女婿，便是你的孙女婿。你们比只管比，却是谁也不许真的伤了谁。”

白自在笑道：“他想做我孙女婿么？那也得瞧他配不配。好，我不伤他性命便是。”

忽听得脚步声响，一人匆匆来到石牢之外，高声说道：“启禀掌门人，长乐帮帮主石破天，会同摩天居士谢烟客，将石清夫妇救了出去，正在大厅上索战。”却是耿万钟的声音。

白自在和史婆婆同声惊噫，不约而同的道：“摩天居士谢烟客？”

石破天得悉石清夫妇无恙，已脱险境，登感宽心，石中玉既然来到，自己这个冒牌货却要拆穿了，谢烟客多时不见，想到能和他见面，甚是欢喜。

史婆婆道：“咱们和长乐帮、谢烟客素无瓜葛，他们来生甚么事？是石清夫妇约来的帮手么？”耿万钟道：“那石破天好生无礼，说道他看中了咱们的凌霄城，要咱们都……都搬出去让给他。”

白自在怒道：“放他的狗屁！长乐帮是甚么东西？石破天又是甚么东西？他长乐帮来了多少人？”

耿万钟道：“他们一起只五个人，除了石清夫妇俩、谢烟客和石破天之外，还有一个年轻姑娘，说是丁不三的孙女儿。”

石破天听得丁瑯也到了，不禁眉头一皱，侧眼向阿绣瞧去，只见她一双妙眼正凝视着自己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转开了头，心想：“她叫我冒充石中玉，好救石庄主夫妇的性命，怎么她自己又和石中玉来了？是了，想必她和石中玉放心不下，怕我吃亏，说不定在凌霄城中送了性命，是以冒险前来相救。谢先生当然是为救我而来的了。”

白自在道：“区区五人，何足道哉？你有没有跟他们说：凌霄城城主、雪山派掌门人白老爷子，是古往今来剑法第一、拳脚第一、内功第一、暗器第一的大英雄，大豪杰，大侠士，大宗师？”

耿万钟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他们既是武林中人，自必久闻师父的威名。”

白自在道：“是啊，这可奇了！既知我的威名，怎么又敢到凌霄城来惹是生非？啊，是了！我在这石室中小隐，以避俗事，想必已传遍了天下。大家都以为白老爷子金盆洗手，不再言武，是以欺上门来了。嘿嘿！你瞧，你师父这棵大树一不遮荫，你们立刻便糟啦。”

史婆婆怒道：“你自个儿在这里臭美罢！大伙儿跟我出去瞧瞧。”说着快步而出。白万剑、成自学等都跟了出去。

石破天正要跟着出去，忽听得白自在叫道：“你这小子留着，我来教训教训你。”

石破天停步，转过身来。阿绣本已走到门前，关心石破天的安危，也退了回来，她想爷爷半疯不疯，和石破天比试内力，只怕下手不分轻重而杀了他，自己功力不济，危急之际却无法出手解救。叫道：“奶奶，爷爷真的要跟……跟他比试呢！”

史婆婆回过头来，对白自在道：“你要是伤了我徒儿性命，我这就上碧螺山去，一辈子也不回来了。”白自在大怒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说甚么话？”

史婆婆更不理睬，扬长出了石牢，反手带上石门，牢中登时黑漆一团。

阿绣俯身拾起白自在脚边的钥匙，替爷爷打开了足镣手铐，说道：“爷爷，你就教他几招武功罢。他没练过多少功夫，本领是很差的。”

白自在大乐，笑道：“好，我只须教他几招，他便终身受用不尽。”

石破天一听，正合心意，他听白自在不住口的自称甚么“古往今来拳脚第一”云云，自己当然斗他不过，由“比划”改为“教招”，自是求之不得，忙道：“多谢老爷子指点。”

白自在笑道：“很好，我教你几招最粗浅的功夫，深一些的，谅你也难以领会。”

阿绣退到门边，推开牢门，石牢中又明亮了起来。石破天陡见白自在站直了身子，几乎比自己高一个头，神威凛凛，直如天神一般，对他更增敬畏，不由自主的退了两步。

白自在笑道：“不用怕，不用怕，爷爷不会伤你。你瞧着，我这么伸手，揪住你的后颈，便摔你一个筋……”右手一探，果然已揪住了石破天后颈。

这一下出手既快，方位又奇，石破天如何避得，只觉他手上力道大得出奇，给他一抓之下，身子便欲腾空而起，急忙凝力稳住，右臂挥出，格开他手臂。

白自在这一下明明已抓住他后颈要穴，岂知运力一提之下，石破天起而复堕，竟没能将他提起，同时右臂被他一格，只觉臂上酸麻，只得放开了手。他“噫”的一声，心想：“这小子的内力果然了得。”左手探出，又已抓住他胸口，顺势一甩，却仍是没能拖动他身子。

这第二下石破天本已早有提防，存心闪避，可是终究还是被他一出手便即抓住，心下好生佩服，赞道：“老爷子果然了得，这两下便比丁不四爷爷厉害得多。”

白自在本已暗自惭愧，听他说自己比丁不四厉害得多，又高兴起来，说道：“丁不四如何是我对手？”左脚随即绊去，石破天身子一晃，没给他绊倒。

白自在一揪、一抓、一绊，接连三招，号称“神倒鬼跌三连环”，实是他生平的得意绝技，哪里是甚么粗浅功夫了？数十年来，不知有多少成名的英雄好汉曾栽在这三连环之下，哪知此刻这三招每一招虽都得手，但碰上石破天浑厚无比的内力，竟是一招也不能奏效。

那日他和丁氏兄弟会面，听丁不四言道史婆婆曾到碧螺山盘桓数日，又妒又怒，竟至神智失常，今日见到爱妻归来，得知碧螺山之行全属虚妄，又见到了阿绣，心中一喜，疯病已然好了大半，但“武功天下第一”的念头，自己一直深信不疑，此刻连环三招居然摔不倒这少年，怒火上升，脑筋又糊涂起来，呼的一掌，向他当胸拍去，竟然使出了三四成力道。

石破天见掌势凶猛，左臂横挡，格了开去。白自在左拳随即击出，石破天闪身欲避，但白自在这一拳来势奇妙，砰的一声，已击中他的右肩。

阿绣“啊”的一声惊呼。石破天安慰她道：“不用担心，我也不大痛。”

白自在怒道：“好小子，你不痛？再吃我一拳。”这一拳被石破天伸手格开了，白自在连续四拳，第四拳拳中夹腿，终于踢中石破天的左胯。

阿绣见他二人越斗越快，白自在发出的拳脚，石破天只能挡架得一小半，倒有一大半都打在他身上，初时十分担忧，只叫：“爷爷，手下留情！”但见石破天脸色平和，并无痛楚之状，又略宽怀。

白自在在石破天身上连打十余下，初时还记得妻子之言，

只使三西成力道，生怕打伤了他，但不论是拳是掌，打在他的身上，石破天都不过身子一晃，便若无其事的承受了去。

白自在又惊又怒，出手渐重，可是说也奇怪，自己尽管加力，始终无法将对方击倒。他吼叫连连，终于将全身劲力都使了出来。霎时之间，石牢中拳脚生风，只激得石柱上的铁链叮叮当当响个不停。

阿绣但觉呼吸维艰，虽已贴身于门背，仍是难以忍受，只得推开牢门，走到外间。她眼见爷爷一拳一掌的打向石破天身上，不忍多看，反手带上石门，双手合十，暗暗祷告：“老天爷保佑，别让他二人这场打斗生出事来，最好是不分胜败，两家罢手。”

只觉背脊所靠的石门不住摇晃，铁链撞击之声愈来愈响，她脑子有些晕眩，倒似足底下的地面也有些摇动了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突然之间，石门不再摇晃，铁链声也已止歇。

阿绣贴耳门上，石牢中竟半点声息也无，这一片寂静，令她比之听到天翻地覆的打斗之声更是惊恐：“若是爷爷胜了，他定会得意洋洋，哈哈大笑。如是石郎得胜，他定然会推门出来叫我，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？难道有人身受重伤？莫非两人都力竭而死？”

她全身发抖，伸手缓缓推开石门，双目紧闭，不敢去看牢中情形，唯恐一睁开眼来，见到有一人横尸就地，甚至是两人都呕血身亡。又隔了一会，这才眼睁一线，只见白自在和石破天二人都坐在地下，白自在双目紧闭，石破天却是满脸微笑的向着自己。

阿绣“哦”的一声，长吁了口气，睁大眼睛，看清楚石

破天伸出右掌，按住白自在的后心，原来是在助他运气疗伤。阿绣道：“爷爷……受了伤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没有受伤，他一口气转不过来，一会儿就好了！”阿绣右手抚胸，说道：“谢天谢……”

突然之间，白自在一跃而起，喝道：“甚么一口气转不过来，我……我这口气可不是转过来了么？”伸掌又要向石破天头顶击落，猛觉一双手掌疼痛难当，提掌看时，但见双掌已肿成两个圆球相似，红得几乎成了紫色，这一掌若是打在石破天身上，只怕自己的手掌非先破裂不可。

他一怔之下，已明其理，原来眼前这小子内力之强，实是匪夷所思，自己数十招拳掌招呼在他身上，都给他内力反弹出来，每一拳每一掌如都击在石墙之上，对方未曾受伤，自己的手掌却抵受不住了，跟着觉得双脚隐隐作痛，便如有数千根细针不断钻刺，知道自己踢了他几十脚，脚上也已受到了反震。

他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登觉万念俱灰，甚么“古往今来内功第一”云云，实是大言不惭的欺人之谈，拿起足镣手铐，套在自己手足之上，喀喇喀喇数声，都上了锁。

阿绣惊道：“爷爷，你怎么啦？”

白自在转过身子，朝着石壁，黯然道：“我白自在狂妄自大，罪孽深重，在这里面壁思过。你们快出去，我从此谁也不见。你叫奶奶上碧螺山去罢，永远再别回凌霄城来。”

阿绣和石破天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好一会，阿绣埋怨道：“都是你不好，为甚么这般逞强好胜？”石破天愕然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啊，我一拳也没打到你爷爷。”

阿绣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他单是‘我的’爷爷吗？你叫声‘爷爷’，也不怕辱没了你。”石破天心中一甜，低声叫道：“爷爷！”

白自在挥手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！你强过我，我是你孙子，你是我爷爷！”

阿绣伸了伸舌头，微笑道：“爷爷生气啦，咱们快跟奶奶说去。”

十八 有所求

两人出了石牢，走向大厅。石破天道：“阿绣，人人见了，都道我便是那个石中玉。连石庄主、石夫人也分辨不出，怎地你却没有认错？”

阿绣脸上一阵飞红，霎时间脸色苍白，停住了脚步。这时两人正走在花园中的一条小径上，阿绣身子微晃，伸手扶住一株白梅，脸色便似白梅的花瓣一般。她定了定神，道：“这石中玉曾想欺侮我，我气得投崖自尽。大哥，你肯不肯替我出这口气，把他杀了？”

石破天踌躇道：“他是石庄主夫妇独生爱子，石庄主、石夫人待我极好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可不能去杀他们的儿子。”阿绣头一低，两行泪水从面颊上流了下来，呜咽道：“我第一件事求你，你就不答允，以后……你一定是欺侮我，就像爷爷对奶奶一般。我……我告诉奶奶和妈去。”说着掩面奔了出去。石破天道：“阿绣，阿绣，你听我说。”

阿绣呜咽道：“你不杀了他，我永远不睬你。”足下不停，片刻间便到了大厅。

石破天跟着进去，只见厅中剑光闪闪，四个人斗得正紧，却是白万剑、成自学、齐自勉三人各挺长剑，正在围攻一个青袍短须的老者。石破天一见之下，脱口叫道：“老伯伯，你

好啊，我时常在想念你。”这老者正是摩天居士谢烟客。

谢烟客在雪山派三大高手围攻之下，以一双肉掌对付三柄长剑，仍是挥洒自如，大占上风，陡然间听得石破天这一声呼叫，举目向他瞧去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怎……怎么又有一个？”

高手过招，岂能心神稍有失常？他这一惊又是非同小可，白、成、齐三柄长剑同时乘虚而入，刺向他小腹。三人一师所授，使的同是一招“明驼骏足”，剑势又迅又狠，眼见剑尖已碰到他的青袍，三剑同时要透腹而入。

石破天大叫：“小心！”纵身跃起，一把抓住白万剑右肩，硬生生将他向后拖出几步。

只听得喀喀两声，谢烟客在危急中使出生平绝技“碧针清掌”，左掌震断了齐自勉的长剑，右掌震断了成自学的长剑。

这两掌击得虽快，他青袍的下摆还是被双剑划破了两道口子，他双掌翻转，内力疾吐，成齐二人直飞出去，砰砰两声，背脊撞上厅壁，只震得屋顶泥灰簌簌而落，犹似下了一阵急雨。又听得拍了一声，却是石破天松手放开白万剑肩头，白万剑反手打了他一个耳光。

谢烟客向石破天看了一眼，目光转向坐在角落里的另一个少年石中玉，兀自惊疑不定，道：“你……你二人怎地一模一样？”

石破天满脸堆欢，说道：“老伯伯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多谢你啦！我很好，他们没杀我。叮叮当当、石大哥，你们也一块来了。石庄主、石夫人，他们没伤你，我这可放心啦！师

父，爷爷自己又戴上了足镣手铐，不肯出来，说要你上碧螺山去。”顷刻之间，他向谢烟客、丁珰、石中玉、石清夫妇、史婆婆每人都说了几句话。

他这几句话说得兴高采烈，听他说话之人却尽皆大吃一惊。

谢烟客当日在摩天崖上修习“碧针清掌”，为逞一时之快，将全身内力尽数使了出来。恰在此时，贝海石率领长乐帮八名好手来到摩天崖上，说是迎接帮主，一口咬定帮主是在崖上。谢烟客一招之间，便将米横野擒住，但其后与贝海石动手，恰逢自己内力耗竭。他当机立断，乘着败象未显，立即飘然引退。

这一掌而退，虽然不能说败，终究是被人欺上门来，逼下崖去，实是毕生的奇耻大辱。仔细思量，此番受逼，全系自己练功时过耗内力所致，否则对方纵然人多，也无所惧。

此仇不报，非丈夫也，但须谋定而动，于是寻了个隐僻所在，花了好几个月功夫，将一路“碧针清掌”直练得出神入化，无懈可击，这才寻上镇江长乐帮总舵去，一进门便掌伤四名香主，登时长乐帮全帮为之震动。

其时石破天已受丁珰之骗，将石中玉掉换了出来。石中玉正想和丁珰远走高飞，不料长乐帮到处布满了人，不到半天便遇上了，又将他强行迎回总舵。贝海石等此后监视甚紧，均想这小子当时嘴上说得豪气干云，但事后越想越怕，竟想脚底抹油，一走了之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之事？数十人四下守卫，日夜不离，不论他如何狡计百出，再也无法溜走。石

中玉甫脱凌霄城之难，又套讲了侠客岛之劫，好生发愁。和丁瑯商议了几次，两人打定了主意，侠客岛当然是无论如何不去的，在总舵之中也已难以溜走，只有在前赴侠客岛途中设法脱身。

当下只得暂且冒充石破天再说。他是个千伶百俐之人，帮中上下人等又个个熟识，各人性格摸得清清楚楚，他要假装石破天而不令人起疑，比之石破天冒充他是易上百倍了。只是他毕竟心中有鬼，不敢大模大样如从前那么做他的帮主，每日里只是躲在房中与丁瑯鬼混。有人问起帮中大事，他也唯唯否否的不出甚么主意。

长乐帮这干人只求他准期去侠客岛赴约，乐得他诸事不理，正好自行其是。

贝海石那日前赴摩天崖接得石破天归来，一掌逼走谢烟客，虽知从此伏下了一个隐忧，但觉他掌法虽精，内力却是平平，颇与他在武林中所享的大名不副，也不如何放在心上。其后发觉石破天原来并非石中玉，这样一来，变成无缘无故的得罪了一位武林高手，心下更微有内疚之意，但铜牌邀宴之事迫在眉睫，帮中不可无主出头承担此事，乘着石破天阴阳内力激荡而昏迷不醒之时，便在他身上做下了手脚。

原来石中玉那日在贝海石指使之下做了帮主，不数日便即逃脱，给贝海石擒了回来，将他脱得赤条条地监禁数日，教他难以再逃，其后石中玉虽然终于又再逃脱，他身上的各处创伤疤痕，却已让贝海石尽数瞧在眼里。贝大夫并非真的大夫，然久病成医，医道着实高明，于是在石破天肩头、腿上、臀部仿制疤痕，竟也做得一模一样，毫无破绽，以致情人丁

瑞、仇人白万剑，甚至父母石清夫妇都给瞒过。

贝海石只道石中玉既然再次逃走，在腊八日之前必不会现身，是以放胆而为。其实石破天 and 石中玉二人相貌虽然相似，毕竟不能一般无异，但有了身上这几处疤痕之后，人人心中先入为主，纵有再多不似之处，也一概略而不计了。石破天全然不通人情世故，种种奇事既难以索解，也只有相信旁人之言，只道自己一场大病之后，将前事忘得干干净净。

哪知侠客岛的善恶二使实有过人之能，竟将石中玉从扬州妓院中揪了出来，贝海石的把戏全被拆穿。虽然石破天应承接任帮主，让长乐帮免了一劫，贝海石却是面目无光，深自匿居，不敢和帮主见面。以致石中玉将石破天掉换之事，本来唯独难以瞒过他的眼睛，却也以此没有败露。

这日谢烟客上门指名索战，贝海石听得他连伤四名香主，自忖并无胜他把握，一面出厅周旋，一面遣人请帮主出来应付。

石中玉推三阻四，前来相请的香主、舵主已站得满房都是，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：

“贝先生和那姓谢的已在厅上激斗，快请帮主出去掠阵！”

“贝先生肩头给谢烟客拍了一掌，左臂已有些不灵。”

“贝先生扯下了谢烟客半幅衣袖，谢烟客却乘机在贝先生胸口印了一掌。”

“贝先生咳嗽连连，口喷鲜血，帮主再不出去，贝先生难免丧生。”

“那姓谢的口出大言，说道凭一双肉掌便要將长乐帮挑了，帮主再不出去，他要放火焚烧咱们总舵！”

石中玉心想：“烧了长乐帮总舵，那是求之不得，最好那姓谢的将你们尽数宰了。”但在众香主、舵主逼迫之下，无可推托，只得硬着头皮来到大厅，打定了主意，要长乐帮众好手一拥而上，管他谁死谁活，最好是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，自己便可乘机溜之大吉。

哪知谢烟客一见了，登时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狗杂种，原来是你。”

石中玉只见贝海石气息奄奄，委顿在地，衣襟上都是鲜血，心惊胆战之下，那句：“大伙儿齐上，跟他拚了！”的话吓得叫不出口来，战战兢兢的道：“原来是谢先生。”

谢烟客冷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你这小子居然当上了长乐帮帮主！”一想到种种情事，身上不由得凉了半截：“糟了，糟了！贝大夫这狗贼原来竟这等工于心计。我当年立下了重誓，但教受令之人有何号令，不论何事，均须为他办到，此事众所周知。他打听到我已从狗杂种手中接了玄铁令，便来到摩天崖上，将他接去做个傀儡帮主，用意无非是要我听他长乐帮的号令。谢烟客啊谢烟客，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今日里竟然会自投罗网，从此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。”

一人若是系念于一事，不论遇上何等情景，不由自主的总是将心事与之连了起来。逃犯越狱，只道普天下公差都在捉拿自己；凶手犯案，只道人人都在思疑自己；青年男女钟情，只道对方一言一动都为自己而发，虽绝顶聪明之人，亦所难免。谢烟客念念不忘者只是玄铁令誓愿未了，其时心情，正复如此。他越想越怕，料想贝海石早已伏下厉害机关，双

目凝视石中玉静候他说出要自己去办的难事。“倘若他竟要我自断双手，从此成为一个不死不活的废人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想到此节，双手不由得微微颤抖。

他若立即转身奔出长乐帮总舵，从此不再见这狗杂种之面，自可避过这个难题，但这么一来，江湖上从此再没他这号人物，那倒事小，想起昔时所立的毒誓，他日应誓，那比之自残双手等等更是惨酷百倍了。

岂知石中玉心中也是害怕之极，但见谢烟客神色古怪，不知他要向自己施展甚么杀手。两人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在半晌之间，两个人都如过了好几天一般。

又过了良久，谢烟客终于厉声说道：“好罢，是你从我手中接过玄铁令的，你要我为你办甚么事，快快说来。谢某一生纵横江湖，便遇上天大难事，也视作等闲。”

石中玉一听，登时呆了，但谢烟客颁下玄铁令之事，他却也曾听过，心念一转之际，已然明白，定是谢烟客也认错了人，将自己认作了那个到凌霄城去作替死鬼的呆子，听他说不论自己出甚么难题，都能尽力办到，那真是天外飞来的大横财，心想以此人武功之高，说得上无事不可为，却教他去办甚么事好？不由得沉吟不决。

谢烟客见他神色间又惊又喜、又是害怕，说道：“谢某曾在江湖扬言，凡是得我玄铁令之人，谢某决不伸一指加于其身，你又怕些甚么？狗杂种，你居然还没死，当真命大。你那‘炎炎功’练得怎样了？”料想这小子定是畏难偷懒，后来不再练功，否则体内阴阳二力交攻，怎能够活到今日。

石中玉听他叫自己为“狗杂种”，只道是随口骂人，自更

不知“炎炎功”是甚么东西，当下不置可否，微微一笑，心中却已打定了主意：“那呆子到得凌霄城中，吐露真相，白自在、白万剑、封万里这干人岂肯罢休？定会又来找我的晦气。我一生终是难在江湖上立足。天幸眼前有这个良机，何不要他去了结此事？雪山派的实力和长乐帮也不过是半斤八两，这谢烟客孤身一人能将长乐帮挑了，多半也能凭一双肉掌，将雪山派打得万劫不复。”当即说道：“谢先生言而有信，令人可敬可佩。在下要谢先生去办的这件事，传入俗人耳中，不免有点儿骇人听闻，但以谢先生天下无双的武功，那也是轻而易举。”

谢烟客听得他这话似乎不是要作践自己，登感喜慰，忙问：“你要我去办甚么事？”他心下忐忑，全没留意到石中玉吐属文雅，与狗杂种大不相同。

石中玉道：“在下斗胆，请谢先生到凌霄城去，将雪山派人众尽数杀了。”

谢烟客微微一惊，心想雪山派是武林的名门大派，威德先生白自在声名甚著，是个极不易惹的大高手，竟要将之尽数诛灭，当真谈何容易？但对方既然出下了题目，那便是抓得着、摸得到的玩意儿，不用整日价提心吊胆，疑神疑鬼，雪山派一除，从此便无忧无虑，逍遥一世，当即说道：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说着转身便行。

石中玉叫道：“谢先生且慢！”谢烟客转过身来，道：“怎么？”他猜想狗杂种叫自己去诛灭雪山派，纯是贝海石等人的主意，不知长乐帮和雪山派有甚么深仇大恨，这才要假手于己去诛灭对方，他只盼及早离去，深恐贝海石他们又使甚么

诡计。

石中玉道：“谢先生，我和你同去，要亲眼见你办成此事！”

他一听谢烟客答允去诛灭雪山派，便即想到此事一举两得，正是脱离长乐帮的良机。

谢烟客当年立誓，虽说接到玄铁令后只为人办一件事，但石中玉和他同行，却与此事有关，原是不便拒绝，便道：“好，你跟我一起去就是。”长乐帮众人大急，眼望贝海石，听他示下。石中玉朗声道：“本座既已答应前赴侠客岛应约，天大的担子也由我一人挑起，届时自不会令众位兄弟为难，大家尽管放心。”

贝海石重伤之余，万料不到谢烟客竟会听石帮主号令，反正无力拦阻，只得叹一口气，有气无力的说道：“帮……帮主，一……一……路保重，恕……恕……属下……咳咳……不送了！”石中玉一拱手，随着谢烟客出了总舵。

谢烟客冷笑道：“狗杂种你这蠢才，听了贝大夫的指使，要我去诛灭雪山派，雪山派跟你又沾上甚么边了？你道贝大夫他们当真奉你为帮主吗？只不过要你到侠客岛去送死而已。你这小子傻头傻脑的，跟这批奸诈凶狡的匪徒讲义气，当真是糊涂透顶。你怎不叫我去做一件于你大大有好处的事？”突然想起：“幸亏他没有叫我代做长乐帮帮主，派我去侠客岛送死。”他武功虽高，于侠客岛毕竟也十分忌惮，想到此节，又不禁暗自庆幸，笑骂：“他妈的，总算老子运气，你狗杂种要是聪明了三分，老子可就倒了大霉啦！”

此时石中玉既下了号令，谢烟客对他便毫不畏惧，除了不能动手打他杀他之外，言语之中尽可放肆侮辱，这小子再

要他办第二件事，那是想也休想。

石中玉不敢多言，陪笑道：“这可多多得罪了。”心道：“他妈的，总算老子运气，你认错了人。你狗杂种要是聪明了三分，老子可就倒了大霉啦。”

丁瑁见石中玉随谢烟客离了长乐帮，便赶上和二人会合，同上凌霄城来。

石中玉虽有谢烟客作护符，但对白自在毕竟十分害怕，一上凌霄城后便献议暗袭。谢烟客一听，正合心意。当下三人偷入凌霄城来。石中玉在城中曾居住多年，各处道路门户十分熟悉。城中又方遭大变，多处要道无人守御，三人毫不费力的便进了城。

谢烟客出手杀了四名雪山派第三代弟子，进入中门，便听到众人议论纷纷，有的气愤，有的害怕，有的想逃，有的说瞧一瞧风头再作打算。谢烟客和石中玉知道凌霄城祸起萧墙，正有巨大内争，心想正是天赐良机，随即又听到石清夫妇被擒。石中玉虽然凉薄无行，于父母之情毕竟尚在，当下也不向谢烟客恳求，径自引着他来到城中囚人之所，由谢烟客出手杀了数人，救出了石清、闵柔，来到大厅。

其时史婆婆、白万剑、石破天等正在石牢中和白自在说话，依着谢烟客之意，见一个，杀一个，当时便要将雪山派中人杀得干干净净，但石清、闵柔极力劝阻。石清更以言语相激：“是英雄好汉，便当先和雪山掌门人威德先生决个雌雄，此刻正主儿不在，却尽杀他后辈弟子，江湖上议论起来，未免说摩天居士以大压小，欺软怕硬。”谢烟客冷笑道：“反正是尽数诛灭，先杀老的，再杀小的，也是一样。”

不久史婆婆和白万剑等出来，一言不合，便即动手。白万剑武功虽高，如何是这玄铁令主人的敌手？数招之下，便已险象环生。成自学、齐自勉听得谢烟客口口声声要将雪山派尽数诛灭，当即上前夹击，但以三敌一，仍然挡不住他凌厉无俦的“碧针清掌”。当石破天进厅之时，史婆婆与梁自进正欲加入战团，不料谢烟客大惊之下，局面登变。

石中玉见石破天武功如此高强，自是十分骇异，生怕雪山派重算旧帐，石破天不免也要跟自己为难，但见阿绣安然无恙，又稍觉宽心。

丁珰虽倾心于风流倜傥的石中玉，憎厌这不解风情的石破天，毕竟和他相处多日，不无情谊，见他尚在人间，却也暗暗欢喜。

石清夫妇直到此时，方始明白一路跟着上山的原来不是儿子，又是那少年石破天，惭愧之余，也不自禁的好笑，第一次认错儿子，那也罢了，想不到第二次又会认错。夫妻俩相对摇头，均想：“玄素庄石清夫妇认错儿子，从此在武林中成为大笑话，日后遇到老友，只怕人人都会揶揄一番。”齐问：“石帮主，你为甚么要假装喉痛，将玉儿换了去？”

史婆婆听得石破天言道丈夫不肯从牢中出来，却要自己上碧螺山去，忙问：“你们比武是谁胜了？怎么爷爷叫我上碧螺山去？”

谢烟客问道：“怎么有了两个狗杂种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白万剑喝道：“好大胆的石中玉，你又在捣甚么鬼？”

丁珰道：“你没照我吩咐，早就泄露了秘密，是不是？”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齐声发问。石破天只一张嘴，一时之间怎回答得了这许多问话？

只见后堂转出一个中年妇人，问阿绣道：“阿绣，这两个少年，哪一个是好的，哪一个是坏的？”这妇人是白万剑之妻，阿绣之母。她自阿绣堕崖后，忆女成狂，神智迷糊。成自学、齐自勉、廖自砺等谋叛之时，也没对她多加理会。此番阿绣随祖母暗中入城，第一个就去看娘。她母亲一见爱女，登时清醒了大半，此刻也加上了一张嘴来发问。

史婆婆大声叫道：“谁也别吵，一个个来问，这般乱哄哄的谁还听得到说话？”

众人一听，都静了下来。谢烟客在鼻孔中冷笑一声，却也不再说话。

史婆婆道：“你先回答我，你和爷爷比武是谁赢了？”

雪山派众人一齐望着石破天，心下均各担忧。白自在狂妄横暴，众人虽十分不满，但若他当真输了给这少年，雪山派威名扫地，却也令人人面目无光。

只听得石破天道：“自然是爷爷赢了，我怎配跟爷爷比武？爷爷说要教我些粗浅功夫，他打了我七八十拳，踢了我二三十脚，我可一拳一脚也碰不到他身上。”白万剑等都长长吁了口气，放下心来。

史婆婆斜眼瞧他，又问：“你为甚么身上一处也没伤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定是爷爷手下留情。后来他打得倦了，坐倒在地，我见他一口气转不过来，闭了呼吸，便助他畅通气息，此刻已然太好了。”

谢烟客冷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史婆婆道：“你爷爷说些甚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他说，我白自在狂甚么自大，罪甚么深重，在这里面……面甚么过，你们快出去，我从此谁也不见，你叫奶奶上碧螺山去罢，永远别再回凌霄城来。”他一字不识，白自在说的成语“罪孽深重”、“狂妄自大”、“面壁思过”，他不知其义，便无法复述，可是旁人却都猜到了。

史婆婆怒道：“这老儿当我是甚么人？我为甚么要上碧螺山去？”

史婆婆闺名叫做小翠，年轻时貌美如花，武林中青年子弟对之倾心者大有人在，白自在和丁不四尤为其中的杰出人物。白自在向来傲慢自大，史小翠本来对他不喜，但她父母看中了白自在的名望武功，终于将她许配了这个雪山派掌门人。成婚之初，史小翠便常和丈夫拌嘴，一拌嘴便埋怨自己父母，说道当年若是嫁了丁不四，也不致受这无穷的苦恼。

其实丁不四行事怪僻，为人只有比白自在更差，但隔河景色，看来总比眼前的为美，何况史小翠为了激得丈夫生气，故意将自己爱慕丁不四之情加油添酱的夸张，本来只有半分，却将之说到了十分。白自在空自暴跳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好在两人成婚之后，不久便生了白万剑，史小翠养育爱子，一步不出凌霄城，数十年来从不和丁不四见上一面。白自在纵然心中吃醋，却也不疑有他。

不料这对老夫妇到得晚年，却出了石中玉和阿绣这一桩事，史小翠给丈夫打了个耳光，一怒出城，在崖下雪谷中救了阿绣，但怒火不熄，携着孙女前赴中原散心，好教丈夫着急一番。当真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却在武昌府遇到了丁不四。两

人红颜分手，白头重逢，说起别来情事，那丁不四倒也痴心，竟是始终未娶，苦苦邀她到自己所居的碧螺山去盘桓数日。二人其时都已年过六旬，原已说不上甚么男女之情，丁不四所以邀她前往，也不过一偿少年时立下的心愿，只要昔日的意中人双足沾到碧螺山上的一点绿泥，那就死也甘心。

史婆婆一口拒却。丁不四求之不已，到得后来，竟变成了苦苦相缠。史婆婆怒气上冲，说僵了便即动手，数番相斗，史婆婆武功不及，幸好丁不四绝无伤害之意，到得生死关头，总是手下留情。史婆婆又气又急，在长江船中赶练内功，竟致和阿绣双双走火，眼见要被丁不四逼到碧螺山上，迫得投江自尽，巧逢石破天解围。后来在紫烟岛上又见到了丁氏兄弟，史婆婆既不愿和丁不四相会，更不想在这尴尬的情景下见到儿子，便携了阿绣避去。

丁不四数十年来不见小翠，倒也罢了，此番重逢，勾发了他的牛性，说甚么也要叫她的脚底去沾一沾碧螺山的绿泥，自知一人非雪山派之敌，于是低声下气，向素来和他睦的兄长丁不三求援，同上凌霄城来，准拟强抢暗劫，将史婆婆架到碧螺山去，只要她两只脚踏上碧螺山，立即原船放她回归。

丁氏兄弟到达凌霄城之时，史婆婆尚未归来。丁不四便捏造谎言，说史婆婆曾到碧螺山上，和他畅叙离情。他既娶不到史小翠，有机会自要气气情敌。白自在初时不信，但丁不四说起史婆婆的近貌，转述她的言语，事事若合符节，却不由得白自在不信。两人三言两语，登时在书房中动起手来。丁不四中了白自在一掌，身受重伤，当下在兄长相护下离城。

这一来不打紧，白自在又担心，又气恼，一肚皮怨气无处可出，竟至疯疯癫癫，乱杀无辜，酿成了凌霄城中偌大的风波。

史婆婆回城后见到丈夫这情景，心下也是好生后悔，丈夫的疯病一半固因他天性自大，一半实缘自己而起，此刻听得石破天言道丈夫叫自己到碧螺山去，永远别再回来，又听说丈夫自知罪孽深重，在石牢中面壁思过，登时便打定了主意：“咱二人做了一世夫妻，临到老来，岂可再行分手？他要在石牢中自惩己过，我便在牢中陪他到死便了，免得他到死也双眼不闭。”转念又想：“我要亿刀将掌门之位让我，原是要代他去侠客岛赴约，免得他枉自送命，阿绣成了个独守空闺的小寡妇。此事难以两全，那便是如何是好？唉，且不管他，这件事慢慢再说，先去瞧瞧老疯子要紧。”当即转身入内。

白万剑挂念父亲，也想跟去，但想大敌当前，本派面临存亡绝续的大关头，毕竟是以应付谢烟客为先。

谢烟客瞧瞧石中玉，又瞧瞧石破天，好生难以委决，以言语举止而论，那是石破天较像狗杂种，但他适才一把拉退白万剑的高深武功，迥非当日摩天崖这乡下少年之所能，分手不过数月，焉能精进如是？突然问他青气满脸，绽舌大喝：“你们这两个小子，到底哪一个是狗杂种？”这一声断喝，屋顶灰泥又是簌簌而落，眼见他举手间又要杀人。

石中玉不知“狗杂种”三字是石破天的真名，只道谢烟客大怒之下破口骂人，心想计谋既给他识破，只有硬着头皮混赖，挨得一时是一时，然后俟机脱逃，当即说道：“我不是，

他，他是狗杂种！”谢烟客向他瞪目而视，嘿嘿冷笑，道：“你真的不是狗杂种？”石中玉给他瞧得全身发毛，忙道：“我不是。”

谢烟客转头向石破天道：“那么你才是狗杂种？”石破天点头道：“是啊，老伯伯，我那日在山上练你教我的功夫，忽然全身发冷发热，痛苦难当，便昏了过去，这一醒转，古怪事情却一件接着一件而来。老伯伯，你这些日子来可好吗？不知是谁给你洗衣煮饭。我时常记挂你，想到我不能给你洗衣煮饭，可苦了你啦。”言语中充满关怀之情。

谢烟客更无怀疑，心想：“这傻小子对我倒真还不错。”转头向石中玉道：“你冒充此人，却来消遣于我，嘿嘿，胆子不小哇，胆子不小！”

石清、闵柔见他脸上青气一显而隐，双目精光大盛，知道儿子欺骗了他，自令他怒不可遏，只要一伸手，儿子立时便尸横就地，忙不迭双双跃出，拦在儿子身前。闵柔颤声说道：“谢先生，你大人大量，原谅这小儿无知，我……我教他向你磕头赔罪！”

谢烟客心中烦恼，为石中玉所欺尚在其次，只是这么一来，玄铁令誓言的了结又是没了着落，冷笑道：“谢某为竖子所欺，岂是磕几个头便能了事？退开！”他“退开”两字一出口，双袖拂出，两股大力排山倒海般推去。石清、闵柔的内力虽非泛泛，竟也是立足不稳，分向左右跌出数步。

石破天见闵柔惊惶无比，眼泪已夺眶而出，忙叫：“老伯伯，不可杀他！”

谢烟客右掌蓄发，正待击出，其对便是大厅上数十人一

齐阻挡，也未必救得了石中玉的性命，但石破天这一声呼喝，对谢烟客而言却是无可违抗的严令。他怔了一怔，回头问道：“你要我不可杀他？”心想饶了这卑鄙少年的一命，便算完偿了当年誓愿，那倒是轻易之极的事，不由得脸露喜色。

石破天道：“是啊，这人是石庄主、石夫人的儿子。叮叮当当也很喜欢他。不过……不过……这人行行为不好，他欺侮过阿绣，又爱骗人，做长乐帮帮主之时，又做了许多坏事。”

谢烟客道：“你说要我不可杀他？”他虽是武功绝顶的一代枭杰，说这句话时，声音竟也有些发颤，惟恐石破天变卦。

石破天道：“不错，请你不可杀他。不过这人老是害人，最好你将他带在身边，教他学好，等他真的变了好人，才放他离开你。老伯伯，你心地最好，你带了我好几年，又教我练功夫。自从我找不到妈妈后，全靠你养育我长大。这位石大哥只要跟随着你，你定会好好照料他，他就会变成个好人了。”

“心地最好”四字用之于谢烟客身上，他初入耳，不由得大为愤怒，只道石破天出言讥刺，脸上青气又现，但转念一想，不由得啼笑皆非，眼见石破天说这番话时一片至诚，回想数年来和他在摩天崖共处，自己处处机心对他，他却始终天真烂漫，绝无半分猜疑，别来数月，他兀自以不能为自己洗衣煮饭为歉，料想他失母之后，对己依恋，因之事事皆往好处着想，自己授他“炎炎功”原是意在取他性命，他却深自感恩，此刻又来要自己去管教石中玉，心道：“傻小子胡说八道，谢某是个独往独来、矫矫不群的奇男子，焉能为这卑贱少年所累？”说道：“我本该答允为你做一件事，你要我不

杀此人，我依了你便是。咱们就此别过，从此永不相见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不，不，老伯伯，你若不好好教他，他又要去骗人害人，终于会给旁人杀了，又惹得石夫人和叮叮当当伤心。我求你教他、看着他，只要他不变好人，你就不放他离开你。我妈本来教我不可求人甚么事。不过……不过这件事太关要紧，我只得求求你了。”

谢烟客皱起眉头，心想这件事婆婆妈妈，说难是不难，说易却也着实不易，自己本就不是好人，如何能教人学好？何况石中玉这少年奸诈浮滑，就是由孔夫子来教，只怕也未必能教得他成为好人，倘若答允了此事，岂不是身后永远拖着一个大累赘？他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不成，这件事我干不了。你另出题目罢，再难的，我也去给你办。”

石清突然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人道摩天居士言出如山，玄铁令这才名动江湖。早知玄铁令主会拒人所求，那么侯监集上这许多条人命，未免也送得太冤了。”

谢烟客双眉陡竖，厉声道：“石庄主此言何来？”

石清道：“这位小兄弟求你管教犬子，原是强人所难。只是当日那枚玄铁令，确是由这小兄弟交在谢先生手中，其时在下夫妇亲眼目睹，这里耿兄、王兄、柯兄、花姑娘等几位也都是见证。素闻摩天居士言诺重于千金，怎地此刻这位小兄弟出言相求，谢先生却推三阻四起来？”谢烟客怒道：“你会生儿子，怎地不会管教？这等败坏门风的不肖之子，不如一掌毙了干净！”石清道：“犬子顽劣无比，若不得严师善加琢磨，决难成器！”谢烟客怒道：“琢你的鬼！我带了这小子去，不到三日，便琢得他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！”

闵柔向石清连使眼色，叫道：“师哥！”心想儿子给谢烟客这大魔头带了去，定是凶多吉少，要丈夫别再以言语相激。岂知石清只作不闻，说道：“江湖上英雄好汉说起玄铁令主人，无不翘起大拇指赞一声‘好！’端的是人人钦服。想那背信违誓之行，岂是大名鼎鼎的摩天居士之所为？”

谢烟客给他以言语僵住了，知道推搪不通世务的石破天易，推搪这阅历丰富的石庄主却为难之极，这圈子既已套到了头上，只有认命，说道：“好，谢某这下半生，只有给你这狗杂种累了。”似是说石破天，其实是指石中玉而言。

他绕了弯子骂人，石清如何不懂，却只微笑不语。闵柔脸上一红，随即又变得苍白。

谢烟客向石中玉道：“小子，跟着我来，你不变成好人，老子每天剥掉你三层皮。”石中玉甚是害怕，瞧瞧父亲，瞧瞧母亲，又瞧瞧石破天，只盼他改口。

石破天却道：“石大哥，你不用害怕，谢先生假装很凶，其实他是最好的人。你只要每天煮饭烧菜给他吃，给他洗衣、种菜、打柴、养鸡，他连手指头儿也不会碰你一碰。我跟他好几年，他待我就像是我妈妈一样，还教我练功夫呢。”

谢烟客听他将自己比作他母亲，不由得长叹一声，心想：“你母亲是个疯婆子，把自己儿子取名为狗杂种。你这小子，竟把江湖上闻名丧胆的摩天居士比作了疯婆子！”

石中玉肚中更是连珠价叫起苦来：“你叫我洗衣、种菜、打柴、养鸡，那不是要了我命么？还要我每天煮饭烧菜给这魔头吃，我又怎么会煮饭烧菜？”

石破天又道：“石大哥，谢先生的衣服若是破了，你得赶

紧给他缝补。还有，谢先生吃菜爱掉花样，最好十天之内别煮同样的菜肴。”

谢烟客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石庄主，贤夫妇在侯监集上，也曾看中了我这枚玄铁令。难道当时你们心目之中，就在想聘谢某为西宾，替你们管教这位贤公子么？”他口中对石清说话，一双目光，却是直上直下的在石中玉身上扫射，石中玉在这双闪电般的眼光之下，便如老鼠见猫，周身俱软，只吓得魂不附体。

石清道：“不敢。不瞒谢先生说，在下夫妇有一仇人，杀了我们另一个孩子。此人从此隐匿不见，十余年来在下夫妇遍寻不得。”谢烟客道：“当时你们若得玄铁令，便欲要我去代你们报却此仇？”石清道：“报仇不敢劳动大驾，但谢先生神通广大，当能查到那人的下落。”谢烟客道：“这玄铁令当日若是落在你们夫妇手中，谢某可真要谢天谢地了。”

石清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犬子得蒙栽培成人，石清感恩无极。我夫妇此后馨香祷祝，愿谢先生长命百岁。”语意既极谦恭，亦是诚恳之至。

谢烟客“呸”的一声，突然伸手取下背上一个长长的包袱，当的一声响，抛在地下，左手一探，抓住石中玉的右腕，纵身出了大厅。但听得石中玉尖叫之声，倏忽远去，顷刻间已在十数丈外。

各人骇然相顾之际，丁珰伸出手来，拍的一声，重重打了石破天一个耳光，大叫：“天哥，天哥！”飞身追出。石破天抚着面颊，愕然道：“叮叮当当，你为甚么打我？”

石清拾起包袱，在手中一掂，已知就里，打开包袱，赫

然是自己夫妇那对黑白双剑。

闵柔丝毫不以得剑为喜，含着满泡眼泪，道：“师……师哥，你为甚么让玉儿……玉儿跟了他去？”石清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师妹，玉儿为甚么会变成这等模样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闵柔道：“你……你又怪我太宠了他。”说了这句话，眼泪扑簌簌的流下。

石清道：“你对玉儿本已太好，自从坚儿给人害死，你对玉儿更是千依百顺。我见他小小年纪，已是顽劣异常，碍着你在眼前，我实在难以管教，这才硬着心肠送他上凌霄城来。岂知他本性太坏，反而累得我夫妇无面目见雪山派的诸君，谢先生的心计胜过玉儿，手段胜过玉儿，以毒攻毒，多半有救，你放心好啦。摩天居士行事虽然任性，却是天下第一信人，这位小兄弟要他管教玉儿，他定会设法办到。”闵柔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，玉儿从小娇生惯养，又怎会煮饭烧菜……”话声哽咽，又流下泪来。

石清道：“他诸般毛病，正是从娇生惯养而起。”见白万剑等人纷纷奔向内堂，知是去报知白自在和史婆婆，俯身在妻子耳畔低声道：“玉儿若不随谢先生而去，此间之事，未必轻易便能了结。雪山派的内祸由玉儿而起，他们岂肯善罢甘休？”

闵柔一想不错，这才收泪，向石破天道：“你又救了我儿子性命，我……我真不知……偏生你这般好，他又这般坏。我若有你……有你这样……”她本想说：“我若有你这样一个儿子，可有多好。”话到口边，终于忍住了。

石破天见石中玉如此得她爱怜，心下好生羡慕，想起她

两度错认自己为子，也曾对自己爱惜得无微不至，自己母亲不知到了何处，而母亲待己之情，可和闵柔对待儿子大大不同，不由得黯然神伤。

闵柔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会乔装玉儿，一路上瞒住了我们？”石破天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那是叮叮当当……”

突然间王万仞气急败坏的奔将进来，叫道：“不……不好了，师父不见啦。”厅上众人都吃了一惊，齐问：“怎么不见了？”王万仞只叫：“师父不见了。”

阿绣一拉石破天的袖子，道：“咱们快去！”两人急步奔向石牢。到得牢外，只见甬道中挤满了雪山弟子。各人见到阿绣，都让出路来。两人走进牢中，但见白万剑夫妇二人扶住史婆婆坐在地下。阿绣忙道：“爹、妈、奶奶……怎么了？受了伤么？”

白万剑满脸杀气道：“有内奸，妈是给本门手法点了穴道。爹给人劫了去，你瞧着奶奶，我去救爹。”说着纵身便出。迎面只见一名三支的弟子，白万剑气急之下，重重一推，将他直甩出去，大踏步走出。

阿绣道：“大哥，你帮奶奶运气解穴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！”这推宫过血的解穴之法史婆婆曾教过他，当即依法施为，过不多时便解了她被封的三处大穴。

史婆婆叫道：“大伙儿别乱，是掌门人点了我穴道，他自己走的！”

众人一听，尽皆愕然，都道：“原来是掌门人亲手点的穴道，难怪连白师哥一时也解不开。”这时雪山派的掌门人到底该算是谁，大家都弄不清楚，平日叫惯白自在为掌门人，便

也都沿此旧称。本来均疑心本派又生内变，难免再有一场喋血厮杀，待听得是夫妻吵闹，众人当即宽心，迅速传话出去。

白万剑得到讯息，又赶了回来，道：“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语音之中，颇含不悦。这几日种种事情，弄得这精明练达的“气寒西北”犹如没头苍蝇相似，眼前之事，偏又是自己父母身上而起，空有满腔闷气，却又如何发泄？

史婆婆怒道：“你又没弄明白，怎地怪起爹娘来？”白万剑道：“孩儿不敢。”史婆婆道：“你爹全是为大家好，他上侠客岛去了。”白万剑惊道：“爹上侠客岛去？为甚么？”

史婆婆道：“为甚么？你爹才是雪山派真正的掌门人啊。他不去，谁去？我来到牢中，跟你爹说，他在牢中自囚一辈子，我便陪他坐一辈子牢，只是侠客岛之约，却不知由谁去才好。他问起情由，我一五一十的都说了。他道：‘我是掌门人，自然是我去。’我劝他从长计议，图得万全之策。他道：‘我对不起雪山派，害死了这许多无辜弟子，还有两位大夫，我恨不得一头撞死了。我只有去为雪山派而死，赎我的大罪，我夫人、儿子、媳妇、孙女、孙女婿、众弟子才有脸做人。’他伸手点了我几处穴道，将两块邀宴铜牌取了去，这会儿早就去得远了。”

白万剑道：“妈，爹爹年迈，身子又未曾复元，如何去得？该由儿子去才是。”

史婆婆森然道：“你到今日，还是不明白自己的老子。”说着迈步走出石牢。

白万剑道：“妈，你……你到哪里？”史婆婆道：“我是金乌派掌门人，也有资格去侠客岛。”白万剑心乱如麻，寻思：

“大伙儿都去一拚，尽数死在侠客岛上，也就是了。”

十九 腊八粥

十二月初五，史婆婆率同石清、闵柔、白万剑、石破天、阿绣、成自学、齐自勉、梁自进等一行人，来到南海之滨的一个小渔村中。

史婆婆离开凌霄城时，命耿万钟代行掌门和城主之职，由汪万翼、呼延万善为辅。风火神龙封万里参与叛师逆谋，虽为事势所迫，但白万剑等长门弟子却再也不去理他。史婆婆带了成自学、齐自勉、梁自进三人同行，是为防各支子弟再行谋叛生变。廖自砺身受重伤，武功全失，已不足为患。

在侠客岛送出的两块铜牌反面，刻有到达该渔村的日期、时辰和路径。想来每人所得之铜牌，镌刻的聚会时日与地点均有不同，是以史婆婆等一行人到达之后，发觉渔村中空无一人，固不见其他江湖豪士，白自在更无踪迹可寻，甚至海边连渔船也无一艘。

各人暂在一间茅屋中歇足。到得傍晚时分，忽有一名黄衣汉子，手持木桨，来到渔村之中，朗声说道：“侠客岛迎宾使，奉岛主之命，恭请长乐帮石帮主启程。”

史婆婆等闻声从屋中走出。那汉子走到石破天前，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这位想必是石帮主了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正是。阁下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赵，便请石帮主登程。”石破天

道：“在下有几位师长朋友，想要同赴贵岛观光。”那人道：“这就为难了。小舟不堪重载。岛主颁下严令，只迎接石帮主一人前往，若是多载一人，小舟固须倾覆，小人也是首级不保。”

史婆婆冷笑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只怕也由不得你了。”说着欺身而上，手按刀柄。

那人对史婆婆毫不理睬，向石破天道：“小人领路，石帮主请。”转身便行。石破天 and 史婆婆、石清等都跟随其后。只见他沿着海边而行，转过两处山坳，沙滩边泊着一艘小舟。这艘小舟宽不过三尺，长不过六尺，当真是小得无可再小，是否能容得下两人都很难说，要想多载一人，显然无法办到。

那人说道：“各位要杀了小人，原只一举手之劳。哪一位若是识得去侠客岛的海程，尽可带同石帮主前去。”

史婆婆和石清面面相觑，没想到侠客岛布置得如此周密，连多去一人也是决不能够。各人只听过侠客岛之名，至于此岛在南在北，邻近何处，却从未听到过半点消息，何况这“侠客岛”三字，十九也非本名，纵是出惯了洋的舟师海客也未必知晓，茫茫大海之中，却又如何找去？极目四望，海中不见有一艘船只，亦无法驾舟跟踪。

史婆婆惊怒之下，伸掌便向那汉子头顶拍去，掌到半途，却又收住，向石破天道：“徒儿，你把铜牌给我，我代你去，老婆子无论如何要去跟老疯子死在一起。”

那黄衣汉子道：“岛主有令，若是接错了人，小人处斩不在话下，还累得小人父母妻儿尽皆斩首。”

史婆婆怒道：“斩就斩好了，有甚么希罕？”话一出口，心

中便想：“我自不希罕，这家伙却是希罕的。”当下另生一计，说道：“徒儿，那么你把长乐帮帮主的位子让给我做，我是帮主，他就不算是接错了人。”

石破天踌躇道：“这个……恐怕……”

那汉子道：“赏善罚恶二使交代得清楚，长乐帮帮主是位年方弱冠的少年英雄，不是年高德劭的婆婆。”史婆婆怒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！你又怎知我年高德劭了？我年虽高，德却不劭！”那人微微一笑，径自走到海边，解了船缆。

史婆婆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，徒儿，你去罢，你听师父一句话。”石破天道：“自当遵从师父吩咐。”史婆婆道：“若是有一线生机，你千万要自行脱逃，不能为了相救爷爷而自陷绝地。此是为师的严令，决不可违。”

石破天愕然不解：“为甚么师父不要我救她丈夫？难道她心里还在记恨么？”心想爷爷是非救不可的，对史婆婆这句话便没答应。

史婆婆又道：“你去跟老疯子说，我在这里等他三个月，到得明年三月初八，他若不到这里会我，我便跳在海里死了。他如再说甚么去碧螺山的鬼话，我就做厉鬼也不饶他。”石破天点头道：“是！”

阿绣道：“大哥，我……我也一样，我在这里等你三个月。你如不回来，我就……也跟着奶奶跳海。”石破天心中又是甜蜜，又是凄苦，忙道：“你不用这样。”阿绣道：“我要这样。”这四个字说得声音甚低，却是充满了一往无悔的坚决之意。

闵柔道：“孩子，但愿你平安归来，大家都在这里为你祝福。”石破天道：“石夫人你自己保重，不用为你儿子担心，他

跟着谢先生会变好的。你也不用为我担心，我这个长乐帮帮主是假的，说不定他们会放我回来。张三、李四又是我结义兄长，真有危难，他们也不能见死不救。”闵柔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心中却想：“这孩子不知武林中人心险恶，这种金兰结义，岂能当真？”

石清道：“小兄弟，在岛上若是与人动手，你只管运起内力蛮打，不必理会甚么招数刀法。”他想石破天内力惊人，一线生机，全系于此。石破天道：“是。多谢石庄主指点。”

白万剑拉着他的手，说道：“贤婿，咱们是一家人了。我父年迈，你务必多照看他些。”石破天听他叫自己为“贤婿”，不禁脸上一红，道：“这个我理会得。”

只有成自学、齐自勉、梁自进三人却充满了幸灾乐祸之心，均想：“三十年来，已有三批武林高手前赴侠客岛，可从没听见有一人活着回来，你这小子不见得三头六臂，又怎能例外？”但也分别说了些“小心在意”“请照看着掌门人”之类敷衍言语。

当下石破天和众人分手，走向海滩。众人送到岸边，阿绣和闵柔两人早已眼圈儿红了。

史婆婆突然抢到那黄衣汉子身前，拍了一声，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，喝道：“你对尊长无礼，教你知道些好歹！”

那人竟不还手，抚着被打的面颊，微微一笑，踏入小舟之中。石破天向众人举手告别，跟着上船。那小舟载了二人，船边离海水已不过数寸，当真再不能多载一人，幸好时当寒冬，南海中风平浪静，否则稍有波涛，小舟难免倾覆。侠客岛所以选定腊月为聚会之期，或许便是为此。

那汉子划了几桨，将小舟划离海滩，掉转船头，扯起一张黄色三角帆，吃上了缓缓拂来的北风，向南进发。

石破天向北而望，但见史婆婆，阿绣等人的身形渐小，兀自站在海滩边的悬崖上凝望。直到每个人都变成了微小的黑点，终于再不可见。

入夜之后，小舟转向东南。在海中航行了三日，到第四日午间，屈指正是腊月初八，那汉子指着前面一条黑线，说道：“那便是侠客岛了。”

石破天极目瞧去，也不见有何异状，一颗心却忍不住怦怦而跳。

又航行了一个多时辰，看到岛上有一座高耸的石山，山上郁郁苍苍，生满树木。申牌时分，小舟驶向岛南背风处靠岸。那汉子道：“石帮主请！”只见岛南是好大一片沙滩，东首石崖下停泊着四十多艘大小船只。石破天心中一动：“这里船只不少，若能在岛上保得性命，逃到此处抢得一艘小船，脱险当亦不难。”当下跃上岸去。

那汉子提了船缆，跃上岸来，将缆索系在一块大石之上，从怀中取出一只海螺，呜呜呜的吹了几声。过不多时，山后奔出四名汉子，一色黄布短衣，快步走到石破天身前，躬身说道“岛主在迎宾馆恭候大驾，石帮主这边请。”

石破天关心白自在，问道：“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已到了么？”为首的黄衣汉子说道：“小人专职侍候石帮主，旁人的事就不大清楚。石帮主到得迎宾馆中，自会知晓。”说着转过身来，在前领路。石破天跟随其后。余下四名黄衣汉子离

开了七八步，跟在他身后。

转入山中后，两旁都是森林，一条山径穿林而过。石破天留神四周景色，以备脱身逃命时不致迷了道路。行了数里，转入一条岩石嶙峋的山道，左临深涧，涧水湍急，激石有声。一路沿着山涧渐行渐高，转了两个弯后，只见一道瀑布从十余丈高处直挂下来，看来这瀑布便是山涧的源头。

那领路汉子在路旁一株大树后取下一件挂着的油布雨衣，递给石破天，说道：“迎宾馆建在水乐洞内，请石帮主披上雨衣，以免溅湿了衣服。”

石破天接过穿上，只见那汉子走进瀑布，纵身跃了进去，石破天跟着跃进。里面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两旁点着油灯，光线虽暗，却也可辨道路，当下跟在他身后行去。甬道依着山腹中天然洞穴修凿而成，人工开凿处甚是狭窄，有时却豁然开阔，只觉渐行渐低，洞中出现了流水之声，淙淙琤琤，清脆悦耳，如击玉磬。山洞中支路甚多，石破天用心记忆。

在洞中行了两里有多，眼前赫然出现一道玉石砌成的洞门，门额上雕有三个大字，石破天问道：“这便是迎宾馆么？”那汉子道：“正是。”心下微觉奇怪：“这里写得明明白白，又何必多问？不成你不识字？”殊不知石破天正是一字不识。

走进玉石洞门，地下青石板铺得甚是整齐。那汉子将石破天引进左首一个石洞，说道：“石帮主请在此稍歇，待会筵席之上，岛主便和石帮主相见。”

洞中桌椅俱全，三枝红烛照耀得满洞明亮。一名小童奉上清茶和四色点心。

石破天一见到饮食，便想起南来之时，石清数番谆谆叮

嘱：“小兄弟，三十年来，无数身怀奇技的英雄好汉去到侠客岛，竟无一个活着回来。想那侠客岛上人物虽然了得，总不能将这许多武林中顶尖儿的豪杰之士一网打尽。依我猜想，岛上定是使了卑鄙手段，不是设了机关陷阱，便是在饮食中下了剧毒。他们公然声言请人去喝腊八粥，这碗腊八粥既是众目所注，或许反而无甚古怪，倒是寻常的清茶点心、青菜白饭，却不可不防。只是此理甚浅，我石清既想得到，那些名门大派的首脑人物怎能想不到？他们去侠客岛之时，自是备有诸种解毒药物，何以终于人人俱遭毒手，实令人难以索解。你心地仁厚，或者吉人天相，不致遭受恶报，一切只有小心在意了。”

他想到石清的叮嘱，但闻到点心香气，寻思：“肚子可饿得狠了，终不成来到岛上，甚么都不吃不喝？张三、李四两位哥哥和我金兰结义，曾立下重誓，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，他们若要害我，岂不是等于害了自己？”当下将烧卖、春卷、煎饼、蒸糕四碟点心，吃了个风卷残云，一件也不剩，一壶清茶也喝了大半。

在洞中坐了一个多时辰，忽听得钟鼓丝竹之声大作。那引路的汉子走到洞口，躬身说道：“岛主请石帮主赴宴。”石破天站起身来，跟着他出去。

穿过几处石洞后，但听得钟鼓丝竹之声更响，眼前突然大亮，只见一座大山洞中点满了牛油蜡烛，洞中摆着一百来张桌子。宾客正络绎进来。这山洞好大，虽摆了这许多桌子，仍不见挤迫。数百名黄衣汉子穿梭般来去，引导宾客入座。所有宾客都是各人独占一席，亦无主方人士相陪。众宾客坐定

后，乐声便即止歇。

石破天四下顾望，一眼便见到白自在巍巍踞坐，白发萧然，却是神态威猛，杂坐在众英雄间，只因身材特高，颇有鹤立鸡群之意。那日在石牢之中，昏暗朦胧，石破天没瞧清楚他的相貌，此刻烛光照映之中，但见这位威德先生当真便似庙中神像一般形相庄严，令人肃然起敬，便走到他身前，说道：“爷爷，我来啦！”

大厅上人数虽多，但主方接待人士固尽量压低嗓子说话，所有来宾均想到命在顷刻，人人心头沉重，又震于侠客岛之威，更是谁都不发一言。石破天这么突然一叫，每个人的目光都向他瞧去。

白自在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不识好歹的小鬼，你可累得我外家的曾孙也没有了。”

石破天一怔，过了半晌，才明白他的意思，原来说他也到侠客岛来送死，就不能和阿绣成亲生子，说道：“爷爷，奶奶在海边的渔村中等你，她说等你三个月，要是到三月初八还不见你的面，她……她就投海自尽。”白自在长眉一竖，道：“她不到碧螺山去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奶奶听你这么说，气得不得了，她骂你……骂你……”白自在道：“骂我甚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她骂你是老疯子呢。她说丁不四这轻薄鬼嚼嘴弄舌，造谣骗人，你这老疯子脑筋不灵，居然便信了他的。奶奶说几时见到丁不四，定要使金乌刀法砍下他一条臂膀，再割下他的舌头。”白自在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正该如此。”

突然间大厅角落中一人呜呜咽咽的说道：“她为甚么这般骂我？我几时轻薄过她？我对她一片至诚，到老不娶，她……

她却心如铁石，连到碧螺山走一步也不肯。”

石破天向话声来处瞧去，只见丁不四双臂撑在桌上，全身发颤，眼泪簌簌而下。石破天心道：“他也来了。年纪这般大，还当众号哭，却不怕羞？”

若在平时，众英雄自不免群相讪笑，但此刻人人均知噩运将临，心下俱有自伤之意，恨不得同声一哭，是以竟无人发出笑声。这干英雄豪杰不是名门大派的掌门，便是一帮一会之主，毕生在刀剑头上打滚过来，“怕死”二字自是安不到他们身上，然而一刀一枪的性命相搏，未必便死，何况自恃武功了得，想到的总是敌亡己生。这一回的情形却大不相同，明知来到岛上非死不可，可又不知如何死法。必死之命再加上疑惧之意，比之往日面临大敌、明枪交锋的情景，却是难堪得多了。

忽然西边角落中一个嘶哑的女子口音冷笑道：“哼，哼！甚么一片至诚，到老不娶？丁不四，你好不要脸！你对史小翠倘若真是一片至诚，为甚么又跟我姊姊生下个女儿？”

霎时间丁不四满脸通红，神情狼狈之极，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谁？怎么知道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她是我亲姊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那女孩儿呢，死了还是活着？”

腾的一声，丁不四颓然坐落，跟着喀的一响，竟将一张梨木椅子震得四腿俱断。

那女子厉声问道：“那女孩儿呢？死了还是活着？快说。”丁不四喃喃的道：“我……我怎知道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姊姊临死之时，命我务必找到你，问明那女孩儿的下落，要我照顾这个女孩。你……你这狼心狗肺的臭贼，害了我姊姊一生，却

还在记挂别人的老婆。”

丁不四脸如土色，双膝酸软，他坐着的椅子椅脚早断，全仗他双腿支撑，这么一来，身子登时向下坐落，幸好他武功了得，足下轻轻一弹，又即站直。

那女子厉声道：“到底那女孩子是死是活？”丁不四道：“二十年前，她是活的，后来可不知道了。”那女子道：“你为甚么不去找她？”丁不四无言可答，只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可不容易找。有人说她到了侠客岛，也不知是不是。”

石破天见那女子身材矮小，脸上蒙了一层厚厚的黑纱，容貌瞧不清楚，但不知如何，这个强凶霸道、杀人不眨眼的丁不四，见了她竟十分害怕。

突然间钟鼓之声大作，一名黄衫汉子朗声说道：“侠客岛龙岛主、木岛主两位岛主肃见嘉宾。”

众来宾心头一震，人人直到此时，才知侠客岛原来有两个岛主，一个姓龙，一个姓木。

中门打开，走出两列高高矮矮的男女来，右首的一色穿黄，

左首的一色穿青。那赞礼人叫道：“龙岛主、木岛主座下众弟子，谒见贵宾。”

只见那两个分送铜牌的赏善罚恶使者也杂在众弟子之中，张三穿黄，排在右首第十一，李四穿青，排在左首第十三，在他二人身后，又各有二十余人。众人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张三、李四二人的武功，大家都曾亲眼见过，哪知他二人尚有这许多同门兄弟，想来各同门的功夫和他们也均在伯仲之间，都想：“难怪三十年来，来到侠客岛的英雄好

汉个个有来无回。且不说旁人，单只须赏善罚恶二使出手，我们这些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，又有哪几个能在他们手底走得到二十招以上？”

两列弟子分向左右一站，一齐恭恭敬敬的向群雄躬身行礼。群雄忙即还礼。张三、李四二人在中原分送铜牌之时，谈笑杀人，一举手间，往往便将整个门派帮会尽数屠戮，此刻回到岛上，竟是目不斜视，恭谨之极。

细乐声中，两个老者并肩缓步而出，一个穿黄，一个穿青，那赞礼的喝道：“敝岛岛主欢迎列位贵客大驾光降。”龙岛主与木岛主长揖到地，群雄纷纷还礼。

那身穿黄袍的龙岛主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和木兄弟二人僻处荒岛，今日得见众位高贤，大感荣宠。只是荒岛之上，诸物简陋，款待未周，各位见谅。”说来声音十分平和，这侠客岛孤悬南海之中，他说的却是中州口音。木岛主道：“各位请坐。”他语音甚尖，似是闽广一带人氏。

待群雄就座后，龙木两位岛主才在西侧下首主位的一张桌旁坐下。众弟子却无坐位，各自垂手侍立。群雄均想：“侠客岛请客十分霸道，客人倘若不来，便杀他满门满帮，但到得岛上，礼仪却又甚是周到，假惺惺的做作，倒也似模似样，且看他们下一步又出甚么手段。”有的则想：“囚犯拉出去杀头之时，也要给他吃喝一顿，好言安慰几句。眼前这宴会，便是我们的杀头羹饭了。”

众人看两位岛主时，见龙岛主须眉全白，脸色红润，有如孩童；那木岛主的长须稀稀落落，兀自黑多白少，但一张脸却满是皱纹。二人到底多大年纪，委实看不出来，总是在

六十岁到九十岁之间，如说两人均已年过百岁，也不希奇。

各人一就座，岛上执事人等便上来斟酒，跟着端上菜肴。每人桌上四碟四碗，八色菜肴，鸡、肉、鱼、虾，煮得香气扑鼻，似也无甚异状。

石破天静下心来，四顾分座各桌的来宾，见上清观观主天虚道人到了；关东四大门派的范一飞、风良、吕正平、高三娘子也到了。这些人心下惴惴，和石破天目光相接时都只点了点头，却不出声招呼。

龙木二岛主举起酒杯，说道：“请！”二人一饮而尽。

豪雄见杯中酒水碧油油地，虽然酒香甚冽，心中却各自嘀咕：“这酒中不知下了多厉害的毒药。”大都举杯在口唇上碰了一碰，并不喝酒，只有少数人心想：“对方要加害于我，不过举手之劳，酒中有毒也好，无毒也好，反正是个死，不如落得大方。”当即举杯喝干，在旁侍候的仆从便又给各人斟满。

龙木二岛主敬了三杯酒，龙岛主左手一举。群仆从内堂鱼贯而出，各以漆盘托出一大碗、一大碗热粥，分别放在众宾客面前。

群雄均想：“这便是江湖上闻名色变的腊八粥了。”只见热粥蒸气上冒，兀自有一个个气泡从粥底钻将上来，一碗粥尽作深绿之色，瞧上去说不出的诡异。本来腊八粥内所和的是红枣、莲子、茨实、龙眼干、赤豆之类，但眼前粥中所和之物却菜不像菜，草不像草，有些似是切成细粒的树根，有些似是压成扁片的木薯，药气极浓。群雄均知，毒物大都呈青绿之色，这一碗粥深绿如此，只映得人面俱碧，药气刺鼻，

其毒可知。

高三娘子一闻到这药味，心中便不禁发毛，想到在煮这腊八粥时，锅中不知放进了多少毒蛇、蜈蚣、蜘蛛、蝎子，忍不住便要呕吐，忙将粥碗推到桌边，伸手掩住鼻子。

龙岛主道：“各位远道光临，敝岛无以为敬。这碗腊八粥外边倒还不易喝到，其中最主要的一味‘断肠蚀骨腐心草’了，要开花之后效力方著。但这草隔十年才开一次花。我们总要等其开花之后，这才邀请江湖同道来此同享，屈指算来，这是第四回邀请。请，请，不用客气。”说着和木岛主左手各端粥碗，右手举箸相邀。

众人一听到“断肠蚀骨腐心草”之名，心中无不打了个突。虽然来到岛上之后，人人都没打算活着离去，但腊八粥中所含毒草的名称如此惊心动魄，这龙岛主竟尔公然揭示，不由得人人色为之变。

只见龙木二岛主各举筷子向众人划了个圆圈，示意遍请，便举碗吃了起来。群雄心想：“你们这两碗粥中，放的自是人参燕窝之类的大补品了。”

忽见东首一条大汉霍地站起，戟指向龙木二人喝道：“姓龙的、姓木的听着：我关西解文豹来到侠容岛之前，早已料理了后事。解某是顶天立地、铁铮铮的汉子，你们要杀要剐，姓解的岂能皱一皱眉头？要我吃喝这等肮脏的毒物，却万万不能！”

龙岛主一愕，笑道：“解英雄不爱喝粥，我们岂敢相强？却又何必动怒？请坐。”

解文豹喝道：“姓解的早豁出了性命不要。早死迟死，还

不是个死？偏要得罪一下你们这些恃强横行、为祸人间的狗男女！”说着端起桌上热粥，向龙岛主劈脸掷去。

隔着两只桌子的一名老者突然站起，喝道：“解贤弟不可动粗！”袍袖一拂，发出一股劲风，半空中将这碗粥挡了一挡。那碗粥不再朝前飞出，略一停顿，便向下摔落，眼见一只青花大海碗要摔成碎片，一碗粥溅得满地。一名在旁斟酒的侍仆斜身纵出，弓腰长臂，伸手将海碗抄起，其时碗底离地已不过数寸，真是险到了极处。

群雄忍不住高声喝采：“好俊功夫！”采声甫毕，群雄脸上忧色更深，均想：“一个侍酒的厮仆已具如此身手，我们怎能再活着回去？”各人心中七上八下，有的想到家中儿孙家产；有的想着尚有大仇未报；有的心想自己一死，本帮偌大基业不免就此风流云散；更有人深自懊悔，早算到侠客岛邀宴之期将届，何不及早在深山中躲了起来？一直总是存着侥幸之心，企盼邀宴铜牌不会递到自己手中，待得大祸临头，又盼侠客岛并非真如传闻中的厉害，待得此刻眼见那侍仆飞身接碗，连这最后一分的侥幸之心，终于也消灭得无影无踪。

一个身材高瘦的中年书生站了起来，朗声道：“侠客岛主属下厮养，到得中原，亦足以成名立万。两位岛主若欲武林为尊，原是易如反掌，却又何必花下偌大心机，将我们召来？在下来到贵岛，自早不存生还之想，只是心中留着老大一个疑团，死不瞑目。还请二位岛主开导，以启茅塞，在下这便引颈就戮。”这番话原是大家都想说的，只是不及他如此文绉绉的说得十分得体，人人听了均觉深得我心，数百道目光又都射到龙木二岛主脸上。

龙岛主笑道：“西门先生不必太谦。”

群雄一听，不约而同的都向那书生望去，心想：“这人难道便是二十多年前名震江湖的西门秀才西门观止？瞧他年纪不过四十来岁，但二十多年前，他以一双肉掌击毙陕北七霸，三日之间，以一枝镇铁判官笔连挑河北八座绿林山寨，听说那时便已四十开外，自此之后，便即销声匿迹，不知存亡。瞧他年岁是不像，然复姓西门的本已不多，当今武林中更无另一个书生打扮的高手，多半便是他了。”

只听龙岛主接着说道：“西门先生当年一掌毙七霸，一笔挑八寨……”（群雄均想：果然是他！）“……在下和木兄弟仰慕已久，今日得接尊范，岂敢对先生无礼？”

西门观止道：“不敢，在下昔年此等小事，在中原或可逞狂于一时，但在二岛主眼中瞧来，直如童子操刀，不值一晒。”

龙岛主道：“西门先生太谦了。尊驾适才所问，我二人正欲向各位分说明白。只是这粥中的‘断肠蚀骨腐心草’乘热而喝，效力较高，各位请先喝粥，再由在下详言如何？”

石破天听着这二人客客气气的说话，成语甚多，倒有一半不懂，饥肠辘辘，早已饿得狠了，一听龙岛主如此说，忙端起粥碗，唏哩呼噜的喝了大半碗，只觉药气虽然刺鼻，入口却甜甜的并不难吃，顷刻间便喝了个碗底朝天。

群雄有的心想：“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徒逞一时之豪，就是非死不可，也不用抢着去鬼门关啊。”有的心想：“左右是个死，像这位少年英雄那样，倒也干净爽快。”

白自在喝采道：“妙极！我雪山派的孙女婿，果然与众不同。”时至今日，他兀自觉得天下各门各派之中，毕竟还是雪

山派高出一筹，石破天很给他挣面子。

自凌霄城石牢中的一场搏斗，白自在锐气大挫，自忖那“古往今来天下剑法第一、拳脚第一、内功第一、暗器第一的大英雄、大豪杰、大侠士、大宗师”这个头衔之中，“内功第一”四字势须删去；待见到那斟酒侍仆接起粥碗的身手，隐隐觉得那“拳脚第一”四字，恐怕也有点靠不住了，转念又想：“侠客岛上人物未必武功真的奇高，这侍仆说不定便是侠客岛上的第一高手，只不过装作了侍仆模样来吓唬人而已。”

他见石破天漫不在乎的大喝毒粥，颇以他是“雪山派掌门的孙女婿”而得意，胸中豪气陡生，当即端起粥碗，呼呼有声的大喝了几口，顾盼群雄：“这大厅之上，只有我和这小子胆敢喝粥，旁人哪有这等英雄豪杰？”但随即想到：“我是第二个喝粥之人，就算是英雄豪杰，却也是天下第二了。我那头衔中‘大英雄、大豪杰’六字，又非删除不可。”不由得大是沮丧，寻思：“既然是喝毒粥，反正是个死，又何不第一个喝？现下成了‘天下第二’，好生没趣。”

他在那里自怨自艾，龙岛主以后的话就没怎么听进耳中。龙岛主说的是：“四十年前，我和木兄弟订交，意气相投，本想联手江湖，在武林中赏善罚恶，好好做一番事业，不意甫出江湖，便发见了一张地图。从那图旁所注的小字中细加参详，得悉图中所绘的无名荒岛之上，藏有一份惊天动地的武功秘诀……”

解文豹插口道：“这明明便是侠客岛了，怎地是无名荒岛？”那拂袖挡粥的老者喝道：“解兄弟不可打断了龙岛主的话头。”解文豹悻悻的道：“你就是拚命讨好，他也未必饶了

你的性命。”

那老者大怒，端起腊八粥，一口气喝了大半碗，说道：“你我相交半生，你当我郑光芝是甚么人？”解文豹大悔，道：“大哥，是我错了，小弟向你赔罪。”当即跪下，对着他磕了三个响头，顺手拿起旁边席上的一碗粥来，也是一口气喝了大半碗。郑光芝抢过去抱住了他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我当年结义，立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番誓愿今日果然得偿，不枉了兄弟结义一场。”两人相拥在一起，又喜又悲，都流下泪来。

石破天听到他说“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、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”之言，不自禁的向张三、李四二人瞧去。

张三、李四相视一笑，目光却投向龙岛主和木岛主。木岛主略一点首。张三、李四越众而出，各自端起一碗腊八粥，走到石破天席边，说道：“兄弟，请！”

石破天忙道：“不，不！两位哥哥，你们不必陪我同死。我只求你们将来去照看一下阿绣……”张三笑道：“兄弟，咱们结拜之日，曾经说道，他日有难共当，有福共享。你既已喝了腊八粥，我们做哥哥的岂能不喝？”说着和李四二人各将一碗腊八粥喝得干干净净，转过身来，躬身向两位岛主道：“谢师父赐粥！”这才回入原来的行列。

群雄见张三、李四为了顾念与石破天结义的交情，竟然陪他同死，比之本就难逃大限的郑光芝和解文豹更是难了万倍，心下无不钦佩。

白自在寻思：“像这二人，才说得上一个‘侠’字，倘若我的结义兄弟服了剧毒，我白自在能不能顾念金兰之义，陪

他同死？”想到这一节，不由得大为踌躇。又想：“我既然有这片刻犹豫，就算终于陪人同死，那‘大侠士’三字头衔，已未免当之有愧。”

只听得张三说道：“兄弟，这里有些客人好像不喜欢这腊八粥的味儿，你若爱喝，不妨多喝几碗。”石破天饿了半天，一碗稀粥本原是不足驱饥，心想反正已经喝了，多一碗少一碗也无多大分别，斜眼向身边席上瞧去。

附近席上数人见到他目光射来，忙端起粥碗，纷纷说道：“这粥气味太浓，我喝不惯。小英雄随便请用，不必客气。”眼见石破天一双手接不了这许多碗粥，生怕张三反悔，失去良机，忙不迭的将粥碗放到石破天桌上。石破天道：“多谢！”一口气又喝了两碗。

龙岛主微笑点头，说道：“这位解英雄说得不错，地图上这座无名荒岛，便是眼前各位处身所在的侠客岛了。不过侠客岛之名，是我和木兄弟到了岛上之后，这才给安上的。那倒也不是我二人狂妄僭越，自居侠客。其中另有缘故，各位待会便知。我们依着图中所示，在岛上寻找了十八天，终于找到了武功秘诀的所在。原来那是一首古诗的图解，含义极是深奥繁复。我二人大喜之下，便即按图解修习。

“唉！岂不知福兮祸所倚，我二人修习数月之后，忽对这图解中所示武功生了歧见，我说该当如此练，木兄弟却说我想法错了，须得那样练。二人争辩数日，始终难以说服对方，当下约定各练各的，练成之后再来印证，且看到底谁错。练了大半年后，我二人动手拆解，只拆得数招，二人都不禁骇然，原来……原来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神色黯然，住口不言，木岛主叹了一口气，也大有郁郁之意。过了好一会，龙岛主才又道：“原来我二人都练错了！”

群雄听了，心里都是一震，均想他二人的徒弟张三、李四武功已如此了得，他二人自然更是出神入化，深不可测，所修习的当然不会是寻常拳脚，必是最高深的内功，这内功一练错，小则走火入魔，重伤残废，大则立时毙命，最是要紧不过。

只听龙岛主道：“我二人发觉不对，立时停手，相互辩难剖析，钻研其中道理。也是我二人资质太差，而图解中所示的功夫又太深奥，以致再钻研了几个月，仍是疑难不解。恰在此时，有一艘海盗船飘流到岛上，我兄弟二人将三名盗魁杀了，对余众分别审讯，作恶多端的一一处死，其余受人裹胁之徒便留在岛上。我二人商议，所以钻研不通这份古诗图解，多半在于我二人多年练武，先入为主，以致把练功的路子都想错了，不如收几名弟子，论他们来想想。于是我二人从盗伙之中，选了六名识字较多、秉性聪颖而武功低微之人，分别收为徒弟，也不传他们内功，只是指点了一些拳术剑法，便要他们去参研图解。

“哪知我的三名徒儿和木兄弟的三名徒儿参研得固然各不相同，甚而同是我收的徒儿之间，三人的想法也是大相径庭，木兄弟的三名徒儿亦复如此。我二人再仔细商量，这份图解是从李太白的一首古诗而来，我们是粗鲁武人，不过略通文墨，终不及通儒学者之能精通诗理，看来若非文武双全之士，难以真正解得明白。于是我和木兄弟分入中原，以一

年为期，各收四名弟子，收的或是满腹诗书的儒生，或是诗才敏捷的名士。”

他伸手向身穿黄衣和青衣的七八名弟子一指，说道：“不瞒诸位说，这几名弟子若去应考，中进士、点翰林是易如反掌。他们初时来到侠客岛，未必皆是甘心情愿，但学了武功，又去研习图解，却个个死心塌地的留了下来，都觉得学武练功远胜于读书做官。”

群雄听他说：“学武练功远胜读书做官。”均觉大获我心，许多人都点头称是。

龙岛主又道：“可是这八名士人出身的弟子一经参研图解，各人的见地却又各自不同，非但不能对我与木兄弟有所启发，议论纷纭，反而让我二人越来越糊涂了。

“我们无法可施，大是烦恼，若说弃之而去，却又无论如何狠不起心。有一日，木兄弟道：“当今之日，说到武学之精博，无过于少林高僧妙谛大师，咱们何不请他老人家前来指教一番？”我道：“妙谛大师隐居十余年，早已不问世事，就只怕请他不到。”木兄弟道：“我们何不抄录一两张图解，送到少林寺去请他老人家过目？倘若妙谛大师置之不理，只怕这图解也未必有如何了不起的地方。咱们兄弟也就不必再去理会这劳什子了。”我道：“此计大妙，咱们不妨再录一份，送到武当愚茶道长那里。少林、武当两派的武功各擅胜场，这两位高人定有卓见。”

“当下我二人将这图解中的第一图照式绘了，图旁的小字注解也抄得一字不漏，亲自送到少林寺去。不瞒各位说，我二人初时发见这份古诗图解，略加参研后便大喜若狂，只道

但须按图修习，我二人的武功当世再无第三人可以及得上。但越是修习，越是疑难不解，待得决意去少林寺之时，先前那秘籍自珍、坚不示人的心情，早已消得干干净净，只要有人能将我二人心中的疑团死结代为解开，纵使将这份图解公诸天下，亦不足惜了。

“到得少林寺后，我和木兄弟将图解的第一式封在信封之中，请知客僧递交妙谛大师。知客僧初时不肯，说道妙谛大师闭关多年，早已与外人不通音问，我二人便各取一个蒲团坐了，堵住了少林夺的大门，直坐了七日七夜，不令寺中僧人出入。知客僧无奈，才将那信递了进去。”

群雄均想：“他说得轻描淡写，但要将少林寺大门堵住七日七夜，当真谈何容易？其间不知经过了多少场龙争虎斗。少林群僧定是无法将他二人逐走，这才被迫传信。”

龙岛主续道：“那知客僧接过信封，我们便即站起身来，离了少林寺，到少室山山脚等候。等不到半个时辰，妙谛大师便即赶到，只问：‘在何处？’木兄弟道：‘还得去请一个人。’妙谛大师道：‘不错，要请愚茶！’

“三人来到武当山上，妙谛大师说道：‘我是少林寺妙谛，要见愚茶。’不等通报，直闯进内。想少林寺妙谛大师是何等名声，武当弟子谁也不敢拦阻。我二人跟随其后。妙谛大师走到愚茶道长清修的苦茶斋中，拉开架式，将图解第一式中的诸般姿式演了一遍，一言不发，转身便走。愚茶道长又惊又喜，也不多问，便一齐来到侠客岛上。

“妙谛大师娴熟少林诸般绝艺，愚茶道长剑法通神，那是武林中众所公认的两位顶尖儿人物。他二位一到岛上，便去

揣摩图解，第一个月中，他两位的想法尚是大同小异。第二个月时便已歧见丛生。到了第三个月，连他那两位早已淡泊自甘的世外高人，也因对图解所见不合，大起争执，甚至……甚至，唉！竟尔动起手来。”

群雄大是诧异，有的便问：“这两位高人比武较量，却是谁胜谁败？”

龙岛主道：“妙谛大师和愚茶道长各以从图解上参悟出来的功夫较量，拆到第五招上，两人所悟相同，登时会心一笑，罢手不斗，但到第六招上却又生了歧见。如此时斗时休，转瞬数月，两人参悟所得始终是相同者少而相异者多，然而到底谁是谁非，孰高孰低，却又难言。我和木兄弟详行计议，均觉这图解博大精深，以妙谛大师与愚茶道长如此修为的高人，尚且只能领悟其中一窍，看来若要通解全图，非集思广益不可。常言道得好：三个臭皮匠，抵个诸葛亮。咱们何不广邀天下奇材异能之士同来岛上，各竭心思，一齐参研？”

“恰好其时岛上的‘断肠蚀骨腐心草’开花，此草若再配以其他佐使之药，熬成热粥，服后于我辈练武之士大有补益，于是我二人派出使者，邀请当世名门大派的掌门人、各教教主、各帮帮主，来到敝岛喝碗腊八粥，喝过粥后，再请他们去参研图解。”

他这番话，各人只听得面面相觑，将信将疑，人人脸上神色十分古怪。

过了好半晌，丁不四大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们邀人来喝腊八粥，纯是一番好意了。”

龙岛主道：“全是好意，也不见得。我和木兄弟自有一片自私之心，只盼天下的武学好手群集此岛，能助我兄弟解开心中疑团，将武学之道发扬光大，推高一层。但若说对众位嘉宾意存加害，各位可是想得左了。”

丁不四冷笑道：“你这话岂非当面欺人？倘若只是邀人前来共同钻研武学，何以人家不来，你们就杀人家满门？天下哪有如此强凶霸道的请客法子？”

龙岛主点了点头，双掌一拍，道：“取赏善罚恶簿来！”便有八名弟子转入内堂，每人捧了一叠簿籍出来，每一叠都有两尺来高。龙岛主道：“分给各位来宾观看。”众弟子分取簿籍，送到诸人席上。每本簿册上都有黄笺注明某门某派某会。

丁不四拿过来一看，只见笺上写着“六合丁氏”四字，心中不由得一惊：“我兄弟是六合人氏，此事天下少有人知，侠客岛孤悬海外，消息可灵得很啊。”翻将开来，只见注明某年某月某日，丁不三在何处干了何事；某年某月某日，丁不四在何处又干了何事。虽然未能齐备，但自己二十年来的所作所为，凡是荦荦大者，簿中都有书明。

丁不四额上汗水涔涔而下，偷眼看旁人时，大都均是脸现狼狈尴尬之色，只有石破天自顾喝粥，不去理会摆在他面前那本注有“长乐帮”三字的簿册。他一字不识，全不知上面写的是甚么东西。

过了一顿饭时分，龙岛主道：“收了赏善罚恶簿。”群弟子分别将簿籍收回。

龙岛主微笑道：“我兄弟分遣下属，在江湖上打听讯息，并非胆敢刺探朋友们的隐私，只是得悉有这么一会子事，便

记了下来。凡是给侠客岛剿灭的门派帮会，都是罪大恶极、天所不容之徒。我们虽不敢说替天行道，然而是非善恶，却也分得清清楚楚。在下与木兄弟均想，我们既住在这侠客岛上，所作所为，总须对得住这‘侠客’两字才是。我们只恨侠客岛能为有限，不能尽诛普天下的恶徒。各位请仔细想一想，有哪一个名门正派或是行侠仗义的帮会，是因为不接邀请铜牌而给侠客岛诛灭了的？”

隔了半晌，无人置答。

龙岛主道：“因此上，我们所杀之人，其实无一不是罪有应得……”

白自在忽然插口道：“河北通州聂家拳聂老拳师聂立人，并无甚么过恶，何以你们将他满门杀了？”

龙岛主抽出一本簿子，随手轻挥，说道：“威德先生请看。”那簿册缓缓向白自在飞了过去。白自在伸手欲接，不料那簿册突然间在空中微微一顿，猛地笔直坠落，在白自在中指外二尺之处跌向席上。

白自在急忙伸手一抄，才将簿册接住，不致落入席上粥碗之中，当场出丑。簿籍入手，颇有沉甸甸之感，不由得心中暗惊：“此人将一本厚只数分的帐簿随手掷出，来势甚缓而力道极劲，远近如意，变幻莫测，实有传说中所谓‘飞花攻敌、摘叶伤人’之能。以这般手劲发射暗器，又有谁闪避挡架得了？我自称‘暗器第一’，这四个字非摘下不可。”

只见簿面上写着“河北通州聂家拳”七字，打开簿子，第一行触目惊心，便是“庚申五月初二，聂宗台在沧州郝家庄奸杀二命，留书嫁祸于黑虎寨盗贼”，第二行书道：“庚申十

月十七，聂宗峰在济南府以小故击伤刘文质之长子，当夜杀刘家满门一十三人灭口。”聂宗台、聂宗峰都聂老拳师的儿子，在江湖上颇有英侠之名，想不到暗中竟是无恶不作。

白自在沉吟道：“这些事死无对证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在下不敢说二位岛主故意滥杀无辜，但侠客岛派出去的弟子误听人言，只怕也是有的。”

张三突然说道：“威德先生既是不信，请你不妨再瞧瞧一件东西。”说着转身入内，随即回出，右手一扬，一本簿籍缓缓向白自在飞去，也是飞到他身前二尺之处，突然下落，手法与龙岛主一般无异。白自在已然有备，伸手抄起，入手的份量却比先前龙岛主掷簿时轻得多了，打了开来，却见是聂家的一本帐簿。

白自在少年时便和聂老拳师相稔，识得他的笔迹，见那帐簿确是聂老拳师亲笔所书，一笔笔都是银钱来往。其中一笔之上注以“可杀”两个朱字，这一笔帐是：“初八，买周家村田八十三亩二分，价银七十两”白自在心想：“七十两银子买了八十多亩田，这田买得忒也便宜，其中定有威逼强买之情。”

又看下去，见另一笔帐上又写了“可杀”两个朱字，这一笔帐是：“十五，收通州张县尊来银二千五百两。”心想：“聂立人好好一个侠义道，为甚么要收官府的钱财，那多半是勾结贪官污吏，欺压良善，做那伤天害理的勾当了。”

一路翻将下去，出现“可杀”二字的不下五六十处，情知这朱笔二字是张三或李四所批，不由得掩卷长叹，说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！这聂立人当真可杀。姓白的倘若早得几年

见了这本帐簿，侠客岛就是对他手下留情，姓白的也要杀他全家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去到张三身前，双手捧着帐簿还了他，说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”

转头向龙木二岛主瞧去，景仰之情，油然而生，寻思：“侠客岛门下高弟，不但武功卓绝，而且行事周密，主持公道。如何赏善我虽不知，但罚恶这等公正，赏善自也妥当。‘赏善罚恶’四字，当真是名不虚传。我雪山派门下弟子人数虽多，却哪里有张三、李四这等人才？唉，‘大宗师’三字，倘再加在白自在头上，宁不令人汗颜？”

龙岛主似是猜到了他心中的念头，微笑道：“威德先生请坐。先生久居西域，对中原那批衣冠禽兽的所做所为，多有未知，原也怪先生不得。”白自在摇了摇头，回归己座。

丁不四大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侠客岛过去数十年中杀人，都是那些人罪有应得；邀请武林同道前来，用意也只在共同参研武功？”

龙木二岛主同时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！”

丁不四又道：“那为甚么将来到岛上的武林高手个个都害死了，竟令他们连尸骨也不得还乡？”龙岛主摇头道：“丁先生此言差矣！道路传言，焉能尽信？”丁不四道：“依龙岛主所说，那么这些武林高手，一个都没有死？哈哈，可笑啊可笑。”

龙岛主仰天大笑，也道：“哈哈，可笑啊可笑？”

丁不四愕然问道：“有甚么可笑？”龙岛主笑道：“丁先生是敝岛贵客。丁先生既说可笑，在下只有随声附和，也说可笑了。”

丁不四道：“三十年中，来到侠客岛喝腊八粥的武林高手，没有三百，也有两百。龙岛主居然说他们尚都健在，岂非可笑？”

龙岛主道：“凡人皆有寿数天年，大限既届，若非大罗金仙，焉得不死？只要并非侠客岛下手害死，也就是了。”

丁不四侧过头想了一会，道：“那么在下向龙岛主打听一个人，有一个女子，名叫……名叫这个芳姑，听说二十年前来到了侠客岛上，此人可曾健在？”龙岛主道：“这位女侠姓甚么？多大年纪？是哪一個门派帮会的首脑？”丁不四道：“姓甚么……这可不知道了，本来是应该姓丁的……”

那蒙面女子突然尖声说道：“就是他的私生女儿。这姑娘可不跟爷姓，她跟娘姓，叫作梅芳姑。”丁不四脸上一红，道：“嘿嘿，姓梅就姓梅，用不着这般大惊小怪。她……她今年约莫四十岁……”那女子尖声道：“甚么约莫四十岁？是三十九岁。”丁不四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是三十九岁。她也不是甚么门派的掌门，更不是甚么帮主教主，只不过她学的梅花拳，天下只有她一家，多半是请上侠客岛来了。”

木岛主摇头道：“梅花拳？没资格。”那蒙面女子尖声道：“梅花拳为甚么没资格？我……我这不是收到了你们的邀宴铜牌？”木岛主摇头道：“不是梅花拳。”

龙岛主道：“梅女侠，我木兄弟说话简洁，不似我这等罗唆。他意思说，我们邀请你来侠客岛，不是为了梅女侠的家传梅花拳，而是在于你两年来新创的那套剑法。”

那姓梅女子奇道：“我的新创剑法，从来无人见过，你们又怎地知道？”她说话声音十分尖锐刺耳，令人听了甚不舒服，

话中隐含了惊奇之意，更是难听。

龙岛主微微一笑，向两名弟子各指一指。那两名弟子一个着黄衫、一个着青衫，立即踏上几步，躬身听令。龙岛主道：“你们将梅女侠新创的这套剑法试演一遍，有何不到之处，请梅女侠指正。”

两名弟子应道：“是。”走向倚壁而置的一张几旁。黄衫弟子在几上取过一柄铁剑，青衫弟子取边一条软鞭，向那姓梅女子躬身说道：“请梅女侠指教。”随即展开架式，纵横击刺，斗了起来。厅上群豪都是见闻广博之人，但黄衫弟子所使的这套剑法却是从所未见。

那女子不住口道：“这可奇了，这可奇了！你们几时偷看到的？”

石破天看了数招，心念一动：“这青衫人使的，可不是丁不四爷爷的金龙鞭法么？”果然听得丁不四大声叫了起来：“喂，你创了这套剑法出来，针对我的金龙鞭法，那是甚么用意？”那青衫弟子使的果然正是金龙鞭法，但一招一式，都被黄衫弟子的新奇剑法所克制。那蒙面女子冷笑数声，并不回答。

丁不四越看越怒，喝道：“想凭这剑法抵挡我金龙鞭法，只怕还差着一点。”一句话刚出口，便见那黄衫弟子剑法一变，招招十分刁钻古怪，阴毒狠辣，简直有点下三滥味道，绝无丝毫名家风范。

丁不四叫道：“胡闹，胡闹！那是甚么剑法？呸，这是泼妇剑法。”心中却不由得暗暗吃惊：“倘若真和她对敌，陡然间遇上这等下作打法，只怕便看了她的道儿。”然而这等阴毒

招数究竟只能用于偷袭，不宜于正大光明的相斗，丁不四心下虽惊讶不止，但一面却也暗自欣喜：“这种下流撒泼的招数倘若骤然向我施为，确然不易挡架，但既给我看过了一次，那就毫不足畏了。旁门左道之术，毕竟是可一而不可再。”

风良、高三娘子、吕正平、范一飞四人曾在丁不四手下吃过大苦头，眼见他这路金龙鞭法给对方层出不穷的怪招克制得缚手缚脚，都忍不住大声喝采。

丁不四怒道：“叫甚么好？”风良笑道：“我是叫丁四爷子金龙鞭法的好！”高三娘子笑道：“金龙鞭法妙极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”连叫三声“气死我了”，学的便是那日丁不四在饭店中挑衅生事之时的口吻。

那青衫弟子一套金龙鞭法使了大半，突然挥鞭舞个圈子。黄衫弟子便即收招。青衫弟子将软鞭放回几上，空手又和黄衫弟子斗将起来。

看得招数，石破天“咦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丁家擒拿手。”原来青衫弟子所使的，竟是丁不三的擒拿手，甚么“凤尾手”、“虎爪手”、“玉女拈针”、“夜叉锁喉”等等招式，全是丁瑯在长江船上曾经教过他的。丁不四更是恼怒，大声说道：“姓梅的，你冲着我兄弟而来，到底是甚么用意？这……这……这不是太也莫名其妙么？”在他心中，自然知道那姓梅的女子处心积虑，要报复他对她姊姊始乱终弃的负心之罪。

眼见那黄衫弟子克制丁氏拳脚的剑法阴狠毒辣，甚么撩阴挑腹、剜目戳臀，无所不至，但那青衫弟子尽也抵挡得住。突然之间，那黄衫弟子横剑下削，青衫弟子跃起闪避。黄衫弟子抛下手中铁剑，双手拦腰将青衫弟子抱住，一张口，咬

住了他的咽喉。

丁不四惊呼：“啊哟！”这一口似乎便咬在他自己喉头一般。他一颗心怦怦乱跳，知道这一抱一咬，配合得太过巧妙，自己万万躲避不过。

青衫弟子放开双臂，和黄衫弟子同时躬身向丁不四及那蒙面女子道：“请丁老前辈、梅女侠指正。”再向龙木二岛主行礼，拾起铁剑，退入原来的行列。

姓梅的女子尖声说道：“你们暗中居然将我手创的剑法学去了七八成，倒也不容易得很的了。可是这么演了给他看过，那……那可……”

丁不四怒道：“这种功夫不登大雅之堂，乱七八糟，不成体统，有甚么难学？”白自在插口道：“甚么不成体统？你姓丁的倘若乍然相遇，手忙脚乱之下，身上十七八个窟窿也给人家刺穿了。”丁不四怒道：“你倒来试试。”白自在道：“总而言之，你不是梅女侠的敌手。她在你喉头咬这一口，你本领再强十倍，也决计避不了。”

姓梅的女子尖声道：“谁要你讨好了？我和史小翠比，却又如何？”白自在道：“差得远了。我夫人不在此处，我夫人的徒儿却到了侠客岛上，喂，孙女婿，你去跟她比比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看不必比了。”那姓梅女子问道：“你是史小翠的徒儿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是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怎么你又是他的孙女婿？没上没下，乱七八糟，一窝子的狗杂种，是不是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，我是狗杂种。”那女子一怔之下，忍不住尖声大笑。

木岛主道：“够了！”虽只两个字，声音却十分威严。那

姓梅女子一呆，登时止声。

龙岛主道：“梅女侠这套剑法，平心而论，自不及丁家武功的精奥。不过梅女侠能自创新招，天资颖悟，这些招术中又有不少异想天开之处，因此我们邀请来到敝岛，盼能对那古诗的图解提出新见。至于梅花拳么，那是祖传之学，也还罢了。”

梅女侠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梅芳姑没来到侠客岛？”龙岛主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梅女侠颓然坐倒，喃喃的道：“我姊姊……我姊姊临死之时，就是挂念她这个女儿……”

龙岛主向站在右侧第一名的黄衫弟子道：“你给她查查。”

那弟子道：“是。”转身入内，捧了几本簿子出来，翻了几页，伸手指着一行字，朗声读道：“梅花拳掌门梅芳姑，生父姓丁，即丁……（他读到这里，含糊其词，人人均知他是免得丁不四难堪）……自幼随母学艺，十八岁上……其后隐居于豫西卢氏县东熊耳山之枯草岭。”

丁不四和梅女侠同时站起，齐声说道：“她是在熊耳山中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
那弟子道：“我本来不知，是簿上这么写的。”

丁不四道：“连我也不知，这簿子上又怎知道？”

龙岛主朗声道：“侠客岛不才，以维护武林正义为己任，赏善罚恶，秉公施行。武林朋友的所作所为，一动一静，我们自当详加记录，以凭查核。”

那姓梅女子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么芳姑她……她是在熊耳山的枯草岭中……”凝目向丁不四瞧去。只见他脸有喜色，但随即神色黯然，长叹一声。那姓梅女子也轻轻叹息。两人均

知，虽然获悉了梅芳姑的下落，今生今世却再也无法见她一面了。

二十 “侠客行”

龙岛主道：“众位心中尚有甚么疑窦，便请直言。”

白自在道：“龙岛主说是邀我们来看古诗图解，那到底是甚么东西，便请赐观如何？”

龙岛主和木岛主一齐站起。龙岛主道：“正要求教于各位高明博雅君子。”

四名弟子走上前来，抓住两块大屏风的边缘，向旁缓缓拉开，露出一条长长的甬道。龙木二岛主齐声道：“请！”当先领路。

群雄均想：“这甬道之内，定是布满了杀人机关。”不由得都是脸上变色。白自在道：“孙女婿，咱爷儿俩打头阵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是！”白自在携着他手。当先而行，口中哈哈大笑，笑声之中却不免有些颤抖。余人料想在劫难逃，一个个的跟随在后。有十余人坐在桌旁始终不动，侠客岛上的众弟子侍仆却也不加理会。

白自在等行出十余丈，来到一道石门之前，门上刻着三个斗大古隶：“侠客行”。

一名黄衫弟子上前推开石门，说道：“洞内有二十四座石室，各位可请随意来去观看，看得厌了，可到洞外散心。一应饮食，各石室中均有置备，各位随意取用，不必客气。”

丁不四冷笑道：“一切都是随意，可客气得很啊。就是不能‘随意离岛’，是不是？”

龙岛主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丁先生何出此言？各位来到侠客岛是出于自愿，若要离去，又有谁敢强留？海滩边大船小船一应俱全，各位何时意欲归去，尽可自便。”

群雄一怔，没想到侠客岛竟然如此大方，去留任意，当下好几个人齐声问道：“我们现下就要去了，可不可以？”龙岛主道：“自然可以啊，各位当我和木兄弟是甚么人了？我们待客不周，已感惭愧，岂敢强留嘉宾？”群雄心下一宽，均想：“既是如此，待看了那古诗图解是甚么东西，便即离去。他说过不强留嘉宾，以他的身分，总不能说过了话不算。”

当下各人络绎走进石室，只见东面是块打磨光滑的大石壁，石壁旁点燃着八根大火把，照耀明亮。壁上刻得有图有字。石室中已有十多人，有的注目凝思，有的打坐练功，有的闭着双目喃喃自语，更有三四人在大声争辩。

白自在陡然见到一人，向他打量片刻，惊道：“温三兄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在这里？”

这个不住在石室中打圈的黑衫老者温仁厚，是山东八仙剑的掌门，和白自在交情着实不浅。然而他见到白自在时并不如何惊喜，只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怎么到今日才来？”

白自在道：“十年前我听说你被侠客岛邀来喝腊八粥，只道你……只道你早就仙去了，曾大哭了几场，哪知道……”

温仁厚道：“我好端端在这里研习上乘武功，怎么就会死了？可惜，可惜你来得迟了。你瞧，这第一句‘赵客缟胡纓’，其中对这个‘胡’字的注解道：‘胡者，西域之人也。新

唐书承干传云：数百人习音声学胡人，椎髻剪彩为舞衣……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指着石壁上的小字注解，读给白自在听。

白自在乍逢良友，心下甚喜，既急欲询问别来种切，又要打听岛上情状，问道：“温三兄，这十年来你起居如何？怎地也不带个信到山东家中？”

温仁厚瞪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这‘侠客行’的古诗图解，包蕴古往今来最博大精深的武学秘奥，咱们竭尽心智，尚自不能参悟其中十之一二，哪里还能分心去理会世上俗事？你看图中此人，绝非燕赵悲歌慷慨的豪杰之士，却何以称之为‘赵客’？要解通这一句，自非先明白这个重要关键不可。”

白自在转头看壁上绘的果是个青年书生，左手执扇，右手飞掌，神态甚是优雅潇洒。

温仁厚道：“白兄，我最近揣摩而得，图中人儒雅风流，本该是阴柔之象，注解中却说：‘须从威猛刚硬处着手’，那当然说的是阴柔为体、阳刚为用，这倒不难明白。但如何为‘体’，如何为‘用’，中间实有极大的学问。”

白自在点头道：“不错。温兄，这是我的孙女婿，你瞧他人品还过得去罢？小子，过来见过温三爷爷。”

石破天走近，向温仁厚跪倒磕头，叫了声：“温三爷爷。”温仁厚道：“好，好！”但正眼也没向他瞧上一眼，左手学着图中人的姿势，右手突然发掌，呼的一声，直击出去，说道：“左阴右阳，多半是这个道理了。”石破天心道：“这温三爷爷的掌力好生了得。”

白自在诵读壁上所刻注解：“庄子说剑篇云：‘太子曰：吾王所见剑士，皆蓬头突鬓，垂冠，纓胡之纓，短后之衣。’司

马注云：‘纓胡之纓，谓粗纓无文理也。’温兄，‘纓胡’二字应当连在一起解释，‘纓胡’就是粗糙简陋，‘纓胡纓’是说他头上所戴之纓并不精致，并非说他戴了胡人之纓。这个‘胡’字，是糊里糊涂之糊，非西域胡人之胡。”

温仁厚摇头道：“不然，你看下一句注解：‘左思魏都赋云：纓胡之纓。注：铄曰，纓胡，武士纓名。’这是一种武士所戴之纓，可以粗陋，也可精致。前几年我曾向凉州果毅门的掌门人康昆请教过，他是西域胡人，于胡人之事是无所不知的。他说胡人武士冠上有纓，那形状是这样的……”说着蹲了下来，用手指在地下画图示形。

石破天听他二人议论不休，自己全然不懂，石壁上的注解又一字不识，听了半天，全无趣味，当下信步来到第二间石室中。一进门便见剑气纵横，有七对人各使长剑，正在较量，剑刃撞击，铮铮不绝。这些人所使剑法似乎各不相同，但变幻奇巧，显然均极精奥。

只见两人拆了数招，便即罢斗。一个白须老者说道：“老弟你刚才这一剑设想虽奇，但你要记得，这一路剑法的总纲，乃是‘吴钩霜雪明’五字。吴钩者，弯刀也，出剑之时，总须念念不忘‘弯刀’二字，否则不免失了本意。以刀法运剑，那并不难，但当使直剑如弯刀，直中有曲，曲中有直，方是‘吴钩霜雪明’这五个字的宗旨。”

另一个黑须老者摇头道：“大哥，你却忘了另一个要点。你瞧壁上的注解：鲍照乐府：‘锦带佩吴钩’，又李贺诗云：‘男儿何不佩吴钩’。这个‘佩’字，这个‘带’字，才是诗中最要紧的关键所在。吴钩虽是弯刀，却是佩带在身，并非

拿出来使用。那是说剑法之中当隐含吴钩之势，圆转如意，却不是真的弯曲。”那白须老者道：“然而不然。‘吴钩霜雪明’，精光闪亮，就非入鞘之吴钩，利器佩带在身而不入鞘，焉有是理？”

石破天不再听二人争执，走到另外二人身边，只见那二人斗得极快，一个剑招凌厉，着着进攻，另一个却是以长剑不住划着圆圈，将对方剑招尽数挡开。骤然间铮的一声响，双剑齐断，两人同时向后跃开。

那身材魁梧的黑脸汉子道：“这壁上的注解说道：白居易诗云：‘勿轻直折剑，犹胜曲全钩’。可见我这直折之剑，方合石壁注文原意。”

另一个是个老道，石破天认得他便是上清观的掌门人天虚道人，是石庄主夫妇的师兄。石破天心下凛凛，生怕他见了自己便会生气，哪知他竟似没见到自己，手中拿着半截断剑，只是摇头，说道：“‘吴钩霜雪明’是主，‘犹胜曲全钩’是宾。喧宾夺主，必非正道。”

石破天听他二人又宾又主的争了半天，自己一点不懂，举目又去瞧西首一男一女比剑。

这男女两人出招十分缓慢，每出一招，总是比来比去。有时男的侧头凝思半晌，有时女的将一招剑招使了八九遍犹自不休，显然二人不是夫妇，便是兄妹，又或是同门，相互情谊极深，正在齐心合力的钻研，绝无半句争执。

石破天心想：“跟这二人学学，多半可以学到些精妙剑法。”慢慢的走将过去。

只见那男子凝神运气，挺剑斜刺，刺到半途，便即收回，

摇了摇头，神情甚是沮丧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总是不对。”

那女子安慰他道：“远哥，比之五个月前，这一招可大有进境了。咱们再想想这一条注解：‘吴钩者，吴王阖庐之宝刀也。’为甚么吴王阖庐的宝刀，与别人的宝刀就有不同？”那男子收起长剑，诵读壁上注解道：“‘吴越春秋云：阖庐既宝莫邪，复命于国中作金钩，令曰：能为善吴钩者，赏之百金。吴作钩者甚众。而有人贪王之重赏也，杀其二子，以血衅金，遂成二钩，献于阖庐。’倩妹，这故事甚是残忍，为了吴王百金之赏，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猜想这‘残忍’二字，多半是这一招的要诀，须当下手不留余地，纵然是亲生儿子，也要杀了。否则壁上的注释文字，何以特地注明这一节。”

石破天见这女子不过四十来岁年纪，容貌甚是清秀，但说到杀害亲子之时，竟是全无凄恻之心，不愿再听下去。举目向石壁瞧去，只见壁上密密麻麻的刻满了字，但见千百文字之中，有些笔划宛然便是一把长剑，共有二三十把。

这些剑形或横或直，或撇或捺，在识字之人眼中，只是一个字中的一笔，但石破天既不识字，见到的却是一把把长长短短的剑，有的剑尖朝上，有的向下，有的斜起欲飞，有的横掠欲堕，石破天一把剑一把剑的瞧将下来，瞧到第十二柄剑时，突然间右肩“巨骨穴”间一热，有一股热气蠢蠢欲动，再看第十三柄剑时，热气顺着经脉，到了“五里穴”中，再看第十四柄剑时，热气跟着到了“曲池穴”中。热气越来越盛，从丹田中不断涌将上来。

石破天暗自奇怪：“我自从练了木偶身上的经脉图之后，

内力大盛，但从不像今日这般劲急，肚子里好似火烧一般，只怕是那腊八粥的毒性发作了。”

他不由得有些害怕，再看石壁上所绘剑形，内力便自行按着经脉运行，腹中热气缓缓散之于周身穴道，当下自第一柄剑从头看起，顺着剑形而观，心内存想，内力流动不息，如川之行。从第一柄剑看到第二十四柄时，内力也自“迎香穴”而至“商阳穴”运行了一周。他暗自寻思：“原来这些剑形与内力的修习有关，只可惜我不识得壁上文字，否则依法修习，倒可学到一套剑法。是了，白爷爷尚在第二室中，我去请他解给我听。”

于是回到第二室中，只见白自在和温仁厚二人手中各执一柄木剑，拆几招，辩一阵，又指着石壁上文字，各持己见，互指对方的谬误。

石破天拉拉白自在的衣袖，问道：“爷爷，那些字说些什么？”

白自在解了几句。温仁厚插口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！白兄，你武功虽高，但我在此间已有十年，难道这十年功夫都是白费的？总有些你没领会到的心得罢？”白自在道：“武学犹如佛家的禅宗，十年苦参，说不定还不及一夕顿悟。我以为这一句的意思是这样……”温仁厚连连摇头，道：“大谬不然。”

石破天听得二人争辩不休，心想：“壁上文字的注解如此难法，刚才龙岛主说，他们邀请了无数高手、许多极有学问的人来商量，几十年来，仍是弄不明白。我只字不识，何必去跟他们一同伤脑筋？”

在石室中信步来去，只听得东一簇、西一堆的人个个在

议论纷纭，各抒己见，要找个人来闲谈几句也不可得，独自甚是无聊，又去观看石壁上的图形。

他在第二室中观看二十四柄剑形，发觉长剑的方位指向，与体内经脉暗合，这第一图中却只一个青年书生，并无其他图形。看了片刻，觉得图中人右袖挥出之势甚是飘逸好看，不禁多看了一会，突然间只觉得右肋下“渊腋穴”上一动，一道热线沿着“足少阳胆经”，向着“日月”、“京门”二穴行去。

他心中一喜，再细看图形，见构成图中人身上衣褶、面容、扇子的线条，一笔笔均有贯串之意，当下顺着气势一路观将下来，果然自己体内的内息也依照线路运行。寻思：“图画笔法与体内经脉相合，想来这是最粗浅的道理，这里人人皆知。只是那些高深武学我无法领会，左右无事，便如当年照着木偶身上线路练功一般，在这里练些粗浅功夫玩玩，等白爷爷领会了上乘武学，咱们便可一起回去啦。”

当下寻到了图中笔法的源头，依势练了起来。这图形的笔法与世上书画大不相同，笔划顺逆颇异常法，好在他从来没学过写字，自不知不论写字画图，每一笔都该自上而下、自左而右，虽然勾挑是自上而下，曲撇是自右而左，然而均系斜行而非直笔。这图形中却是自下而上、自右向左的直笔甚多，与书画笔意往往截然相反，拗拙非凡。他可丝毫不以为怪，照样习练。换作一个学写过几十天字的蒙童，便决计不会顺着如此的笔路存想了。

图中笔画上下倒顺，共有八十一笔。石破天练了三十余笔后，觉得腹中饥饿，见石室四角几上摆满面点茶水，便过去吃喝一阵，到外边厕所中小解了，回来又依着笔路照练。

石室中灯火明亮，他倦了便倚壁而睡，饿了伸手便取糕饼而食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已将第一图中的八十一笔内功记得纯熟，去寻白自在时，已然不在室中。

石破天微感惊慌，叫道：“爷爷，爷爷！”奔到第二室中，一眼便见白自在手持木剑，在和一位童颜鹤发的老道斗剑。两人剑法似乎都甚钝拙，但双剑上发出嗤嗤声响，乃是各以上乘内力注入了剑招之中。只听得呼一声大响，白自在手中木剑脱手飞出，那老道手中的木剑却也断为两截。两人同时退开两步。

那老道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威德先生，你天授神力，老道甘拜下风。然而咱们比的是剑法，可不是比内力。”白自在道：“愚茶道长，你剑法比我高明，我是佩服的。但这是你武当派世传的武学，却不是石壁上剑法的本意。”愚茶道人敛起笑容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依你说却是如何？”白自在道：“这一句‘吴钩霜雪明’这个‘明’字，大有道理……”

石破天走到白自在身畔，说道：“爷爷，咱们回去了，好不好？”白自在奇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这里龙岛主说，咱们甚么时候想走，随时可以离去。海滩边有许多船只，咱们可以走了。”白自在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！为甚么这样心急？”

石破天见他发怒，心下有些害怕，道：“婆婆在那边等你呢，她说只等到三月初八。倘若三月初八还不见你回去，她便要投海自尽。”白自在一怔，道：“三月初八？咱们是腊月初八到的，还只过了两三天，日子挺长着呢，又怕甚么？慢慢再回去好了。”

石破天挂念着阿绣，回想到那日她站在海滩之上送别，神

色忧愁，情切关心，恨不得插翅便飞了回去，但见白自在全心全意沉浸在这石壁的武学之中，实无丝毫去意，总不能舍他自回，当下不敢再说，信步走到第三座石室之中。

一踏进石室，便觉风声劲急，却是三个劲装老者展开轻功，正在迅速异常的奔行。这三人奔得快极，只带得满室生风。三人脚下追逐奔跑，口中却在不停说话，而语气甚是平静，足见内功修为都是甚高，竟不因疾驰而令呼吸急促。

只听第一个老者道：“这一首‘侠客行’乃大诗人李白所作。但李白是诗仙，却不是剑仙，何以短短一首二十四句的诗中，却含有武学至理？”第二人道：“创制这套武功的才是一位震古烁今、不可企及的武学大宗师。他老人家只是借用了李白这首诗，来抒写他的神奇武功。咱们不可太钻牛角尖，拘泥于李白这首‘侠客行’的诗意。”第三人道：“纪兄之言虽极有理，但这句‘银鞍照白马’，若是离开了李白的诗意，便不可索解。”第一个老者道：“是啊。不但如此，我以为还得和第四室中那句‘飒沓如流星’连在一起，方为正解。解释诗文固不可断章取义，咱们研讨武学，也不能断章取义才是。”

石破天暗自奇怪，他三人商讨武功，为何不坐下来慢慢谈论，却如此足不停步的你追我赶？但片刻之间便即明白了。只听那第二个老者道：“你既自负于这两句诗所悟比我为多，为何用到轻功之上，却也不过尔尔，始终追我不上？”第一个老者笑道：“难道你又追得我上了？”只见三人越奔越急，衣襟带风，连成了一个圆圈，但三人相互间距离始终不变，显

是三人功力相若，谁也不能稍有超越。

石破天看了一会，转头去看壁上所刻图形，见画的是一匹骏马，昂首奔行，脚下云气瀰漫，便如是在天空飞行一般。他照着先前法子，依着那马的去势存想，内息却毫无动静，心想：“这幅图中的功夫，和第一二室中的又自不同。”

再细看马足下的云气，只见一团团云雾似乎在不断向前推涌，直如意欲破壁飞出，他看得片刻，内息翻涌，不由自主的拔足便奔。他绕了一个圈子，向石壁上的云气瞧了一眼，内息推动，又绕了一个圈，只是他没学过轻功，足步踉跄，姿势歪歪斜斜的十分拙劣，奔行又远不如那三个老者迅速。三个老者每绕七八个圈子，他才绕了一个圈子。

耳边厢隐隐听得三个老者出言讥嘲：“哪里来的少年，竟也来学咱们一般奔跑？哈哈，这算甚么样子？”“这般的轻功，居然也想来钻研石壁上的武功？嘿嘿！”“人家醉八仙的醉步，那也是自有规范的高明武功，这个小兄弟的醉九仙，可太也滑稽了。”

石破天面红过耳，停下步来，但向石壁看了一会，不由自主的又奔跑起来。转了八九个圈子之后，全神贯注的记忆壁上云气，那三个老者的讥笑已一句也没听进耳中。

也不知奔了多少圈子，待得将一团团云气的形状记在心里，停下步来，那三个老者已不知去向，身边却另有四人，手持兵刃，模仿壁上飞马的姿势，正在互相击刺。

这四人出剑狠辣，口中都是念念有词，诵读石壁上的口诀注解。一人道：“银光灿烂，鞍自平稳。”另一人道：“‘照’者居高而临下，‘白’则皎洁而渊深。”又一人道：

“天马行空，瞬息万里。”第四人道：“李商隐文：‘手为天马，心为国图。’韵府：‘道家以手为天马’，原来天马是手，并非真的是马。”

石破天心想：“这些口诀甚是深奥，我是弄不明白的。他们在这里练剑。少则十年，多则三十年。我怎能等这么久？反正没时间多待，随便瞧瞧，也就是了。”

当下走到第四室中，壁上绘的是“飒沓如流星”那一句的图谱，他自去参悟修习。

“侠客行”一诗共二十四句，即有二十四间石室图解。他游行诸室，不识壁上文字，只从图画中去修习内功武术。那第五句“十步杀一人”，第十句“脱剑膝前横”，第十七句“救赵挥金锤”，每一句都是一套剑法。第六句“千里不留行”，第七句“事了拂衣去”，第八句“深藏身与名”，每一句都是一套轻身功夫；第九句“闲过信陵饮”，第十四句“五岳倒为轻”，第十六句“纵死侠骨香”，则各是一套拳掌之法。第十三句“三杯吐言诺”，第十八句“意气素霓生”，第二十句“喧赫大梁城”，则是吐纳呼吸的内功。

他有时学得极快，一天内学了两三套，有时却连续十七八天都未学全一套。一经潜心武学，浑忘了时光流转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，终于修毕了二十三间石室中壁上的图谱。

他每学完一幅图谱，心神宁静下来。便去催促白自在回去。但白自在对石壁上武学所知渐多，越来越是沉迷，一见石破天过来催请，便即破口大骂，说他扰乱心神，耽误了钻研功夫，到后来更是挥拳便打，不许他近身说话。

石破天无奈，去和范一飞、高三娘子等商量，不料这些人也一般的如痴如狂，全心都沉浸在石壁武学之中，拉着他相告，这一句的诀窍在何处，那一句的注释又怎么。

石破天惕然心惊：“龙木二岛主邀请武林高人前来参研武学，本是任由他们自归，但三十年来竟没一人离岛，足见这石壁上的武学迷人极深。幸好我武功既低，又不识字，决不会像他们那样留恋不去。”因此范一飞他们一番好意，要将石壁上的文字解给他听，他却只听得几句便即走开，再也不敢回头，把听到的说话赶快忘记，想也不敢去想。

屈指计算，到侠客岛后已逾两个半月，再过得数天，非动身回去不可，心想二十四座石室我已看过了二十三座，再到最后一座去看上一两日，图形若是太难，便来不及学了，要是爷爷一定不肯走，自己只有先回去，将岛上情形告知史婆婆等众人，免得他们放心不下。好在任由爷爷留岛钻研武功，那也是绝无凶险之事。当下走到第二十四室之中。

走进室门，只见龙岛主和木岛主盘膝坐在锦垫之上，面对石壁，凝神苦思。

石破天对这二人心存敬畏，不敢走近，远远站着，举目向石壁瞧去，一看之下，微感失望，原来二十三座石室壁上均有图形，这最后一室却仅刻文字，并无图画。

他想：“这里没有图画，没甚么好看，我去跟爷爷说，我今天便回去了。”想到数日后便可和阿绣、石清、闵柔等人见面，心中说不出的欢喜，当即跪倒，向两位岛主拜了几拜，说道：“多承二位岛主款待，又让我见识石壁上的武功，十分感

谢。小人今日告辞。”

龙木二岛主浑不理睬，只是凝望着石壁出神，于他的说话跪拜似乎全然不闻不见。石破天知道修习高深武功之时，人人如此全神贯注，倒也不以为忤。顺着二人目光又向石壁瞧了一眼，突然之间，只觉壁上那些文字一个个似在盘旋飞舞，不由得感到一阵晕眩。

他定了定神，再看这些字迹时，脑中又是一阵晕眩。他转开目光，心想：“这些字怎地如此古怪，看上一眼，便会头晕？”好奇心起，注目又看，只见字迹的一笔一划似乎都变成了一条条蝌蚪，在壁上蠕蠕欲动，但若凝目只看一笔，这蝌蚪却又不动了。

他幼时独居荒山，每逢春日，常在山溪中捉了许多蝌蚪，养在峰上积水而成的小池中，看它们生脚脱尾，变成青蛙，跳出池塘，阁阁之声吵得满山皆响，解除了不少寂寞。此时便如重逢儿时的游伴，欣喜之下，细看一条条蝌蚪的情状。只见无数蝌蚪或上窜、或下跃，姿态各不相同，甚是有趣。

他看了良久，陡觉背心“至阳穴”上内息一跳，心想：“原来这些蝌蚪看似乱钻乱游，其实还是和内息有关。”看另一条蝌蚪时，背心“悬枢穴”上又是一跳，然而从“至阳穴”至“悬枢穴”的一条内息却串连不起来；转目去看第三条蝌蚪，内息却全无动静。

忽听得身旁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石帮主注目‘太玄经’，原来是位精通蝌蚪文的大方家。”石破天转过头来，见木岛主一双照耀如电的目光正瞧着自己，不由得脸上一热，忙道：“小人一个字也不识，只是瞧这些小蝌蚪十分好玩，便多

看了一会。”

木岛主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这部‘太玄经’以古蝌蚪文写成，我本来正自奇怪，石帮主年纪轻轻，居然有此奇才，识得这种古奥文字。”石破天讪讪的道：“那我不看了，不敢打扰两位岛主。”木岛主道：“你不用去，尽管在这里看便是，也打扰不了咱们。”说着闭上了双目。

石破天待要走开，却想如此便即离去，只怕木岛主不高兴，再瞧上片刻，然后出去便了。转头再看壁上的蝌蚪时，小腹上的“中注穴”突然剧烈一跳，不禁全身为之震动，寻思：“这些小蝌蚪当真奇怪，还没变成青蛙，就能这么大跳而特跳。”不由得童心大盛，一条条蝌蚪的瞧去，遇到身上穴道猛烈跃动，觉得甚是好玩。

壁上所绘小蝌蚪成千成万，有时碰巧，两处穴道的内息连在一起，便觉全身舒畅。他看得兴发，早忘了木岛主的言语，自行找寻合适的蝌蚪，将各处穴道中的内息串连起来。

但壁上蝌蚪不计其数，要将全身数百处穴道串成一条内息，那是谈何容易？石室之中不见天日，惟有灯火，自是不知日夜，只是腹饥便去吃面，吃了八九餐后，串连的穴道渐多。

但这些小蝌蚪似乎一条条的都移到了体内经脉穴道之中，又像变成了一只只小青蛙，在他四肢百骸间到处跳跃。他又觉有趣，又是害怕，只有将几处穴道连了起来，其中内息的动荡跳跃才稍为平息，然而一穴方平，一穴又动，他犹似着迷中魔一般，只是凝视石壁上的文字，直到倦累不堪，这才倚墙而睡，醒转之后，目光又被壁上千千万万小蝌蚪吸了

过去。

如此痴痴迷迷的饥了便吃，倦了便睡，余下来的时光只是瞧着那些小蝌蚪，有时见到龙木二岛主投向自己的目光甚是奇异，心中羞愧之念也是一转即过，随即不复留意。

也不知是哪一天上，突然之间，猛觉内息汹涌澎湃，顷刻间冲破了七八个窒滞之处，竟如一条大川般急速流动起来，自丹田而至头顶，自头顶又至丹田，越流越快。他惊惶失措，一时间没了主意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觉四肢百骸之中都是无可发泄的力气，顺手便将“五岳倒为轻”这套掌法使将出来。

掌法使完，精力愈盛，右手虚执空剑，便使“十步杀一人”的剑法，手中虽然无剑，剑招却源源而出。

“十步杀一人”的剑法尚未使完，全身肌肤如欲胀裂，内息不由自主的依着“赵客缦胡缨”那套经脉运行图谱转动，同时手舞足蹈，似是大欢喜，又似大苦恼。“赵客缦胡缨”既毕，接下去便是“吴钩霜雪明”，他更不思索，石壁上的图谱一幅幅在脑海中自然涌出，自“银鞍照白马”直到第二十三句“谁能书阁下”，一气呵成的使了出来，其时剑法、掌法、内功、轻功，尽皆合而为一，早已分不出是掌是剑。

待得“谁能书阁下”这套功夫演完，只觉气息逆转，便自第二十二句“不惭世上英”倒使上去，直练至第一句“赵客缦胡缨”他情不自禁的纵声长啸，霎时之间，谢烟客所传的炎炎功，自木偶体上所学的内功，从雪山派群弟子练剑时所见到的雪山剑法，丁珰所授的擒拿法，石清夫妇所授的上清观剑法，丁不四所授的诸般拳法掌法，史婆婆所授的金乌刀法，都纷至沓来，涌向心头。他随手挥舞，已是不按次序，

但觉不论是“将炙啖朱亥”也好，是“脱剑膝前横”也好，皆能随心所欲，既不必存想内息，亦不须记忆招数，石壁上的千百种招式，自然而然的从心中传向手足。

他越演越是心欢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妙极！”

忽听得两人齐声喝采：“果然妙极！”

石破天一惊，停手收招，只见龙岛主和木岛主各站在室角之中，满脸惊喜的望着他，石破天忙道：“小人胡闹，两位莫怪。”心想：“这番可糟糕了，我在这里乱动乱叫，可打扰了两位岛主用功。”不由得甚是惶恐。

只见两位岛主满头大汗淋漓，全身衣衫尽湿，站身之处的屋角落中也尽是水渍。

龙岛主道：“石帮主天纵奇才，可喜可贺，受我一拜。”说着便拜将下去。木岛主跟着拜倒。

石破天大惊，急忙跪倒，连连磕头，只磕得咚咚有声，说道：“两位如此……这个……客气，这……这可折杀小人了。”

龙岛主道：“石帮主……请……请起……”

石破天站起身来，只见龙岛主欲待站直身子，忽然晃了两晃，坐倒在地。木岛主双手据地，也是站不起来。石破天惊道：“两位怎么了？”忙过去扶着龙岛主坐好，又将木岛主扶起。龙岛主摇了摇头，脸露微笑，闭目运气。木岛主双手合十，也自行功。

石破天不敢打扰，瞧瞧龙岛主，又瞧瞧木岛主，心中惊疑不定。过了良久，木岛主呼了一口长气，一跃而起，过去抱住了龙岛主。两人搂抱在一起，纵声大笑，显是欢喜无限。

石破天不知他二人为甚么这般开心，只有陪着傻笑，但

料想决不会是坏事，心中大为宽慰。

龙岛主扶着石壁，慢慢站直，说道：“石帮主，我兄弟闷在心中数十年的大疑团，得你今日解破，我兄弟实是感激不尽。”石破天道：“我怎地……怎地解破了？”龙岛主微笑道：“石帮主何必如此谦光？你参透了这首‘侠客行’的石壁图谱，不但是当世武林中的第一人。除了当年在石壁上雕写图谱的那位前辈之外，只怕古往今来，也极少有人及得上你。”

石破天甚是惶恐，连说：“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”

龙岛主道：“这石壁上的蝌蚪古文，在下与木兄弟所识得的还不到一成，不知石帮主肯赐予指教么？”

石破天瞧瞧龙岛主，又瞧瞧木岛主，见二人脸色诚恳，却又带着几分患得患失之情，似乎怕自己不肯吐露秘奥，忙道：“我跟两位说知便是。我看这条蝌蚪，‘中注穴’中便有跳动；再看这条蝌蚪，‘太赫穴’便大跳一下……”他指着一条条蝌蚪，解释给二人听。他说了一会，见龙木二人神色迷惘，似乎全然不知，问道：“我说错了么？”

龙岛主道：“原来……原来……石帮主看的是一条条……一条条那个蝌蚪，不是看一个个字，那么石帮主如何能通解全篇‘太玄经’？”

石破天脸上一红，道：“小人自幼没读过书，当真是一字不识，惭愧得紧。”

龙木二岛主一齐跳了起来，同声问道：“你不识字？”

石破天摇头道：“不识字。我……我回去之后，定要阿绣教我识字，否则人人都识字，我却不识得，给人笑话，多不好意思。”

龙木二岛主见他脸上一片淳朴真诚，绝无狡黠之意，实是不由得不信。龙岛主只觉脑海中一团混乱，扶住了石壁，问道：“你既不识字，那么自第一室至第二十三室，壁上这许许多多注释，却是谁解给你听的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没人解给我听。白爷爷解了几句，关东那位范大爷解了几句，我也不懂，没听下去。我……我只是瞧着图形。胡思乱想，忽然之间，图上的云头或是小剑甚么的，就和身体内的热气连在一起了。”

木岛主道：“你不识字，却能解通图谱，这……这如何能够？”龙岛主道：“难道冥冥中真有天意？还是这位石帮主真有天纵奇才？”

木岛主突然一顿足，叫道：“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大哥，原来如此！”龙岛主一呆，登时也明白了。他二人共处数十年，修为相若，功力亦复相若，只是木岛主沉默寡言，比龙岛主少了一分外务，因此悟到其中关窍之时，便比他早了片刻。两人四手相握，脸上神色又是凄楚，又是苦涩，又带了三分欢喜。

龙岛主转头向石破天道：“石帮主，幸亏你不识字，才得解破这个大疑团，令我兄弟死得瞑目，不致抱恨而终。”

石破天搔了搔头，问道：“甚么……甚么死得瞑目？”

龙岛主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原来这许许多多注释文字，每一句都在故意导人误入歧途。可是参研图谱之人，又有哪一个肯不去钻研注解？”石破天奇道：“岛主你说那许多字都是没用的？”龙岛主道：“非但无用，而且大大有害。倘若没有这些注解，我二人的无数心血，又何至尽数虚耗，数十年

苦苦思索，多少总该有些进益罢。”

木岛主喟然道：“原来这篇‘太玄经’也不是真的蝌蚪文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是一些经脉穴道的线路方位而已。唉，四十年的光阴，四十年的光阴！”龙岛主道：“白首太玄经！兄弟，你的头发也真是雪白了！”木岛主向龙岛主头上瞧了一眼，“嘿”的一声。他虽不说话，三人心中无不明白，他意思是说：“你的头发何尝不白？”

龙木二岛主相对长叹，突然之间，显得苍老异常，更无半分当日腊八宴中的神采威严。

石破天仍是大惑不解，又问：“他在石壁上故意写上这许多字，教人走上错路，那是为了甚么？”

龙岛主摇头道：“到底是甚么居心，那就难说得很久了。这位武林前辈或许不愿后人得之太易，又或者这些注释是后来另外有人加上去的。这往昔之事，谁也不知道的了。”木岛主道：“或许这位武林前辈不喜读书人，故意布下圈套，好令像石帮主这样不识字的忠厚老实之人得益。”龙岛主叹道：“这位前辈用心深刻，又有谁推想得出？”

石破天见他二人神情倦怠，意兴萧索，心下好大的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二位岛主，倘若我学到的功夫确实有用，自当尽数向两位说知。咱们这就去第一座石室之中，我一一说来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决不敢有丝毫隐瞒。”

龙岛主苦笑摇头，道：“小兄弟的好意，我二人心领了。小兄弟宅心仁厚，该受此益，日后领袖武林群伦，造福苍生，自非鲜浅。我二人这一番心血也不算白费了。”木岛主道：“正是，图谱之谜既已解破，我二人心愿已了。是小兄弟练成，

还是我二人练成，那也都是一样。”

石破天求恳道：“那么我把这些小蝌蚪详详细细说给两位听，好不好？”

龙岛主凄然一笑，说道：“神功既得传人，这壁上的图谱也该功成身退了。小兄弟，你再瞧瞧。”

石破天转身向石壁瞧去，不由得骇然失色。只见石壁上一片片石屑正在慢慢跌落，满壁的蝌蚪文字也已七零八落，只剩下七八成。他大惊之下，道：“怎……怎么会这样？”

龙岛主道：“小兄弟适才……”木岛主道：“此事慢慢再说，咱们且去聚会众人，宣布此事如何？”龙岛主登时会意，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石帮主，请。”

石破天不敢先行，跟在龙木二岛主之后，从石室中出来。龙岛主传讯邀请众宾，召集弟子，同赴大厅聚会。

原来石破天解悟石壁上神功之后，情不自禁的试演。龙木二岛主一见之下大为惊异，龙岛主当即上前出掌相邀。其时石破天犹似着魔中邪，一觉有人来袭，自然而然的还掌相应，数招之后，龙岛主便觉难以抵挡，木岛主当即上前夹击。他二人的武功，当世已找不出第三个人来，可是二人联手，仍是敌不住石破天新悟的神妙武功。本来二人若是立即收招，石破天自然而然的也会住手，但二人都要试一试这壁上武功到底有多大力，四掌翻飞，越打越紧。他二人掌势越盛，石破天的反击也是越强，三个人的掌风掌力撞向石壁，竟将石壁的浮面都震得酥了。单是龙木二岛主的掌力，便能销毁石壁，何况石破天内力本来极强，再加上新得的功力，三人的掌力都是武学中的巅峰功夫，锋芒不显，是以石壁虽毁，却

并非立时破碎，而是慢慢的酥解跌落。

木岛主知道石破天试功之时便如在睡梦中一般，于外界事物全不知晓，因此阻止龙岛主再说下去，免得石破天为了无意中损坏石壁而心中难过；再说石壁之损，本是因他二人出手邀掌而起，其过在己而不在彼。

三人来到厅中坐定，众宾客和诸弟子陆续到来。龙岛主传令灭去各处石室中的灯火，以免有人贪于钻研功夫，不肯前来聚会。

众宾客纷纷入座。过去三十年中来到侠客岛上的武林首领，除因已寿终逝世之外，都已聚集大厅。三十年来，这些人朝夕在二十四间石室中来来去去，却从未如此这般相聚一堂。

龙岛主命大弟子查点人数，得悉众宾俱至，并无遗漏，便低声向那弟子吩咐了几句。那弟子神色愕然，大有惊异之态。木岛主也向本门的大弟子低声吩咐几句。两名大弟子听得师父都这么说，又再请示好一会，这才奉命，率领十余名师弟出厅办事。

龙岛主走到石破天身旁，低声道：“小兄弟，适才石室中的事情，你千万不可向旁人说起。就算是你最亲近之人，也不能让他得知你已解明石壁上的武功秘奥，否则你一生之中将有无穷祸患，无穷烦恼。”石破天应道：“是，谨遵岛主吩咐。”龙岛主又道：“常言道：慢藏诲盗。你身负绝世神功，若是有人得悉，武林中不免有人因羡慕妒，因妒生恨，或求你传授指点，或迫你吐露秘密，倘若所求不遂，就会千方百计

的来加害于你。你武功虽高，但忠厚老实，实是防不胜防。因此这件事说甚么也不能泄露了。”石破天应道：“是，多谢岛主指明，晚辈感激不尽。”

龙岛主握着他手，低声道：“可惜我和木兄弟不能见你大展奇才，扬威江湖了。”木岛主似是知道他两人说些甚么，转头瞧着石破天，神色间也是充满关注与惋惜之意。石破天心想要：“这两位岛主待我这样好，我回去见了阿绣之后，定要同她再来岛上，拜会他二位老人家。”

龙岛主向他嘱咐已毕，这才归座，向群雄说道：“众位朋友，咱们在这岛上相聚，总算是一番缘法。时至今日，大伙儿缘份已尽，这可要分手了。”

群雄一听之下，大为惊骇，纷纷相询：“为甚么？”“岛上出了甚么事？”“两位岛主有何见教？”“两位岛主要离岛远行吗？”

众人喧杂相问声中，突然后面传来轰隆隆、轰隆隆一阵阵有如雷响的爆炸之声。群雄立时住口，不知岛上出了甚么奇变。

龙岛主道：“各位，咱们在此相聚，只盼能解破这首‘侠客行’武学图解的秘奥，可惜时不我予，这座侠客岛转眼便要陆沉了。”

群雄大惊，纷问：“为甚么？”“是地震么？”“火山爆发？”“岛主如何得知？”

龙岛主道：“适才我和木兄弟发见本岛中心即将有火山喷发，这一发作，全岛立时化为火海，此刻雷声隐隐，大害将作，各位急速离去罢。”

群雄将信将疑，都是拿不定主意。大多数人贪恋石壁上的武功，宁可冒丧生之险，也不肯就此离去。

龙岛主道：“各位若是不信，不妨去石室一观，各室俱已震坍，石壁已毁，便是地震不起，火山不喷，留在此间也无事可为了。”

群雄听得石壁已毁，无不大惊，纷纷抢出大厅，向厅后石室中奔去。

石破天也随着众人同去，只见各间石室果然俱已震得倒塌，壁上图谱尽皆损毁。石破天知是龙木二岛主命弟子故意毁去，心中好生过意不去，寻思：“都是我不好，闯出这等的大祸来。”

早有人瞧出情形不对，石室之毁显是出于人为，并非地震使然，振臂高呼，又群相奔回大厅，要向龙木二岛主质问。刚到厅口，便听得哀声大作，群雄惊异更甚，只见龙木二岛主闭目而坐，群弟子围绕在二人身周，俯伏在地，放声痛哭。

石破天吓得一颗心似欲从腔中跳了出来，排众而前，叫道：“龙岛主、木岛主，你……你们怎么了？”只见二人容色僵滞，原来已然逝世。石破天回头向张三、李四问道：“两位岛主本来好端端地，怎么……怎么便死了？”张三呜咽道：“两位师父逝世之时，说道他二人大愿得偿，虽离人世，心中却是……却是十分平安。”

石破天心中难过，不禁哭出声来。他不知龙木二岛主突然去世，一来年寿本高，得知图谱的秘奥之后，于世上更无萦怀之事；二来更因石室中一番试掌，石破天内力源源不绝，龙木二岛主竭力抵御，终于到了油尽灯枯之境。他若知二位

岛主之死与自己实有莫大干系，更要深自咎责、伤心无已了。

那身穿黄衫的大弟子拭了眼泪，朗声说道：“众位嘉宾，我等恩师去世之前，遗命请各位急速离岛。各位以前所得的‘赏善罚恶’铜牌，日后或仍有用，请勿随意丢弃。他日各位若有为难之事，持牌到南海之滨的小渔村中相洽，我等兄弟或可相助一臂之力。”

群雄失望之际，都不禁又是一喜，均想：“侠客岛群弟子武功何等厉害，有他们出手相助，纵有天大的祸患，也担当得起。”

那身穿青衫的大弟子说道：“海边船只已备，各位便请动程。”当下群雄纷纷向龙木二岛主的遗体下拜作别。

张三、李四拉着石破天的手。张三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这就去罢，日后我们当来探你。”

石破天和二人别过，随着白自在、范一飞、高三娘子、天虚道人等一千人来到海边，上了海船。此番回去，所乘的均是大海船，只三四艘船，便将群雄都载走了，拔锚解缆，扬帆离岛。

二十一 “我是谁？”

在侠客岛上住过十年以上之人，对图谱沉迷已深，于石壁之毁，无不痛惜。更有人自怨自艾，深悔何不及早抄录摹写下来。海船中自撞其头者有之，自捶其胸者有之。但新来的诸人想到居然能生还故土，却是欣慰之情远胜于惋惜了。

眼见侠客岛渐渐模糊，石破天突然想起一事，不由得汗流浹背，顿足叫道：“糟糕，糟糕！爷爷，今……今天是几……几月初……初几啊？”

白自在一惊，大叫：“啊哟！”根根胡子不绝颤动，道：“我……我不……不知道，今……今天是几月初……初几？”

丁不四坐在船舱的另一角中，问道：“甚么几月初几？”

石破天问道：“丁四爷爷，你记不记得，咱们到侠客岛来，已有几天了？”丁不四道：“一百天也好，两百天也好，谁记得了？”

石破天大急，几乎要流出眼泪来，向高三娘子道：“咱们是腊月初八到的，此刻是三月里了罢？”高三娘子屈指计算，道：“咱们在岛上过了一百一十五日。今天不是四月初五，便是四月初六。”

石破天和白自在齐声惊呼：“是四月？”高三娘子道：“自然是四月了！”

白自在捶胸大叫：“苦也，苦也！”

丁不四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甜也，甜也！”

石破天怒道：“丁四爷爷，婆婆说过，倘若三月初八不见白爷爷回去，她便投海而死，你……你又有甚么好笑？阿绣……阿绣也说要投海……”丁不四一呆，道：“她说在三月初八投海？今……今日已是四月……”石破天哭道：“是啊，那……那怎么办？”

丁不四怒道：“小翠在三月初八投海，此刻已死了二十几天啦，还有甚么法子？她脾气多硬，说过是三月初八跳海，初七不行，初九也不行，三月初八便是三月初八！白自在，他妈的你这老畜生，你……你为甚么不早早回去？你这狗养的老贼！”

白自在不住捶胸，叫道：“不错，我是老混蛋，我是老贼。”丁不四又骂道：“你这狗杂种，该死的狗杂种，为甚么不早些回去？”石破天哭道：“不错。我真当该死。”

突然一个尖锐的女子声音说道：“史小翠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又关你甚么事了？凭甚么要你来骂人？”

说话的正是那姓梅的蒙脸女子。丁不四一听，这才不敢再骂下去，但兀自唠叨不绝。

白自在却怪起石破天来：“你既知婆婆三月初八要投海，怎地不早跟我说？你这小混蛋太也糊涂，我……我扭断你的脖子。”石破天伤心欲绝，不愿置辩，任由他抱怨责骂。

其时南风大作，海船起了三张帆，航行甚速。白自在疯癫癫，只是痛骂石破天。丁不四却不住和他们斗口，两人几次要动手相打，都被船中旁人劝开。

到第三天傍晚，远远望见海天相接处有条黑线，众人瞧见了南海之滨的陆地，都欢呼起来。白自在却双眼发直，尽瞧着海中碧波，似要寻找史婆婆和阿绣的尸首。

座船越驶越近，石破天极目望去，依稀见到岸上情景，宛然便和自己离开时一般无异，海滩上是一排排棕榈，右首悬崖凸出海中，崖边三棵椰树，便如三个瘦长的人影。他想起四个月前离此之时，史婆婆和阿绣站在海边相送。今日自己无恙归来，师父和阿绣却早已葬身鱼腹，尸骨无存了，想到此处，不由得泪水潜潜而下，望出来时已是一片模糊。

海船不住向岸边驶去，忽然间一声呼叫，从悬崖上传了过来，众人齐向崖上望去，只见两个人影，一灰一白，从崖上双双跃向海中。

石破天遥见跃海之人正是史婆婆和阿绣，这一下惊喜交集，实是非同小可。其时千钧一发，哪里还顾到去想何以她二人居然未死？随手提起一块船板，用力向二人落海之处掷将过去，跟着双膝一弯，全身力道都聚到了足底，拚命撑出，身子便如箭离弦，激射而出。

他在侠客岛上所学到的高深内功，登时在这一撑一跃中使了出来。眼见船板落海着水，自己落足处和船板还差着几尺，左足凌空向前跨了一大步，已踏上了船板。当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左足踏上船板，阿绣的身子便从他身旁急堕。石破天左臂伸出，将她拦腰抱住。两人的身重再加上这一堕之势，石破天双腿向海中直沉下去，眼见史婆婆又在左侧跌落，当下右掌急探，在她背上一托一带，借力转力，使出石壁上“银鞍照白马”中的功夫，史婆婆的身子便稳稳向海船

中飞去。

船上众人齐声大呼。白自在和丁不四早已抢到船头，眼见史婆婆飞到，两人同时伸手去接。白自在喝道：“让开！”左掌向丁不四拍出。丁不四欲待回手，不料那蒙面女子伸掌疾推，手法甚是怪异，噗咚一声，丁不四登时跌入海中。

便在此时，白自在已将史婆婆接住，没想到这一飞之势中，包含着石破天雄浑之极的内力，白自在站立不定，退了一步，喀喇一声，双足将甲板踏破了一个大洞，跟着坐倒，却仍将史婆婆抱在怀中，牢牢不放。

石破天抱着阿绣，借着船板的浮力，淌到船边，跃上甲板。

丁不四幸好识得水性，一面划水，一面破口大骂。船上水手抛下绳索，将他吊上来。众人七张八嘴，乱成一团。丁不四全身湿淋淋地，呆呆的瞧着那蒙面女子，突然叫道：“你……你不是她妹子，你就是她，就是她自己！”

那蒙面女子只是冷笑，阴森森的道：“你胆子这样大，当着我的面，竟敢去抱史小翠！”丁不四嚷道：“你……你自己就是！你推我落海这一招……这招‘飞来奇峰’，天下就只你一人会使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一伸手，揭去面幕，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来，只是肤色极白，想是面幕遮得久了，不见日光之故。

丁不四道：“文馨，文馨，果然是你！你……你怎么骗我说已经死了？”

这蒙面女子姓梅，名叫梅文馨，是丁不四昔年的情人。两

人生了一个女儿，便是梅芳姑。但丁不四苦恋史小翠，中途将梅文馨遗弃，事隔数十年，竟又重逢。

梅文馨左手一探，扭住了丁不四的耳朵，尖声道：“你只盼我早已死了，这才快活，是不是？”丁不四内心有愧，不敢挣扎，苦笑道：“快放手！众英雄在此，有甚么好看？”梅文馨道：“我偏要你不好看！我的芳姑呢？还我来！”丁不四道：“快放手！龙岛主查到她在熊耳山枯草岭，咱们这就找她去。”梅文馨道：“找到孩子，我才放你，若是找不到，把你两只耳朵都撕了下来！”

吵闹声中，海船已然靠岸。石清夫妇、白万剑与雪山派的成自学等一千人都迎了上来，眼见白自在、石破天无恙归来，史婆婆和阿绣投海得救，都是欢喜不尽。只有成自学、齐自勉、梁自进三人心下失望，却也只得强装笑脸，趋前道贺。

船上众家英雄都是归心似箭，双脚一踏上陆地，便纷纷散去。范一飞、吕正平、风良、高三娘子四人别过石破天，自回辽东。

白万剑对父亲道：“爹，妈早在说，等到你三月初八再不见你回来，便要投海自尽。今日正是三月初八，我加意防范，哪知道妈竟突然出手，点了我的穴道。谢天谢地，你若迟得半天回来，那就见不到妈妈了。”白自在奇道：“甚么？你说今日是三月初八？”

白万剑道：“是啊，今日是初八。”白自在又问一句：“三月初八？”白万剑点头道：“是三月初八。”白自在伸手不住搔头，道：“我们腊月初八到侠客岛，在岛上耽了一百多天，怎地今日仍是三月初八？”白万剑道：“你老人家忘了，今年闰

二月，有两个二月。”

此言一出，白自在恍然大悟，抱住了石破天，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哈哈，哈哈！这闰二月，当真是闰得好！”石破天问道：“甚么叫闰二月？为甚么有两个二月？”白自在笑道：“你管他两个二月也好，有三个二月也好，只要老婆没死，便有一百个二月也不相干！”众人都放声大笑。

白自在一转头，问道：“咦，丁不四那老贼呢，怎地溜得不知去向了？”史婆婆笑道：“你管他干甚么？梅文馨扭了他耳朵，去找他们的女儿梅芳姑啦！”

“梅芳姑”三字一出口，石清、闵柔二人脸色陡变，齐声问道：“你说是梅芳姑？到甚么地方去找？”

史婆婆道：“刚才我在船中听那姓梅的女子说，他们要到熊耳山枯草岭，去找他们的私生女儿梅芳姑。”

闵柔颤声道：“谢天谢地，终于……终于打听到了这女子的下落，师哥！咱们……咱们赶着便去。”石清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二人当即向白自在等人作别。

白自在嚷道：“大伙儿热热闹闹的，最少也得聚上十天半月，谁也不许走。”

石清道：“白老伯有所不知，这个梅芳姑，便是侄儿夫妇的杀子大仇人。我们东打听，西寻访，在江湖上找了她一十八年，得不到半点音讯，今日既然得知，便须急速赶去，迟得一步，只怕又给她躲了起来。”

白自在拍腿叹道：“这女子杀死了你们的儿子？岂有此理，不错，非去将她碎尸万段不可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去去去，大家一起去。石老弟，有丁不四那老儿护着那个女贼，梅文

馨这老太婆家传的‘梅花拳’也颇为厉害，你也得带些帮手，才能报得此仇。”白自在与史婆婆、阿绣劫后重逢，心情奇佳，此时任何人求他甚么事，他都会一口答允。

石清、闵柔心想梅芳姑有丁不四和梅文馨撑腰，此仇确是难报，难得白自在仗义相助，当真是求之不得。上清观的掌门人天虚道人坐在另一艘海船之中，尚未抵达，石清夫妇报仇心切，不及等他，便即启程。

石破天自是随着众人一同前往。

不一日，一行人已到熊耳山。那熊耳山方圆数百里，不知枯草岭是在何处。众人找了数日，全无踪影。

白自在老大的不耐烦，怪石清道：“石老弟，你玄素双剑是江南剑术名家，武功虽然及不上我老人家，也已不是泛泛之辈，怎地会连个儿子也保不住，让那女贼杀了？那女贼又跟你有甚么仇怨，却要杀你儿子？”

石清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此事也是前世的冤孽，一时不知如何说起。”

闵柔忽道：“师哥，你……你会不会故意引大伙儿走错路？你若是真的不想去杀她为坚儿报仇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泪珠儿已点点洒向胸襟。

白自在奇道：“为甚么又不想去杀她了？啊哟，不好！石老弟，这个女贼相貌很美，从前跟你有些不清不白，是不是？”石清脸上一红，道：“白老伯说笑了。”白自在向他瞪视半晌，道：“一定如此！这女贼吃醋，因此下毒手杀了闵女侠跟你生的儿子！”白自在逢到自己的事脑筋极不清楚，推测别人的事

倒是一夹便中。

石清无言可答。闵柔道：“白老伯，倒不是我师哥跟她有甚么暧昧，那……那姓梅的女子单相思，由妒生恨，迁怒到孩子身上，我……我那苦命的孩儿……”

突然之间，石破天大叫一声：“咦！”脸上神色十分古怪，又道：“怎么……怎么在这里？”拔足向左首一座山岭飞奔而上。原来他蓦地里发觉这山岭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，竟是他自幼长大之地，只是当年他从山岭的另一边下来，因此一直未曾看出。

他此刻的轻功何等了得，转瞬间便上了山岭，绕过一片林子，到了几间草屋之前。只听得狗吠声响，一条黄狗从屋中奔将出来，扑向他的肩头。石破天一把搂住，喜叫：“阿黄，阿黄！你回来了。我妈妈呢？”大叫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

只见草屋中走出三个人来，中间一个女子面容奇丑，正是石破天的母亲，两旁一个是丁不四，一个是梅文馨。

石破天喜叫：“妈！”抱着阿黄，走到她的身前。

那女子冷冷的道：“你到哪里去啦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”忽听得闵柔的声音在背后说道：“梅芳姑，你化装易容，难道便瞒得过我了？你便是逃到天涯……天……涯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石破天大惊，跃身闪开，道：“石夫人，你……你弄错了，她是我妈妈，不是杀你儿子的仇人。”

石清奇道：“这女人是你的妈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是啊。我自小和妈妈在一起，就是……就是那一天，我妈妈不见了，我等了几几天不见她回来，到处去找她，越找越远，迷了路不能

回来。阿黄也不见了。你瞧，这不是阿黄吗？”他抱着黄狗，十分欢喜。

石清转向那丑脸女子，说道：“芳姑，既然你自己也有了儿子，当年又何必来杀害我的孩儿？”他语声虽然平静，但人人均听得出，话中实是充满了苦涩之意。

那丑脸女子正是梅芳姑。她冷冷一笑，目光中充满了怨恨，说道：“我爱杀谁，便杀了谁，你……你又管得着么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妈，石庄主、石夫人的孩子，当真是你杀死的么？那……那为甚么？”

梅芳姑冷笑道：“我爱杀谁，便杀了谁，又有甚么道理？”

闵柔缓缓抽出长剑，向石清道：“师哥，我也不用你为难，你站在一旁罢。我若是杀不了她，也不用你出手相帮。”

石清皱起了眉头，神情甚是苦恼。

白自在道：“丁老四，咱们话说在先，你夫妻若是乖乖的站在一旁，大家都乖乖的站在一旁。你二个倘若要动手助你们的宝贝女儿，石老弟请我白自在夫妻到熊耳山来，也不是叫我们来瞧热闹的。”

丁不四见对方人多，突然灵机一动，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，咱们大家都不出手。你们这边是石庄主夫妇，他们这边是母子二人。双方各是一男一女，大家见个胜败便是。”他和石破天动过几次手，知道这少年武功远在石清夫妇之上，有他相助，梅芳姑决计不会落败。

闵柔向石破天瞧了一眼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是不许我报仇了，是不是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石夫人……我……”突然双膝

跪倒，叫道：“我跟你磕头，石夫人，你良心最好的，请你别害我妈妈。”说着连连磕头，咚咚有声。

梅芳姑厉声喝道：“狗杂种，站起来，谁要你为我向这贱人求情？”

闵柔突然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你为甚么这样叫他？他……他是你亲生的儿子啊。莫非……莫非……”转头向石清道：“师哥，这位小兄弟的相貌和玉儿十分相像，莫非是你和梅小姐生的？”她虽身当此境，话说仍是斯斯文文。

石清连忙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哪有此事？”

白自在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石老弟，你也不用赖了，当然是你跟她生的儿子，否则天下哪有一个女子，会把自己的儿子叫作‘狗杂种’？这位梅姑娘心中好恨你啊。”

闵柔弯下腰去，将手中长剑放在地下，道：“你们三人团圆相聚，我……我要去了。”说着转过身去，缓缓走开。

石清大急，一把拉住他的手臂，厉声道：“师妹，你若有疑我之意，我便先将这贱人杀了，明我心迹。”闵柔苦笑道：“这孩子不但和玉儿一模一样，跟你也像得很啊。”

石清长剑挺出，便向梅芳姑刺了过去。哪知梅芳姑并不闪避，挺胸就戮。眼见这一剑便要刺入她胸中，石破天伸指弹去，铮的一声，将石清的长剑震成两截。

梅芳姑惨然笑道：“好，石清，你要杀我，是不是？”

石清道：“不错！芳姑，我明明白白的再跟你说一遍，在这世上，我石清心中便只闵柔一人，我石清一生一世，从未有过第二个女人。你心中若是对我好，那也只是害了我。这话在二十二年前我曾跟你说过，今日仍是这样几句话。”他说

到这里，声转柔和，说道：“芳姑，你儿子已这般大。这位小兄弟为人正直，武功卓绝，数年之内，便当名动江湖，为武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。他爹爹到底是谁，你怎地不跟他明言？”

石破天道：“是啊，妈，我爹爹到底是谁？我……我姓甚么？你跟我说，为甚么你都一直叫我‘狗杂种’？”

梅芳姑惨然笑道：“你爹爹到底是谁，天下便只我一人知道。”转头向石清道：“石清，我早知你心中便只闵柔一人，当年我自毁容貌，便是为此。”

石清喃喃的道：“你自毁容貌，却又何苦？”

梅芳姑道：“当年我的容貌，和闵柔到底谁美？”

石清伸手握住了妻子的手掌，踌躇半晌，道：“二十年前，你是武林中出名的美女，内子容貌虽然不恶，却不及你。”

梅芳姑微微一笑，哼了一声。

丁不四却道：“是啊，石清你这小子却也太不识好歹了，明知我的芳姑相貌美丽，无人能比，何以你又不爱她？”

石清不答，只是紧紧握住妻子的手掌，似乎生怕她心中着恼，又再离去。

梅芳姑又问：“当年我的武功和闵柔相比，是谁高强？”

石清道：“你梅家拳家传的武学，又兼学了许多希奇古怪的武功……”丁不四插口道：“甚么希奇古怪？那是你丁四爷爷得意的功夫，你自己不识，便少见多怪，见到骆驼说是马背肿！”石清道：“不错，你武功兼修丁梅二家之所长，当时内子未得上清观剑学的真谛，自是逊你一筹。”

梅芳姑又问：“然则文学一途，又是谁高？”

石清道：“你会做诗填词，咱夫妇识字也是有限，如何比

得上你！”

石破天心下暗暗奇怪：“原来妈妈文才武功甚么都强，怎么一点也不教我？”

梅芳姑冷笑道：“想来针线之巧，烹饪之精，我是不及这位闵家妹子了。”

石清仍是摇头，道：“内子一不会补衣，二不会裁衫，连炒鸡蛋也炒不好，如何及得上你千伶百俐的手段？”

梅芳姑厉声道：“那么为甚么你一见我面，始终冷冰冰的没半分好颜色，和你那闵师妹在一起，却是有说有笑？为甚么……为甚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发颤，甚是激动，脸上却仍是木然，肌肉都不稍动。

石清缓缓道：“梅姑娘，我不知道，你样样比我闵师妹强，不但比她强，比我也强。我和你在一起，自惭形秽，配不上你。”

梅芳姑出神半晌，大叫一声，奔入了草房之中。梅文馨和丁不四跟着奔进。

闵柔将头靠在石清胸口，柔声道：“师哥，梅姑娘是个苦命人，她虽杀了我们的孩儿，我……我还是比她快活得多，我知道你心中从来就只我一个，咱们走罢，这仇不用报了。”石清道：“这仇不用报了？”闵柔凄然道：“便杀了她，咱们的坚儿也活不转来啦。”

忽听得丁不四大叫：“芳姑，你怎么寻了短见？我去和这姓石的拚命！”石清等都是大吃一惊。

只见梅文馨抱着芳姑的身子，走将出来。芳姑左臂上袖子捋得高高地，露出她雪白娇嫩的皮肤，臂上一点猩红，却

是处子的守宫砂。梅文馨尖声道：“芳姑守身如玉，至今仍是处子，这狗杂种自然不是她生的。”

众人的眼光一齐都向石破天射去，人人心中充满了疑窦：“梅芳姑是处女之身，自然不会是他母亲。那么他母亲是谁？父亲是谁？梅芳姑为甚么要自认是他母亲？”

石清和闵柔均想：“难道梅芳姑当年将坚儿掳去，并未杀他？后来她送来的那具童尸脸上血肉模糊，虽然穿着坚儿的衣服，其实不是坚儿？这小兄弟如果不是坚儿，她何以叫他狗杂种？何以他和玉儿这般相像？”

石破天自是更加一片迷茫：“我爹爹是谁？我妈妈是谁？我自己又是谁？”

梅芳姑既然自尽，这许许多多疑问，那是谁也无法回答了。

（全书完）

后 记

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，因而引起种种误会，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，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。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、孪生姊妹的题材，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。在《侠客行》这部小说中，我所想写的，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，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，并不是重心之所在。

一九七五年冬天，在《明报月刊》十周年的纪念稿《明月十年共此时》中，我曾引过石清在庙中向佛像祷祝的一段话。此番重校旧稿，眼泪又滴湿了这段文字。

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，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，反而造成严重障碍。《侠客行》写于十二年之前，于此意有所发挥。近来多读佛经，于此更深有所感。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，都极力破斥烦琐的名相戏论，认为各种知识见解，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，有碍见道，因此强调“无着”、“无住”、“无作”、“无愿”。邪见固然不可有，正见亦不可有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“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”，“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、非非法”，皆是此义。写《侠客行》时，于佛经全无认识之可言，《金刚经》也是在去年十一月间才开始诵读全经，对般若学和

中观的修学，更是今年春夏间之事。此中因缘，殊不可解。

一九七七．七．

越女劍

金庸著

“请！”“请！”

两名剑士各自倒转剑尖，右手握剑柄，左手搭于右手手背，躬身行礼。

两人身子尚未站直，变然间白光闪动，跟着铮的一声响，双剑相交，两人各退一步。旁观众人都是“咦”的一声轻呼。

青衣剑士连劈三剑，锦衫剑士一一格开。青衣剑士一声叱喝，长剑从左上角直划而下，势劲力急。锦衫剑士身手矫捷，向后跃开，避过了这剑。他左足刚着地，身子跟着弹起，刷刷两剑，向对手攻去。青衣剑士凝立不动，嘴角边微微冷笑，长剑轻摆，挡开来剑。

锦衫剑士突然发足疾奔，绕着青衣剑士的溜溜的转动，脚下越来越快。青衣剑士凝视敌手长剑剑尖，敌剑一动，便挥剑击落。锦衫剑士忽而左转，忽而右转，身法变幻不定。青衣剑士给他转得脑子微感晕眩，喝道：“你是比剑，还是逃命？”刷刷两剑，直削过去。但锦衫剑士奔转甚急，剑到之时，人已离开，敌剑剑锋总是和他身子差了尺许。

青衣剑士回剑侧身，右腿微蹲，锦衫剑士看出破绽，挺

剑向他左肩疾刺。不料青衣剑士这一蹲乃是诱招，长剑突然圈转，直取敌人咽喉，势道劲急绝伦。锦衫剑士大骇之下，长剑脱手，向敌人心窝激射过去。这是无可奈何中同归于尽的打法，敌人若是继续进击，心窝必定中剑。当此情势，对方自须收剑挡格，自己便可摆脱这无可挽救的绝境。

不料青衣剑士竟不挡架闪避，手腕抖动，噗的一声，剑尖刺入了锦衫剑士的咽喉。跟着当的一响，掷来的长剑刺中了他胸膛，长剑落地。青衣剑士嘿嘿一笑，收剑退立，原来他衣内胸口藏着一面护心铁镜，剑尖虽是刺中，却是丝毫无伤。那锦衫剑士喉头鲜血激喷，身子在地下不住扭曲。当下便有从者过来抬开尸首，抹去地下血迹。

青衣剑士还剑入鞘，跨前两步，躬身向北首高坐于锦披大椅中的一位王者行礼。

那王者身披紫袍，形貌拙异，头颈甚长，嘴尖如鸟，微微一笑，嘶声道：“壮士剑法精妙，赐金十斤。”青衣剑士右膝跪下，躬身说道：“谢赏！”那王者左手一挥，他右首一名高高瘦瘦、四十来岁的官员喝道：“吴越剑士，二次比试！”

东首锦衫剑士队中走出一条身材魁梧的汉子，手提大剑。这剑长逾五尺，剑身极厚，显然份量甚重。西首走出一名青衣剑士，中等身材，脸上尽是剑疤，东一道、西一道，少说也有十二三道，一张脸已无复人形，足见身经百战，不知已和人比过多少次剑了。二人先向王者屈膝致敬，然后转过身来，相向而立，躬身行礼。

青衣剑士站直身子，脸露狞笑。他一张脸本已十分丑陋，这么一笑，更显得说不出的难看。锦衫剑士见了他如鬼似魅

的模样，不由得机伶伶打个冷战，波的一声，吐了口长气，慢慢伸过左手，搭住剑柄。

青衣剑士突然一声狂叫，声如狼嚎，挺剑向对手急刺过去，锦衫剑士也是纵声大喝，提起大剑，对着他当头劈落。青衣剑士斜身闪开，长剑自左而右横削过去。那锦衫剑士双手使剑，一柄大剑舞得呼呼作响。这大剑少说也有五十来斤重，但他招数仍是迅捷之极。

两人一搭上手，顷刻间拆了三十来招，青衣剑士被他沉重的剑力压得不住倒退。站在大殿西首的五十余名锦衫剑士人人脸上有喜色，眼见这场比试是赢定了。

只听得锦衫剑士一声大喝，声若雷震，大剑横扫过去。青衣剑士避无可避，提长剑奋力挡格。当的一声响，双剑相交，半截大剑飞了出去，原来青衣剑士手中长剑锋利无比，竟将大剑斩为两截，那利剑跟着直划而下，将锦衫剑士自咽喉而至小腹，划了一道两尺来长的口子。锦衫剑士连声狂吼，扑倒在地。青衣剑士向地下魁梧的身形凝视片刻，这才还剑入鞘，屈膝向王者行礼，脸上掩不住得意之色。

王者身旁一位官员道：“壮士剑利术精，大王赐金十斤。”青衣剑士称谢退开。

西首一排排着八名青衣剑士，与对面五十余名锦衫剑士相比，众寡之数甚是悬殊。

那官员缓缓说道：“吴越剑士，三次比剑！”两队剑士队中各走出一人，向王者行礼后相向而立。突然间青光耀眼，众人均觉寒气袭体。但见那青衣剑士手中一柄三尺长剑不住颤动，便如一根闪闪发出丝光的缎带。那官员赞道：“好剑！”青

衣剑士微微躬身为礼，谢他称赞。那官员道：“单打独斗已看了两场，这次两个对两个！”

锦衫剑士队中一人应声而出，拔剑出鞘。那剑明亮如秋水，也是一口利器。青衣剑士队中又出来一人。四人向王者行过礼后，相互行礼，跟着剑光闪烁，斗了起来。这二对二的比剑，同伙剑士互相照应配合。数合之后，嗤的一声，一名锦衫剑士手中长剑竟被敌手削断。这人极是悍勇，提着半截断剑，飞身向敌人扑去。那青衣剑士长剑闪处，嗤的一声响，将他右臂齐肩削落，跟着补上一剑，刺中他的心窝。

另外二人兀自缠斗不休，得胜的青衣剑士窥伺在旁，突然间长剑递出，嗤的一声，又将锦衫剑士手中长剑削断。另一人长剑中宫直进，自敌手胸膛贯入，背心穿出。

那王者呵呵大笑，拍手说道：“好剑，好剑法！赏酒，赏金！咱们再来瞧一场四个对四个的比试。”

两边队中各出四人，行过礼后，出剑相斗。锦衫剑士连输三场，死了四人，这时下场的四人狠命相扑，说什么也要赢回一场。只见两名青衣剑士分从左右夹击一名锦衫剑士。余下三名锦衫剑士上前邀战，却给两名青衣剑士挺剑挡住。这两名青衣剑士取的纯是守势，招数严密，竟一招也不还击，却令三名锦衫剑士无法过去相援同伴，余下两名青衣剑士以二对一，十余招间便将对手杀死，跟着便攻向另一名锦衫剑士。先前两名青衣剑士仍使旧法，只守不攻，挡住两名锦衫剑士，让同伴以二对一，杀死敌手。

旁观的锦衫剑士眼见同伴只剩下二人，胜负之数已定，都大声鼓噪起来，纷纷拔剑，便欲一拥而上，将八名青衣剑士

乱剑分尸。

那官员朗声道：“学剑之士，当守剑道！”他神色语气之中有一股凛然之威，一众锦衫剑士立时都静了下来。

这时众人都已看得分明，四名青衣剑士的剑法截然不同，二人的守招严密无比，另二人的攻招却是凌厉狠辣，分头合击，守者缠住敌手，只剩下一人，让攻者以众凌寡，逐一蚕食杀戮。以此法迎敌，纵然对方武功较高，青衣剑士一方也必操胜算。别说四人对四人，即使是四人对六人甚或八人，也能取胜。那二名守者的剑招施展开来，便如是一道剑网，纯取守势，要挡住五六人实是绰绰有余。

这时场中两名青衣剑士仍以守势缠住了一名锦衫剑士，另外两名青衣剑士快剑攻击，杀死第三名锦衫剑士后，转而向第四名敌手相攻。取守势的两名青衣剑士向左右分开，在旁掠阵。余下一名锦衫剑士虽见败局已成，却不肯弃剑投降，仍是奋力应战。突然间四名青衣剑士齐声大喝，四剑并出，分从前后左右，一齐刺在锦衫剑士的身上。

锦衫剑士身中四剑，立时毙命，只见他双目圆睁，嘴巴也是张得大大的。四名青衣剑士同时拔剑，四人抬起左脚，将长剑剑刃在鞋底一拖，抹去了剑上的血渍，刷的一声，还剑入鞘。这几下动作干净利落，固不待言，最难得的是齐整之极。同时抬脚，同时拖剑，回剑入鞘却只发出一下声响。

那王者呵呵大笑，鼓掌道：“好剑法，好剑法！上国剑士名扬天下，可教我们今日大开眼界了。四位剑士各赐金十斤。”四名青衣剑士一齐躬身谢赏。四人这么一弯腰，四个脑袋摆成一道直线，不见有丝毫高低，实不知花了多少功夫才练得

如此划一。

一名青衣剑士转过身去，捧起一只金漆长匣，走上几步，说道：“敝国君王多谢大王厚礼，命臣奉上宝剑一口还答。此剑乃敝国新铸，谨供大王玩赏。”

那王者笑道：“多谢了。范大夫，接过来看看。”

那王者是越王勾践。那官员是越国大夫范蠡。锦衫剑士是越王宫中的卫士，八名青衣剑士则是吴王夫差派来送礼的使者。越王昔日为夫差所败，卧薪尝胆，欲报此仇，面子上对吴王十分恭顺，暗中却日夜不停的训练士卒，俟机攻吴。他为了试探吴国军力，连出卫士中的高手和吴国剑士比剑，不料一战之下，八名越国好手尽数被歼。勾践又惊又怒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显得对吴国剑士的剑法欢喜赞叹，衷心钦服。

范蠡走上几步，接过了金漆长匣，只觉轻飘飘地，匣中有如无物，当下打开了匣盖。旁边众人没见到匣中装有何物，却见范蠡的脸上陡然间罩上了一层青色薄雾，都是“哦”的一声，甚感惊讶。当真是剑气映面，发眉俱碧。

范蠡托着漆匣，走到越王身前，躬身道：“大王请看！”勾践见匣中铺以锦缎，放着一柄三尺长剑，剑身极薄，刃上宝光流动，变幻不定，不由得赞道：“好剑！”握住剑柄，提了起来，只见剑刃不住颤动，似乎只须轻轻一抖，便能折断，心想：“此剑如此单薄，只堪观赏，并无实用。”

那为首的青衣剑士从怀中取出一块轻纱，向上抛起，说道：“请大王平伸剑刃，剑锋向上，待纱落在剑上，便见此剑与众不同。”眼见一块轻纱从半空中飘飘扬扬的落将下来，越王平剑伸出，轻纱落在剑上，不料下落之势并不止歇，轻纱

竟已分成两块，缓缓落地。原来这剑已将轻纱划而为二，剑刃之利，实是匪夷所思。殿上殿下，采声雷动。

青衣剑士说道：“此剑虽薄，但与沉重兵器相碰，亦不折断。”

勾践道：“范大夫，拿去试来。”范蠡道：“是！”双手托上剑匣，让勾践将剑放入匣中，倒退数步，转身走到一名锦衫剑士面前，取剑出匣，说道：“拔剑！咱们试试！”

那锦衫剑士躬身行礼，拔出佩剑，举在空中，不敢下击。范蠡叫道：“劈下！”锦衫剑士道：“是！”挥剑劈下，落剑处却在范蠡身前一尺。范蠡提剑向上一撩，嗤的一声轻响，锦衫剑士手中的长剑已断为两截。半截断剑落下，眼见便要碰到范蠡身上，范蠡轻轻一跃避开。众人又是一声采，却不知是称赞剑利，还是赞范大夫身手敏捷。

范蠡将剑放回匣中，躬身放在越王脚边。

勾践说道：“上国剑士，请赴别座饮宴领赏。”八名青衣剑士行礼下殿。勾践手一挥，锦衫剑士和殿上侍从也均退下，只留下范蠡一人。

勾践瞧瞧脚边长剑，又瞧瞧满地鲜血，只是出神，过了半晌，道：“怎样？”

范蠡道：“吴国武士剑术，未必尽如这八人之精，吴国武士所用兵刃，未必尽如此剑之利。但观此一端，足见其余。最令人心忧的是，吴国武士群战之术，妙用孙武子兵法，臣以为当今之世，实乃无敌于天下。”勾践沉吟道：“夫差派这八人来送宝剑，大夫你看是何用意？”范蠡道：“那是要咱们知难而退，不可起侵吴报仇之心。”

勾践大怒，一弯身，从匣中抓起宝剑，回手一挥，察的一声响，将坐椅平平整整的切去了一截，大声道：“便有千难万难，勾践也决不知难而退。终有一日，我要擒住夫差，便用此剑将他脑袋砍了下来！”说着又是一剑，将一张檀木椅子一劈为二。

范蠡躬身道：“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”勾践愕然道：“眼见吴国剑士如此了得，又有甚么喜可贺？”范蠡道：“大王说道便有千难万难，也决不知难而退。大王既有此决心，大事必成。眼前这难事，还须请文大夫共同商议。”勾践道：“好，你去传文大夫来。”

范蠡走下殿去，命宫监去传大夫文种，自行站在宫门之侧相候。过不多时，文种飞马赶到，与范蠡并肩入宫。

范蠡本是楚国宛人，为人倜傥，不拘小节，所作所为，往往出人意表，当地人士都叫他“范疯子”。文种来到宛地做县令，听到范蠡的名字，便派部属去拜访。那部属见了范蠡，回来说道：“这人是本地出名的疯子，行事乱七八糟。”文种笑道：“一个人有与众不同的行为，凡人必笑他胡闹；他有高明独特的见解，庸人自必骂他糊涂。你们又怎能明白范先生呢？”便亲自前去拜访。范蠡避而不见，但料到他必定去而复来，向兄长借了衣冠，穿戴整齐。果然过了几个时辰，文种又再到来。两人相见之后，长谈王霸之道，投机之极，当真是相见恨晚。

两人都觉中原诸国暮气沉沉，楚国邦大而乱，眼前霸兆是在东南。于是文种辞去官位，与范蠡同往吴国。其时吴王

正重用伍子胥，言听计从，国势好生兴旺。

文种和范蠡在吴国京城姑苏住了数月，眼见伍子胥的种种兴革措施确是才识卓越，自己未必能胜得过。两人一商量，以越国和吴国邻近，风俗相似，虽然地域较小，却也大可一显身手，于是来到越国。勾践接见之下，于二人议论才具颇为赏识，均拜为大夫之职。

后来勾践不听文种、范蠡劝谏，兴兵和吴国交战，以石买为将，在钱塘江边一战大败，勾践在会稽山被围，几乎亡国殒身。勾践在危急之中用文种、范蠡之计，买通了吴王身边的奸臣太宰伯嚭，替越王陈说。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忠谏，答应与越国讲和，将勾践带到吴国，后来又放他归国。其后勾践卧薪尝胆，决定复仇，采用了文种的灭吴九术。

那九术第一是尊天地，事鬼神，令越王有必胜之心。第二是赠送吴王大量财币，既使他习于奢侈，又去其防越之意。第三是先向吴国借粮，再以蒸过的大谷归还，吴王见谷大，发给农民当谷种，结果稻不生长，吴国大饥。第四是赠送美女西施和郑旦，使吴王迷恋美色，不理政事。第五是赠送巧匠，引诱吴王大起宫室高台，耗其财力民力。第六是贿赂吴王左右的奸臣，使之败坏朝政，第七是离间吴王的忠臣，终于迫得伍子胥自杀。第八是积蓄粮草，充实国家财力。第九是铸造武器，训练士卒，待机攻吴。

八术都已成功，最后的第九术却在这时遇上了重大困难。眼见吴王派来剑士八人，所显示的兵刃之利、剑术之精，实非越国武士所能匹敌。

范蠡将适才比剑的情形告知了文种。文种皱眉道：“范贤弟，吴国剑士剑利术精，固是大患，而他们在群斗之时，善用孙武子遗法，更是难破难当。”范蠡道：“正是，当年孙武子辅佐吴王，统兵破楚，攻入郢都，用兵如神，天下无敌。虽齐晋太国，亦畏其锋。他兵法有言道：‘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则我众而敌寡。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与战者，约矣。’吴士四人与我越士四人相斗，吴士以二人专攻一人，以众击寡，战无不胜。”

言谈之间，二人到了越王面前，只见勾践手中提着那柄其薄如纸的利剑，兀自出神。

过了良久，勾践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文大夫，当年吴国有干将莫邪夫妇，善于铸剑。我越国有良工欧冶子，铸剑之术，亦不下于彼。此时干将、莫邪、欧冶子均已不在人世。吴国有这等铸剑高手，难道我越国自欧冶子一死，就此后继无人吗？”文种道：“臣闻欧冶子传有弟子二人，一名风胡子，一名薛烛。风胡子在楚，薛烛尚在越国。”勾践大喜，道：“大夫速召薛烛前来，再遣人入楚，以重金聘请风胡子来越。”文种遵命而退。

次日清晨，文种回报已遣人赴楚，薛烛则已宣到。

勾践召见薛烛，说道：“你师父欧冶子曾奉先王之命，铸剑五口。这五口宝剑的优劣，你倒说来听听。”薛烛磕头道：“小人曾听先师言道，先师为先王铸剑五口，大剑三、小剑二，一曰湛卢，二曰纯钧，三曰胜邪，四曰鱼肠，五曰巨阙。至今湛卢在楚，胜邪、鱼肠在吴，纯钧、巨阙二剑则在大王宫中。”勾践道：“正是。”

原来当年勾践之父越王允常铸成五剑后，吴王得讯，便来相求。允常畏吴之强，只得以湛卢、胜邪、鱼肠三剑相献。后来吴王阖庐以鱼肠剑遣专诸刺杀王僚。湛卢剑落入水中，后为楚王所得，秦王闻之，求而不得，兴师击楚，楚王始终不与。

薛烛禀道：“先师曾言，五剑之中，胜邪最上，纯钧、湛卢二剑其次，鱼肠又次之，巨阙居末。铸巨阙之时，金锡和铜而离，因此此剑只是利剑，而非宝剑。”勾践道：“然则我纯钧、巨阙二剑，不敌吴王之胜邪、鱼肠二剑了？”薛烛道：“小人死罪，恕小人直言。”勾践抬头不语，从薛烛这句话中，已知越国二剑自非吴国二剑之敌。

范蠡说道：“你既得传尊师之术，可即开炉铸剑。铸将几口宝剑出来，未必便及不上吴国的宝剑。”薛烛道：“回禀大夫：小人已不能铸剑了。”范蠡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薛烛伸出手来，只见他双手的拇指食指俱已不见，只剩下六根手指。薛烛黯然道：“铸剑之劲，全仗拇指食指。小人苟延残喘，早已成为废人。”

勾践奇道：“你这四根手指，是给仇家割去的么？”薛烛道：“不是仇家，是给小人的师兄割去的。”勾践更加奇怪，道：“你的师兄，那不是风胡子么？他为甚么要割你手指？啊，一定是你铸剑之术胜过师兄，他心怀妒忌，断你手指，教你再也不能铸剑。”勾践自加推测，薛烛不便说他猜错，只有默然不语。

勾践道：“寡人本要派人到楚国去召风胡子来。他怕你报仇，或许不敢回来。”薛烛道：“大王明鉴，风师兄目下是在

吴国，不在楚国。”勾践微微一惊，说道：“他……他在吴国，在吴国干甚么？”

薛烛道：“三年之前，风师兄来到小人家中，取出宝剑一口，给小人观看。小人一见之下，登时大惊，原来这口宝剑，乃先师欧冶子为楚国所铸，名曰工布，剑身上文如流水，自柄至尖，连绵不断。小人曾听先师说过，一见便知。当年先师为楚王铸剑三口，一曰龙渊、二曰泰阿、三曰工布。楚王宝爱异常，岂知竟为师哥所得。”

勾践道：“想必是楚王赐给你师兄了。”

薛烛道：“若说是楚王所赐，原也不错，只不过是转了两次手。风师兄言道，吴师破楚之后，伍子胥发楚平王之棺，鞭其遗尸，在楚王墓中得此宝剑。后来回吴之后，听到风师兄的名字，便叫人将剑送去楚国给他，说道此是先师遗泽，该由风师兄承受。”

勾践又是一惊，沉吟道：“伍子胥居然舍得此剑，此人真乃英雄，真乃英雄也！”突然间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幸好夫差中我之计，已逼得此人自杀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勾践长笑之时，谁都不敢作声。他笑了好一会，才问：“伍子胥将工布宝剑赠你师兄，要办甚么事？”薛烛道：“风师兄言道，当时伍子胥只说仰慕先师，别无所求。风师兄得到此剑后，心下感激，寻思伍将军是吴国上卿，赠我希世之珍，岂可不去当面叩谢？于是便去到吴国，向伍将军致谢。伍将军待以上宾之礼，替风师兄置下房舍，招待得极是客气。”勾践道：“伍子胥叫人为他卖命，用的总是这套手段，当年叫专诸刺王僚，便是如此。”

薛烛道：“大王料事如神。但风师兄不懂得伍子胥的阴谋，受他如此厚待，心下过意不去，一再请问，有何用己之处。伍子胥总说：“阁下枉驾过吴，乃是吴国嘉宾，岂敢劳动尊驾？”勾践骂道：“老奸巨猾，以退为进！”薛烛道：“大王明见万里。风师兄终于对伍子胥说，他别无所长，只会铸剑，承蒙如此厚待，当铸造几口希世的宝剑相赠。”

勾践伸手在大腿上一拍，道：“着了道儿啦！”薛烛道：“那伍子胥却说，吴国宝剑已多，也不必再铸了。而且铸剑极耗心力，当年干将莫邪铸剑不成，莫邪自身投入剑炉，宝剑方成。这种惨事，万万不可再行。”勾践奇道：“他当真不要风胡子铸剑？那可奇了。”薛烛道：“当时风师兄也觉奇怪。一日伍子胥又到宾馆来和风师兄闲谈，说起吴国与北方齐晋两国争霸，吴士勇悍，时占上风，便是车战之术有所不及，若与之以徒兵步战，所用剑戟却又不够锋锐。风师兄便与之谈论铸造剑戟之法。原来伍子胥所要铸的，不是一口两口宝剑，而是千口万口利剑。”

勾践登时省悟，忍不住“啊哟”一声，转眼向文种、范蠡二人瞧去。只见文种满脸焦虑之色，范蠡却是呆呆出神，问道：“范大夫，你以为如何？”范蠡道：“伍子胥虽然诡计多端，别说此人已死，就算仍在世上，也终究逃不脱大王的掌心。”

勾践笑道：“嘿嘿，只怕寡人不是伍子胥的对手。”范蠡道：“伍子胥已被大王巧计除去，难道他还能奈何我越国吗？”勾践呵呵大笑，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。薛烛，你师兄听了伍子胥之言，便助他铸造利剑了？”薛烛道：“正是。风师哥当下便随着伍子胥，来到莫干山上的铸剑房，只见有一千余名剑

匠正在铸剑，只是其法未见尽善，于是风师兄逐一点拨，此后吴剑锋利，诸国莫及。”勾践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薛烛道：“铸得一年，风师哥劳瘁过度，精力不支，便向伍子胥说起小人名字，伍子胥备下礼物，要风师哥来召小人前往吴国，相助风师哥铸剑。小人心想吴越世仇，吴国铸了利剑，固能杀齐人晋人，也能杀我越人，便劝风师哥休得再回吴国。”勾践道：“是啊，你这人甚有见识。”

薛烛磕头道：“多谢大王奖勉。可是风师哥不听小人之劝，当晚他睡在小人家中，半夜之中，他突然以利剑架在小人颈中，再砍去了小人四根手指，好教小人从此成为废人。”

勾践大怒，厉声说道：“下次捉到风胡子，定将他斩成肉酱。”

文种道：“薛先生，你自己虽不能铸剑，但指点剑匠，咱们也能铸成千口万口利剑。”薛烛道：“回禀文大夫：铸剑之铁，吴越均有，唯精铜在越，良锡在吴。”

范蠡道：“伍子胥早已派兵守住锡山，不许百姓采锡，是不是？”薛烛脸现惊异之色，道：“范大夫，原来你早知道了。”范蠡微笑道：“我只是猜测而已，现下伍子胥已死，他的遗命吴人未必遵守。高价收购，要得良锡也是不难。”

勾践道：“然而远水救不着近火，待得采铜、炼锡、造炉、铸剑，铸得不好又要从头来起，少说也是两三年的事。如果夫差活不到这么久，岂不成终生之恨？”

文种、范蠡同时躬身道：“是。臣等当再思良策。”

范蠡退出宫来，寻思：“大王等不得两三年，我是连多等

一日一夜，也是……”想到这里，胸口一阵隐隐发痛，脑海中立刻出现了那个惊世绝艳的丽影。

那是浣纱溪畔的西施。是自己亲去访寻来的天下无双美女夷光，将越国山水灵气集于一身的娇娃夷光，自己却亲身将她送入了吴宫。

从会稽到姑苏的路程很短，只不过是几天的水程，但便在这短短的几天之中，两人情根深种，再也难分难舍。西施皓洁的脸庞上，垂着两颗珍珠一般的泪珠，声音像若耶溪中温柔的流水：“少伯，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接我回来，越快越好，我日日夜夜的在等着你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永远永远不会忘了我。”

越国的仇非报不可，那是可以等的。但夷光在夫差的怀抱之中，妒忌和苦恼在咬啮着他的心。必须尽快大批铸造利剑，比吴国剑士所用利剑更加锋锐……

他在街上漫步，十八名卫士远远在后面跟着。

突然间长街西首传来一阵吴歌合唱：“我剑利兮敌丧胆，我剑捷兮敌无首……”

八名身穿青衣的汉子，手臂挽着手臂，放喉高歌，旁若无人的大踏步过来。行人都避在一旁。那正是昨日在越宫中大获全胜的吴国剑士，显然是喝了酒，在长街上横冲直撞。

范蠡皱起了眉头，愤怒迅速在胸口升起。

八名吴国剑士走到了范蠡身前。为首一人醉眼惺忪，斜睨着他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范大夫……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！”范蠡的两名卫士抢了上来，挡在范蠡身前，喝道：“不得无礼，闪开了！”八名剑士纵声大笑，学着他们的音调，笑道：“不

得无礼，闪开了！”两名卫士抽出长剑，喝道：“大王有命，冲撞大夫者斩！”

为首的吴国剑士身子摇摇晃晃，说道：“斩你，还是斩我？”

范蠡心想：“这是吴国使臣，虽然无礼，不能跟他们动手。”正要说：“让他过去！”突然间白光闪动，两名卫士齐声惨呼，跟着当当两声响，两人右手手掌随着所握长剑都已掉在地下。那为首的吴国剑士缓缓还剑入鞘，满脸傲色。

范蠡手下的十六名卫士一齐拔剑出鞘，团团将八名吴国剑士围住。

为首的吴士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们从姑苏来到会稽，原是不想再活着回去，且看你越国要动用多少军马，来杀我吴国八名剑士。”说到最后一个“士”字时，一声长啸，八人同时执剑在手，背靠背的站在一起。

范蠡心想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眼下我国准备未周，不能杀了这八名吴士，致与夫差起衅。”喝道：“这八位是上国使者，大家不得无从，退开了！”说着让在道旁。他手下卫士都是怒气填膺，眼中如要喷出火来，只是大夫有令，不敢违抗，当即也都让在街边。

八名吴士哈哈大笑，齐声高歌：“我剑利兮敌丧胆，我剑捷兮敌无首！”

忽听得咩咩羊叫，一个身穿浅绿衫子的少女赶着十几头山羊，从长街东端走来，这群山羊来到吴士之前，便从他们身边绕过。

一名吴士兴犹未尽，长剑一挥，将一头山羊从头至臀，剖为两半，便如是划定了线仔细切开一般，连鼻子也是一分为

二，两片羊身分倒左右，剑术之精，实是骇人听闻。七名吴士大声喝采。范蠡心中也忍不住叫一声：“好剑法！”

那少女手中竹棒连挥，将余下的十几头山羊赶到身后，说道：“你为甚么杀我山羊？”声音又娇嫩，又清脆，也含有几分愤怒。

那杀羊吴士将溅着羊血的长剑在空中连连虚劈，笑道：“小姑娘，我要将你也这样劈为两半！”

范蠡叫道：“姑娘，你快过来，他们喝醉了酒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就算喝醉了酒，也不能随便欺侮人。”

那吴国剑士举剑在她头顶绕了几个圈子，笑道：“我本想将你这小脑袋瓜儿割了下来，只是瞧你这么漂亮，可真舍不得。”七名吴士一齐哈哈大笑。

范蠡见这少女一张瓜子脸，睫长眼大，皮肤白晰，容貌甚是秀丽，身材苗条，弱质纤纤，心下不忍，又叫：“姑娘，快过来！”那少女转头应声道：“是了！”

那吴国剑士长剑探出，去割她腰带，笑道：“那也……”只说得两个字，那少女手中竹棒一抖，戳在他手腕之上。那剑士只觉腕上一阵剧痛，呛啷一声，长剑落地。那少女竹棒挑起，碧影微闪，已刺入了他左眼之中。那剑士大叫一声，双手捧住了眼睛，连声狂吼。

这少女这两下轻轻巧巧的刺出，戳腕伤目，行若无事，不知如何，那吴国剑士竟是避让不过。余下七名吴士大吃一惊，一名身材魁梧的吴士提起长剑，剑尖也往少女左眼刺去。剑招嗤嗤有声，足见这一剑劲力十足。

那少女更不避让，竹棒刺出，后发先至，噗的一声，刺

中了那吴士的右肩。那吴士这一剑之劲立时卸了。那少女竹棒挺出，已剑入他右眼之中。那人杀猪般的大嚎，双拳乱挥乱打，眼中鲜血涔涔而下，神情甚是可怖。

这少女以四招戳瞎两名吴国剑士的眼睛，人人眼见她只是随手挥刺，对手便即受伤，无不耸然动容。六名吴国剑士又惊又怒，各举长剑，将那少女围在垓心。

范蠡略通剑术，眼见这少女不过十六七岁年纪，只用一根竹棒便戳瞎了两名吴国高手的眼睛，手法如何虽然看不清楚，但显是极上乘的剑法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待见六名剑士各挺兵刃围住了她，心想她剑术再精，一个少女终是难敌六名高手，当即朗声说道：“吴国众位剑士，六个打一个，不怕坏了吴国的名声？倘若以多为胜，嘿嘿！”双手一拍，十六名越国卫士立即挺剑散开，围住了吴国剑士。

那少女冷笑道：“六个打一个，也未必会赢！”左手微举，右手中的竹棒已向一名吴士眼中戳去。那人举剑挡格，那少女早已兜转竹棒，戳向另一名吴士胸口。便在此时，三名吴士的长剑齐向那少女身上刺到。那少女身法灵巧之极，一转一侧，将来剑尽数避开，噗的一声，挺棒戳中左首一名吴士的手腕。那人五指不由自主的松了，长剑落地。

十六名越国卫士本欲上前自外夹击，但其时吴国剑士长剑使开，已然幻成一道剑网，青光闪烁，那些越国卫士如何欺得近身？

却见那少女在剑网之中飘忽来去，浅绿色布衫的衣袖和带子飞扬开来，好看已极，但听得“啊哟”、呛啷之声不断，吴国众剑士长剑一柄柄落地，一个个的退开，有的举手按眼，

有的蹲在地下，每一人都被刺瞎了一只眼睛，或伤左目，或损右目。

那少女收棒而立，娇声道：“你们杀了我羊儿，赔是不赔？”

八名吴国剑士又是惊骇，又是愤怒，有的大声咆哮，有的全身发抖。这八人原是极为勇悍的武士，即使给人砍去了双手双足，也不会害怕示弱，但此刻突然之间为一个牧羊少女所败，实在摸不着半点头脑，震慑之下，心中都是一团混乱。

那少女道：“你们不赔我羊儿，我连你们另一只眼睛也戳瞎了。”八剑士一听，不约而同的都退了一步。

范蠡叫道：“这位姑娘，我赔你一百只羊，这八个人便放他们去罢！”那少女向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很好，我也不要一百只羊，只要一只就够了。”

范蠡向卫士道：“护送上国使者回宾馆休息，请医生医治伤目。”众卫士答应了，派出八人，挺剑押送。八名吴士手无兵刃，便如打败了的公鸡，垂头丧气的走开。

范蠡走上几步，问道：“姑娘尊姓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范蠡道：“姑娘姓甚么？”那少女道：“我叫阿青，你叫甚么？”

范蠡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乡下姑娘，不懂礼法，只不知她如何学会了这一身出神入化的剑术。只须问到她的师父是谁，再请她师父来教练越士，何愁吴国不破？”想到和西施重逢的时刻指日可期，不由得心口登时感到一阵热烘烘的暖意，说道：“我叫范蠡。姑娘，请你到我家吃饭去。”阿青道：“我不去，我要赶羊去吃草。”范蠡道：“我家里有大好的草地，你

赶羊去吃，我再赔你十头肥羊。”

阿青拍手笑道：“你家里有大草地吗？那好极了。不过我不要你赔羊，我这羊儿又不是你杀的。”她蹲下地来，抚摸被割成了两片的羊身，凄然道：“好老白，乖老白，人家杀死了你，我……我可救你不活了。”

范蠡吩咐卫士道：“把老白的两片身子缝了起来，去埋在姑娘屋子的旁边。”

阿青站起身来，面颊上有两滴泪珠，眼中却透出喜悦的光芒，说道：“范蠡，你……你不许他们把老白吃了？”范蠡道：“自然不许。那是你的好老白，乖老白，谁都不许吃。”阿青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真好。我最恨人家拿我的羊儿去宰来吃了，不过妈说，羊儿不卖给人家，我们就没钱买米。”范蠡道：“打从今儿起，我时时叫人送米送布给你妈，你养的羊儿，一只也不用卖。”阿青大喜，一把抱住范蠡，叫道：“你真是个好人的。”

众卫士见她天真烂漫，既直呼范蠡之名，又当街抱住了他，无不好笑，都转过了头，不敢笑出声来。

范蠡挽住了她的手，似乎生怕这是个天上下凡的仙女，一转身便不见了，在十几头山羊的咩咩声中，和她并肩缓步，同回府中。

阿青赶着羊走进范蠡的大夫第，惊道：“你这屋子真大，一个人住得了吗？”范蠡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正嫌屋子太大，回头请你妈和你一起来住好不好？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阿青道：“就是我妈和我两个人，不知道我妈肯不肯来。我妈叫我别跟男人多说话。不过你是好人，不会害我们的。”

范蠡要阿青将羊群赶入花园之中，命婢仆取出糕饼点心，在花园的凉亭中殷勤款待。众仆役见羊群将花园中的牡丹、芍药、芝兰、玫瑰种种名花异卉大口咬嚼，而范蠡却笑吟吟的瞧着，无不骇异。

阿青喝茶吃饼，很是高兴。范蠡跟她闲谈半天，觉她言语幼稚，于世务全然不懂，终于问道：“阿青姑娘，教你剑术的那位师父是谁？”

阿青睁着一双明澈的大眼，道：“什么剑术？我没有师父啊。”范蠡道：“你用一根竹棒戳瞎了八个坏人的眼睛，这本事就是剑术了，那是谁教你的？”阿青摇头道：“没有人教我，我自己会的。”范蠡见她神情坦率，实无丝毫作伪之态，心下暗异：“难道当真是天降异人？”说道：“你从小就会玩这竹棒？”

阿青道：“本来是不会的，我十三岁那年，白公公来骑羊儿玩，我不许他骑，用竹棒赶他。他也拿了根竹棒来打我，我就和他对打。起初他总是打到我，我打不着他。我们天天这样打着玩，近来我总是打到他，戳得他很痛，他可戳我不到。他也不大来跟我玩了。”

范蠡又惊又喜，道：“白公公住在哪里？你带我去找他好不好？”阿青道：“他住在山里，找他不到的。只有他来找我，我从来没去找过他。”范蠡道：“我想见见他，有没有法子？”阿青沉吟道：“嗯，你跟我一起去牧羊，咱们到山边等他。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。”叹了口气道：“近来好久没见到他啦！”

范蠡心想：“为了越国和夷光，跟她去牧羊却又怎地？”便道：“好啊，我就陪你去牧羊，等那位白公公。”寻思：“这阿

青姑娘的剑术，自然是那位山中老人白公公所教的了。料想白公公见她年幼天真，便装作用竹棒跟她闹着玩。他能令一个乡下姑娘学到如此神妙的剑术，请他去教练越国武士，破吴必矣！”

请阿青在府中吃了饭后，便跟随她同到郊外的山里去牧羊。他手下部属不明其理，均感骇怪。一连数日，范蠡手执竹棒，和阿青在山野间牧羊唱歌，等候白公公到来。

第五日上，文种来到范府拜访，见范府掾吏面有忧色，问道：“范大夫多日不见，大王颇为挂念，命我前来探望，莫非范大夫身子不适么？”那掾吏道：“回禀文大夫：范大夫身子并无不适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文种道：“只是怎样？”那掾吏道：“文大夫是范大夫的好友，我们下吏不敢说的话，文大夫不妨去劝劝他。”文种更是奇怪，问道：“范大夫有什么事？”那掾吏道：“范大夫迷上了那个……那个会使竹棒的乡下姑娘，每天一早便陪着她去牧羊，不许卫士们跟随保护，直到天黑才回来。小吏有公务请示，也不敢前去打扰。”

文种哈哈大笑，心想：“范贤弟在楚国之时，楚人都叫他范疯子。他行事与众不同，原非俗人所能明白。”

这时范蠡正坐在山坡草地上，讲述楚国湘妃和山鬼的故事。阿青坐在他身畔凝神倾听，一双明亮的眼睛，目不转瞬的瞧着他，忽然问道：“那湘妃真是这样好看么？”

范蠡轻轻说道：“她的眼睛比这溪水还要明亮，还要清澈……”阿青道：“她眼睛里有鱼游么？”范蠡道：“她的皮肤比天上的白云还要柔和，还要温软……”阿青道：“难道也有小鸟在云里飞吗？”范蠡道：“她的嘴唇比这朵小红花的花瓣还

要娇嫩，还要鲜艳，她的嘴唇湿湿的，比这花瓣上的露水还要晶莹。湘妃站在水边，倒影映在清澈的湘江里，江边的鲜花羞惭得都枯萎了，鱼儿不敢在江里游，生怕弄乱了她美丽的倒影。她白雪一般的手伸到湘江里，柔和得好像要溶在水里一样……”

阿青道：“范蠡，你见过她的是不是？为甚么说得这样仔细？”

范蠡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见过她的，我瞧得非常非常仔细。”

他说的是西施，不是湘妃。

他抬头向着北方，眼光飘过了一条波浪滔滔的大江，这美丽的女郎是在姑苏城中吴王宫里，她这时候在做什么？是在陪伴吴王么？是在想着我么？

阿青道：“范蠡！你的胡子很奇怪，给我摸一摸行不行？”

范蠡想：她是在哭泣呢，还是在笑？

阿青说：“范蠡，你的胡子中有两根是白色的，真有趣，像是我羊儿的毛一样。”

范蠡想：分手的那天，她伏在我肩上哭泣，泪水湿透了我半边衣衫，这件衫子我永远不洗，她的泪痕之中，又加上了我的眼泪。

阿青说：“范蠡，我想拔你一根胡子来玩，好不好？我轻轻的拔，不会弄痛你的。”

范蠡想：她说最爱坐了船在江里湖里慢慢的顺水漂流，等我将她夺回来之后，我大夫也不做了，便是整天和她坐了船，在江里湖里漂游，这么漂游一辈子。

突然之间，颞下微微一痛，阿青已拔下了他一根胡子，只听得她在格格娇笑，蓦地里笑声中断，听得她喝道：“你又来了！”

绿影闪动，阿青已激射而出，只见一团绿影、一团白影已迅捷无伦的缠斗在一起。

范蠡大喜：“白公公到了！”眼见两人斗得一会，身法渐渐缓了下来，他忍不住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和阿青相斗的竟然不是人，而是一头白猿。

这白猿也拿着一根竹棒，和阿青手中竹棒纵横挥舞的对打。这白猿出棒招数巧妙，劲道凌厉，竹棒刺出时带着呼呼风声，但每一棒刺来，总是给阿青拆解开去，随即以巧妙之极的招数还击过去。

数日前阿青与吴国剑士在长街相斗，一棒便截瞎一名吴国剑士的眼睛，每次出棒都一式一样，直到此刻，范蠡方见到阿青剑术之精。他于剑术虽然所学不多，但常去临观越国剑士练剑，剑法优劣一眼便能分别。当日吴越剑士相斗，他已看得挤舌不下，此时见到阿青和白猿斗剑，手中所持虽然均是竹棒，但招法之精奇，吴越剑士相形之下，直如儿戏一般。

白猿的竹棒越使越快，阿青却时时凝立不动，偶尔一棒刺出，便如电光急闪，逼得白猿接连倒退。

阿青将白猿逼退三步，随即收棒而立。那白猿双手持棒，身子飞起，挟着一股劲风，向阿青疾刺过来。范蠡见到这般猛恶的情势，不由得大惊，叫道：“小心！”却见阿青横棒挥出，拍拍两声轻响，白猿的竹棒已掉在地下。

白猿一声长啸，跃上树梢，接连几个纵跃，已窜出数十丈外，但听得啸声凄厉，渐渐远去。山谷间猿啸回声，良久不绝。

阿青回过身来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白公公断了两条手臂，再也不肯来跟我玩了。”范蠡道：“你打断了它两条手臂？”阿青点头道：“今天白公公凶得很，一连三次，要扑过来刺死你。”范蠡惊道：“它……它要刺死我？为什么？”阿青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范蠡暗暗心惊：“若不是阿青挡住了它，这白猿要刺死我当真是白费吹灰之力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在越王的剑室之中，阿青手持一根竹棒，面对着越国二十名第一流剑手。范蠡知道阿青不会教人如何使剑，只有让越国剑士模仿她的剑法。

但没一个越国剑士能挡到她的三招。

阿青竹棒一动，对手若不是手腕被戳，长剑脱手，便是要害中棒，委顿在地。

第二天，三十名剑士败在她的棒下。第三天，又是三十名剑士在她一根短竹棒下腕折臂断，狼狈败退。

到第四天上，范蠡再要找她去会斗越国剑士时，阿青已失了踪影，寻到她的家里，只余下一间空屋，十几头山羊。范蠡派遣数百名部属在会稽城内城外，荒山野岭中去找寻，再也觅不到这个小姑娘的踪迹。

八十名越国剑士没学到阿青的一招剑法，但他们已亲眼见到了神剑的影子。每个人知道了，世间确有这样神奇的剑法。八十人将一丝一忽勉强捉摸到的剑法影子传授给了旁人，单是这一丝一忽的神剑影子，越国武士的剑法便已无敌

于天下。

范蠡命薛烛督率良工，铸成了千千万万口利剑。

三年之后，勾践兴兵伐吴，战于五湖之畔。越军五千人持长剑而前，吴兵逆击。两军交锋，越兵长剑闪烁，吴兵当者披靡，吴师大败。

吴王夫差退到余杭山。越兵追击，二次大战，吴兵始终挡不住越兵的快剑。夫差兵败自杀。越军攻入吴国的都城姑苏。

范蠡亲领长剑手一千，直冲到吴王的馆娃宫。那是西施所住的地方。他带了几名卫士，奔进宫去，叫道：“夷光，夷光！”

他奔过一道长廊，脚步声发出清朗的回声，长廊下面是空的。西施脚步轻盈，每一步都像是弹琴鼓瑟那样，有美妙的音乐节拍。夫差建了这道长廊，好听她奏着音乐般的脚步声。

在长廊彼端，音乐般的脚步声响了起来，像欢乐的锦瑟，像清和的瑶琴，一个轻柔的声音在说：“少伯，真的是你么？”

范蠡胸口热血上涌，说道：“是我，是我！我来接你了。”他听得自己的声音嘶哑，好像是别人在说话，好像是很远很远的声音。他踉踉跄跄的奔过去。

长廊上乐声繁音促节，一个柔软的身子扑入了他怀里。

春夜溶溶。花香从园中透过帘子，飘进馆娃宫。范蠡和西施在倾诉着别来的相思。

忽然间寂静之中传来了几声咩咩的羊叫。

范蠡微笑道：“你还是忘不了故乡的风光，在宫室之中也养了山羊吗？”

西施笑着摇了摇头，她有些奇怪，怎么会有羊叫？然而在心爱之人的面前，除了温柔的爱念，任何其他的念头都不会在心中停留长久。她慢慢伸手出去，握住了范蠡的左手。炽热的血同时在两人脉管中迅速流动。

突然间，一个女子声音在静夜中响起：“范蠡！你叫你的西施出来，我要杀了她！”

范蠡陡地站起身来。西施感到他的手掌忽然间变得冰冷。范蠡认得这是阿青的声音。她的呼声越过馆娃宫的高墙，飘了进来。

“范蠡，范蠡，我要杀你的西施，她逃不了的。我一定要杀你的西施。”

范蠡又是惊恐，又是迷惑：“她为甚么要杀夷光？夷光可从来没得罪过她！”蓦地里心中一亮，霎时之间都明白了：“她并不真是个不懂事的乡下姑娘，她一直在喜欢我。”

迷惘已去，惊恐更甚。

范蠡一生临大事，决大疑，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，当年在会稽山被吴军围困，粮尽援绝之时，也不及此刻的惧怕。西施感到他手掌中湿腻腻的都是冷汗，觉到他的手掌在发抖。

如果阿青要杀的是他自己，范蠡不会害怕的，然而她要杀的是西施。

“范蠡，范蠡！我要杀了你的西施，她逃不了的！”

阿青的声音忽东忽西，在宫墙外传进来。

范蠡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我要去见见这人。”轻轻放脱了西施的手，快步向宫门走去。

十八名卫士跟随在他身后。阿青的呼声人人都听见了，耳听得她在宫外直呼破吴英雄范大夫之名，大家都感到十分诧异。

范蠡走到宫门之外，月光铺地，一眼望去，不见有人，朗声说道：“阿青姑娘，请你过来，我有话说。”四下里寂静无声。范蠡又道：“阿青姑娘，多时不见，你可好么？”可是仍然不闻回答。范蠡等了良久，始终不见阿青现身。

他低声嘱咐卫士，立即调来一千名甲士、一千名剑士，在馆娃宫前后守卫。

他回到西施面前，坐了下来，握住她的双手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从宫门外回到西施身畔，他心中已转过了无数念头：“令一个宫女假装夷光，让阿青杀了她？我和夷光化装成为越国甲士，逃出吴宫，从此隐姓埋名？阿青来时，我在她面前自杀，求她饶了夷光？调二千名弓箭手守住宫门，阿青若是硬闯，那便万箭齐发，射死了她？”但每一个计策都有破绽。阿青于越国有大功，也不忍将她杀死。他怔怔的瞧着西施，心头忽然感到一阵温暖：“我二人就这样一起死了，那也好得很。我二人在临死之前，终于是聚在一起了。”

时光缓缓流过。西施觉到范蠡的手掌温暖了。他不再害怕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破晓的日光从窗中照射进来。

蓦地里宫门外响起了一阵吆喝声，跟着呛啷啷、呛啷啷响声不绝，那是兵刃落地之声。这声音从宫门外直响进来，便

如一条极长的长蛇，飞快的游来，长廊上也响起了兵刃落地的声音。一千名甲士和一千名剑士阻挡不了阿青。

只听得阿青叫道：“范蠡，你在哪里？”

范蠡向西施瞧了一眼，朗声道：“阿青，我在这里。”

“里”字的声音甫绝，嗤的一声响，门帷从中裂开，一个绿衫人飞了进来，正是阿青。她右手竹棒尖端指住了西施的心口。

她凝视着西施的容光，阿青脸上的杀气渐渐消失，变成了失望和沮丧，再变成了惊奇、羡慕，变成了崇敬，喃喃的说：“天……天下竟有这……这样的美女！范蠡，她……她比你说的还……还要美！”纤腰扭处，一声清啸，已然破窗而出。

清啸迅捷之极的远去，渐远渐轻，余音袅袅，良久不绝。

数十名卫士急步奔到门外。卫士长躬身道：“大夫无恙？”范蠡摆了摆手，众卫士退了下去。范蠡握着西施的手，道：“咱们换上庶民的衣衫，我和你到太湖划船去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西施眼中闪出无比快乐的光芒，忽然之间，微微蹙起了眉头，伸手捧着心口。阿青这一棒虽然没戳中她，但棒端发出的劲气已刺伤了她心口。

两千年来人们都知道，“西子捧心”是人间最美丽的形象。

三十三剑客图

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，是我国向来的传统。

我很喜欢读旧小说，也喜欢小说中的插图。可惜一般插图的美术水准，与小说的文学水准差得实在太远。这些插图都是木版画，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，往往画得既粗俗，刻得又简陋，只有极少数的例外。

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。最古的版画作品，是汉代的肖形印，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，印在绢上纸上，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。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，盛于宋元，到明末而登峰造极，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（老莲）。清代版画普遍发展，年画盛行于民间。咸丰年间的任渭长，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。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，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。

我手边有一部任渭长画的版画集《卅三剑客图》，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，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。偶有空闲，翻阅数页，很触发一些想象，常常引起一个念头：“最好能给每一幅图‘插’一篇短篇小说。”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，古今中外，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。

由于读书不多，这三十三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。但反正是写小说，不知道原来出典的，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。

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，永远也完成不了的。写了第一篇《越女剑》后，第二篇《虬髯客》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。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，于是改用平铺直叙

的方式，介绍原来的故事。

其中《虬髯客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红线》、《昆仑奴》四个故事众所周知，不再详细叙述，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，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，所以附录了原文。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。

这些短文写于一九七 年一月和二月，是为《明报晚报》创刊最初两个月所作。

一 赵处女

江苏与浙江到宋朝时已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，苏州、杭州成为出产文化和美女的地方。但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吴人和越人却是勇决剽悍的象征。那样的轻视生死，追求生命中最后一刹那的光彩，和现代一般中国人的性格相去是这么遥远，和现代苏浙人士的机智柔和更是两个极端。在那时候，吴人越人血管中所流动的，是原始的、犷野的热血。

吴越的文化是外来的。伍子胥、文种、范蠡都来自西方的楚国。勾践的另一个重要谋士计然来自北方的晋国。只有西施本色的美丽，才原来就属于浣纱溪那清澈的溪水。所以，教导越人剑法的那个处女，虽然住在绍兴以南的南林，《剑侠传》中却说她来自赵国，称她为“赵处女”。

但一般书籍中都称她为“越女”。

《吴越春秋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

“其时越王又问相国范蠡曰：‘孤有报复之谋，水战则乘舟，陆行则乘舆。舆舟之利，顿于兵弩。今子为寡人谋事，莫不谬者乎？’范蠡对曰：‘臣闻古之圣人，莫不习战用兵。然行阵、队伍、军鼓之事，吉凶决在其工。今闻越有处女，出于南林，国人称善。愿王请之，立可见。’越王乃使使聘之，

问以剑戟之术。

“处女将北见于王，道逢一翁，自称曰‘袁公’，问于处女曰：吾闻子善剑，愿一见之。”女曰：“妾不敢多所隐，惟公试之。”于是袁公即杖箴箛（竹名）竹，竹枝上颀桥（向上劲挑），未堕地（‘未’应作‘末’，竹梢折而跌落），女即捷末（‘捷’应作‘接’，接住竹梢）。袁公则飞上树，变为白猿，遂别去。

“见越王。越王问曰：‘夫剑之道如之何？’女曰：‘妾生深林之中，长于无人之野，无道不习，不达诸侯，窃好击剑之道，诵之不休。妾非受于人也，而忽自有之。’越王曰：‘其道如何？’女曰：‘其道甚微而易，其意甚幽而深。道有门户，亦有阴阳。开门闭户，阴衰阳兴。凡手战之道，内实精神，外示安仪。见之似好妇，夺之似惧虎（看上去好像温柔的女子，一受攻击，立刻便如受到威胁的猛虎那样，作出迅速强烈的反应）。布形候气，与神俱往。杳之若日，偏如腾兔，追形逐影，光若仿佛，呼吸往来，不及法禁，纵横逆顺，直复不闻。斯道者，一人当百，百人当万。王欲试之，其验即见。’越王即加女号，号曰‘越女’。乃命五板之堕（‘堕’应作‘队’）高（‘高’是人名，高队长）习之教军士，当世莫胜越女之剑。”

《吴越春秋》的作者是东汉时的赵晔，他是绍兴人，因此书中记载多抑吴而扬越。元朝的徐天祐为此书作了考证和注解，他说赵晔“去古未甚远，晔又山阴人，故综述视他书纪二国事为详。”

书中所记叙越女综论剑术的言语，的确是最上乘的武学，

恐怕是全世界最古的“搏击原理”，即使是今日的西洋剑术和拳击，也未见得能超越她所说的根本原则：“内动外静，后发先至；全神贯注，反应迅捷；变化多端，出敌不意。”

《艺文类聚》引述这段文字时略有变化：“（袁）公即挽林内之竹似桔槔，末折堕地。女接取其末。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。处女应，即入之。三入，因举杖击袁公。袁公则飞上树，化为白猿。”

叙述袁公手折生竹，如断枯木。处女以竹枝的末梢和袁公的竹杆相斗，守了三招之后还击一招。袁公不敌，飞身上树而遁。其中有了击刺的过程。

《剑侠传》则说：“袁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，末折地，女接其末。公操其本而刺女。女因举杖击之，公即上树，化为白猿。”

“桔槔”是井上汲水的滑车，当是从《吴越春秋》中“颡桥”两字化出来的，形容袁公使动竹枝时的灵动。

《东周列国志演义》第八十一回写这故事，文字更加明白了些：

“老翁即挽林内之竹，如摘腐草，欲以刺处女。竹折，末堕于地。处女即接取竹末，还刺老翁。老翁忽飞上树，化为白猿，长啸一声而去。使者异之。”

“处女见越王。越王赐座，问以击刺之道。处女曰：‘内实精神，外示安佚。见之如妇，夺之似虎。布形候气，与神俱往。捷若腾兔，追形还影，纵横往来，目不及瞬。得吾道者，一人当百，百人当万。大王不信，愿得试之。’越王命勇士百人，攒戟以刺处女。处女连接其戟而投之。越王乃服，使

教习军士。军士受其教者三千人。岁余，处女辞归南林。越王再使人请之，已不在矣。”

这故事明明说白猿与处女比剑，但后人的诗文却常说白猿学剑，或学剑于白猿。庾信的《宇文盛墓志》中有两句说：“授图黄石，不无师表之心，学剑白猿，遂得风云之志。”杜牧之有两句诗说：“授图黄石老，学剑白猿翁。”所以我在《越女剑》的小说中，也写越女阿青的剑法最初从白猿处学来。

我在《越女剑》小说中，提到了薛烛和风胡子，这两人在《越绝书》第十三卷《外传·记宝剑》一篇中有载。

篇末记载：楚王问风胡子，宝剑的威力为甚么这样强大：“楚王于是大悦，曰：‘此剑威耶？寡人力耶？’风胡子对曰：‘剑之威也，因大王之神。’楚王曰：‘夫剑，铁耳，固能有精神若此乎？’风胡子对曰：‘时各有使然。轩辕，神农、赫胥之时，以石为兵，断树木为宫室，死而龙藏，夫神圣主使然。至黄帝之时，以玉为兵，以伐树木为宫室、凿地。夫玉亦神物也，又遇圣主使然，死而龙藏。禹穴之时，以铜为兵，以凿伊阙，通龙门，决江导河，东注于东海，天下通乎，治为宫室，岂非圣主之力哉？当此之时，作铁兵，威服三军，天下闻之，莫敢不服，此亦铁兵之神，大王有圣德。’楚王曰：‘寡人闻命矣！’”

《越绝书》作于汉代。这一段文字叙述兵器用具的演进，自旧石器、新石器、铜器而铁器，与近代历史家的考证相合，颇饶兴味。风胡子将兵刃之所以具有无比威力，归结到“大王有圣德”五字上，楚王自然要点头称善。拍马屁的手法，古今同例，两千余年来似乎也没有多少新的花样变出来。

处女是最安静斯文的人（当然不是现代着迷女裙、跳新潮舞的处女），而猿猴是最活跃的动物。《吴越春秋》这故事以处女和白猿作对比，而让处女打败了白猿，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设想，也是我国哲学“以静制动”观念的表现。孙子兵法云：“是故始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，后如脱兔，敌不及拒。”拿处女和奔跃的兔子相对比。或者说：开始故意示弱，令敌人松懈，不加防备，然后突然发动闪电攻击。

白猿会使剑，在唐人传奇《补江总白猿传》中也有描写，说大白猿“遍身长毛，长数寸。所居常读木简，字若符篆，潦不可识；已，则置石磴下。晴昼或舞双剑，环身电飞，光圆若月。”

旧小说《绿野仙踪》中，仙人冷于冰的大弟子是头白猿，舞双剑。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中，连续写了好几头会武功的白猿，女主角李英琼的大弟子就是一头白猿。

二 虬髯客

《虬髯客传》一文虎虎有生气，或者可以说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。我一直很喜爱这篇文章。高中一年级那年，在浙江丽水碧湖就读，曾写过一篇《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》，登在学校的壁报上，明报总经理沈宝新兄和我那时是同班同学，不知他还记得这篇旧文否？当时学校图书馆中书籍无多，自己又幼稚无识，所谓“考证”，只是胡说八道而已，主要考证该传的作者是杜光庭还是张说，因为典籍所传，有此两说，结论是杜光庭说证据较多。其时教高中三年级国文的老师钱南扬先生是研究元曲的名家，居然对此文颇加赞扬。小孩子学写文章得老师赞好，自然深以为喜。二十余年来，每翻到《虬髯客传》，往往又重读一遍。

这篇传奇为现代的武侠小说开了许多道路。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；有男女青年的恋爱；男的是豪杰，而女的是美人（“乃十八九佳丽人也”）；有深夜的化装逃亡；有权相的追捕；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；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；有寻仇十年而终于食其心肝的虬髯汉子；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；有酒楼上的约会和坊曲小宅中的密谋大事；有大量财富和慷慨的赠送；有神气清朗、顾盼炜如的少年英雄；

有帝王和公卿；有驴子、马匹、匕首和人头；有弈棋和盛筵；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的大战；有兵法的传授……所有这一切，在当代的武侠小说中，我们不是常常读到吗？这许多事情或实叙或虚写，所用笔墨却只不过两千字。每一个人物，每一件事，都写得生动有致。艺术手腕的精炼真是惊人。当代武侠小说用到数十万字，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。

红拂女张氏是位长头发姑娘，传中说到和虬髯客邂逅的情形：“张氏以发长委地，立梳床前。公方刷马。忽有一人，中形，赤髯而虬，乘蹇驴而来，投革囊于炉前，取枕欹卧，看张梳头。公怒甚，未决，犹亲刷马。张熟视其面，一手握发，一手映身摇示公，令勿怒，急急梳头毕，衿衽前问其姓。”真是雄奇瑰丽，不可方物。

虬髯客的革囊中有一个人头，他说：“此人天下负心者，衔之十年，今始获之，吾憾释矣。”这个负心的人到底做了甚么事而使虬髯客如此痛恨，似可铺叙成为一篇短篇小说。我又曾想，可以用一些心理学上的材料，描写虬髯客对于长头发的美貌少女有特别偏爱。很明显，虬髯客对李靖的眷顾，完全是起因于对红拂女的喜爱，只是英雄豪杰义气为重，压抑了心中的情意而已。由于爱屋及乌，于是尽量帮助李靖，其实真正的出发点，还是在爱护红拂女。我国传统的观念认为，爱上别人的妻子是不应该的，正面人物决计不可有这种心理，然而写现代小说，非但不必有这种顾忌，反应去努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但《虬髯客传》实在写得太多，不提负心的人如何负心，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：虬髯客对红拂女的情意表现得十分

隐晦，也自有他可爱的地方。再加铺叙，未免是蛇足了。

杜光庭是浙江缙云人，是个道士，学道于五台山。在唐朝为内供奉，后来入蜀，在王建朝中做金紫光禄大夫、谏议大夫的官。王建死后，在后主朝中被封为传真天师、崇真观大学士，后来退休，隐居青城山，号东瀛子，到八十五岁才死，著作甚多。

据正史，李靖是隋朝大将韩擒虎的外甥，祖父和父亲都是隋朝大官，和杨素向来熟识。杨素很重视他的才能，常指着自己的椅子说：“这张椅子将来总是你坐的。”《旧唐书》说他“姿貌瑰伟”，可见是个美少年。

《新唐书·李靖传》中说：“世言靖精风角鸟占、云侵孤虚之术，为善用兵。是不然。特以临机果，料敌明，根于忠智而已。俗人传著，怪诞⁷几祥，皆不足信。”李靖南平萧铣、辅公祐，北破突厥，西定吐谷浑，于唐武功第一，在当时便有种种传闻，说他精通异术。

唐人传奇《李卫公别传》中写李靖代龙王施雨，褚人获的《隋唐演义》中引用了这故事，《说唐》更把李靖写成是个会腾云驾雾的神仙“风尘三侠”的故事，后世有不少人写过，更是画家所爱用的题材。根据这故事而作成戏曲的，明代张凤翼和张太和都有《红拂记》，凌蒙初有《虬髯翁》。但后人的铺演，都写不出原作的神韵。

郑振铎在《中国文学史》中认为陈忱《后水浒传》写李俊等到海外为王，是受了《虬髯客传》的影响，颇有见地。然而他说《虬髯客传》“是一篇荒唐不经的道士气息很重的传奇文”，以“荒唐不经”四字来评论这“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说”

(胡适的意见)，读文学而去注重故事的是否真实，完全不珍视它的文学价值，也未免有些“荒唐不经”了。

历史上的名将当然总是胜多败少，但李靖一生似乎从未打过败仗，那确是古今中外极罕有的事。可是他一生之中，也遇过二次大险。

第一次，他还在隋朝做小官，发觉李渊有造反的迹象，便要到了江都去向隋炀帝告发，因道路不通而止。李渊取得长安后，捉住了李靖要斩。李靖大叫：“公起义兵，本为天下除暴乱，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？”李渊觉得他言词很有气概，李世民又代为说项，于是饶了他。这是正史上所记载李靖结识、追随李世民的开始。

李渊做皇帝后，派李靖攻萧铣，因兵少而无进展。李渊还记着他当年要告发自己造反的旧怨，暗下命令，叫峡州都督许绍杀了他。许绍知道李靖有才能，极力代为求情。不久，李靖以八百兵大破冉肇则，俘虏五千余人。李渊大喜，对众公卿说：“使功不如使过，这一次做对了。”有功的人恃功而骄，往往误事，而存心赎罪之人，小心谨慎，全力以赴，成功的机会反大，那便是所谓“使功不如使过”。李渊于是亲笔写了一封敕书给李靖，说：“既往不咎，旧事吾久忘之矣！”其实说“久忘之矣”，毕竟还是不忘，只不过郑重声明以后不再计较而已，所以在慰劳他的文书中说：“卿竭诚尽力，功效特彰，远览至诚，极以嘉赏。勿忧富贵也！”

但最危险的一次，还是在他大破突厥之后。突厥是唐朝的大敌，武力十分强盛。李渊初起兵时，不得不向之称臣，唐朝君臣都引为奇耻大辱。李世民削平群雄，统一天下，突厥

却一再来犯，有一次一直攻到京城之外的渭水边，李世民只得干冒大险，亲自出马与之结盟。李靖居然将之打得一蹶不振，全国上下的兴奋可想而知。当时太宗大喜之下，大赦天下，下旨遍赐百姓酒肉，全国狂欢五日。（突厥人后来逐渐西迁，在西方建立了土耳其帝国。李靖这一个大胜仗，对于欧洲历史都有极重大的影响。我在记土耳其之游的《忧郁的突厥武士们》一文中曾有提到。）

李靖立下这样的大功，班师回朝，哪知御史大夫立即就弹劾他，罪名是：“军无纲纪，致令虏中奇宝，散于乱兵之手。”这实在是个莫名其妙的罪名。太宗却对李靖大加责备。李靖很是聪明，知道自己立功太大，皇帝内心一定不喜欢，御史大夫的弹劾，不过是揣摩了皇帝的心理来跟自己过不去而已，当下并不声辩，只是连连磕头，狠狠的自我批评一番。唐太宗这才高兴了，说：“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，有功不赏，反而因罪被杀。朕则不然，当致公之罪，录公之勋。”于是加官颁赏。

后来李靖继续立功，但明白“功高震主”的道理，从来不敢揽权。《旧唐书》说：“靖性沉厚，每与时宰参议，恂恂然似不能言。”又说他：“临戎出师，凜然威断；位重能避，功成益谦。”所以直到七十九岁老死，并没被皇帝斗倒斗垮。《旧唐书》论二李（卫国公李靖、英国公李勣），赞曰：“功以懋赏，震主则危。辞禄避位，除猜破疑。功定华夷，志怀忠义。白首平戎，贤哉英卫。”

唐人韦端符《卫公故物记》一文，记载在李靖的后裔处见到李靖遗留的一些故物，有李世民的赐书二十通，其中有

几封诏书是李靖病重时的慰问信。一封中说：“有昼夜视公病大老姬，令一人来，吾欲熟知起居状。”（派一名日夜照料你病的老看护来，我要亲自问她，好详细了解你病势如何）可见李世民直到李靖逝世，始终对他极好，诏书中称之为“公”，甚有礼貌。

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，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。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，但人的心理、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，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。

附录 虬髯客传

隋炀帝之幸江都也。命司空杨素守西京。素骄傲，又以时乱，天下之权重望崇者，莫我若也，奢贵自奉，礼异人臣。每公卿入言，宾客上谒，未尝不踞床而见，令美人捧出，侍婢罗列，颇僭于上，末年愈甚，无复知所负荷、有扶危持颠之心。一日，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，献奇策。素亦踞见。公前揖曰：“天下方乱，英雄竞起。公为帝室重臣，须以收罗豪杰为心，不宜踞见宾客。”素敛容而起，谢公，与语，大悦，收其策而退。

当公之骋辩也，一妓有殊色，执红拂，立于前，独目公。公既去，而执拂者临轩，指吏曰：“问去者处士第几？往何处？”公具以答。妓诵而去。

公归逆旅。其夜五更初，忽闻叩门而声低者，公起问焉。乃紫衣戴帽人，杖揭一囊。公问谁？曰：“妾，杨家之红拂妓也。”公遽延入。脱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丽人也。素面华衣而

拜。公惊答拜。曰：“妾侍杨司空久，阅天下之人多矣，无如公者。丝萝非独生，愿托乔木，故来奔耳。”公曰：“杨司空权重京师，如何？”曰：“彼尸居余气，不足畏也。诸妓知其无成，去者众矣。彼亦不甚逐也。计之详矣。幸无疑焉。”问其姓，曰：“张。”问其伯仲之次。曰：“最长。”观其肌肤仪状、言词气性，真天人也。公不自意获之，愈喜愈惧，瞬息万虑不安。而窥户者无停履。数日，亦闻追讨之声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马，排闥而去。

将归太原。行次灵石旅舍，既设床，炉中烹肉且熟。张氏以发长委地，立梳床前。公方刷马，忽有一人，中形，赤髯如虬，乘蹇驴而来。投革囊于炉前，取枕欹卧，看张梳头。公怒甚，未决，犹亲刷马。张熟视其面，一手握发，一手映身摇示公，令勿怒。急急梳头毕。衿衽问其姓。卧客答曰：“姓张。”对曰：“妾亦姓张。合是妹。”遽拜之。问第几。曰：“第三。”问妹第几。曰：“最长。”遂喜曰：“今夕幸逢一妹。”张氏遥呼：“李郎且来见三兄！”公骤礼之。遂环坐。曰：“煮者何肉？”曰：“羊肉，计已熟矣。”客曰：“饥。”公出市胡饼。客抽腰间匕首，切肉共食。食竟，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，甚速。

客曰：“观李郎之行，贫士也。何以致斯异人？”曰：“靖虽贫，亦有心者焉。他人见问，故不言，兄之问，则不隐耳。”具言其由。曰：“然则将何之？”曰：“将避地太原。”曰：“然。吾故非君所致也。”曰：“有酒乎？”曰：“主人西，则酒肆也。”公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“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之乎？”

曰：“不敢。”于是开革囊，取一人头并心肝。却头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，共食之。曰：“此人天下负心者，衔之十年，今始获之。吾憾释矣。”又曰：“观李郎仪形器宇，真丈夫也。亦闻太原有异人乎？”曰：“尝识一人，愚谓之真人也。其余，将帅而已。”曰：“何姓？”曰：“靖之同姓。”曰：“年几？”曰：“仅二十。”曰：“今何为？”曰：“州将之子。曰：“似矣。亦须见之。李郎能致吾一见乎？”曰：“靖之友刘文静者，与之狎。因文静见之可也。然兄何为？”曰：“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，使吾访之。李郎明发，何日到太原？”靖计之曰。曰：“期达之明日，日方曙，候我于汾阳桥。”言讫，乘驴而去，其行若飞，回顾已失。

公与张氏且惊且喜，久之，曰：“烈士不欺人。固无畏。”促鞭而行。

及期，入太原。果复相见。大喜，偕诣刘氏。诈谓文静曰：“有善相者思见郎君，请迎之。”文静素奇其人，一旦闻有客善相，遽致使迎之。使回而至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来，神气扬扬，貌与常异。虬髯默然居末坐，见之心死，饮数杯，招靖曰：“真天子也！”公以告刘，刘益喜，自负。既出，而虬髯曰：“吾得十八九矣。然须道兄见之。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。某日午时，访我于马行东酒楼，楼下有此驴及瘦驴，即我与道兄俱在其上矣。到即登焉。”又别而去，公与张氏复应之。

及期访焉，宛见二乘。揽衣登楼，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，见公惊喜，召坐围饮，十数巡，曰：“楼下柜中，有钱十万。择一深隐处安一妹。某日复会于汾阳桥。”

如期至，即道士与虬髯已到矣。俱谒文静。时方弈棋，揖

而话心焉。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。道士对弈，虬髯与公傍待焉。俄而文皇到来，精采惊人，长揖而坐。神气清朗，满坐风生，顾盼炜如也。道士一见惨然，下棋子曰：“此局全输矣！于此失却局哉！救无路矣！复奚言！”罢弈而请去。既出，谓虬髯曰：“此世界非公世界。他方可也。勉之，勿以为念。”因共入京。虬髯曰：“计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，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相访。李郎相从一妹，悬然如磬。欲令新妇祇谒，兼议从容，无前却也。”言毕，吁嘘而去。

公策马而归。即到京，遂与张氏同往。至一小板门，扣之，有应者，拜曰：“三郎令候李郎、一娘子久矣。”延入重门，门愈壮丽。婢四十人，罗列廷前。奴二十人，引公入东厅。厅之陈设，穷极珍异，巾箱、妆奁、冠镜、首饰之盛，非人间之物。巾栉妆饰毕，请更衣，衣又珍异。既毕，传云：“三郎来！”乃虬髯纱帽褐裘而来，亦有龙虎之状，欢然相见。催其妻出拜，盖亦天人耳。遂延中堂，陈设盘筵之盛，虽王公家不侔也。

四人对饌讫，陈女乐二十人，列奏于前，若从天降，非人间之曲。食毕，行酒。家人自堂东舁出二十床，各以锦绣帕覆之。既陈，尽去其帕，乃文簿钥匙耳。虬髯曰：“此尽宝货泉贝之数。吾之所有，悉以充赠。何者？欲以此世界求事，当或龙战三二十载，建少功业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为？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。三五年内，即当太平。李郎以奇特之才，辅清平之主，竭心尽善，必极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蕴不世之艺，从夫之贵，以盛轩裳。非一妹不能识李郎，非李郎不能荣一妹。起陆之渐，际会如期，虎啸风生，龙腾云萃，固

非偶然也。持余之赠，以佐真主，赞功业也，勉之哉！此后十年，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，是吾得事之秋也。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。”因命家童列拜，曰：“李郎一妹，是汝主也！”言讫，与其妻从一奴，乘马而去。数步，遂不复见。

公据其宅，乃为豪家，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，遂匡天下。

贞观十年，公以左仆射平章事。适东南蛮入奏曰：“有海船千艘，甲兵十万，入扶余国，杀其主自立。国已定矣。”公心知虬髯得事也。归告张氏，具衣拜贺，沥酒东南祝拜之。

乃知真人之兴也，非英雄所冀。况非英雄者乎？人臣之谬思乱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轮耳。我皇家垂福万叶，岂虚然哉。或曰：“卫公之兵法，半乃虬髯所传耳。”

三 绳技

这部版画集画刻俱精，取材却殊不可恭维。三十三个物之中，有许多根本不是“剑客”，只不过是异人而已，例如本节玩绳技的男子。

“绳技”的故事出唐人皇甫氏所作《源化记》中的“嘉兴绳技”。

唐朝开元年间，天下升平，风流天子唐明皇常常下令赐百姓酒食，举行嘉年华会（史书上称为“酺”，习惯上常常是“大酺五日”）。这一年又举行了，浙江嘉兴的县司和监司比赛节目的精采，双方全力以赴。监司通令各属，选拔良材。各监狱官在狱中谈论：“这次我们的节目若是输给了县司，监司一定要大发脾气。但只要我们能策划一个拿得出去的节目，就会得赏。”众人到处设法，想找些特别节目。

狱中有一个囚犯笑道：“我到有一桩本事，只可惜身在狱中，不能一献身手。”狱吏惊问：“你有甚么本事？”囚犯道：“我会玩绳技。”狱吏便向狱官报告。狱官查问此人犯了甚么罪。狱吏道：“此人欠税未纳，别的也没甚么。”狱官亲去查问，说：“玩绳技嘛，许多人都会的，又有甚么了不起了？”囚犯道：“我所会的与旁人略有不同。”狱官问：“怎样？”囚犯

道：“众人玩的绳技，是将绳的两头系了起来，然后在绳上行走回旋。我却用一条手指粗细的长绳，并不系住，抛向空中，腾掷翻覆，有各种各样的变化。”

狱官又惊又喜，次日命狱吏将囚犯领到戏场。各种节目表演完毕之后，命此人演出绳技。此人捧了一团长绳，放在地上，将一头掷向空中，其劲如笔，初抛两三丈，后来加到四五丈，一条长绳直向天升，就像半空中有人拉住一般。观众大为惊异。这条绳越抛越高，竟达二十余丈，绳端没入云中。此人忽然向上攀援，身足离地，渐渐爬高，突然间长绳在空中荡出，此人便如一头大鸟，从旁边飞出，不知所踪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走了。

这个嘉兴男子以长绳逃税，一定令全世界千千万万无计逃税之人十分羡慕。

这种绳技据说在印度尚有人会，言者凿凿。但英国人统治印度期间，曾出重赏征求，却也无人应征。

笔者曾向印度朋友 Sam Sekon 先生请教此事。他肯定的说：“印度有人会这技术。这是群众催眠术，是一门十分危险的魔术。如果观众之中有人精神力量极强，不受催眠，施术者自己往往会有生命危险。”

四 车中女子

唐朝开元年间，吴郡有一个举人到京城去应考求仕。到了长安后，在街坊闲步，忽见两个身穿麻布衣衫的少年迎面走来，向他恭恭敬敬的作揖行礼，但其实并非相识。举人以为他们认错了人，也不以为意。

过了几天，又遇到了。二人道：“相公驾临，我们未尽地主之谊，今日正要前来奉请，此刻相逢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”一面行礼，一面坚持相邀。举人虽甚觉疑怪，但见对方意诚，便跟了去。过了几条街，来到东市的一条胡同中，有临路店数间，一同进去，见舍宇颇为整齐。二人请他上坐，摆设酒席，甚是丰盛，席间相陪的尚有几名少年，都是二十余岁年纪，执礼甚恭，但时时出门观望，似是在等候贵客。一直等到午后，众人说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只听得门外车声响动，一辆华贵的轺车直驶到堂前，车后有数少年跟随。车帷卷起，一个女子从车中出来，约十七八岁，容貌艳丽，头上簪花，戴满珠宝，穿着素色绸衫。两个少年拜伏在地，那女子不答。举人亦拜，女子还礼，请客人进内。女子居中向外而坐，请二人及举人入席，三人行礼后入座。又有十余名少年，都是衣服轻新，列坐于客人下首。

仆役再送上菜肴，极为精洁。酒过数巡，女子举杯向举人道：“二君盛称尊驾，今日相逢，大是欣慰。听说尊驾身怀绝技，能让我们一饱眼福吗？”举人卑逊谦让，说道：“自幼至长，唯习儒经，弦管歌曲，从未学过。”女子道：“我所说的并非这些。相公请仔细想想有甚么特别技能。”

举人沉思良久，说道：“在下在学堂之时，少年顽皮，曾练习着了靴子上墙壁走路，可以走得数步。至于其余的戏耍玩乐，却实在都不会。”女子喜道：“原是要请你表演这项绝技。”

举人于是出座，提气疾奔，冲上墙壁，行走数步，这才跃下。女子道：“那也不容易得很了。”回顾座中诸少年，令各人献技。

诸少年俱向女子拜伏行礼，然后各献妙技。有的纵身行于壁上，有的手撮椽子，行于半空，各有轻身功夫，状如飞鸟。举人见所未见，拱手惊惧，不知所措。过不多时，女子起身，辞别出门。举人惊叹，回到寓所后，心神恍惚，不知那女子和众少年是何等样人。

过了数日，途中又遇到二人，二人问道：“想借尊驾的坐骑一用，可以吗？”举人当即答允。

第二日，京城中传出消息，说皇宫失窃。官府掩捕盗贼，搜查甚紧，但只查到一匹驮负赃物的马匹，验问马主，终于将举人扣了去，送入内侍省勘问。衙役将他驱入一扇小门，用力在他背上一推。举人一个倒栽筋斗，跌入了一个数丈深的坑中，爬起身来，仰望屋顶，离坑约有七八丈，屋顶只开了一个尺许的小孔。

举人心中惶急，等了良久，见小孔中用绳缒了一钵饭菜下来。举人正饿得狠了，急忙取食。吃完后，长绳又将食钵吊了上去。

举人夜深不眠，心中忿甚，寻思无辜为人所害，此番只怕要毕命于此。正烦恼间，一抬头，忽见一物有如飞鸟，从小孔中跃入坑中，却是一人。这人以手拍拍他，说道：“计甚惊怕。然某在，无虑也（一定很受惊了罢？但我呢，不用担心）。”听声音原来便是那个车中女子。只听她又道：“我救你出去。”取出一匹绢来，一端缚住了他胸膊，另一端缚在她自己身上。那女子耸身腾上，带了那举人飞出宫城，直飞出离宫门数十里，这才跃下，说：“相公且回故乡去，求仕之计，将来再说罢。”

举人徒步潜窜，乞食寄宿，终于回到吴地，但从此再也不敢到京城去求功名了。

这故事也出《源化记》，所描写的这个盗党，很有现代味道。首领是一个武功高强的美丽少女，下属都是衣着华丽的少年。这情形一般武侠小说都没写过。盗党居然大偷皇宫的财宝，可见厉害。盗党为甚么要找上这个举人，很引发人的想象。似乎这个苏州举人年少英俊，又有上壁行走的轻功，为盗党所知，女首领便想邀他入伙，但一试他的功夫，却又平平无奇，于是打消了初意。向他借一匹马，只不过是故意陷害，让他先给官府捉去，再救他出来，他变成了越狱的犯人，就永远无法向官府告密了。

五 汝州僧

唐朝建中年间，士人韦生搬家到汝州去住，途中遇到一僧，并骑共行，言谈很是投机。傍晚时分，到了一条歧路口。僧人指着歧路道：“过去数里，便是贫僧的寺院，郎君能枉顾吗？”韦生道：“甚好。”于是命夫人及家口先行。僧人即指挥从者，命他们赶赴寺中，准备饮食，招待贵客。

行了十余里，还是没有到。韦生问及，那僧人指着一处林烟道：“那里就是了。”待得到达该处，僧人却又领路前行。越走越远，天已昏黑。韦生心下起疑，他素善弹弓暗器之术，于是暗暗伸手到靴子中取出弹弓，左手握了十余枚铜丸，才责备僧人道：“弟子预定克日赶到汝州，偶相邂逅，因图领教上人清论，这才勉从相邀。现下已行了二十余里，还是未到，不知何故？却要请教。”

那僧人笑道：“不用心急，这就到了。”说着快步向前，行出百余步。韦生知他是盗，当下提起弹弓，呼的一声，射出一丸，正中僧人后脑。岂知僧人似乎并无知觉。韦生连珠弹发，五丸飞出，皆中其脑。僧人这才伸手摸了摸脑后中弹之处，缓缓的道：“郎君莫恶作剧。”

韦生知道奈何他不得，也就不再发弹，心下甚是惊惧。又

行良久，来到一处大庄院前，数十人手执火炬，迎了出来，执礼甚恭。

僧人肃请韦生入厅就坐，笑道：“郎君勿忧。”转头问左右从人：“是否已好好招待夫人？”又向韦生道：“郎君请去见夫人罢，就在那一边。”韦生随着从人来到别厅，只见妻子和女儿都安然无恙，饮食供应极是丰富。三人知道身入险地，不由得相顾涕泣。韦生向妻子女儿安慰几句，又回去见那僧人。

僧人上前执韦生之手，说道：“贫僧原是大盗，本来的确想打你的主意，却不知郎君神弹，妙绝当世，若非贫僧，旁人亦难支持。现下别无他意，请勿见疑。适才所中郎君弹丸，幸未失却。”伸手一摸后脑，五颗弹丸都落了下来。

韦生见这僧人具此武功，心下更是栗然。不一会陈设酒筵，一张大桌上放了一头蒸熟的小牛，牛身上插了十余把明晃晃的锋利刀子，刀旁围了许多面饼。

僧人揖韦生就座，道：“贫僧有义弟数人，欲令谒见。”说着便有五六条大汉出来，列于阶下，都是身穿红衣，腰束巨带。僧人喝道：“拜郎君！”众大汉一齐行礼。韦生拱手还礼。僧人道：“郎君武功卓绝，世所罕有。你们若是遇到郎君，和他动手，立即便粉身碎骨了。”

食毕，僧人道：“贫僧为盗已久，现下年纪大了，决意洗手不干，可是不幸有一犬子，武艺胜过老僧，请郎君为老僧作个了断。”于是高声叫道：“飞飞出来，参见郎君！”后堂转出一名少年，碧衣长袖，身形极是瘦削，皮肉如腊，又黄又干。僧人道：“到后堂去侍奉郎君。”飞飞走后，僧人取出一柄长剑交给韦生，又将那五颗弹丸还给他，说道：“请郎君出

全力杀了这孩子，免他为老僧之累。”言辞极为诚恳。当下引韦生走进一堂，那僧人退出门去，将门反锁了。

堂中四角都点了灯火。飞飞执一短鞭，当堂而立。韦生一弹发出，料想必中，岂知拍的一声，竟为飞飞短鞭击落，余劲不衰，嵌入梁中。飞飞展开轻功，登壁游走，捷若猴猴。韦生四弹续发，一一为飞飞击开，于是挺剑追刺。飞飞倏往倏来，奔行如电，有时欺到韦生身旁，相距不及一尺。韦生以长剑连断其鞭数节，始终伤不了他。

过了良久，僧人开门，问韦生道：“郎君为老僧除了害吗？”韦生具以告知。老僧怅然，长叹一声，向飞飞凝视半晌，道：“你决意要做大盗，连郎君也奈何你不得。唉，将来不知如何了局？”

当晚僧人和韦生畅论剑法暗器之学，直至天明。僧人送韦生直至路口，赠绢百匹，流泪而别。

这故事《太平广记》称出于《唐语林》，但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有载，编于“盗侠”类，文中唯数字不同。

大盗老僧想洗手不干，却奈何不了自己儿子，想假手旁人杀了他，亦难如愿。这十六七岁的瘦削少年名字叫做飞飞，真是今日阿飞的老前辈了。

六 京西店老人

唐朝有个名叫韦行规的人，曾对人叙述他少年时所遇到的一件异事：

他年轻时有一次往京西游览，傍晚时分到了一所客店，眼见天色不早，但贪赶路程，还想继续前进。店前有个老人正在箍桶，对他说：“客官不可赶夜路，这一带盗贼很多。”韦行规拍一拍腰间的弓箭，笑道：“在下会弯弓射箭，小小毛贼，倒也不在我的心上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原来客官是位英雄，倒是老汉多言了。”

韦行规乘马驰了数十里，天已黑了，忽觉身后草中有人跃了出来，跟在马后。韦行规喝问：“甚么人？”对方不应，当即弯弓搭箭，连射数箭，此人却不退去。韦行规连珠箭发，始终伤他不得，一摸箭袋中箭已射尽，不禁大惧，驰马急奔。

片刻间风雷大作，韦行规纵身下马，倚大树而立，见空中电光闪闪，有白光数道，相互盘旋追逐，渐近树梢，忽觉半空中有物纷纷坠下，一看之下，却是一根根断截的树枝。断枝越坠越多，渐渐堆积齐膝。这般斩将下来，终于连脑袋也会给削去了，韦行规大惊战栗，抛下手中长弓，仰头向空中哀求乞命，跟着跪下拜倒。拜了几十拜后，电光渐高而灭，风

雷亦息。

韦行规看那大树，只见枝干已被削尽，成为半截秃树，不禁骇然。再去牵坐骑时，却见马背鞍子行李都已失却，不敢再向前行，只得折回客店。见那老人仍在箍桶，韦行规知道遇到了异人，当即拜伏。

老人笑道：“客官勿恃弓箭，须知剑术。”于是引到后院，见马鞍行李，都在一旁。老人笑道：“你都取回罢，刚才不过试试你而已。”取出桶板一片，但见昨夜所射的羽箭，一一都插在板上。

韦行规大是敬服，请老人收他为徒，老人不许，但指点了一些击剑的要道，韦行规也学得了十之一二。

这故事出《酉阳杂俎》。

七 兰陵老人

唐时黎干做京兆尹（京城长安的市长），碰到大旱，设祭求雨，观者数千人。他带了衙役卫士到达时，众人纷纷让路，独有一名老人站在街头不避。黎干大怒，叫人捉了他来，当街杖背二十下。杖击其背时，声拍拍然，好像打在牛皮鼓上一般。那老人也不呼痛，杖毕，漫不在乎的扬长而去。

黎干心下惊异，命一名年老坊卒悄悄跟踪。一直跟他到了兰陵里之内，见他走进一道小门，只听他大声道：“今天可给人欺侮得够了，快烧汤罢！”坊卒急忙奔回禀报。

黎干越想越怕，于是取过一件旧衣，罩在公服之上，和坊卒同到那老人的住处。

这时天已昏黑，坊卒先进去通报，黎干跟着进门，拜伏于地，说道：“适才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丈人，该死之极。”老人惊起，问道：“是谁引你来的？”黎干默察对方神色，知道能以理折服，缓缓的道：“在下做京兆尹的官，如果不得百姓尊重，不免坏了规矩。丈人隐身于众人之中，非有慧眼，难识高明。倘若丈人为了日间之事而怪罪，未免不大公道，非义士之心也。”老人笑道：“这倒是老夫的不是了。”于是拿了酒菜出来，摆在地下，席地而坐，和黎干及坊卒同饮。

夜深，谈到养身之术，言辞精奥。黎干又敬又惧。老人道：“老夫有一小技，在大人面前献丑。”走进内堂，过了良久出来，已换了装束，身穿紫衣，发结红带，手持长剑短剑七口，舞于庭中。七剑奔跃挥霍，有如电光，时而直进，时而圆转，黎干看得眼也花了。有一口二尺余的短剑，剑锋时时刺到黎干的衣襟。黎不禁全身战栗。老人舞了一顿饭时分，举手一抛，七剑飞了起来，同时插入地下，成北斗之形，说道：“适才试一试黎君的胆气。”

黎干拜倒在地，道：“今后性命，皆丈人所赐，请准许随侍左右。”老人道：“君骨相中无道气，不能传我之术，以后再说罢。”作了个揖，便即入内。

黎干归去，气色如病，照镜子时才发觉胡须已被割落寸余。明日再去兰陵里寻访时，室中已无人了。（故事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八 卢生

如果你可以有两个愿望，那是甚么？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说：第一是长生不老，第二是用不完的钱。中国道家所修炼的，主要就是这两种法术，一是长生术，二是黄白术。黄是黄金，白是白银。中国的方士们一向相信，可以将水银加药料烧炼而成黄金。西方中世纪的术士们长期来也在进行着相同的钻研，“炼金术”便是近代化学的祖先。炼金虽然没有成功，但对物质和元素的性质与变化，却是知识越来越丰富，终于累积发展而成为近代的化学。

中国道家讲究金丹大道。上乘的修士认为那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气功。次一等人物希望炼成金丹之后点铁成金，或烧汞成金，用以救贫济世。下焉者则是希望大发横财，金银取用不绝。中国道家的影响所以始终不衰，自和长生术及黄金术这两种方术的引人入胜有重大关系。

如果再有第三个愿望，多半和“性”有关了。所以落于下乘的道家也有“房中术”。

皇帝和大官对黄白术不感兴趣，长生术却是一等一的大事。毛泽东最近屡次指到“吐故纳新”四字，这典故源出《庄子》，是后世道家长生术的基本观念之一，认为吐纳（呼

吸)得法,可以寿同彭祖。

古代许多高明之士见解很卓越,但对金丹大道却深信不疑,李白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有许多诗篇都提到对烧丹修炼之术的向往。唐朝皇帝或崇佛教,或好道术,皇帝姓李,便和李耳拉上了关系,所以唐代道家特别盛行。

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了一个卢生的故事。

唐代元和年间,江淮有个姓唐的人,学问相当不错而好道,到处游览名山,人家叫他唐山人。他自称会“缩锡”之术。所谓缩锡,当是将锡变为银子。锡和银的颜色相像,当时人们相信两者的性质有类似之处,将价钱便宜的锡凝缩而变为银子,自是一个极大的财源。许多人大为羡慕,要跟着他学。

唐山人出外游历,在楚州的客栈之中,遇到一位姓卢的书生,言谈之下,甚是投机。卢生也谈判到炉火修炼的方术,又说他妈妈姓唐,于是便叫唐山人为舅舅。两人越谈越是高兴,当真相见恨晚。唐山人要到南岳山去,便邀卢生同行。卢生说有一名亲戚在阳羨,正要去探亲,和舅舅同行一程,路上有伴,那是再好不过了。

中途错过了宿头,在一座僧庙中借宿。两人说起平生经历,甚是欢畅,谈到半夜,兀自未睡。卢生道:“听说舅舅善于缩锡之术,可以将此术的要点赐告吗?”唐山人笑道:“我数十年到处寻师访道,只学得此术,岂能随随便便就传给你?”卢生不断的恳求。唐山人推托说,真要传授,也无不可,但须择吉日拜师,伺到南岳拜师之后,便可传你。

卢生突然脸上变色,厉声道:“舅舅,非今晚传授不可,

否则的话，可莫怪我对你不起了。”唐山人也怒了，道：“阁下虽叫我舅舅，其实我二人风马牛不相关，只不过路上偶然相逢，结为游伴而已。我敬重你是读书人，大家客客气气，怎可对我耍这种无赖手段？”

卢生卷起衣袖，向他怒目而视，似乎就要跳起来杀人，这样看了良久，说道：“你当我是甚么人？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刺客。你今晚若不将缩锡之术说了出来，那便死在这寺院之中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只黑色皮囊，开囊取出一柄青光闪闪的匕首，形如新月，左手拿起火堆前的一只铁熨斗，挥匕首削去，但听得嗤嗤声响，那铁熨斗便如是土木所制，一片片的随手而落。

唐山人大惊，只得将缩锡之术说了出来。

卢生这才笑道：“你倒不顽固，刚才险些误杀了舅舅。”听他说了良久，这才说道：“我师父是仙人，令我们师兄弟十人周游天下查察，若见到有人妄自传授黄白术的，便杀了他，有人传授添金缩锡之术的也杀。我早通仙术，见你不肯随便传人，这才饶你。”说着行了一礼，出庙而去。

唐山人汗流浹背，以后遇到同道中人，常提到此事，郑重告诫（事见《酉阳杂俎》）

据我猜想，卢生早闻唐山人之名，想骗他传授发财秘诀，所以“舅舅、舅舅”的叫得十分亲热，待唐山人坚决不肯，便出匕首威胁，“师父是仙人”云云，只是吓吓唐山人而已。又或许唐山人的名气大了，大家追住了要他传法，事实上他根本不会，只好造了个故事来推托。锡和银都是金属元素，根本不可能将锡变为银子。

九 聂隐娘

聂隐娘故事出于裴铏所作的《传奇》。裴铏是唐末大将高骈的从事。高骈好妖术，行为怪诞。裴铏这篇传奇小说中也有很丰富的想象。

尼姑教聂隐娘剑术的步骤，常为后世武侠小说所模仿：“遂令二女教某攀缘，渐觉身轻如风。一年后，刺猿狖百无一失；后刺虎豹，皆决其首而归。三年后，能使刺鹰隼无不中。剑之刃渐减五寸，飞禽遇之，不知其来也。”学会刺鸟之后，尼姑带她到都市之中，指一人给她看，先一一数明此人的罪过，然后叫她割这人的首级来，用的是羊角匕首。

五年后，说某大官害人甚多，吩咐她夜中去行刺。那时候聂隐娘任意杀人，早已毫不困难，但这次遇到了另一种心理上的障碍。她见到那大官在玩弄孩儿，那孩子甚是可爱，一时不忍下手，直到天黑才杀了他的头。尼姑大加叱责，教她：“以后遇到这种人，必须先杀了他所爱之人，再杀他自己。”可以说是一种“忍的教育”。

聂隐娘自己选择丈夫，选的是一个以磨镜子做职业的少年。在唐代，那是一种十分奇特的行为，她父亲是魏博镇的大将聂锋，却不敢开涉，只好依从。

聂锋死后，魏博节度使知道聂隐娘有异术，便派她丈夫做个小官。后来魏博节度使和陈许节度使刘悟有意见，派聂隐娘去行刺。

刘悟会神算，召了一名牙将来，对他说：“明天一早到城北，去等候一对夫妻，两人一骑黑驴、一骑白驴。有一只喜鹊鸣叫，男的用弹弓射之不中，女子夺过丈夫的弹弓，一丸即射死喜鹊，你就恭恭敬敬的上去行礼，说我邀请他们相见。”

第二天果然有这样的事发生。聂隐娘大为佩服，就做了刘悟的侍从。魏博节度使再派人去行刺，两次都得聂隐娘相救。

故事中所说的那个陈许节度使刘悟能神算，豁达大度，魏博节度使远为不及。其实刘悟这人是个无赖。《唐书》说他少年时“从恶少年，杀人屠狗，豪横犯法”。后来和主帅打马球，刘悟将主帅撞下马来。主帅要斩他，刘悟破口大骂，主帅佩服他的胆勇，反加重用。

刘悟做了大将后，战阵之际倒戈反叛，杀了上司李师道而做节度使。他晚年时，有巫师妄语李师道的鬼魂领兵出现。《唐书》记载：“悟惶恐，命祷祭，具千人膳，自往求哀，将易衣，呕血数斗卒。”可见他对杀害主帅一事心中自咎极深，是一个极佳的心理研究材料。

和他同时的魏博节度使先是田弘正，后是李愬，两人均是唐代名臣，人品都比刘悟高得多了。裴铏故意大捧刘悟而抑魏帅，当另有政治目的。

唐人入京考进士，常携了文章先去拜谒名流，希望得到吹嘘。普通文章读来枯燥无味，往往给人抛在一旁，若是瑰

丽清灵的传奇小说，便有机会得到青睐赏识。先有了名声，考进士就容易中得多了。唐朝的考试制度还没有后世严格，主考官阅卷时可以知道考生的名字。

除了在考进士之前作广告宣传、公共关系之外，唐人写传奇小说有时含有政治作用。例如《补江总白猿传》的用意是攻击政敌欧阳询，说他是妖猿之子。牛李党争之际，李党人士写传奇小说影射攻击牛僧孺，说他和女鬼私通，而女鬼则是颇有忌讳的前朝后妃。

刘悟明明是个粗鲁的武人。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“悟多力，好手搏，得郢州三日，则教军中壮士手搏，与魏博使者庭观之，自摇肩攘臂，离座以助其势。”这情形倒和今日的摔角观众十分相似。朝廷当时要调他的职，怕他兵权在手，不肯奉命。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却料他没有甚么能为。果然“悟闻制下，手足失坠，明日，遂行。”（一接到朝廷的命令，不由得手足无措，第二日就乖乖的去了。）

裴铏写这篇传奇，却故意抬高刘悟的身分。据我猜想，裴铏是以刘悟来影射他的上司高骈，是一种拍马手法。刘悟和监军刘承偕不睦，势如水火。监军是皇帝派在军队里监视司令长官的亲信太监，权力很大，相当于当代的党代表或政委。刘承偕想将刘悟抓起来送到京城去，却给刘悟先下手为强，将刘承偕手下的卫兵都杀了，将他关了起来，一直不放。皇帝无法可施。有大臣献计，不如公然宣布刘承偕的罪状，命刘悟将他杀了。但刘承偕是皇太后的干儿子，皇帝不肯杀他，后来宣布将刘承偕充军，刘悟这才放了他。

高骈是唐僖宗派去对抗黄巢的大将，那时僖宗避黄巢之

乱，逃到四川，朝政大权都在太监田令孜的手里。高骈和田令孜斗争得很剧烈，不奉朝廷的命令。裴铏大捧刘悟，主要的着眼点当在赞扬他以辣手对付皇帝的亲信太监，令朝廷毫无办法，只好屈服。

精精儿、空空儿去行刺刘悟一节，写得生动之极，“妙手空空儿”一词，已成为我们日常语言的一部分。这段情节也有政治上的动机。

唐朝之亡，和高骈有很大关系。唐僖宗命他统率大军，对抗黄巢，但他按兵不动，把局势搞得糟不可言。此人本来很会打仗，到得晚年却十分怕死，迷信神仙长生之说，任用妖人吕用之而疏远旧将。

吕用之又荐了个同党张守一，一同装神弄鬼，迷惑高骈。当时朝中的宰相郑畋和高骈的关系很不好，双方不断文书来往，辩驳攻讦。《资治通鉴》中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：

僖宗中和二年，即公元八八二年，“骈和郑畋有隙。用之谓骈曰：‘宰相有遣刺客来刺公者，今夕至矣！’骈大惧，问计安出。用之曰：‘张先生尝学斯术，可以御之。’骈请于守一，守一许诺。乃使骈衣妇人之服，潜于他室，而守一代居骈寝榻中，夜掷铜器于阶，令铿然有声，又密以囊盛彘血，潜于庭宇，如格斗之状。及旦，笑谓骈曰：‘几落奴手！’骈泣谢曰：‘先生于骈，乃更生之惠也！’厚酬以金宝。”

在庭宇间大掷铜器，大洒猪血，装作与刺客格斗，居然骗得高骈深信不疑。但高骈是聪明人，时间日久了，未必不会怀疑，然如读了《聂隐娘》传，那一定疑心大去了。

精精儿先来行刺刘悟，格斗良久，为聂隐娘所杀。后来

妙手空空儿继至，聂隐娘知道不是他敌手，要刘悟用玉器围在头颈周围，到得半夜，“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”，“后视其玉，果有匕首划处，痕逾数分。自此刘转厚礼之。”行刺的情形，岂不与吕用之、张守一布置的骗局十分相像？现在我们读这篇传奇，当然知道其中所说的神怪之事都是无稽之谈，但高骈深信神仙，一定会信以为真。

《通鉴》中记载：“用之每对骈呵叱风雨，仰揖空际，云有神仙过云表，骈辄随而拜之。然后赂骈左右，使伺骈动静，共为欺罔，骈不之寤。左右小有异议者，辄为用之陷死不旋踵。”如果吕用之要裴铏写这样一篇文章，证明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，看来裴铏也不敢不写；也许，裴铏是受了吕用之丰富的“稿费”。

这猜测只是我的一种推想，以前无人说过，也拿不出什么证据。

我觉这篇传奇中写得最好的人物是妙手空空儿，聂隐娘说“空空儿之神术，人莫能窥其用，鬼莫得蹊其踪”。他出手只是一招，一击不中，便即飘然远引，决不出第二招。自来武侠小说中，从未有过如此骄傲而飘逸的人物。

《太平广记》第一百九十四卷“聂隐娘”条中，陈许节度使作刘昌裔，与史实较合。刘昌裔是策士、参谋一类人物，做过陈许节度使。刘悟则做的是义成节度使。两人是同时代的人。

附录 聂隐娘

聂隐娘者，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。年方十岁，有尼乞食于锋舍，见隐娘，悦之，云：“问押衙乞取此女教。”锋大怒，叱尼。尼曰：“任押衙铁柜中盛，亦须偷去矣。”及夜，果失隐娘所向。锋大惊骇，令人搜寻，曾无影响。父母每思之，相对涕泣而已。

后五年，尼送隐娘归，告锋曰：“教已成矣，子却领取。”尼歟亦不见。一家悲喜，问其所学。曰：“初但读经念咒，余无他也。”锋不信，愚诘。隐娘曰：“真说又恐不信，如何？”锋曰：“但真说之。”

曰：“隐娘初被尼挈，不知行几里。及明，至大石穴中，嵌空数十步，寂无居人。猿猱极多，松萝益邃。已有二女，亦十岁。皆聪明婉丽，不食，能于峭壁上飞走，若捷猿登木，无有蹶失。尼与我药一粒，兼令长执宝剑一口，长二尺许，锋利吹毛，令剗逐二女攀缘，渐觉身轻如风。一年后，刺猿猱百无一失。后刺虎豹，皆决其首而归。三年后能飞，使刺魔隼，无不中。剑之刃渐减五寸，飞禽遇之，不知其来也。至四年，留二女守穴。挈我于都市，不知何处也。指其人者，一一数其过，曰：‘为我刺其首来，无使知觉。定其胆，若飞鸟之容易也。’受以羊角匕，刀广三寸，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，人莫能见。以首入囊，返主人舍，以药化之为水。五年，又曰：‘某大僚有罪，无故害人若干，夜可入其室，决其首来。’又携匕首入室，度其门隙无有障碍，伏之梁上。至暝，持得

其首而归。尼大怒：‘何太晚如是？’某云：‘见前人戏弄一儿，可爱，未忍便下手。’尼叱曰：‘已后遇此辈，先断其所爱，然后决之。’某拜谢。尼曰：‘吾为汝开脑后，藏匕首而无所伤。用即抽之。’曰：‘汝术已成，可归家。’遂送还，云：‘后二十年，方可一见。’”

锋闻语甚惧。后遇夜即失踪，及明而返。锋已不敢诘之，因兹亦不甚怜爱。

忽值磨镜少年及门，女曰：“此人可与我为夫。”白父，父不敢不从，遂嫁之。其夫但能淬镜，余无他能。父乃给衣食甚丰。外室而居。数年后，父卒。魏帅稍知其异，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。

如此又数年，至元和间，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悟不协，使隐娘贼其首。隐娘辞帅之许。刘能神算，已知其来。召衙将，令来日早至城北，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，遇有鹊前噪，丈夫以弓弹之不中。妻夺夫弹，一丸而毙鹊者，揖之云：吾欲相见，故远相祗迎也。

衙将受约束，遇之。隐娘夫妻曰：“刘仆射果神人。不然者，何以洞吾也。愿见刘公。”刘劳之，隐娘夫妻拜曰：“合负仆射万死。”刘曰：“不然，各亲其主，人之常事。魏今与许何异。照请留此，勿相疑也。”隐娘谢曰：“仆射左右无人，愿舍彼而就此，服公神明也。”知魏帅不及刘。刘问其所需。曰：“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。”乃依所请。忽不见二卫所之。刘使人寻之，不知所向。后潜于布囊中见二纸卫，一黑一白。

后月余，白刘曰：“彼未知止，必使人继至。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，送于魏帅枕前，以表不回。”刘听之，至四更，

却返，曰：“送其信矣。后夜必使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。此时亦万计杀之。乞不忧耳。”

刘豁达大度，亦无畏色。是夜明烛，半宵之后，果有二幡子，一红一白，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。良久，见一人望空而踣，身首异处。隐娘亦出曰：“精儿已毙。”拽出于堂之下，以药化为水，毛发不存矣。

隐娘曰：“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。空空儿之神术，人莫能窥其用，鬼莫得蹊其踪。能从空虚而入冥，善无形而灭影，隐娘之艺，故不能造其境。此即系仆射之福耳。但以于闐玉周其颈，拥以衾，隐娘当化为蟣蠊，潜入仆射肠中听伺，其余无逃避处。”刘如言。至三更，瞑目未熟。果闻项上铿然，声甚厉。隐娘自刘口中跃出，贺曰：“仆射无患矣。此人如俊鹘，一搏不中，即翩然远逝，耻其不中，才未逾一更，已千里矣。”后视其玉，果有匕首划处，痕逾数分。

自此刘厚礼之。自元和八年，刘自许入觐，隐娘不愿从焉。云：“自此寻山水，访至人，但乞一虚给与其夫。”刘如约，后渐不知所之。及刘薨于统军，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枢前，恸哭而去。

开成年，昌裔（此处作刘“昌裔”而不作刘悟）子纵除陵州刺史，至蜀栈道，遇隐娘，貌若当时。甚喜相见，依前跨白卫如故。语纵曰：“郎君大灾，不合适此。”出药一粒，令纵吞之。云：“来年火急抛官归洛，方脱此祸。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。”纵亦不甚信。遗其繒彩，隐娘一无所受，但沉醉而去。后一年，纵不休官，果卒于陵州。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。

十 荆十三娘

唐末，浙江温州有个进士，名叫赵中立，慷慨重义，性喜结交朋友。有一次到苏州，在支山禅院借住。有一位很有钱的女商荆十三娘，正在庙里为亡夫作法事，见到赵中立后，很爱慕他。两个人就同居了，俨若夫妇，一起到扬州去。赵中立对待朋友十分豪爽，出手阔绰，花了荆十三娘不少资财。十三娘心爱郎君，也不以为意。

赵中立在扬州有个朋友李正郎。李有个弟弟，排行第三十九。李三十九郎在风月场中结识了个妓女，两人互相爱恋。可是这妓女的父母贪慕权势钱财，强将女儿拿去送给诸葛殷。

当时扬州归大将高骈管辖。高骈迷信神仙，在他左右用事的方士，除了吕用之和张守一外，还有个诸葛殷。《资治通鉴》中描写高骈和诸葛殷相处的情形，很是生动有趣：

“殷始自鄱阳来，用之先言于骈曰：‘玉皇以公职事繁重，辍左右尊神一人，佐公为理，公善遇之；欲其久留，亦可縻以人间重职。’明日，殷谒见，诡辩风生，骈以为神，补盐铁副职。骈严洁，甥侄辈未尝得接坐。殷病风疽，搔扞不替手，脓血满爪，骈独与之同席促膝，传杯器而食。左右以为言，骈曰：‘神仙以此过人耳！’骈有畜犬，闻其腥秽，多来近之。骈

怪之，殷笑曰：‘殷尝于玉皇前见之，别来数百年，犹相识。’”

这诸葛殷管扬州的盐铁税务，自然权大钱多。李三十九郎无法与之相抗，极是悲哀，又怕诸葛殷加祸，只有暗自饮泣。有一次偶然和荆十三娘谈起这件事。

荆十三娘道：“这是小事一桩，不必难过，我来给你办好了。你先过江去，六月六日正午，在润州（镇江）北固山等我便了。”

李三十九郎依时在北固山下相候，只见荆十三娘负了一个大布袋而来。打开布袋，李的爱妓跳了出来，还有两个人头，却是那妓女的父母。

后来荆十三娘和赵中立同回浙江，后事如何，便知道了。

这故事出《北梦琐言》。打开布袋，跳出来的是自己心爱的靓女，倒像是外国杂志中常见的漫画题材：圣诞老人打开布袋，取出个美女来做圣诞礼物。

十一 红线

《红线传》是唐末袁郊所作《甘泽谣》九则故事中最精采的一则。

袁郊在昭宗朝做翰林学士和虢州刺史，曾和温庭筠唱和。《红线传》在《唐代丛书》作杨巨源作。但《甘泽谣》中其他各则故事的文体及思想风格，和《红线传》甚为相似，相信此文当为袁郊所作。当时安史大乱之余，藩镇间又攻伐不休，兵连祸结，民不聊生。郑振铎说此文作于咸通戊子（公元八六八年）。该年庞勋作乱，震动天下。袁郊此文当是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的想望。

故事中的两个节度使薛嵩和田承嗣，本来都是安禄山部下的大将，安禄山死后，属史思明，后来投降唐室而得为节度使，其实都是反覆无常的武人。

红线当时十九岁，不但身具异术，而且“善弹阮咸，又通经史”，是个文武全才的侠女，其他的剑侠故事中少有这样的人物。《红线传》所以流传得这么广，或许是由于她用一种巧妙而神奇的行动来消弭了一场兵灾，正合于一般中国人“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”的理想。

唐人一般传奇都是用散文写的，但《红线传》中杂以若

干晶莹如珠玉的骈文，另有一股特殊的光彩。

文中描写红线出发时的神态装束很是细腻，在一件重大的行动之前，先将主角描述一番：“乃入闹房，饰其行具，梳乌蛮髻，贯金雀钗，衣紫绣短袍，系青丝绡履，胸前佩龙文匕首，额上书太乙神名，再拜而行，倏忽不见。”

盗金合的经过，由她以第一人称向薛嵩口述，也和一般传奇中第三人称的写法不同。她叙述田承嗣寝帐内外的情形：“闻外宅儿止于房廊，睡声雷动；见中军卒步于庭下，传叫风生……时则蜡炬烟微，炉香烬委。侍人四布，兵仗交罗。或头触屏风，鼾而殫者，或手持巾拂，寝而伸者。”（与附录中的文字微有不同，这一类传奇小说多经传钞，并无定本）似乎是一连串动中有静、静中有动的电影镜头。她盗金合离开魏城后，将行二百里，“见铜台高揭，漳水东流。晨飏动野，斜月在林”，十七个字写出了一幅壮丽的画面。

红线叙述生前本为男子，因医死了一个孕妇而转世为女子，这一节是全文的败笔。转世投胎的观念特别为袁郊所喜，《甘泽谣》另一则故事“圆观”也写此事。那自然都是佛教的观念。

结尾极是飘逸有致。红线告辞时，薛嵩“广为饯别，悉集宾僚，夜宴中堂。嵩以歌送红线酒，请座客吟朝阳为词，词曰：‘采菱歌怨木兰舟，送客魂消百尺楼，还似洛妃乘雾去，碧天无际水空流。’歌竟，嵩不胜其悲。红线拜且泣，因伪醉离席，遂亡所在。”这段文字既豪迈而又缠绵，有英雄之气，儿女之意，明灭隐约，余韵不尽，是武侠小说的上乘片段。

附录 红线

红线，潞州节度使薛嵩青衣，善弹阮，又通经文，嵩遣掌笈表，号曰内记室。时军中大宴，红线谓嵩曰：“羯鼓之音调颇悲，其击者必有事也。”嵩亦明晓音律，曰：“如汝所言。”乃召而问之，云：“某妻昨夜亡，不敢乞假。”嵩遽遣放归。

时至德之后，两河未宁，初置昭义军，以釜阳为镇，命嵩固守，控压山东。杀伤之余，军府草创。朝廷复遣嵩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，嵩男娶滑州节度使令狐章女。三镇互为姻娅，人使日浹往来。而田承嗣常患热毒风，遇夏增剧。每曰：“我若移镇山东，纳其凉冷，可缓数年之命。”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，号外宅男，而厚恤养之。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，卜选良日，将迁潞州。

嵩闻之，日夜忧闷，咄咄自语，计无所出。时夜漏将传，辕门已闭，杖策庭除，唯红线从行。红线曰：“主自一月，不遑寝食。意有所属，岂无邻境乎？”嵩曰：“事系安危，非汝能料。”红线曰：“某虽贱品，亦有解主忧者。”嵩乃具告其事，曰：“我承祖父遗业，受国家重恩，一旦失其疆土，即数百年勋业尽矣。”红线曰：“易尔。不足劳主忧。乞放某一到魏郡，看其形势，觐其有无。今一更首途，三更可以复命。请先定一走马兼具寒暄书，其他即俟某却回也。”嵩大惊曰：“不知汝是异人，我之暗也。然事若不济，反速其祸，奈何？”红线曰：“某之行，无不济者。”

乃入闺房，饰其行具。梳乌蛮髻，攒金凤钗，衣紫绣短

袍，系青丝轻履。胸前佩龙文匕首，额上书太乙神名。再拜而倏忽不见。

嵩乃返身闭户，背烛危坐。常时饮酒，不过数合，是夕举觞十余不醉。忽闻晓角吟风，一叶坠露，惊而试问，即红线回矣。嵩喜而慰问曰：“事谐否？”曰：“不敢辱命。”又问曰：“无伤杀否？”曰：“不至是。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。”

红线曰：“某子夜前三刻，即到魏郡，凡历数门，遂及寝所。闻外宅男止于房廊，睡声雷动。见中军卒步于庭庑，传呼风生。乃发其左扉，抵其寝帐。见田亲家翁止于帐内，鼓趺酣眠，头枕文犀，髻包黄縠，枕前露一七星剑。剑前仰开一金合，合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。复有名香美珍，散覆其上。扬威玉帐，但期心豁于生前，同梦兰堂，不觉命悬于手下。宁劳擒纵，只益伤嗟。时则蜡炬光凝，炉香烬煨，侍人四布，兵器森罗。或头触屏风，鼾而殚者；或手持巾拂，寝而伸或。某拔其簪珥，縻其襦裳，如病如昏，皆不能寤；遂持金合以归。既出魏城西门，将行二百里，见铜台高揭，而漳水东注，晨飏动野，斜月在林。忧往喜还，顿忘于行役；感知酬德，聊副于心期。所以夜漏三时，往返七百里；入危邦，经五六城；冀减主忧，敢言其苦。”

嵩乃发使遗承嗣书曰：“昨夜有客从魏中来，云：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，不敢留驻，谨却封纳。”专使星驰，夜半方到。见搜捕金合，一军忧疑。

使者以马挝扣门，非时请见。承嗣遽出，以金合授之。捧承之时，惊惶绝倒。遂驻使者止于宅中，狎以宴私，多其赐赆。明日遣使赍缯帛三万匹，名马二百匹，他物称是，以献

于嵩曰：“某之首领，系在恩私。便宜知过自新，不复更贻伊戚。专膺指使，敢议姻亲。役当奉轂后车，来则挥鞭前马。所置纪纲仆号为外宅男者，本防他盗，亦非异图。今并脱其甲裳，放归田亩矣。”

由是一两月内，河北河南，人使交至。而红线辞去。嵩曰：“汝生我家，而今欲安往？又方赖汝，岂可议行？”

红线曰：“某前世本男子，历江湖间，读神农药书，救世人灾患。时里有孕妇，忽患蛊症，某以荒花酒下之。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。是某一举杀三人。阴司见诛，降为女子。使身居贱隶，而气禀贼星，所幸生于公家，今十九年矣。身厌罗绮，口穷甘鲜，宠待有加，荣亦至矣。况国家建极，庆且无疆。此辈背违天理，当尽弭患。昨往魏都，以示报恩。两地保其城池，万人全其性命，使乱臣知惧，烈士安谋。某一妇人，功亦不小。同可赎其前罪，还其本身。便当遁迹尘中，栖心物外，澄清一气，生死长存。”嵩曰：“不然，遗尔千金为居山之所给。”红线曰：“事关来世，安可预谋。”

嵩知不可驻，乃广为饯别：悉集宾客，夜宴中堂。嵩以歌送红线，请座客吟朝阳为词曰：“采菱歌怨木兰舟，送别魂消百尺楼。还似洛妃乘雾去，碧天无际水长流。”歌毕，嵩不胜悲。红线拜且泣，因伪醉离席，遂亡其所在。

十二 王敬宏仆

唐文宗皇帝很喜爱一个白玉雕成的枕头，那是德宗朝于阗国所进贡的，雕琢奇巧，真是希世之宝，平日放在寝殿的帐中，有一天忽然不见了。皇帝寝殿守卫十分严密，若不是得宠的嫔妃，无人能够进入。寝殿中另外许多珍宝古玩却又一件没有失去。

文宗惊骇良久，下诏搜捕偷玉枕的大盗，对近卫大臣和统领禁军的两个中尉说：“这不是外来的盗贼，偷枕之人一定在禁宫附近。倘若拿他不到，只怕尚有其他变故。一个枕头给盗去了，也没甚么可惜，但你们负责守卫皇宫，非捉到这大盗不可。否则此人在我寝宫中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，要这许多侍卫何用？”

众官员惶栗谢罪，请皇帝宽限数日，自当全力缉拿。于是悬下重赏，但一直找不到半点线索。圣旨严切，凡是稍有嫌疑的，一个个都捉去查问，坊曲闾里之间，到处都查到了，却如石沉大海，众官无不发愁。

龙武二蕃将王敬宏身边有一名小仆，年甫十八九岁，神采俊利，差他去办甚么事，无不妥善。有一日，王敬宏和同僚在威远军会宴，他有一侍儿善弹琵琶，众宾客酒酣，请她

弹奏，但该处的乐器不合用，那侍儿不肯弹。时已夜深，军门已闭，无法去取她用惯的琵琶，众人都觉失望。小仆道：“要琵琶，我即刻去取来便是。”王敬宏道：“禁鼓一响，军门便锁上了，平时难道你不见吗？怎地胡说八道？”小仆也不多说，退了出去。众将再饮数巡，小仆捧了一只绣囊到来，打开绣囊，便是那个琵琶。座客大喜，侍儿尽心弹奏数曲，清音朗朗，合座尽欢。

从南军到左广来回三十余里，而且入夜之后，严禁通行，这小仆居然倏忽往来。其时搜捕盗玉枕贼甚严，王敬宏心下惊疑不定，生怕皇帝的玉枕便是他偷的。宴罢，第二天早晨回到府中，对小仆道：“你跟我已一年多了，却不知你身手如此矫捷。我听说世上有侠士，难道你就是么？”小仆道：“不是的，只不过我走路特别快些罢了。”

那小仆又道：“小人父母都在四川，年前偶然来到京师，现下想回故乡。蒙将军收养厚待，有一事欲报将军之恩。偷枕者是谁，小人已知，三数日内，当令其伏罪。”

王敬宏道：“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如果拿不到贼人，不知将累死多少无辜之人。这贼人在哪里？能禀报官府、派人去捉拿么？”

小仆道：“那玉枕是田彭郎偷的。他有时在市井之中，有时混入军营，行止无定。此人勇力过人，奔走如风，若不是将他的脚折断了，那么便是千军万骑前去捉拿，也会给他逃走了。再过两晚后，我到望仙门相候，乘机擒拿，当可得手。请将军和小人同去观看。但必须严守秘密，防他得讯后高飞远走。”

其时天旱已久，早晨尘埃极大，车马来往，数步外就见不到人。田膨郎和同伴少年数人，臂挽臂的走入城门。小仆手执击马球的球杖，从门内一杖横扫出来，拍的一声响，打断了田膨郎的左足。

田膨郎摔倒在地，见到小仆，叹道：“我偷了玉枕，甚么人都不怕，就只忌你一人。既在这里撞到了，还有甚么可说的。”

将他抬到神策军左军和右军之中，田膨郎毫不隐瞒，全部招认。

文宗得报偷枕贼已获，又知是禁军拿获的，当下命将田膨郎提来御前，亲自诘问。田膨郎具直奏陈。文宗道：“这是任侠之流，并非寻常盗贼。”本来拘禁的数百名嫌疑犯，当即都释放了。

那小仆一捉到田膨郎，便拜别了王敬宏回归四川。朝廷找他不到，只好重赏王敬宏。（故事出康骈《剧谈录》，篇名《田膨郎》。）

文宗便是“甘露之祸”的主角。当时禁军神策军的统领叫做中尉，左军右军的中尉都由宦官出任。宪宗（文宗的祖父）、敬宗（文宗之兄）均为宦官所杀，穆宗（文宗的父亲）、文宗则为宦官所立。由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皇帝为宦官所制，文宗想杀宦官，未能成功，终于郁郁而终。

王敬宏是龙武军的将军，龙武军属北军，也是禁军的一个兵种，他是受宦官指挥的。

十三 昆仑磨勒

《昆仑奴》也是裴铏所作。裴铏作《传奇》三卷，原书久佚，《太平广记》录有四则，得以流传至今。《聂隐娘》和《昆仑奴》是其中特别出名的。《昆仑奴》一文亦有记其作者为南唐大词人冯延巳的，似无甚根据。本文在《剑侠传》一书中也有收录。《剑侠传》托言唐代段成式作，其实是明人所辑，其中《京西店老人》等各则，确是段成式所作，收入段氏所著的《酉阳杂俎》。

故事中所说唐大历年间“盖天之勋臣一品”，当是指郭子仪而言。这位一品大官的艳姬为崔生所盗，发觉后并不追究，也和郭子仪豁达大度的性格相符。

关于昆仑奴的种族，近人大都认为他是非洲黑人。郑振铎《中国文学史》中说：“《昆仑奴》一作，也甚可注意。所谓‘昆仑奴’，据我们的推测，或当是非洲的尼格罗人，以其来自极西，故以‘昆仑奴’名之。唐代叙‘昆仑奴’之事的，于裴氏外，他文里尚有之，皆可证明其实为非洲黑种人。这可见唐系国内，所含纳的人种是极为复杂的，又其和世界各地的交通，也是极为通畅广大的。”

但我忽发奇想，这昆仑奴名叫磨勒，说不定是印度人。磨

勒就是摩罗。香港人不是叫印度人为摩罗差吗？唐代和印度有交通，玄奘就曾到印度留学取经，来几个摩罗人也不稀奇。印度人来中国，须越昆仑山，称为昆仑奴，很说得通。如果是非洲黑人，相隔未免太远了。武侠小说谈到武术，总是推崇少林。少林寺的祖师达摩老祖是印度人，一般武侠小说认为他是中国武术的创始人之一（但历史上无根据）。磨勒后来在洛阳市上卖药。卖药的生活方式，也似乎更和印度人相近，非洲黑人恐怕不懂药性。《旧唐书·南蛮传》云：“自林邑以南，皆拳发黑身，通号为昆仑”，有些学者则认为是指马来人而言。

唐人传奇中有三个美丽女子都以红字为名。以人品作为而论，红线最高，红拂其次，红绡最差。红绡向崔生作手势打哑谜，很是莫名其妙，若无磨勒，崔生怎能逾高墙十余重而入歌妓第三院？她私奔之时，磨勒为她负出“囊囊妆奁”，一连来回三次，简直是大规模的卷逃。崔生被一品召问时，把罚责都推在磨勒身上，任由一品发兵捉他，一点也不加回护，不是个有义气之人，只不过是个“容貌如玉”而为红绡看中的小白脸而已。崔生当时做“千牛”，那是御前带刀侍卫，“千牛”本是刀名，后来引申为侍卫官。

附录 昆仑奴

大历中有崔生者，其父为显僚，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。生是时为千牛，其父使往省一品疾。生少年容貌如玉，性稟孤介，举止安详，发言清雅。一品命妓轴帘召生入室，生拜

传父命，一品忻然爱慕，命坐与语。时三妓人，艳皆绝代，居前以金瓿贮含桃而擎之，沃以甘酪而进。一品遂命衣红绡技者，擎一瓿与生食。生少年赧妓辈，终不食。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，生不得已而食，妓哂之。遂告辞而去。一品曰：“郎君闲暇，必须一相访，无间老夫也。”命红绡送出院。

时生回顾，妓立三指，又反三掌者，然后指胸前小镜子，云：“记取。”余更无言。

生归达一品意，返学院，神迷意夺，语减容沮，恍然凝思，日不暇食。但吟诗曰：“误到蓬山顶上游，明珰玉女动星眸。朱扉半掩深宫月，应照瑤芝雪艳愁。”左右莫能究其意。

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，顾瞻郎君曰：“心中有何事，如此抱恨不已？何不报老奴？”生曰：“汝辈何知，而问我襟怀间事？”磨勒曰：“但言，当为郎君解释。远近必能成之。”生骇其言异，遂具告知。磨勒曰：“此小事耳，何不早言之，而自苦耶？”生又白其隐语。勒曰：“有何难会。立三指者，一品中有十院歌姬，此乃第三院耳。返掌三者，数十五指，以应十五日之数。胸前小镜子，十五夜月圆如镜，令郎来耶？”生大喜，不自胜，谓磨勒曰：“何计而能导达我郁结？”磨勒笑曰：“后夜乃十五夜，请深青绢两匹，为郎君制束身之衣，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，非常人不得辄入，入必噬杀之。其警如神，其猛如虎。即曹州孟海之犬也。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。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。”遂宴犒以酒肉，至三更，携链椎而往，食顷而回曰：“犬已毙讫，固无障塞耳。”是夜三更，与生衣青衣，遂负而逾十重短，乃入歌妓院内，止第三门。绣户不扃，金釭微明，惟闻妓长叹而坐，若有所俟。翠

环初坠，红脸才舒，玉恨无妍，珠愁转莹。但吟诗曰：“深洞莺啼恨阮郎，偷来花下解珠珰。碧云飘断音书绝，空倚玉箫愁凤凰。”侍卫皆寝，邻近阒然。

生遂缓褰帘而入。良久，验是生。姬跃下榻执生手曰：“知郎君颖悟，必能默识，所以手语耳。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，而能至此？”生具告磨勒之谋，负荷而至。姬曰：“磨勒何在？”曰：“帘外耳。”遂召入，以金瓯酌酒而饮之。姬白生曰：“某家本富，居在朔方。主人拥旄，逼为姬仆。不能自死，尚且偷生，脸虽铅华，心颇郁结。纵玉箸举饌，金炉泛香，云屏而每进绮罗，绣被而常眠珠翠，皆非所愿，如在桎梏。贤爪牙既有神术，何妨为脱狴牢。所愿既申，虽死不悔。论为仆隶，愿侍光容。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？”生愀然不语。

磨勒曰：“娘子既坚确如是，此亦小事耳。”姬甚喜。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囊妆奁，如此三复焉。然后曰：“恐迟明。”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。一品家之守御，无有警者。遂归学院而匿之。

及旦，一品家方觉。又见犬已毙，一品大骇曰：“我家门垣，从来邃密，扃锁甚严，势似飞腾，寂无行迹，此必侠士而挈之，无更声闻，徒为患祸耳。”

姬隐崔生家二载，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，为一品家人潜志认。遂白一品。一品异之。召崔生而诘之。事惧而不敢隐，遂细言端由，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。一品曰：“是姬大罪过。但郎君驱使逾年，即不能问是非。某须为天下人除害。”命甲士五十人，严持兵仗，围崔生院，使擒磨勒。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，警若翺翎，疾同鹰隼，攒矢如雨，莫能中之。

顷刻之间，不知所向，然崔家大惊愕。

后一品悔惧，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，如此周岁方止。

后十余年，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，容貌如旧耳。

十四 四明头陀

四川人许寂，少年时在浙江四明山向晋徽君学易经。有一日，有一对夫妇带了一壶酒，到山上来借宿。许寂问他们从哪里来，答称今日离剡县而来。许寂说：“道路甚远，哪里一日能到？”夫妇二人不答，许寂心下甚是奇怪，但见夫妇二人年纪甚轻，女的十分美貌，但神态严肃，很少说话。

当天晚上，二人拿了那壶酒出来，请许寂同饮。那男子取出一块拍板，板上钉满了铜钉，打起拍板，吭声高歌，歌词中讲的都是剑术之道。唱了一会，从衣袖中取出两物，一拉开，口中吆喝，只见两口明晃晃的利剑跃将起来，在许寂头顶盘旋交击，光闪如电，双剑相击，声铿铿不绝。许寂甚是惊骇，不敢稍动。过了一会，那男子收剑入匣，饮毕就寝。次日早晨去看二人时，室内只余空榻，两夫妇早已走了。

到午间，有一个头陀来寻这对夫妇。许寂将经过情形向他说了。头陀道：“我也是同道中人，道士愿学剑术么？”那时许寂穿的是道服，所以头陀称他为道士。许寂推辞道：“我从小研修玄学，不愿学剑。”头陀傲然而笑，向许寂要了些净水来抹抹脚，徘徊间便失却了踪影。后来许寂又在华阴遇到他，才知道他是剑侠一流人物。

杜光庭（即《虬髯客传》的作者）从京城长安到四川，宿于梓潼厅。到达不久，又有一僧到来。县宰周某与这僧人本来相识。僧人对他说：“今日自兴元来。”两地相隔甚远，一日而至，杜光庭甚为诧异。明日一早僧人就走了。县宰对杜光庭说：“此僧人会‘鹿卢蹻’的轻身功夫，是剑侠中人。”唐时的方术中，有所谓龙蹻、虎蹻、鹿卢蹻，都是轻身飞行之术。

诗僧齐己，曾在涪山松下见到一僧，于指甲下抽出两口剑，稍加舞动，跳跃凌空而去。

这则故事原名《许寂》，出孙光宪的《北梦琐言》，其实包含了三个故事，三个故事都没有甚么精采，只是那对少年夫妇携酒壶上山，住宿而去，有些飘逸之意，歌声中述剑术之道，也有意境。那头陀赶上山来，不知是他们的朋友还是仇人。

孙光宪是五代“花间派”词人，名气很大。我觉得他的词并无多大新意。《花间集》选他的词共六十首，其中三首“浣溪沙”比较写得生动活泼：

“半踏长裾宛约行，晚帘疏处见分明。此时堪恨昧平生。
 早是消魂残烛影，更愁闻着品弦声。杳无消息若为情？”
 “乌帽斜欹倒佩鱼，静街偷步访仙居，隔墙应认打门初。
 将见客时微掩敛，得人怜处且生疏，低头羞问壁间书。”
 “风递残香山绣帘，团窠金凤舞襜褕。落花微雨恨相兼。
 何处去来狂太甚，空推宿酒睡无厌，争教人不别猜嫌？”

十五 丁秀才

朗州道士罗少微，在茅山紫阳观寄住。有一个丁秀才也住在观里。这秀才的举动谈吐，与平常人也没有甚么不同，只不过对于应举求官并不怎么热心。他在观中一住数年，观主一直对他很客气。一晚隆冬大雪，几个道士和丁秀才围炉闲谈，大家说天气这样冷，这时若有肥羊美酒，那真是快活不过了，说来不禁馋涎欲滴。丁秀才道：“那也没甚么难处。”紫阳观在山上，大雪封山，深夜之中哪里去找羊酒？众道士以为他是说笑，哪知丁秀才说罢，开了观门便大踏步出去。到得半夜回来，身上头上都积满了雪，手中提了一只银酒坛，装满了酒，又有一只熟羊，说是从浙江大帅厨中取来的。众道士又惊又喜，拍手欢笑。但见丁秀才取出长剑，掷于空中而舞，腾跃而去，就此不知所终，那只银酒坛却仍是留在桌上。观主怕官府追究，将这件事向县官禀报。

这则短故事也是孙光宪记于《北梦琐言》之中。他在文末说：诗僧贯休“侠客”诗中有句云：“黄昏风雨黑如磐，别我不知何处去。”这位诗僧莫非是在江淮之间所到了这件异事，因而启发了诗的灵感吗？

孙光宪当五代时在荆南做大官。自高从诲、高保融、高

保勳而至高继冲，祖孙三代四人都重用他。

五代十国之中，荆南兵弱国小，作风最不成话。开国之主高季兴本是一个商人的仆人，跟着朱全忠立功而做到荆南节度使。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，高季兴去朝见，李存勖很高兴，拍拍他的背脊，表示赞许。高季兴觉得这是最大的光荣，最大的幸福，在这件衣服背上御手所拍之处，叫绣工绣上皇帝的手掌。但他回荆南后，对部属们谈话，却料到李存勖不成大事。他说：“新主对勋巨竖手指云：‘我于指头上得天下。’如此则功在一人，臣佐何有？吾高枕无忧矣。”后来李存勖果为部下兵将所杀。即使是高季兴这种人，也知道功劳归于大领袖一人，将所有干部都不瞧在眼内的态度是必定会坏事的。

高季兴死后，长子从诲继位。从诲死后子保融继位。保融死后弟保勳继位。高保勳从小有个外号叫作“万事休”，因为他父亲最宠爱他，大发脾气之际，一见到爱子，甚么事都算了。保勳有个怪脾气，喜欢看别人做爱。《宋史》四八三卷：“保勳幼多病，体貌臃瘠，淫佚无度，日召娼妓集府署，择士辛壮健者令姿调谑，保勳与姬妾垂帘共观，以为娱乐。又好营造台榭，穷极土木之工。军民咸怨，政事不治。从事孙光宪切谏不听。”

保勳死后，保融之子继冲接位。孙光宪眼见形势不利，劝得他投降了宋朝。宋太祖待高氏一家很好，高氏子孙在宋朝做官，都得善终。这一家姓高的人品格都很差。荆南是交通要道，诸国使者进贡送礼，常要经过其境，高氏往往发兵夺其财物，别国写信来骂，高氏置之不理，若是派兵来打，高

氏就交还财物，道歉了事，丝毫不以为耻。当时天下称之为“高赖子”。这些无赖之徒在宋朝居然得享富贵，那是孙光宪的功劳了。

十六 纫针女

唐时京城长安有位豪士潘将军，住在光德坊，忘了他本名是甚么，外号叫做“潘鹞砑”（“潘糊涂”的意思）。他本来住在湖北襄阳、汉口一带，原是乘船贩货做生意的。有一次船只停泊在江边，有个僧人到船边乞食。潘对他很是器重，留他在船上款待了整天，尽力布施。僧人离去时说：“看你的形相器度，和一般商贾很是不同。你妻子儿女的相貌也都是享厚福之人。”取了一串玉念珠出来送给他，说：“你好好珍藏。这串玉念珠不但进财，还可使你做官。”

潘做了几年生意，十分发达，后来在禁军的左军中做到将军，在京师造了府第。他深信自己的富贵都是玉念珠带来的，所以对之看得极重，用绣囊盛了，放在一只玉盒之中，供奉在神坛内。每月初一，便取出来对之跪拜。有一天打开玉盒绣囊，这串念珠竟然不见了。但绣囊和玉盒却都并无移动开启的痕迹，其他物件也一件不失。他吓得魂飞天外，以为这是破家失官、大祸临头的朕兆，严加访查追寻，毫无踪影。

潘家的主管和京兆府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公人王超向来熟识，悄悄向他说起此事，请他设法追查。王超道：“这事可奇怪了。这决不是寻常的盗贼所偷。我想法子替你找找看，是

不是能找到就难说了。”

王超有一日经过胜业坊北街，其时春雨初晴，见到一个十七八岁少女，头上梳了三鬟，衣衫褴褛，脚穿木屐，在路旁槐树之下，和军中的少年士兵踢球为戏。士兵们将球踢来，她一脚踢回去，总是将球踢得直飞上天，高达数丈，脚法神妙，甚为罕见。闲人纷纷聚观，采声雷动。

王超心下甚感诧异，从这少女踢球的脚法劲力看来，必是身负武功，便站在一旁观看。众人踢了良久，兴尽而散。那少女独自一人回去。王超悄悄跟在后面，见她回到胜业坊北门一条短巷的家中。王超向街坊一打听，知她与母亲同居，以做针线过日子。

王超于是找个借口，设法和她相识，尽力和她结纳。听她说她母亲也姓王，就认那少女作甥女，那少女便叫他舅舅。

那少女家里很穷，与母亲同卧一张土榻，常常没钱买米，一整天也不煮饭，王超时时周济她们。但那少女有时却又突然取出些来自远方的珍异果食送给王超。苏州进贡新产的洞庭橘，除了宰相大臣得皇帝恩赐几只之外，京城中根本见不到。那少女有一次却拿了一只洞庭橘给他，说是有人从皇宫中带出来的。这少女性子十分刚强，说甚么就是甚么。王超心下很是怀疑，但一直不动声色。

这样来往了一年。有一天王超携了酒食，请她母女，闲谈之际说道：“舅舅有件心事想和甥女谈谈，不知可以吗？”那少女道：“深感舅舅的照顾，常恨难以报答。只要甥女力量及得到的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王超单刀直入，便道：“潘将军失了一串玉念珠，不知甥女有否听到甚么讯息？”那少女

微笑道：“我怎么会知道？”

王超听她语气有些松动，又道：“甥女若能想法子觅到，当以财帛重重酬谢。”那少女道：“这事舅舅不可跟别人说起。甥女曾和朋友们打赌闹着玩，将这串念珠取了来，那又不是真的要了他，终于会去归还的，只不过一直没空罢了。明天清早，舅舅到慈恩寺的塔院去等我，我知道有人把念珠寄放在那里。”

王超如期而往，那少女不久便到了。那时寺门刚开，宝塔门却还锁着。那少女道：“等一会你瞧着宝塔罢！”说罢纵身跃起，便如飞鸟般上了宝塔，飞腾直上，越跃越高。她钻入塔中，顷刻间站在宝塔外的相轮之上，手中提着一串念珠，向王超扬了扬，纵身跃下，将念珠交给王超，笑道：“请舅舅拿去还他，财帛甚么的，不必提了。”

王超将玉念珠拿去交给潘将军，说起经过。潘将军大喜，备了金玉财帛厚礼，请王超悄悄去送给那少女。可是第二日送礼去时，人去室空，那少女和她母亲早已不在了。

冯緘做给事的官时，曾听人说京师多侠客一流的人物，待他做了京兆尹，向部属打听，王超便说起此事。潘将军对人所说的，也和王超的话相符。（见《剧谈录》）

这个侠女虽然具此身手，却甘于贫穷，并不贪财，以做针线自食其力，盗玉念珠放于塔顶，在皇宫里取几只橘子，衣衫褴褛，足穿木屐而和军中少年们踢球，一派天真烂漫，活泼可喜。

慈恩寺是长安著名大寺，唐高宗为太子时，为纪念母亲文德皇后而建，所以称为慈恩。慈恩寺曾为玄奘所住持，所

以玄奘所传的一宗唯识法相宗又称“慈恩宗”。寺中宝塔七级，高三百尺，永徽三年玄奘所建。

十七 宣慈寺门子

唐乾符二年，韦昭范应宏词科考试及第，中了进士。他是当时度支使（财政部长）杨严的至亲。唐代的习惯，中进士后那一场喜庆宴会非常重要，必须尽力铺张，因为此后一生的前途和这次宴会有很大关系。韦昭范为了使得宴会场面豪华，向度支使库借来了不少帐幕器皿。杨严（他的哥哥杨收曾做宰相）还怕不够热闹，又派使库的下属送来许多用具。所以这年三月间在曲江亭子开宴时，排场之隆重阔绰，世所少见。这一天另外还有进士也在大排筵席，除了宾客云集之外，长安城中还有不少闲人赶来看热闹。

宾主饮兴方酣，忽然有一少年骑驴而至，神态傲慢，旁若无人，骑着驴子直走到筵席之旁，俯视众人。众宾主既惊且怒，都不知这恶客是何等样人。那少年提起马鞭，一鞭往侍酒之人头上打去，哈哈大笑，口出污言秽语，粗俗不堪。席上宾主都是文士，眼见这恶客举止粗暴，一时尽皆手足无措。

正尴尬间，旁观的闲人之中忽有一人奋身而出，拍的一声，打了那恶少一记耳光。这一记打得极重，那恶少应声跌下驴子。那人拳打足踢，再夺过他手中的马鞭，鞭如雨下，打了他百余下。众人欢呼喝采，都来打落水狗，瓦砾乱投，眼

见便要将那恶少打死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轧轧声响，紫云楼门打开，几名身穿紫衣的从人奔了出来，大呼：“别打，别打！”又有一名品级甚高的太监带了许多随从，骑马来救。

那人挥动鞭子，来一个打一个，鞭上劲力非凡，中者无不立时摔倒。那宦官身上也中了一鞭，吃痛不过，拨转马头便逃，随从左右也都跟着进门。紫云楼门随即关上，再也无人敢出来相救。

众宾客大声喝采，但不知这恶少是甚么来头，那时候宦官的权势极盛，这人既是宦官一党，再打下去必有大祸，于是便放了那恶少。

大家问那仗义助拳之人：“尊驾是谁？和座中哪一位郎君相识，竟肯如此出力相助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是宣慈寺的看门人，跟诸位郎君都不相识，只是见这家伙无礼，忍不住便出手了。”众人大为赞叹，纷纷送他钱帛。大家说：“那宦官日后定要报复，须得急速逃走才是。”

后来座中宾客有许多人经过宣慈寺门，那看门人都认得他们，见到了总是恭恭敬敬的行礼。奇怪的是，居然此后一直没听到有人去捉拿追问。（见王定保《唐摭言》）

这故事所写的侠客是一个极平凡的看门人，路见不平，拔拳相助之后，也还是做他的看门人。故事的结尾在平淡之中显得韵味无穷。

十八 李龟寿

唐宰相王铎外放当节度使，于僖宗即位后回朝又当宰相。他为官正直，各处藩镇的请求若是不合理的，必定坚执不予批准，因此得罪了许多节度使。他有读书癖，虽然公事繁冗，每天总是要抽暇读书，在永宁里的府第之中，另外设一间书斋，退朝之后，每在书斋中独处读书，引以为乐。

有一天又到书斋去，只有一头矮脚狗叫做花鹊的跟在身后。他一推开书房门，花鹊就不住吠叫，咬住他袍角向后拉扯。王铎叱开了花鹊，走进书房。花鹊仰视大吠，越叫越响。他起了疑心，拔出剑来，放在膝上，向天说道：“若有妖魔鬼怪，尽可出来相见。我堂堂大丈夫，难道怕了你鼠辈不成？”刚说完，只见梁间忽有一物坠地，乃是一人。此人头上结了红色带子，身穿短衫，容貌黝黑，身材瘦削，不住向王铎磕头，自称罪该万死。

王铎命他起身，问他姓名，又问为何而来。

那人说道：“小人名叫李龟寿，卢龙人氏。有人给了小人很多财物，要小人来对相公不利。小人对相公的盛德很是感动，又为花鹊所惊，难以隐藏，相公若能赦小人之罪，有生之年，当为相公效犬马之劳。”王铎道：“我不杀你便了。”于

是命亲信都押衙傅存初录用他。

次日清晨，有一个妇人来到相府门外。这妇人衣衫不整，拖着鞋子，怀中抱了个婴儿，向守门人道：“请你叫李龟寿出来。”李龟寿出来相见，原来是他的妻子。妇人道：“我等你不见回来，昨晚半夜里从蓟州赶来相寻。”于是和李龟寿同在相府居住。蓟州和长安相隔千里，这妇人怀抱婴儿，半夜而至，自是奇怪得很了。

王铎死后，李龟寿全家悄然离去，不知所终。（见皇甫枚《三水小牍》）

唐代藩镇跋扈，派遣刺客去行刺宰相的事常常发生。宪宗时宰相武元衡就是被藩镇所派的刺客刺死，裴度也曾遇刺而受重伤。

黄巢造反时，王铎奉命为诸道都统（剿匪总司令），用了个说话漂亮而不会打仗的人做将军，结果大败，朝廷改派高骈做都统，高骈毫无斗志。王铎痛哭流涕，坚决要求再干，于是皇帝又派他当都统。这一次很有成效，四方围堵黄巢，使黄巢不得不退出长安，朝中当权的宦官田令孜怕他功大，罢了他的都统之职，又要他去做节度使。

王铎是世家子弟，生活奢华，又是书呆子脾气，去上任时“侍妾成列，服御鲜华，如承平之态”（《通鉴》）。魏博节度使的儿子乐从训贪他的财宝美女，伏兵相劫，将王铎及他家属从人三百余人尽数杀死，向朝廷呈报说是盗贼干的，朝廷微弱，明知其中缘故，却是无可奈何。

十九 贾人妻

唐时余干县的县尉王立任期已满，要另调职司，到京城长安去等候调派，在长安城大宁里租了一所屋子住。哪知道他送上去的文书写错了。给主管长官驳斥下来，不派新职。他着急得很，花钱运动，求人说情，带来的钱尽数使完了，还是犹如石沉大海，没有下文。他越等越心焦，到后来仆人走了，坐骑卖了，一日三餐也难以周全，沦落异乡，穷愁不堪，每天只好到各处佛寺去乞些残羹冷饭，以资果腹。

有一天乞食归来，路上遇到一个美貌妇人，和他走的是同一方向，有时前，有时后，有时并肩而行，便和她闲谈起来。王立神态庄重，两人谈得颇为投机。王立便邀她到寓所去坐坐，那美妇人也不推辞，就跟他一起去。两人情感愈来愈亲密，当晚那妇人就和他住在一起。

第二天，那妇人道：“官人的生活怎么如此穷困？我住在崇仁里，家里还过得去，你跟我一起去住好么？”王立既爱她美貌温柔，又想跟她同居可以衣食无忧，便道：“我运气不好，狼狈万状。你待我如此厚意，那真令我喜出望外了。却不知你何以为生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丈夫是做生意的，已故世十年了，在长安市上还有一家店铺。我每天早上到店里去做生意，

傍晚回家来服侍你。只要我店里每天能赚到三百钱，家用就可够了。官人派差使的文书还没颁发下来，要去和朋友交游活动，也没使费，只要你不嫌弃我，不妨就住在这里，等到冬天部里选官调差，官人再去上任也还不迟。”

王立甚是感激，心下暗自庆幸，于是两人就同居在那妇人家里。那妇人治家井井有条，做生意十分能干，对王立更是敬爱有加，家里箱笼门户的钥匙，都交了给他。

那妇人早晨去店铺之前，必先将一天的饮食饭菜安排妥贴，傍晚回家，又必带了米肉金钱交给王立，天天如此，从来不缺。王立见她这样辛苦，劝她买个奴仆作帮手，那妇人说用不着，王立也就不加勉强。

两人的日子过得很快乐，过了一年，生了个儿子，那妇人每天中午便回家一次喂奶。

这样同居了两年。有一天，那妇人傍晚回家时神色惨然，向王立道：“我有个大仇人，怨恨彻骨，时日已久，一直要找此人复仇，今日方才得偿所愿，便须即刻离京。官人自请保重。这座住宅是用五百贯钱自置的，屋契藏在屏风之中，房屋和屋内的一切用具资财，尽数都赠给官人。婴儿我无法抱去，他是官人的亲生骨肉，请你日后多多照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哭，和他作别。王立竭力挽留，却哪里留得住？

一瞥眼间，见那妇人手里提着一个皮囊，囊中所盛，赫然是一个人头。王立大惊失色。那妇人微笑道：“不用害怕，这件事与官人无关，不会累到你的。”说着提起皮囊，跃墙而出，体态轻盈，有若飞鸟。王立忙开门追出相送，早已人影不见了。

他惆怅愁闷，独在庭中徘徊，忽听到门外那妇人的声音，又回了转来。王立大喜，忙抢出去相迎。那妇人道：“真舍不得那孩子，要再喂他吃一次奶。”抱起孩子让他吃奶，怜惜之情，难以自己，抚爱久之，终于放下孩子别去。王立送了出去，回进房来，举灯揭帐看儿子时，只见满床鲜血，那孩子竟已身首异处。

王立惶骇莫名，通宵不寐，埋葬了孩子后，不敢再在屋中居住，取了财帛，又买了个仆人，出长安城避在附近小县之中，观看动静。

过了许久，竟没听到命案的风声。当年王立终于派到官职，于是将那座住宅变卖了，去上任做官，以后也始终没再听到那妇人的音讯。（出薛用弱《集异记》）

这个女侠的个性奇特非凡，平时做生意，管家务，完全是个勤劳温柔的贤妻良母，两年之中，身分丝毫不露。一旦得报大仇，立时决绝而去。别后重回喂奶，已是一转，喂乳后竟杀了儿子，更是惊心动魄的大变。所以要杀婴儿，当是一刀两断，割舍心中的眷恋之情。虽然是侠女斩情丝的手段，但心狠手辣，实非常人所能想象。

二十 维扬河街上舆

吕用之在维扬渤海王高骈手下弄权，擅政害人，所用的主要是特务手段。

唐罗隐所撰《广陵妖乱志》中说：“上不相蒙，大逞妖妄，仙书神符，无日无之，更迭唱和，罔知愧耻。自是贿赂公行，条章目紊。烦刑重赋，率意而为。道路怨嗟，各怀乱计。用之惧其窃发之变，因请置巡察使，探听府城密事。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，充诸军都巡察使。于是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凶狠者，得百许人，厚其官佣，以备指使，各有十余丁，纵横闾巷间，谓之‘察子’。至于士庶之家，呵妻怒子，密言隐语，莫不知之。自是道路以目。有异己者，纵谨静端默，变不免其祸，破灭者数百家。将校之中，累足屏气焉。”

用特务人员来侦察军官和百姓，以至人家家里责骂妻子儿子的小事，吕用之也都知道。即使是小心谨慎，生怕祸从口出之人，只要是得罪了他，也难免大祸临头。可见当权者使用特务手段，历代都有，只不过名目不同而已，在唐末的扬州，特务头子的官名叫做“诸军都巡察使”特务人员都是阴狡凶狠之徒，从犯法革职的低级公务人员中挑选出来。每个特务手下，又各有十几名调查员，薪津待遇很高，叫做

“察子”。“察子”的名称倒很不错，比之甚么“调查统计员”、“保安科科长”等等要简单明了得多。

中和四年秋天，有个商人刘损，携同家眷，带了金银货物，从江夏来到。他抵达扬州不久，就有“察子”向吕用之报告，说刘损的妻子裴氏美貌非凡，世所罕有。吕用之便捏造了一个罪名，把刘损投入狱中，将他的财物和裴氏都霸占了去。刘损设法贿赂，方才得释，但妻子为人所夺，自是愤恨无比。这个商人会做诗，写了三首诗：

宝钗分股合无缘，鱼在深渊鹤在天。得意紫鸾休舞镜，断踪青鸟罢衔笺。金盆已覆难收水，玉轸长抛不续弦。若向蘼芜山下过，遥将红泪洒穷泉。

鸾飞远树栖何处？凤得新巢已称心。红粉尚存香幕幕，白云初散信沉沉。情知点污投泥玉，犹自经营买笑金。从此山头人似石，丈夫形状泪痕深。

旧尝游处偏寻看，虽是生离死一般。买笑楼前花已谢，画眉山下月犹残。云归巫峡音容断，路隔星桥过往难。莫怪诗成无泪滴，尽倾东海也须干。

诗很差，意境颇低，但也适合他身分。

刘损写了这三首诗后，常常自吟自叹，伤心难已。有一天晚间在船中凭水窗眺望，只见河街上有一虬髯老叟，行步迅速，神情昂藏，双目炯炯如电。刘损见他神态有异，不免多看了几眼。那老叟跳上船来，作揖为礼，说道：“阁下心中有甚么不平之事？为何神情如此愤激郁塞？”刘损一五一十的将一切都对他说了。那老叟通：“我去设法将你夫人和货物都取回来。只是夫人和货物一到，必须立即开船，离开这是非

之地，不可停留。”

刘损料想他是身负奇技的侠士，当即拜倒，说道：“长者能报人间不平之事，何不斩草除根，却容奸党如此无法无天？”老叟道：“吕用之残害百姓，夺君妻室，若要一刀将他杀却，原也不难。只是他罪恶实在太大，神人共怒，就此这样杀了，反倒便宜了他。他罪恶越积越多，将来祸根必定极惨，不但他自身遭殃，身首异处，还会连累全家和祖宗。现下只是帮你去将妻室取回来，至于他日后报应，自有神明降灾，老夫却也不敢妄自代为主手。”

那老叟潜入吕用之家中，跃上屋顶斗拱，朗声喝道：“吕用之，你背违君亲，大行妖孽，奸淫掳掠，苛虐百姓。为非作歹，罪恶滔天。阴曹地府冥官已一一记下你的过恶，上天指日便要行刑。你性命已在呼吸之间，却还修仙炼丹，想求甚么长生不老？吾特奉命前来，观察你的所作所为，回去禀报玉皇大帝。你种种罪过，一桩桩都要清理。今日先问第一件大罪：你为何强占刘损的妻室和财物？快快送去还他。倘若执迷不悟，仍然好色贪财，立即教你头随刀落！”

说罢，飞身而出，不见踪影。

吕用之听得声自半空而发，始终不见有人，只道真是天神示警，大为惊惧，急忙点起香烛，向天礼拜，磕头无算。当夜便派遣下属，将裴氏及财物送还到刘损船上。刘损大喜，不等天明，便催促舟子连夜开船，逃出扬州。那虬髯老叟此后也不再现身。（见《剑侠传》）

《卅三剑客图》中所绘的三十三位剑客，有许多人品很差，行为甚怪，这虬髯老叟却是一位真正的侠客，扶危济困，急

人之难。吕用之装神扮仙，愚弄高骈，他修的是神仙之术，自己总不免也有些相信。那老叟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也假装神仙，吓他一吓，果然立刻见效。但料得吕用之细想之下，必起疑心，所以要刘损逃走。

扬州明明是处于特务统治的恐怖局面之下，刘损却带了娇妻财物自投罗网，想必扬州是殷富之地，只要有生意可做，有大钱可赚，虽然危险，也要去交易一番了。

在《剑侠传》中，故事的主角叫做刘损，是个商人。但《诗余广选》一书中载称：“贾人女裴玉娥善箏，与黄损有婚姻之约，赠词云云。后为吕用之劫归第，赖胡僧神术复归。”那么故事的主角是姓黄而不姓刘了。这位裴家小姐给吕用之抢去时，似乎还未和黄损成婚，而救她脱得魔掌的，也不是虬髯叟而是一个胡僧。

刘损不知何许人，黄损则在历史上真有其人。黄损，字益之，连州人，后来在南汉做到尚书左仆射的大官，因直言进谏而触犯了皇帝，退居永州。当时也有人传说他成了仙的。著作有《三要书》、《桂香集》、《射法》。他赠给未婚妻裴小姐的词是一首很香艳的《忆江南》，流传后世，词曰：

“平生愿，愿作乐中箏。得近玉人纤手子，研罗裙上放娇声。便死也为荣。”

希望成为意中人某种使用的衣物、得以亲近的想法，古今中外的诗篇中很多。连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如此正人君子也有一篇《闲情赋》，其中说“愿在衣而为领，承华首之余芳”；“愿在裳而为带，束窈窕之纤身”；“愿在眉而为黛，随瞻视以闲扬”；“愿在莞而为席，安弱体于三秋”；“愿在丝而

不履，附素足以周旋”等等，想做意中人身上的衣领、腰带、画眉黛、席子、鞋子。

比陶潜更早的，张衡《同声歌》中有云：“愿思为莞席，在下蔽匡床。愿为罗衾帟，在上卫风霜。”张衡之愿，见义勇为，似乎是一片卫护佳人之心，但想做佳人的席子帐子，毕竟还是念念不念于那张床，反不及陶潜的坦白可爱。

廿多年闪，我初入新闻界，在杭州东南日报做记者，曾写过一篇六七千字的长文，发表在该报的副刊“笔垒”上，题目叫做“愿”，就是写中外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一类的情诗，曾提到英国雪莱、济慈、洛塞蒂等人类似的诗句。少年时的文字早已散佚，但此时忆及，心中仍有西子湖畔春风骀荡、醉人如酒之乐。

黄损《忆江南》词中那两句“得近玉人纤手子，研罗裙上放娇声”，《诗余广选》说本为唐人崔怀宝的诗句。大概那位裴家小姐善于弹箏，所以黄损借用了那句诗，用在自己的词中，箏的形状似瑟，十三弦，常常是放在膝上弹的。陶潜的《闲情赋》中，尚有“愿在昼而为影，常依形而西东”；“愿在夜而为烛，照玉容于两楹”；“愿在竹而为扇，含凄飏于柔握”；“愿在木而为桐，作膝上之鸣琴”等种种想法。崔怀宝的诗句未必一定从陶潜的赋中得到灵感，对意中人思之不已，发为痴想，原是很自然之事。

“损”是一个不好的字眼，古人用“损”字做名字，现代人一定觉得奇怪。其实，《易经》中有“损”卦，是谦抑节约的意思，《易经》认为是“有孚，元吉，无咎，可贞，利有攸往”，越是谦退，越有好处，大吉大利，那是中国人传统的处

世哲学。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：“人自损抑，以塞咎戒”，《后汉书·光武纪》：“情存损挹，推而不居”，将功劳和荣誉让给别人而不骄傲自大，结果最有益处，所以黄损字益之。

吕用之这坏蛋在高骈手下做了官后，自己取了个字，叫做“无可”。《广陵妖乱志》说：“因字之曰‘无可’，言无可无不可也。”简直是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。吕用之后来为杨行密腰斩，怨家将他尸身斩成肉酱。

高骈本来文武双全，有诗集一卷传世。《唐书·高骈传》载：“有二雕并飞，骈曰：‘我且贵，当中之。’一发贯二雕焉。众大惊，称‘落雕侍御’。”此人不但是射雕英雄，而且是射双雕英雄。高骈用兵多奇计，所向克捷，曾征服安南。他统治越南时，曾疏浚自越南到广州的江河，便利航运，可见办事也极有才能。但晚年大富大贵之后怕死之极，只想长生不老，乃求神仙之术，终于祸国殃民，为部下叛军所杀。

二十一 寺行者

这故事不知出于何书，翻查了数十部唐宋五代的笔记杂录，无法找到来源。

二十二 李胜

李胜的故事也不知出于何典。图赞说：“杀亦不武，矧知使惧。”当是警告坏人，使他知道畏惧，不敢再为非作歹，也就是了。

这部《卅三剑客图》中的主角，都是唐宋人物。唐宋五代并无叫作李胜的名人。东汉时有一个李胜，是个不怎么重要的文人。三国时魏国也有个李胜，凡是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，都会知道此人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零六回写“司马懿诈病赚曹爽”，司马懿假装病重，曹爽以为司马懿病得快死了，对他就不加防备。这个故事历史上真有其事，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描写，和《三国演义》很是接近：

“冬，河南尹李胜出为荆州刺史，过辞太傅懿。懿令两婢侍。持衣，衣落；指口言渴，婢进粥，懿不持杯而饮，粥皆流出沾胸。胜曰：‘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，何意尊体乃尔！’懿使声气才属，说：‘年老枕疾，死在旦夕。君当屈并州，并州近胡，好为之备。恐不复相见，以子师、昭兄弟为托。’胜曰：‘当还忝本州，非并州。’懿乃错乱其辞曰：‘君方到并州？’胜夏曰：‘当忝荆州。’懿曰：‘年老意荒，不解君言。今还为本州，盛德壮烈，好建功勋！’胜退，告爽曰：‘司马公尸居余气，形神已离，不足虑矣。’他日，又向爽等垂泣曰：‘太傅病不可复济，令人怆然。’故爽等不复设备。”（通鉴，魏记。

邵陵厉公正治九年。)

李胜去做荆州刺史(他是南阳人,南阳属荆州,所以称为本州),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不知为了甚么缘故,将他改为青州刺史。历史上说李胜有文才,但性格浮华。曹爽失败后,李胜也为司马懿所杀。曹爽手下谋士如何晏之徒,都是虚浮漂亮的清谈家,自然不是老奸巨猾的司马懿的对手。

魏国这个李胜自然和图中的剑客毫不相干,不过因为同名同姓,拉来谈谈。

司马懿的作风,就是越女所说的“见之似好妇,夺之似惧虎”,《孙子兵法》中“始如处女,敌人开户,后如脱兔,敌不及拒”原则。在当代政治的权力斗争中,也有人应用这原则而得到很大成功的。

二十三 张忠定

张咏，自号乖崖，山东鄆城人，是北宋太宗、真宗两朝的名臣，死后³谥忠定，所以称为张忠定。宋人笔记小说中有不少关于他的轶事。

张咏未中举时，有一次经过汤阴县，县令和他相谈投机，送了他一万文钱。张咏便将钱放在驴背上，和一名小童赶驴回家。有人对他说：“前面这一带道路非常荒凉，地势险峻，时有歹人出没，还是等到有其他客商后结伴同行，较为稳便。”张咏道：“天气冷了，父母年纪已大，未有寒衣，我怎么能等？”只备了一柄短剑便即启程。

走了三十余里，天已晚了，道旁有间孤零零的小客栈，张咏便去投宿。客栈主人是个老头，有两个儿子，见张咏带了不少钱，很是欢喜，悄悄的道：“今夜有大生意了！”张咏暗中听见了，知道客栈主人不怀好意，于是出去折了许多柳枝，放在房中。店翁问他：“那有甚么用？”张咏道：“明朝天没亮就要赶路，好点了当火把。”他说要早行，预料店主人便会提早发动，免得自己睡着了遭到了毒手。

果然刚到半夜，店翁就命长子来叫他：“鸡叫了，秀才可以动身了。”张咏不答，那人便来推门。张咏早已有备，先已用床抵住了左边一扇门，双手撑住右边那扇门。那人出力推门，张咏突然松手退开，那人出其不意，跌撞而入。张咏回

手一剑，将他杀了，随即将门关上。过不多时，次子又至，张咏仍以此法将他杀死，持剑去寻店翁，只见他正在烤火，伸手在背上搔痒，甚是舒服，当即一剑将他脑袋割了下来。黑店中尚有老幼数人，张咏斩草除根，杀得一个不留，呼童率驴出门，纵火焚店，行了二十里天才亮。后来有行人过来，说道来路上有一家客栈失火。（出宋人刘斧《青琐高议》：“汤阴县，未第时胆勇杀贼”。）

《宋史·张咏传》说他“少负气，不拘小节，虽贫贱客游，未尝下人。”又说他“少学击剑，慷慨好大言，乐当奇节。”宋史中记载了他的两件事，可以见到他个性。有一次有个小吏冒犯了他，张咏罚他带枷示众。那小吏大怒，叫道：“你若是不杀我头，我这枷就戴一辈子，永远不除下来。”张咏也大怒，即刻便斩了他头。这件事未免做得过分，其实不妨让他戴着枷，且看他除不除下来。

另一件事说有个土人在外地做小官，受到悍仆挟制，那恶仆还要娶他女儿为妻，土人无法与抗，甚是苦恼。张咏在客店中和他相遇，得知了此事，当下不动声色，向土人借此仆一用，骑了马和他同到郊外去。到得树林中无人之处，挥剑便将恶仆杀了，得意洋洋的回来。他曾对朋友说：“张咏幸好生在太平盛世，读收自律，若是生在乱世，那真不堪设想了。”

笔记《闻见近录》中，也记载了张咏杀恶仆的故事，叙述比较详细。那小官亏空公款，受到恶仆挟制，若不将长女相嫁，便要去出首告发。合家无计可施，深夜聚哭。张咏听到了哭声，拍门相询，那小官只说无事，问之再三，方以实

情相告。张咏次日便将那恶仆诱到山谷中杀了，告知小官，说仆人不再回来，并告诫他以后千万不可贪污犯法。

张咏生平事业，最重要的是做益州知州（四川的行政官）。

宋太宗淳化年间，四川地方官压迫剥削百姓，贫民起而作乱，首领叫做王小波，将彭山县知县齐元振杀了。这齐元振平时诛求无厌，剥削到的金钱极多。造反的百姓将他肚子剖了开来，塞满铜钱，人心大快。后来王小波为官兵所杀，余众推李顺为首领，攻掠州县，声势大盛。太宗派太监王继恩统率大军，击破李顺，攻克成都。

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记载，李顺逃走的方法甚妙：官兵大军围城，成都旦夕可破，李顺突然大做法事，施舍僧众。成都各处庙宇中的数千名和尚都去领取财物。李顺都下数千人同时剃度为僧，改剪僧服。到得傍晚，东门西门两处城门大开，万余名和尚一齐散出。李顺早已变服为僧，混杂其中，就此不知去向，官兵再也捉他不到。官军后来捉到一个和李顺相貌很像的长须大汉，将他斩了，说已杀了李顺，呈报朝廷冒功。

李顺虽然平了，但太监王继恩统军无方，扰乱民间，于是太宗派张咏去治蜀。王继恩捉了许多乱党来交给张咏办罪，张咏尽数将他们放了。王继恩大怒。张咏道：“前日李顺胁民为贼，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，有何不可哉？”王继恩部下士卒不守纪律，掠夺民财，张咏派人捉到，也不向王继恩说，径自将这些士兵绑了，投入井中淹死。王继恩也不敢向他责问，双方都假装不知。士兵见张咏手段厉害，就规矩得多了。

太宗深知这次四川百姓造反，是地方官逼出来的，于是

下罪已诏布告天下，深自引咎，诏中说：“朕委任非当，烛理不明，致彼亲民之官，不以惠和为政，管榷之吏，惟用刻削为功，挠我蒸民，起为狂寇。念兹失德，是务责躬。改而更张，永鉴前弊，而今而后，庶或警予！”他认为百姓所以造反，都因自己委任官吏不当，处理政务不明而造成，实在是自己的“失德”。后世的大领袖却认为自己总是永远正确的，一切错误过失全是百姓不好，比之宋太宗赵光义的风度和品格来，那可差得远了。

张咏很明白官逼民反的道理，治蜀时很为百姓着想，所以四川很快就太平无事。

他在乱事平定后安抚四川，深知百姓受到压迫太甚时便会铤而走险的道理。后来他做杭州知州，正逢饥荒，百姓有很多人去贩卖私盐度日，官兵捕拿了数百人，张咏随便教训了几句，便都释放了。部属们说：“私盐贩子不加重罚，恐怕难以禁止。”张咏道：“钱塘十万家，饥者十之八九，若不贩盐求生，一旦作乱为盗，就成大患了。待秋收之后，百姓有了粮食，再以旧法禁贩私盐。”《宋史》记载了这一件事，当是赞美他的通情达理。中国儒家的政治哲学，以宽厚爱民为美德，不若法家的苛察严峻。

王小波在四川起事时，以“均贫富”为口号，他对众贫民说：“吾疾贫富不均，今为汝均之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宋太宗淳化四年）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称：“蜀中剧贼李顺，陷剑南、两川，关右震动，朝廷以为忧。后王师破贼，袭李顺，收复两川，书功行赏，了无间言。至景祐中，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。巡检使臣陈文琰捕得之，乃真李顺也，年已七

十余，推验明白，囚赴阙，复按皆实。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，不欲暴其事，但斩顺，赏文珪二官，仍阁门祗候。文珪，泉州人，康定中老归泉州，子尚识之。文珪家有‘李顺案款’，本末甚详。顺本味江王小博（按：应为王小波，音近）之妻弟。始王小博反于蜀中，不能抚其徒众，乃共推顺为主。顺初起，悉召乡里富人大姓，令具其家所有财粟，据其生齿足用之外，一切调发，大赈贫乏。录用材能，存抚良善，号令严明，所至一无所犯。时两蜀大饥，旬日之间，归之者数万人。所向州县，开门延纳，传檄所至，无复完垒。及败，人尚怀之，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。”

沈括虽称李顺为“贼”，但文字中显然对他十分同情。李顺的作风也很有人情味，并不屠杀富人大姓，只是将他们的财物粮食拿出来赈济贫民，同时根据富户家中人丁数目，留下各人足用的粮食。

《青琐高议》中，又记载李顺乱蜀之后，凡是到四川去做官的，都不许携带家眷。张咏做益州知州，单骑赴任。部属怕他执法严厉，都不敢娶妾侍、买婢女。张咏很体贴下属的性苦闷，于是先买了几名侍姬，其余下属也就敢置侍姬了。张咏在蜀四年，被召还京，离京时将侍姬的父母叫来，自己出钱为众侍姬择配嫁人。后来这些侍姬的丈夫都大为感激，因为所娶到的都是处女。《青琐高议》这一节的题目是“张乖崖，出嫁侍姬皆处女。”

苏辙的《龙川别志》中，记载张咏少年时喜饮酒，在京城常和一道人共饮，言谈投机，分别时又大饮至醉，说道：“和道长如此投缘，只是一直未曾请教道号，异日何以认识。”

道人说道：“我是隐者，何用姓名？”张咏一定要请教。道人说道：“贫道是神和子，将来会和阁下在成都相会。”日后张咏在成都做官，想起少年时这道人的说话，心下诧异，但四下打听，始终找他不到。后来重修天庆观，从一条小径走进一间小院，见堂中四壁多古人画像，尘封已久，扫壁而视，见画像中有一道者，旁题“神和子”三字，相貌和从前共饮的道人一模一样。原来神和子姓屈突，名无为，字无不为，五代时人，有著作，便以“神和子”三字署名。（故事很怪。“屈突无不为”的名字也怪，苏子由居然会相信这种神怪故事而记载了下来！）

在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中，同样有个先知预见的记载：张咏少年时，到华山拜见陈抟，想在华出隐居。陈抟说：“如果你真要在华山隐居，我便将华山分一半给你（据说宋太祖和陈抟下棋输了，将华山输了给他）。但你将来要做大官，不能做隐士。好比失火的人家正急于等你去救火，怎能袖手不理？”于是送了一首诗给他，诗云：“征吴入蜀是寻常，歌舞筵中救火忙，乞得金陵养闲散，也须多谢鬓边疮。”当时张咏不明诗意，其后他知益州、知杭州，又知益州，头上生恶疮，久治不愈，改知金陵，均如诗言。

世传陈抟是仙人，称为陈抟老祖。这首诗未必可信，很可能是后人在张咏死后好事捏造的。

沈括是十一世纪时我国渊博无比的天才学者，文武全才，文官做到龙图阁直学士，曾统兵和西夏大战，破西夏兵七万。他的《梦溪笔谈》中有许多科学上的创见。英人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文明史》第一卷中，曾将该书内容作一分析，详列

书中涉及算学、天文历法、气象学、地质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工程、冶金、水利、建筑、生物、农艺、医学、药学、人类学、考古、语言学、音乐、军事、文学、美术等等学问，而且各有独到的见地，真是不世出的大天才，《梦溪笔谈》中另外还记录了张咏的一则轶事：

苏明允（苏东坡的父亲）常向人说起一件旧事：张咏做成都知府时，依照惯例，京中派到咸都的京官均须向知府参拜。有一个小京官，已忘了他的姓名，偏偏不肯参拜。张咏怒道：“你除非辞职，否则非参拜不可。”那小京官很是倔强，说道：“辞职就辞职。”便去写了一封辞职书，附诗一首，呈上张咏，站在庭中等他批准。张咏看了他的辞呈，再读他的诗，看到其中两句：“秋光都似宦情薄，山色不如归意浓。”不禁大为称赏，忙走到阶下，握住他手，说道：“我们这里有一位诗人，张咏居然不知道，对你无礼，真是罪大恶极。”和他携手上厅，陈设酒筵，欢语终日，将辞职书退回给他，以后便以上宾之礼相待。

张咏性子很古怪，所以自号“乖崖”，乖是乖张怪僻，崖是崖岸自高。宋史则说：“乖则违众，崖不利物。”他生平不喜欢宾客向他跪拜，有客人来时，总是叫人先行通知免拜。如果客人礼貌周到，仍是向他跪拜，张咏便大发脾气，或者向客人跪拜不止，连磕几十个头，令客人狼狈不堪，又或是破口大骂。他性子急躁得很，在四川时，有一次吃馄饨（现在四川人称为“抄手”，当时不知叫作甚么？），头巾上的带子掉到了碗里，他把带子甩上去，一低头又掉了下来。带子几次三番的掉入碗里，张咏大怒，把头巾抛入馄饨碗里，喝道：“你自己

请吃个够罢！”站起身来，怒气冲冲的走开了。（见《玉壶清话》）

他有时也很幽默。在澶渊之盟中大出风头的寇准做宰相，张咏批评他说：“寇公奇材，惜学术不足尔。”后来两人遇到了，寇准大设酒筵请他，分别时一路送他到郊外，向他请教：“何以教准？”张咏想了一想，道：“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。”寇准不明白他的用意，回去忙取《霍光传》来看，读到“不学无术”四字时，恍然大悟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张公原来说我不学无术。”

他治理地方，很爱百姓，特别善于审案子，当时人们曾将他审案的判词刊行。他做杭州知州时，有个青年和姐夫打官司争产业。那姐夫呈上岳父的遗嘱，说：“岳父逝世时，我小舅子还只三岁，岳父命我管理财产，遗嘱上写明，等小舅子成人后分家产，我得七成，小舅子得三成。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，又写明小舅子将来如果不服，可呈官公断。”说着呈上岳父的遗嘱。张咏看后大为惊叹，叫人取酒浇在地下祭他岳父，连赞：“聪明，聪明！”向那人道：“你岳父真是明智。他死时儿子只有三岁，托你照料，如果遗嘱不写明分产办法，又或者写明将来你得三成，他得七成，这小孩子只怕早给你害死了，哪里还能长成？”当下判断家产七成归子，三成归婿。当时人人都服他明断。

中国向来传统，家产传子不传女。张咏这样判断，乃是根据人情和传统，体会立遗嘱者的深意，自和现代法律的观念不同。这立遗嘱者确是智人，即使日后他儿子遇不着张咏这样的智官，只照着遗嘱而得三成家产，那也胜于被姐夫害

死了。

《青琐高议》中还有一则记张咏在杭州判断兄弟分家产的故事：张咏做杭州知府时，有一个名叫沈章的人，告他哥哥沈彦分家产不公平。张咏问明事由，说道：“你两兄弟分家，已分了三年，为甚么不在前任长官那里告状？”沈章道：“已经告过了，非但不准，反而受罚。”张咏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显然是你的不是。”将他轻责数板，所告不准。

半年后，张咏到庙里烧香，经过街巷时记起沈章所说的巷名，便问左右道：“以前有个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，住在哪里？”左右答道：“便在这巷里，和他哥哥对门而居。”张咏下马，叫沈彦和沈章两家家人全部出来，相对而立，问沈彦道：“你弟弟曾自我投告，说你们父亲逝世之后，一直由你掌管家财。他年纪幼小，不知父亲传下来的家财到底有多少，说你分得不公平，亏待了他。到底是分得公平呢，还是不公平？”沈彦道：“分得很公平。两家财产完全一样多少。”又问沈章，沈章仍旧说：“不公平，哥哥家里多，我家里少。”沈彦道：“一样的，完全没有多寡之分。”

张咏道：“你们争执数年，沈章始终不服、到底谁多谁少，难道叫我来给你们两家一一查点？现在我下命令，哥哥的一家人，全部到弟弟家里去住；弟弟的一家人，全部到哥哥家里去住。立即对换。从此时起，哥哥的财产全部是弟弟的，弟弟的财产全部是哥哥的。双方家人谁也不许到对家去。哥哥既说两家财产完全相等，那么对换并不吃亏。弟弟说本来分得不公平，这样总公平了罢？”

张咏做法官，很有些异想天开。当时一般人却都十分欣

赏他这种别出心裁的作风，称之为“明断”。

张咏为人严峻刚直，但偶尔也写一两首香艳诗词。宋人吴处厚《青箱杂记》中云：“文章纯古，不害其为邪。文章艳丽，亦不害其为正。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，便谓之正人君子，及花草月露，便谓之邪人，兹亦不尽也。”文中举了许多正人君子写香艳诗词的例子，其中之一是张咏在酒席上所作赠妓女小英的一首歌：“天教搏百花，作小英明如花。住近桃花坊北面，门庭掩映如仙家。美人宜称言不得，龙脑薰衣香入骨。维扬软縠如云英，毫郡轻纱似蝉翼。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，偷入筵中名小英；又疑王母侍女初失意，谪向人间为饮妓。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，眼似秋波双脸横？舞态因风欲飞去，歌声遏云长且清。有时歌罢下香砌，几人魂魄遥相惊。人看小英心已足，我见小英心未足。为我离歌送一杯，我今赠汝新翻曲。”这首歌颇为平平，张乖崖豪杰之士，诗歌究非其长。他算是西昆派诗人，所作诗录入《西昆酬唱集》，但好诗甚少。

张咏发明了一种东西，全世界的成年人天天都要使用：钞票。他治理四川时，觉得金银铜钱携带不便，于是创立“交子”制度，一张钞票作一千文铜钱。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币，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。世界上很多人知道电灯、电话、盘尼西林等等是谁发明的，但人人都喜欢的钞票，却很少人知道发明者是张咏。

二十四 秀州刺客

宋靖康年间金人南侵，掳徽宗、钦宗北去，高宗在南方即位。其后金人数次南侵，高宗仓皇奔逃，自扬州逃到杭州，命礼部侍郎张浚在苏州督师守御。高宗到了杭州后，任命王渊为代理枢密使（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）。扈从统制（首都卫戍司令）苗傅和另一统兵官刘正彦不服，又因高宗亲信太监康履等擅作威福，苗刘二人便发动兵变，将王渊杀了，又逼迫高宗交出康履杀死。那时诸将统兵在外抵御金兵，杭州的卫戍部队均由苗刘二人指挥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高宗惶惑无计。苗刘二人跟着逼高宗退位，禅位给他年方三岁的儿子，先太后垂帘听政，“建炎三年”的年号也改为“明受元年”。

苗刘二人专制朝政，用太后和小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书。张浚在苏州得到消息，料知京城必定发生了兵变，便约同在江宁（南京），督师的吕颐浩，以及大将张俊、韩世忠、刘光世等统兵勤王。只是高宗在叛兵手里，若是急速进兵，恐怕危及皇帝，又怕叛军挟了皇帝百官逃入海中，于是一面不断书信来往，和苗刘敷衍，一面派兵守住入海的通道。

苗刘二人是粗人，并无确定的计划，起初升张浚为礼部尚书，想拉拢他，后来得知他决心进讨，于是下诏将他革职。张浚恐怕将士得知自己被革职后人心涣散，将伪诏藏起，取出一封旧诏书来随口读了几句，表示杭州来的诏书内容无关

紧要，便即继续南进，司令部驻在秀州（嘉兴）。

一晚张浚在司令部中筹划军事，戒备甚严，突然有一人出现在他身前，从怀中取出一张纸来，说道：“这是苗傅和刘正彦的赏格，取公首级，即有重赏。”张浚很是镇定，问道：“你想怎样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河北人，读过一些书，还明白逆顺是非的道理，岂能为贼所用？苗刘二凶派我来行刺侍郎。小人来到营中，见公戒备不严，特地前来告知。只怕小人不去回报，二凶还会继续遣人前来。”张浚离座而起，握手问他姓名。那人不答，径自离去，倏来倏往，视众卫士有如无物。

张浚次日引出一名已判了死罪的犯人，斩首示众，声称这便是苗刘二凶的刺客。那真刺客的相貌形状，他已熟记于心，后来遣人暗中寻访，想要报答他，可是始终无法找到。（见《宋史·张浚传》）

张浚率兵南下勤王，韩世忠为先锋。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那时留在杭州，给苗刘二人扣留了。宰相朱胜非骗苗刘说，不如请太后命梁氏去招抚韩世忠。苗刘不知是计，接受他的意见。太后召梁红玉入宫，封她为安国夫人，命她快去通知韩世忠，即刻赶来救驾。梁红玉骑马急驰，从杭州一日一夜之间赶到了秀州。

张浚和韩世忠部队开到临平，和苗刘部下军队交锋。江南道路泥泞，马不能行，韩世忠下马执矛，亲身冲锋。苗刘军大败。当晚苗刘二人逃出临安。韩世忠领兵追讨，分别擒擒，送到南京斩首。高宗重赏韩世忠，加封梁红玉为护国夫人。世人都知梁红玉金山击鼓大战金兀术，其实在此之前便已立过大功。

张浚也因勤王之功而大为高宗所亲信，被任为枢密使。史称：“浚时年三十三，国朝执政，自寇准以后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。”他后来还立了不少大功，统率吴玠、吴玠兄弟在和尚原大破金兵，保全四川，是最著名的一役。

岳飞破洞庭湖湖匪杨么，张浚是这一役的总司令。

张浚对韩世忠和岳飞二人特别重用。史称：“时锐意大举，都督张浚于诸将中每称世忠之忠勇，飞之沉鸷，可以倚办大事，故并用之。”在秦桧当国期间，张浚被迫长期退休。岳飞被害之时，张浚正在被排斥期间，倘若他在朝廷，必定力争，或许同时会被秦桧害死，或许岳飞可以免死。但同时被害的可能性大得多。

他一生主战，向来和秦桧意见不和。宋史载：“浚去国几二十载，天下士无贤不肖，莫不倾心慕之。武夫健将，言浚者莫不咨嗟太息，至儿童妇女，亦知有张都督也。金人惮浚，每使至，必问浚安在，惟恐其复用。当是时秦桧怙宠固位，惧浚为正论以害己，令台臣有所弹劾，论必及浚反，谓浚为‘国贼’，必欲杀之。”终于周密布置，命人捏造口供，诬他造反，幸亏秦桧适于此时病死，张浚才得免祸。

高宗死后，孝宗对他十分重用，对金人战守大计，均由他主持，后来做到宰相兼枢密使都督（总理兼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），封魏国公。

岳飞被害，千古大狱，历来都归罪于秦桧。但后人论史也偶有指出，倘若不是宋高宗同意，秦桧无法害死岳飞。文徵明《满江红》有句云：“笑区区一桧亦何能？逢其欲！”说

明秦桧只不过迎合高宗的心意而已。不过论者认为高宗所以要杀岳飞，是怕岳飞北伐成功，迎回钦宗（高宗的哥哥，其时徽宗已死），高宗的皇位便受到威胁。我想这虽是理由之一，但决不会是很重要的原因。高宗做皇帝已久，文臣武将都是他所用人。钦宗即使回来，也决计做不成皇帝。高宗要杀岳飞，相信和苗傅、刘正彦这一次叛变有很大关系。

苗刘之叛，高宗受到极大屈辱，被迫让位给自己的三岁儿子。这一次政变，一定从此使他对手握兵权的武将具有莫大戒心。当时大将之中，韩世忠、张浚、刘光世三人曾参与平苗刘的勤王之役，岳飞却是后进，那时还没有露头角。偏偏岳飞不懂高宗的心理，做了一件颇不聪明之事。

绍兴七年，岳飞朝见高宗，内殿单独密谈。岳飞提出请正式立建国公为皇太子。高宗没有答允，说道：“卿言虽忠，然握重兵于外，此事非卿所当预也。”意思说，这种事情你是不应当管的。岳飞退下后，参谋官薛弼接着朝见，高宗将这事对他说了，又说：“飞意似不悦，卿自以意开谕之。”那时岳飞手握重兵，高宗很担心他不高兴，所以叫参谋官特别去劝他，要他不必介意。

疑忌武将是宋朝的传统。宋太祖以手握兵权而黄袍加身，后世子孙都怕大将学样。秦桧诬陷岳飞造反，正好迎合了高宗的心意。要知高宗赵构是个极聪明之人，如果他不是自己想杀岳飞，秦桧的诬陷一定不会生效。

绍兴七年，张浚进呈一批马匹，高宗和他讨论马匹的优劣和产地，谈得很是投机。张浚道：“臣听说，陛下只要听到马的蹄声，便知马好坏，那是真的吗？”高宗道：“不错。我

隔墙听马蹄之声，便能分别好马和劣马。只要明白了要点的所在，那也不是难事。”张浚道：“要分辨畜生的优劣，或许不很难，只有知人为难。”高宗点头道：“知人的确很难。”张浚道：“一个人是否有才能，那是不易知道的。但议论刚正，态度严肃之人，一定不肯做坏事；一味歌功颂德，大叫万寿无疆，陛下不论说甚么，总是欢呼喝采之人，必不可用。”高宗认为此言不错。

《宋史·岳飞传》中记载了一件岳飞和高宗论马的事。高宗问岳飞：“卿有良马否？”岳飞道：“臣本来有两匹马，每日吃豆数斗，饮泉水一斛，倘若食物不清洁，便不肯吃。奔驰时起初也不很快，驰到一百里后，这才越奔越快，从中午到傍晚，还可行二百里，卸下鞍子后，不喷气，不出汗，若无其事。那是受大而不苟取，力裕而不求逞，致远之材也。不幸这两匹马已相继死了。现在所乘的那一匹，每天不过吃数升豆，甚么粮食都吃，甚么脏水都饮，一骑上去便发力快跑，可是只跑得百里，便呼呼喷气，大汗淋漓，便像要倒毙一般。这是寡取易盈，好逞易穷，弩钝之材也。”高宗大为赞叹，说他的议论极有道理，岳飞论的是马，真意当然是借此比喻人的品格。

去年初夏，我到加拿大去，途经美国洛杉矶，在“国宾酒店”住了两晚，那正是罗拔·肯尼迪半年前被刺的所在。那两晚正逢加州全州选美在该酒店举行，电梯中、走廊上都是美女，目不暇给，很少有人谈罗拔·肯尼迪。我忽然想：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刺客，但刺客往往在事到临头之际，忽然

同情指定被刺之人，因而下不了手，甚至于反过来相助对方。这种情形，外国刺客却是极少有的。

聂隐娘是虚构的人物，那不算。刺王铎的李龟寿是一个本书第二十八图“义侠”又是一个。最著名的，当是春秋时晋灵公派去刺赵盾的鉏麇。他潜入赵盾家中，见赵盾穿好了朝服准备上朝，天色尚早，便坐着闭目养神。鉏麇叹曰：“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贼民之主，不忠；弃君之命，不信，有一于此，不如死也。”于是触槐而死。（见《左传》）《公羊传》的说法略有不同，没有记载刺客的名字。晋灵公派一名勇士去行刺赵盾这勇士走进大门，不见有人把守；走进后院，不见有人把守；走进内堂，仍是不见有人把守。他跃在墙上窥探，见赵盾正在吃饭，吃的只有一味鱼。勇士曰：“嘻，子诚仁人也。吾入子之大门，则无人焉；入子之闺，则无人也；上子之堂，则无人焉；是子之易也。子为晋国重卿，而食鱼餐，是子之俭也。君将使吾杀子，吾不忍杀子也。虽然，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！”于是刎颈而死。

东汉时隗嚣命刺客杀杜林，刺客见杜林亲自以木车推了弟弟的棺木回乡，叹曰：“当今之世，谁能行义？我虽小人，何忍杀义士？”自行逃去。（见《后汉书·杜林传》）

东汉梁冀令刺客杀崔琦。刺客见崔琦手中拿了一卷书在耕田，耕一会田，便翻书阅读，不忍相害，告知真相，说道“将军令吾要子，今见君贤者，情怀忍忍，可亟自逃。吾亦于此亡矣！”可惜梁冀后来还是派了别的刺客杀了崔琦。（见《后汉书·崔琦传》）

刘备做平原相时，当地有个名叫刘平的人，素来瞧不起

刘备，耻于受他治理，便派人行刺。刺客不忍下手，语之而去。（见《三国志蜀志·先主传》）

东晋时刘裕篡位自立，派沐谦混到司马楚之手下，设法相刺。司马楚之待他很好。有一晚沐谦假装生病，料知司马楚之必来探问，准备就此加害。楚之果然亲自拿了汤药去探病，情意甚殷。沐谦大为感动，从席底取其匕首，将刘裕派他来行刺的事说了，并劝他以后要多加保重，不可太过相信别人，免遭凶险。司马楚之叹道：“我若严加戒备，虽有所防，恐有所失。”意思说安全是安全了，只怕是失了人才。沐谦以后便竭诚为他尽力。（见《魏书·司马楚之传》）

这一类的事例甚多。汉阳琳刺客不杀蔡中郎、唐承干太子刺客不杀于志宁、淮南张显刺客不杀严可求、西夏刺客不杀刘锜等等皆是，事迹内容也都大同小异。

二十五 张训妻

张训是五代时吴国太祖杨行密部下的大将，嘴巴很大，外号叫作“张大口”。

杨行密在宣州时，分铠甲给众将，张训所得的很破旧，极是恼怒。他妻子道：“那又何必放在心上？只不过司徒不知道罢了，又不是故意的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一定不会分旧甲给你。”第二天，杨行密问张训道：“你分到的铠甲如何？”张训说了，杨行密便换了一批精良的铠甲给他。后来杨行密驻军广陵，分赐诸将马匹。张训所得大部分是劣马，他又很不满意。他妻子仍是这样安慰他。第二天杨行密问起，张训照实说了。

杨行密问道：“你家里供神么？”张训道：“没有。”杨行密道：“先前我在宣州时，分铠甲给诸将。当晚做了个梦，梦到一个妇人，穿真珠衣，对我说：‘杨公赠给张训的铠甲很是破旧，请你掉换一下。’第二天我问你，果然不错，就给你换了。昨天赐诸将马，又梦到那个穿真珠衣的妇人，对我说：‘张训所得的马不好。’那是甚么道理？”张训也大感奇怪，不明原因。

张训的妻子有一口衣箱，箱里放的是甚么东西，从来不给他看到。有一天他妻子有事外出，张训偷着打开箱子，见箱中有一袭真珠衣，不由得暗自纳罕。他妻子归来后，问道：

“你开过我的衣箱，是不是？”

他妻子向来总是等他回家后一起吃饭，但有一天张训回来时，妻子已先吃过了，对他说：“今天的食物有些特别，因此没有等你，我先吃了。”张训到厨房中去，见镬里蒸着一个人头，不禁大为惊怒，知道妻子是个异人，决意要杀她。他妻子道：“你想负我么？只是你将做数郡刺史，我不能杀你。”指着一名婢女道：“你若要杀我，必须先杀此婢，否则你就难以活命。”张训就将妻子和婢女一起杀了。后来他果然做到刺史。（出吴淑《江淮异人录》）

这个女人算不得是剑客，只能说是“妖人”。不过她对张训一直很好，虽然蒸人头吃，似乎并无加害丈夫之意。那婢女当是她的心腹，她要丈夫一并杀了，以免受到婢女的报复，对丈夫倒是一片真心。任渭长在图中题字说：“婢无罪，死无谓”，没有明白张训之妻的用意。（“皋”是“罪”的本字，秦始皇做了皇帝，臣子觉得这“皋”字太像“皇”字了，于是改为“罪”字，见《说文》。拍皇帝马屁而创造新字，很像是李斯的手法。）

张训在历史上真有其人，是安徽清流人。杨行密起于安徽，部下大将大部分是合肥、六合、宿州一带人氏。世传杨行密以三十六英雄在庐州发迹。我不知三十六英雄是哪些人，相信“张大口”张训必是其中之一。杨行密部下著名的大将有田汧、李神福、陶雅、李德诚、刘威、徐温、台蒙、朱延寿等人。

欧阳修的《五代史》中说杨行密力气很大。旧五代史中则说他跑路很快，（会轻功？）每天能行三百里，最初做“步奏使”的小官，用以传递军讯。《资治通鉴》则说：“行密驰射

武技，皆非所长，而宽简有智略，善抚御将士，与同甘苦，推心待物，无所猜忌。”从历史上的记载看来，杨行密所以成功，第一是爱护百姓，第二是善于抚御将士，第三是性格坚毅，屡败屡战。他用兵并无特别才能，但不折不挠，拖垮了敌人。

杨行密本是高骈部下的庐州刺史，这刺史之位也是他杀了都将自行夺来的。高骈统治扬州，政事给吕用之弄得一团糟，部下将官毕师铎、秦彦、张神剑（此人本名张雄，因善于使剑，人称张神剑）作乱，杀了高骈。吕用之逃到庐州。杨行密发兵为高骈报仇，占领扬州，由此而逐步扩大势力。（后来吕用之在杨行密军中又想捣鬼，为杨所杀。）

当时杨行密的大敌是流寇孙儒。此人十分残暴，将百姓的尸体用盐腌了，载在车上随军而行，作为粮食。孙儒的部队比杨行密多了十倍，进攻扬州时杨行密抵挡不住，只好退出。孙儒入城后纵火屠杀，大肆奸淫掳掠，随即退兵。杨行密派张训赶入城中救火，抢救了数万斛粮食，赈济百姓。

杨行密和孙儒缠战数年，互有胜败，最后一场大会战在皖浙边区进行。张训部队坚守浙江安吉，断了孙儒军队的粮道。孙军食尽，军中疟疾流行，孙儒自己也染上了，杨行密由此而破其军，斩孙儒，奏凯重回扬州。《十国纪年》载：“行密过常州，谓左右曰：‘常州，大城也，张训以一剑下之，不亦壮哉！’”那么张训的剑法似乎也很好。

杨行密到扬州后，财政极是困难，想专卖茶叶和盐，他部下的有识之士劝他不可和民争利，说道：“兵火之余，十室九空，又渔利以困之，将复离叛。不若悉我所有，易邻道所无，足以给军。选贤守令劝课农桑，数年之间，仓库自实。”

杨行密接受了这个意见，并不搜括榨取百姓，而以与外地贸易的办法来筹募军费。

《通鉴》称：“淮南被兵六年，士民转徙几尽。行密初至，赐与将吏，帛不过数尺，钱不过数百；而能以勤俭足用，非公宴，未尝举乐。招抚流散，轻徭薄敛，未及数年，公私富庶，几复承平之旧。”可见政府要富足，向百姓搜括并不是好办法。税轻，征发少，对百姓仁厚，经济上的控制越宽，公和私都越富庶。单是公富而私不富，公家之富也很有限。

五代十国时天下大乱，杨行密所建的吴国却安定富庶，便是轻徭薄敛之故。杨行密军力不强，部下亦没有甚么了不起的将才和智士，但爱民爱士。朱全忠数度遣大军相攻，始终无法取胜。

昭宗天复三年，朱全忠又和杨行密交战。张训和王茂章等攻克密州（山东诸城），张训作刺史。朱全忠大怒，亲率大军二十万赶来反攻。张训眼见众寡不敌，与诸将商议。诸将都说，反正密州不是我们的地方，主张焚城大掠而去。张训说：“不可。”将金银财宝都留在城里不取，在城头密插旗帜，命老弱先退，自以精兵殿后，缓缓退却。朱全忠的部将率领大军到来，见城头旗帜高张，而城中一无动静，疑有埋伏，不敢进攻，等了数日才敢入城，见仓库房舍完好，财物又多，将士急于掳掠享受，谁也不想追赶。张训得以全军而还。

杨行密晚年，大将田頔、安仁义、朱延寿等先后叛变。五代十国之时，大将杀元帅而自立之事累见不鲜，田頔这些人拥兵自雄，不免有自立为王之意，但一一为杨行密所平定。

安仁义是沙陀人，神箭无双。欧阳修《五代史》中载称：

“吴之军中，推朱瑾善槊，志诚（米志诚）善射，皆为第一，而仁义常以射自负，曰：‘志诚之弓，十不当瑾槊之一；瑾槊之十，不当仁义弓之一。’（恰似后人说：“天下文章在绍兴，绍兴文章以我哥哥为第一，我哥哥的文章常请我修改修改！”）每与茂章（王茂章）等战，必命中而后发，以此吴军畏之，不敢行近。行密亦欲招降之，仁义犹豫未决。茂章乘其怠，穴地道而入，执仁义，斩于广陵。”

朱延寿是杨行密的小舅子，拥兵于外，将叛。杨行密假装目疾，接见朱延寿的使者时，常常东指西指，故意说错。有一日在房中行走，突然在柱子上一撞，昏倒于地，表示眼病重极。朱夫人扶他起身，杨行密良久方醒，流泪道：“吾业成而丧其目，是天废我也。吾儿子皆不足以任事，得延寿付之，吾无恨矣！”宣称朱延寿是他最最亲密的战友，决心指定他为接班人。朱夫人大喜，忙派人去召朱延寿来，准备接班。朱延寿不再怀疑，兴高采烈的来见姊夫。杨行密在寝室中接见，便在房门口杀了他，跟着将朱夫人也嫁给了别人。

杀朱延寿这计策，颇有司马懿装病以欺曹爽的意味，这巧计是大将徐温手下谋士严可求所提出的，因此徐温得到杨行密的信任重用。杨行密病死后，长子杨渥继位，为徐温所杀，立杨行密次子隆演，吴国大权入于徐温之手。徐温的几个亲生儿子都没有甚么才能，徐温死后，大权落入他养子李昇（音卞，日光、光明、明白之意）手中。李昇夺杨氏之位自立，改国号为唐，史称南唐。大名鼎鼎的李后主，便是李昇的孙子。

杨行密少年时为盗。欧阳修对他的总评说：“呜呼，盗亦

有道，信哉！行密之书，称行密为人宽仁雅信，能得士心。其将蔡侔叛于庐州，悉毁行密坟墓（掘了他的祖坟），及侔败，而诸将皆请毁其墓以报之。行密叹曰：‘侔以此为恶，吾岂复为耶？’尝使从者张洪负剑而侍，洪拔剑击行密，不中，洪死，复用洪所善陈绍负剑不疑。又尝骂其将刘信，信忿，奔孙儒。行密戒左右勿追，曰：‘信岂负我者耶？其醉而去，醒必复来。’明日果来。行密起于盗贼，其下皆骁武雄暴，而乐为之用者，以此也。”

徐温是私盐贩子出身，对待部下就不像杨行密这样豁达大度。他派刘信出战，一直担心他反叛。刘信知道了，心中很是生气，打了胜仗回来，徐温设宴慰劳，喝完酒后大家掷骰子赌博。欧史载称：“信敛骰子，厉声祝曰：‘刘信欲背吴，骰为恶彩，苟无二心，当成浑花。’温遽止之。一掷，六子皆赤。温惭，自以扈酒饮信，然终疑之。”刘信掷骰子大概会作弊，将这种反不反叛的大事，也用掷骰子来证明，而一把掷下去，六粒骰子居然掷了个满堂红，未免运气太好了。

《江淮异人录》的作者吴淑是江苏南部丹阳人，属吴国辖地，所以对当地的异人奇行记载特详，他曾参加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等书的编纂。

二十六 潘宸

据《南唐书》载，潘宸（音衣，室中门与窗之间的地方，称为宸）常在江淮之间往还，自称“野客”，曾投靠海州刺史郑匡国。郑匡国对他不大重视，让他住在马厰旁的一间小屋子里。有一天，潘宸跟了郑匡国到郊外去打猎。郑匡国的妻子到马厰中看马，顺便到潘宸的房中瞧瞧，见房中四壁萧然，床上只有一张草席，床边有一个竹箱，此外便一无所有。郑妻打开竹箱，见有两枚锡丸，也不知有甚么用处，颇觉奇怪，便盖上箱子而去。潘宸归来，大惊，骂道：“这女人是甚么东西！竟敢来乱动我的剑，幸亏我已收了剑光，否则她早已身首异处了。”

有人将这话去传给郑匡国。郑匡国惊道：“恐怕他是剑客罢！”求他传授剑术。潘宸道：“姑且试试。”和他同到静院之中，从怀中摸出那两枚锡丸来，放在掌中，过得不久，手指尖上射出两道光芒，有如白虹，在郑匡国的头颈边盘旋环绕，铮铮有声不绝。郑匡国汗下如雨，颤声道：“先生的剑术神奇极了！在下今日大开眼界，叹观止矣。”潘宸哈哈一笑，引手以收剑光，复成锡丸。

郑匡国上表奏闻南唐国主李昇，李昇召见潘宸，命他住在紫极宫中。潘宸过了数年，死在宫中。

吴淑的《江淮异人录》中，也记有潘宸的故事。

潘宸是大理评事潘鹏的儿子，年轻时住在和州，常到山中打柴贩卖，奉养父母。有一次过江到金陵，船停在秦淮口，有一老人求他同载过江。潘宸见他年老，便答应了。其时大雪纷纷，天寒地冻。潘宸买了酒和老人同饮。船到长江中流，酒已喝完了，潘宸道：“可惜酒买得少了，未能和老丈尽兴。”老人道：“我也有酒。”解开头巾，从发髻中取出一个极小的葫芦来，侧过小葫芦，便有酒流出。葫芦虽小，但倒了一杯又一杯，两人喝了几十杯，小葫芦中的酒始终不竭。潘宸又惊又喜，知道这位老丈是异人，对他更加恭敬了。到了对岸，老人对他说：“你奉养父母，身上又有道气，孺子可教。”于是授以道术。潘宸此后的行径便甚诡异，世人称他为“潘仙人”。

有一次他到人家家中，见池塘水面浮满了落叶，忽然兴到，对主人道：“我玩个把戏给你瞧瞧。”叫人将落叶捞了起来，放在地下，霎时之间，树叶都变成了鱼，大叶子成大鱼，小叶子成小鱼，满地跳跃，把鱼投入池塘，又都成为落叶。

他抓一把水银，在手掌之中捏得几捏，摊开手掌，便已变成银子。

有一个名蒯亮的人，有一次到亲戚家作客，和几个亲友一起同坐聚谈。潘宸经过门外，主人识得他，便邀他进来，问道：“想烦劳先生作些法术以娱宾，可以吗？”潘宸道：“可以！”游目四顾，见门外铁匠铺中有一铁砧，对主人道：“用这铁砧可以变些把戏。”主人便去借了来。潘宸从怀中取出一把小刀子，将铁砧切成一片一片，便如是切豆腐一般，顷刻间将一个打铁用的大铁砧切成了无数碎片。座客尽皆惊愕。潘宸道：

“这是借人家的，不可弄坏了他。”将许多碎片拼在一起，又变成一个完整无缺的大铁砧。宾主齐声喝采。

他又从衣袖中取出一块旧的手巾来，说道：“你们别瞧不起这块旧手巾。若不是真有急事，求我相借，我才不借呢。”拿起手巾来遮在自己脸上，退了几步，突然间无影无踪，就此不见了。

一本书他从未看过的，却能背诵。又或是旁人作的文稿，包封好了放在他面前，只要读出文稿的第一个字，他便能一直读下去，文稿中间有甚么地方涂改增删，他也一一照样读出来。诸如此类的行径甚多，后来却也因病而死。

二十七 洪州书生

成幼文做洪州（即今江西南昌）录事参军的官，住家靠近大街。有一天坐在窗下，临街而观，其时雨后初晴，道路泥泞，见有一小孩在街上卖鞋，衣衫甚是褴褛。忽有一恶少快步行过，在小孩身上一撞，将他手中所提的新鞋都撞在泥泞之中。小孩哭了起来，要他赔钱。恶少大怒，破口而骂，哪里肯赔？小孩道：“我家全家今天一天没吃过饭，等我卖得几双鞋子，回家买米煮饭。现今新布鞋给你撞在泥里，怎么还卖得出去？”那恶少声势汹汹，连声喝骂。

这时有一书生经过，见那小孩可怜，问明鞋价，便赔给了他。那恶少认这扫他面子，怒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小孩向我讨钱，关你屁事，要你多管闲事干么？”污言秽语，骂之不休。那书生怒形于色，隐忍未发。

成幼文觉这书生义行可嘉，请他进屋来坐，言谈之下，更是佩服，当即请他吃饭，留他在家中住宿。晚上一起谈论，甚为投机。成幼文暂时走进内房去了一下，出来时那书生已不见了。大门却仍是关得好好的，到处寻他，始终不见，不禁大为惊讶。

过不多时，那书生又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日间那坏蛋太也可恶，我不能容他，已杀了他的头！”一挥手，将那恶少的脑袋掷在地下。

成幼文大惊，道：“这人的确得罪了君子。但杀人之头，流血在地岂不惹出祸来？”书生道：“不用担心。”从怀中取出一些药末，放在人头之上，拉住人头的头发搓了几搓，过了片刻，人头连发都化为水，对成幼文道：“无以奉报，愿以此术授君。”成幼文道：“在下非方外之士，不敢受教。”书生于是长揖而去。一道道门户锁不开、门不启，书生已失所踪。（出吴淑《江淮异人录》）

杀人容易，灭尸为难，因之新闻中有灶底藏尸、箱中藏尸、麻包藏尸等等手法。中国笔记小说中记载有一妇人，杀人后将尸体切碎煮熟，喂猪吃光，不露丝毫痕迹，恰好有一小偷躲在床底瞧见，否则永远不会败露。英国电影导演希治阁（编按：即西区考克）所选谋杀短篇小说中，有一篇写凶手将尸体切碎喂鸡，想法和中国古时那妇人暗合。王尔德名著《道灵格雷的画像》中，凶手杀人后，胁迫化学师用化学物品毁灭尸体，手续既繁，又有恶臭，远不及我国武侠小说中以药末化尸为水的传统方法简单明了。章回小说《七剑十三侠》中的一枝梅，杀人后也以药末化尸为水。至于近代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，杀人盈野，行若无事，谁去管他尸体如何。

二十八 义侠

有一个仕人在衙门中做“贼曹”的官（专司捕拿盗贼，略如警察局长）。有一次捉到一名大盗，上了铐镣，仕人独自坐在厅上审问。犯人道：“小人不是盗贼，也不是寻常之辈，长官若能脱我之罪，他日必当重报。”仕人见犯人相貌轩昂，言辞爽拔，心中已答允了，但假装不理睬。当天晚上，悄悄命狱吏放了他，又叫狱吏自行逃走。第二天发觉狱中少了一名囚犯，狱吏又逃了，自然是狱吏私放犯人，畏罪潜逃，上司略加申斥，便即了案。

那仕人任满之后，一连数年到处游览。一日来到一县，忽听人说起县令的姓名。恰和当年所释的囚犯相同，便去拜谒，报上自己姓名，县令一惊，忙出来迎拜，正是那个犯人。县令感恩念旧，殷勤相待，留他在县衙中住宿，与他对榻而眠，隆重款待了十日，一直没有回家。

那一日县令终于回家去了。那仕人去厕所，厕所和县令的住宅只隔一墙，只听得县令的妻子问道：“夫君到底招待甚么客人，竟如此殷勤，接连十天不回家来？”县令道：“这是大恩人到了。当年我性命全靠这位恩公相救，真不知如何报答才是。”他妻子道：“夫君岂不闻大恩不报？何不见机而作？”县令不语久之，才道：“娘子说得是。”

那仕人一听，大惊失色，立即奔回厅中，跟仆人说快走，

乘马便行，衣服物品也不及携带，尽数弃在县衙之中。到得夜晚，一口气行了五六十里，已出县界，惊魂略定，才在一家村店中借宿。仆从们一直很奇怪，不知为何走得如此匆忙。那仕人歇定，才详述此贼负心的情由，说罢长叹，奴仆们都哭了起来。

突然之间，床底跃出一人，手持匕首。仕人大惊。那人道：“县令派我来取君头，适才听到阁下述说，方知这县令如此负心，险些枉杀了贤士。在下是铁铮铮的汉子，决不放过这负心贼。公且勿睡，在下去取这负心贼的头来，为公雪冤。”仕人惊惧交集，唯唯道谢。此客持剑出门，如飞而去。

二更时分，刺客奔了回来，大叫：“贼首来了！”取火观看，正是县令的首级。刺客辞别，不知所往。（出《源化记》）

在唐《国史补》中，说这是汧汧国公李勉的事。李勉做开封尹时，狱囚中有一意气豪迈之人，向他求生，李勉就放了他。数年后李勉任满，客游河北，碰到了囚犯。故囚大喜迎归，厚加款待，对妻子道：“恩公救我性命，该如何报德？”妻曰：“酬以一千匹绢够了么？”曰：“不够。”妻曰：“二千匹够了么？”曰：“仍是不够。”妻曰：“既是如此，不如杀了罢。”故囚心动，决定动手，他家里的一名童仆心中不忍，告诉了李勉。李勉外衣也来不及穿，立即乘马逃走。驰到半夜，已行了百余里，来到渡口的宿店。店主人道：“此间多猛兽，客官何敢夜行？”李勉便将情由告知，还没说完，梁上忽然有人俯视，大声道：“我几误杀长者。”随即消失不见。天未明，那梁上人携了故囚夫妻的首级来给李勉看。

这故事后人加以敷衍铺叙，成为评话小说，《今古奇观》

中《李汧公穷途遇侠客》写的就是这故事。

李勉是唐代宗、德宗年间的宗室贤相，清廉而有风骨。代宗朝，他代黎干（即前《兰陵老人》故事中的主角）为京兆尹（首都市长），其时宦官鱼朝恩把持朝政，任观军容使（皇帝派在军队中的总代表、总政治部主任），即使是大元帅郭子仪也对他十分忌憚。这鱼朝恩又兼管国子监（国立大学、高级干部学校校长）。黎干做京兆尹时，出力巴结他，每逢鱼朝恩到国子监去巡视训话，黎干总是预备了数百人的酒饭点心去小心侍候。李勉即任时，鱼朝恩又要去国子监了，命人通知他准备。李勉答道：“国子监是军容使管的。如果李勉到国子监来，军容使是主人，应当招待我。李勉忝为京兆尹，军容使若是大驾光临京兆衙门，李勉岂敢不敬奉酒饌？”鱼朝恩听到这话后，心中十分生气，可又无法驳他，从此就不去国子监了。但李勉这京兆尹的官毕竟也做不长。

后来他做广州刺史。在过去，外国到广州来贸易的海船每年不过四五艘，由于官吏贪污勒索，外国商船都不敢来。《旧唐书·李勉传》说：“勉性廉洁，舶来都不检阅，故未年至者四千余。”促进国际贸易，大有贡献。他在广州做官，甚么物品都不买，任满后北归，舟至石门，派吏卒搜索他家人部属的行李，凡是在广州所买或是受人赠送的象牙、犀角等类广东物品，一概投入江中。

德宗做皇帝，十分宠幸奸臣卢杞。有一天，皇帝问李勉道：“众人皆言卢杞奸邪，朕何不知？卿知其状乎？”对曰：“天下皆知其奸邪，独陛下不知，所以为奸邪也！”这是一句极佳的对答，流传天下，人都佩服他的正直。任何大奸臣，人

人都知其奸，皇帝却总以为他是大忠臣。这可以说是分辨忠奸的简单标准。（另有一说，这句话是李泌对德宗说的。）

二十九 青巾者

任愿，字谨叔，京师人，年轻时侍奉父亲在江淮地方做官。他读过一些书，性情淳雅宽厚，继承了遗产，家道小康，平安度日，也没有甚么大志，不汲汲于名利。

熙宁二年，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任愿出去游街。但见人山人海，车骑满街，拥挤不堪。他酒饮得多了，给闲人一挤，立足不定，倒在一个妇人身上。那妇人的丈夫大怒，以为他有意轻薄，调戏自己妻子，拔拳便打。任愿难以辩白，也不还手招架，只好以衣袖掩面挨打。那人越打越凶，无数途人都围了看热闹。

旁观者中有一头戴青巾之人，眼见不平，出声喝止，殴人者毫不理睬。青巾者大怒，一拳将殴人者击倒，扶着任愿走开。众闲人一哄而散。任愿谢道：“与阁下素不相识，多蒙援手。”青巾者不顾而去。

数日后，任愿在街上又遇到了那青巾者，便邀他去酒店喝酒。坐定后，见青巾者目光如电，毅然可畏。饮了良久，任愿又谢道：“前日见辱于市井庸人，若不是阁下豪杰之士，谁肯仗义相助？”青巾者道：“小事一桩，何足言谢？后日请仁兄再到此一叙，由兄弟作个小东，务请勿却。”当下相揖而别。

届时任愿去那酒店，见青巾者已先到了，两人拣了清静的雅座坐定，对饮了十几杯。青巾者道：“我乃刺客，有一大

仇人，已寻了他数年，今日怨气方伸。”于腰间取出一只黑色皮囊，从囊中取出一个首级，用刀子将脑袋上的肉片片削下，一半放在任愿面前的盘中，笑道：“请用，不要客气。”任愿惊恐无已，不知所措。青巾者将死人肉吃得干干净净，连声劝客，任愿辞不能食。青巾者大笑，伸手到任愿盘中，将人肉抓过来又吃。食毕，用短刀将脑骨削成碎片，如切朽木，把碎骨弃在地下，再无人认得出这是死人的头骨。

青巾者道：“我有术相授，你能学么？”任愿道：“不知何术？”青巾者道：“我能以药点铁成金，点铜成银。”任愿道：“在下在市上有一间先父留下来的小店，每日可赚一贯钱。我数日之家，冬天穿棉，夏天穿葛，酒肉无忧，自觉生活如此舒适，已然过分，常恐遇祸，怎敢再学先生的奇术？还望见谅。”青巾者叹服，说道：“像这样安分知命，毫不贪得之人，真是少有。你应当长寿才是。”取出一粒药，道：“服此药后，身强体壮，百鬼不近。”任愿和酒服了。两人直饮到深夜方散，以后便没再见他。（出《青琐高议》）

三十 淄川道士

有一个名叫姜廉夫的人，一晚刚就枕安睡，听得喝道之声，一辆轿子忽然在堂前出现。轿中走出一名绝色女子，上堂向姜廉夫的母亲盈盈下拜，说道：“妾和郎君有姻缘之分，愿请一见。”姜廉夫听到了，欣然起身相见。他妻子见场面尴尬，便要避开。那女子道：“不要因我之故而令你们夫妻疏远，请姊姊不可见怪。”姜妻见她温柔可亲，心中很有好感。两人情如姊妹，相亲相爱。姜廉夫大享齐人之福。那女子对姜母服侍得尤其恭敬周到，全家上下，个个都喜欢她。

到了端午节的前夕，那女子在一晚之间，做了一百个彩丝绣花荷包，绣功十分精致，人物、花草、题字，都认了出来，便如是名家的书画一般，分送给亲戚。得到的人无不赞叹，大家都称她为“仙姑”。

过了不久，那女子忽向姜母道：“婆婆，媳妇面临大难，要到别地一避。”拜了几拜，出门而去。姜家全家都很惊惶，为她担忧，不知她有何灾难，是否能够避过。

便在此时，有一名道人来到姜家，问姜廉夫道：“你满面都是晦气之色，奇祸将至，那是甚么缘故？”姜廉夫将经过情形都对他说了。道士命他在净室中预备一张榻。第二天道士又来，叫姜廉夫在榻上安卧，不可起身，又叮嘱家人上午千万不可开门，到正午才开。

过了良久，姜廉夫忽觉寒气逼人，只听得刀剑相交之声铮铮不绝。他心中大惧，蒙被而睡，猛听得砰的一声，有物坠入榻底，他也不敢去看。到得正午，姜家开门，道士来到，姜廉夫出门相迎。道士笑道：“危险过去了！”同去看榻下所坠之物，却是一个髑髅（骷髏头，髑音独），有五斗的米斛那么大，道士从药箱中取出药末，撒在髑髅上，髑髅便即化而为水。

姜廉夫问：“那是甚么怪物？”道士道：“我和那美貌女子都是剑仙。这女子先和一人相好，忽然抛弃了他，来跟你相好。那人大是愤怒，要来杀你二人。我和那女子一向很有交情，因此出力救你。总算侥幸成功，我去也！”

道士刚去，女子便即回来，与姜廉夫同居如初。（出《诚斋杂记》）

女剑仙水性杨花，男剑仙争风吃醋，都不成话。所以任渭长的评话说：“髑髅尽痴，剑仙如斯！”

三十一 侠妇人

董国庆，字元卿，饶州德兴（在今江西省）人，宋徽宗宣和六年进士及第，被任为莱州胶水县（在今山东省）主簿。其时金兵南下，北方交兵，董国庆独自一人在山东做官，家眷留在江西。中原陷落后，无法回乡，弃官在乡村避难，与寓所的房东交情很好。房东怜其孤独，替他买了一妾。

这妾侍不知是哪里人，聪明美貌，见董国庆贫困，便筹划赚钱养家，尽家中所有资财买了七八头驴子、数十斛小麦，以驴牵磨磨粉，然后骑驴入城出售面粉，晚上带钱回家。每隔数日到城中一次。这样过了三年，赚了不少钱，买了田地住宅。

董与母亲妻子相隔甚久，音讯不通，常致思念，日常郁郁寡欢。妾侍好几次问起原因。董这时和她情爱甚笃，也就不再隐瞒，说道：“我本是南朝官吏，一家都留在故乡，只有我孤身漂泊，茫无归期。每一念及，不禁伤心欲绝。”妾道：“为何不早说？我有一个哥哥，一向喜欢帮人家忙，不久便来。到那时可请他为夫君设法。”

过了十来天，果然有个长身虬髯的人到来，骑了一匹高头大马，带着十余辆车子。妾道：“哥哥到了！”出门迎拜，使董与之相见，互叙亲戚之谊，设筵相请。饮到深夜，妾才吐露董日前所说之事，请哥哥代筹善策。

当时金人有令，宋官逃匿在金国境内的必须自行出首，坦白从宽，否则被人检举出来便要处死。董已泄漏了自己身分，疑心二人要去向官府告发，既悔且惧，抵赖道：“没有这会事，全是瞎说！”

虬髯人大怒，便欲发作，随即笑道：“我妹子和你做了好几年夫妻，我当你是自己骨肉一般，这才决心干冒禁令，送你南归。你却如此见疑，要是有什么变化，岂不是受你牵累？快拿你做官的委任状出来，当作抵押，否则的话，天一亮我就缚了你送官。”董更加害怕，料想此番必死无疑，无法反抗，只好将委任状取出交付。虬髯人取之而去。董终夜涕泣，不知所措。

第二天一早，虬髯人牵了一匹马来，道：“走罢！”董国庆又惊又喜，入房等妾同行。妾道：“我眼前有事，还不能走，明年当来寻你。我亲手缝了一件衲袍（用布片补缀缝拼而成的袍子）相赠。你好好穿着，跟了我哥哥去。到南方后，我哥哥或许会送你数十万钱，你千万不可接受，倘若非要你收不可，便可举起衲袍相示。我曾于他有恩，他这次送你南归，尚不足以报答，还须护送我南来和你相会。万一你受了财物，那么他认为已是够报答，两无亏欠，不会再理我了。你小心带着这件袍子，不可失去。”

董愕然，觉得她的话很是古怪，生怕邻人知觉报官，便挥泪与妾分别。上马疾驰，来到海边，见有一艘大船，正解缆欲驶。虬髯客命他即刻上船，一揖而别。大船便即南航。董囊中空空，心下甚窘，但舟中人恭谨相待，敬具饮食，对他的行踪去向却一句也不问。

舟行数日，到了宋境，船刚靠岸，虬髯人早已在水滨相候，邀入酒店洗尘接风，取出二十两黄金，道：“这是在下赠给太夫人的一点小意思。”董记起妾侍临别时的言语，坚拒不受。虬髯人道：“你两手空空的回家，难道想和妻儿一起饿死么？”强行留下黄金而去。董追了出去，向他举起衲袍。虬髯人骇诧而笑，说道：“我果然不及她聪明。唉，事情还没了结，明年护送美人儿来给你罢。”说着扬长而去。

董国庆回到家中，见母亲、妻子、和两个儿子都安好无恙，一家团圆，欢喜无限，互道别来情由。他妻子拿起衲袍来细看，发觉布块的补缀之处隐隐透出黄光，拆开来一看，原来每一块缝补的布块中都藏着一片金叶子。

董国庆料理了家事后，到京城向朝廷报到，被升为宜兴尉。第二年，虬髯人果然送了他爱妾南来相聚。

丞相秦桧以前也曾陷身北方，与董国庆可说是难友，所以特别照顾，将董国庆失陷在金国的那段时期都算作是当差的年资，不久便调他赴京升官，办理军队粮饷的事务，数月后便死了。他母亲汪氏向朝廷呈报，得自宣教郎追封为朝奉郎，并任命他儿子董仲堪为官，那是绍兴十年三月间之事。（出洪迈《夷坚志》）

故事中提到了秦桧。乘这机会谈谈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奸相。

秦桧，字会之，建康（今南京）人。在靖康年间，他是有名的主战派。皇帝派他随同张邦昌去和金人讲和，秦桧道：“是行专为割地，与臣初议矛盾，失臣本心。”坚决不去。后来金人要求割地，皇帝召开廷议，重臣大官中七十人主张割

地，三十六人反对，秦桧是这三十六人的首领。

后来金兵南下，汴京失守，徽钦二帝被掳，金人命百官推张邦昌为帝。“百官军民皆失色不敢答”。秦桧大胆上书，誓死反对，其中说道：“桧荷国厚恩，甚愧无报，今金人拥重兵，临已拔之城，操生杀之柄，必欲易姓，桧尽死以辨。”书中大骂张邦昌：“张邦昌在上皇时，附会权幸，共为蠹国之政。社稷倾危，生民涂炭，固非一人所致，亦邦昌为之也。天下方疾之如仇雠。若付之土地，使主人民，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。”书中又称：“必立邦昌，则京师之民可服，天下之民不可服；京师之宗子可灭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。桧不顾斧钺之诛，言两朝之利害，愿复嗣君位，以安四方。”在那样的局面之下，敢于发如此大胆的议论，确是极有风骨，天下闻之，无不佩服。

后来金人终于立张邦昌为帝，掳了秦桧北去。

秦桧被俘虏这段期间，到底遭遇如何，史无可考，但相信一定是大受虐待，终于抵抗不了威胁，屈膝投降。一般认为，他所以得能全家南归，是金人暗中和他有了密约，放他回来做奸细的。金人当然掌握了他投降的证据和把柄，使他无法反悔，从此终身成为金国的大间谍。由于他以前所表现的气节，所以一到朝廷，高宗就任他为礼部尚书。

秦桧当权时力主和议，但真正决定和议大计的，其实还是高宗自己。当时文臣武将，大都反对与金人讲和。《宋史·秦桧传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绍兴八年“十月，宰执入见，桧独身留言：‘臣僚畏首尾，多持两端，此不足与断大事。若陛下决欲讲和，乞专与臣议，勿许群臣预。’帝曰：‘朕独委卿。’

桧曰：‘臣亦恐未便，望陛下更思三日，容臣别奏。’又三日，桧复留身奏事。帝意欲和甚坚，桧犹以为未也，曰：‘臣恐别有未便，欲望陛下更思三日，容臣别奏。’帝曰‘然。’又三日，桧复留身奏事如初，知上意确不移，乃出文字，乞决和议，勿许群臣预。”

这段文字记得清清楚楚，说明了谁是和议的真正主持人。一般所谓奸臣，是皇帝糊涂，奸臣弄权。但高宗一点也不糊涂，秦桧只是迎合上意，乘机揽权，至于杀岳飞等等，都不过是执行高宗的决策，而这样做，也正配合了他作为金国大间谍的任务。

周密的《齐东野语》中，记述了两个大官拍秦桧马屁的手法，可看到当时官场的风气：

方德带兵驻在广东，特制了一批蜡烛，烛里藏以名贵香料，派人送给秦桧，厚贿相府管家，请他设法让秦桧亲自见到。管家叫使者在京等候机会。有一日，秦桧宴客，大张筵席之际，管家禀告：“府中蜡烛点完了，恰好广东经略送了一盒蜡烛来，还未敢开。”秦桧吩咐开了来点，蜡烛一燃，异香满堂，众宾大悦。秦桧见此烛贵重，一点其数，共是四十九枝，心下奇怪为何不是整数，叫送礼的使者来问。使者道：“经略专门造了这批蜡烛献给相爷，香料难得，共只造了五十枝，制成后恐怕不佳，点了一枝试验，所以只剩了四十九枝。数目零碎，但不敢用别的蜡烛充数。”秦桧大喜，认为方德奉己甚专，又不敢相欺，不久便升他的官。

另有一个郑仲，在四川做宣抚使。秦桧大起府第，高宗亲题“一德格天”四字，作为楼阁的匾额。格天阁刚刚完工，

郑仲的书信恰好到来，呈上地毯一条，极尽华贵之能事。秦桧命将地毯铺在格天阁中，不料大小尺寸竟丝毫不错，刚好铺满。秦桧默然不语，心下大为不满，过不多时，便借故将郑仲撤职查办。郑仲造这条地毯，当然是事先暗中查明了格天阁地板的大小尺寸。秦桧自己是大特务头子，对于郑仲这种调查窥察他私事的特务手段，自是十分憎恶。

秦桧一直到死，始终得高宗的信任宠爱，自然是深通做官之道。《鹤林玉露》中记载有一个小故事：秦桧夫人到宫内朝见，皇太后说起近来很少吃到大子鱼。（不知是甚么鱼，一定是当时杭州最名贵的鱼。）秦夫人说：“臣妾家里倒有，明天呈奉一百条来给太后。”回家后告知了丈夫。秦桧大急，知道这一下可糟了，皇太后吃不到好鱼，自己家里却随随便便就拿出一百条来，岂不是显得自己的享受比皇帝、皇太后还好得多？秦桧的妻子王氏生性阴险，传说她参与杀岳飞之谋，以“捉虎易，放虎难”六字，促使秦桧下定决心，终于害死岳飞，然而讲到做官的法门，究竟不及老奸巨猾的丈夫了。秦桧和门客商议一番之后，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，第二天送了一百条青鱼进宫去。青鱼是普通的贱鱼。皇太后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早说这秦老太婆是乡下人，没见过世面，果然不错。青鱼和子鱼形状有些相似，味道可大不相同，只不过鱼身大而已。”这件趣事自必传入皇帝耳中，母子两人取笑秦桧是乡下人之余，觉得他忠厚老实，生活朴素，对他自又多了几分好感。倘若送进宫去的真是一百条子鱼，秦桧的相位不免有些危险了。

秦桧当国凡十九年，他任内自然是坏事做尽。据《宋史·秦桧传》记载，有不少作为是很具典型性的。《宋史》是元

朝右丞相脱脱等所修，以异族人的观点写史，不至于故意捏造事实来毁谤秦桧。下面是《秦桧传》中所记录的一些事例。

高宗和金人媾和，割地称臣，民间多大愤。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：“夫差，尔忘越王杀尔父乎？”有人告发，被捉去打板子，面上刺字，发配充军。夫差之父与越王战，受伤而死，夫差为了报仇，派人日夜向他说这句话，以提高复仇的决心。张伯麟在壁上题这句话，当然是借古讽今，讥刺高宗忘了父亲徽宗被金人所掳而死的奇耻大辱。

秦桧下令禁止士人撰写史书，于是无耻文人纷纷迎合。司马光的不肖曾孙司马攸上书，宣称《涑水纪闻》一书，不是他曾祖的著作。吏部尚书李光的子孙，将李光的藏书万卷都烧了，以免惹祸。可是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，还是告发李光的儿子李孟坚，说他读过父亲所作的私史，却不自首坦白。于是李孟坚被充军，朝中大官有八人受到牵累。曹泳却升了官。

“察事之卒，布满京城，小涉讥议，即捕治，中以深文。”所谓“中以深文”，即以胡乱罗织的罪名，加在乱说乱讲之人的身上。

有一个名叫何溥的人，迎合秦桧，上书，说程颐、张载这些大理学家的著作是“专门曲学”，须“力加禁绝”，“人无敢以为非”。

许多文人士大夫纷纷撰文作诗，歌颂秦桧的功德，称为“圣相”。若是拿他来和前朝贤相相比，便认为不够，必须称之为“元圣”。秦桧“晚年残忍尤甚，数兴大狱，而又喜谀佞，不避形迹。”不论赞他如何如何伟大英明，他都毫不怕丑，坦然而受，视之当然。“凡一时献言者，非诵桧功德，则诋人语

言，以中伤善类。欲有言者，恐触忌讳，畏言国事。”

“一时忠臣良将，诛锄略尽。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，争以诬陷善类为功。其矫诬也，无罪可状，不过曰‘谤讪’、曰‘指斥’、曰‘立党沽名’、甚则曰‘有无君心’。”说人内心不尊敬皇帝，也算是罪状。

《续资治通鉴》中说秦桧“初见财用不足，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，故民力重困，饥死者众。又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，闻言其奸恶者，即捕送大理狱杀之；上书言朝政者，例贬万里外。日使士人歌颂太平中兴之美。士人稍有政声名誉者，必斥逐之。”

善政有“道统”，恶政也有“道统”。

三十二 解洵妇

解洵前半段的遭遇，和《侠妇人》中的董国庆很相似。他也是宋朝的官吏，北方土地沦陷后，陷在金人占领区中，无法归乡，很是痛苦，后来得人介绍，娶了一妾。那妾带来了不少钱，解洵才有好日子过。有一年重阳日，他思念前妻，落下泪来。那妾很是同情，便替他筹划川资，一同南归。那妾很是能干，一路上关卡盘查，水陆风波，都由她设法应付过去。

回到家后，解洵的哥哥解潜已因军功而做了将军。兄弟相见，十分欢喜。解潜送了四个婢女给弟弟。解洵喜新厌旧，宠爱四婢，疏远冷落了那妾。有一天，解洵和妾饮酒，两人都有了醉意，言语冲突起来。那妾道：“当年你流落在北方，有一餐没一餐的，倘若没有我，只怕这时候早饿死了。今日一旦得志，便忘了从前的恩义，那可不是大丈夫之所为。”解洵大怒，三言两语，便出拳打去。那妾只是冷笑，也不还手。解洵仍是不住乱打乱骂。

那妾站起身来，突然之间，灯烛齐熄，寒气逼人，四名婢女都吓得摔倒在地。过了良久，点起灯烛看时，见解洵死在地下，脑袋已被割去。那妾却不知去向。

解潜得报大惊，派了三千名官兵到处搜捕，始终不见下落。

解潜是南宋初年的好官，绍兴年间做荆南镇抚使，募人开垦荒田，成绩极好，增加了大量粮食生产，是南宋垦荒屯田政策的创导者。他病重时，张九成去探望。解潜流泪说：“我生平立誓要和金贼战死于疆场之上，哪知不能如愿。”说罢就死了。

张九成是南宋的忠义之臣，为人正直，毕生和秦桧作对。秦桧当权时，张九成被贬在南安，到秦桧死后才出来做官，后来追赠太师。他既和解潜交好，可见解潜也是忠义之士。

张九成是杭州人，绍兴壬子年状元。对策时论到刘豫（金人设立的傀儡皇帝）说：“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，中国有必兴之理。夫好战必亡，失其故俗必亡，人心不服必亡，金皆有焉。刘像背叛君亲，委身夷狄，黠维经营，有同儿戏，何足虑哉？”这篇策论传到了汴梁，刘豫见了大恨，派刺客来行刺，但张九成不以为意，时人都佩服他的胆识。

这篇策论却也引起了一个可笑谣言。有一天高宗向群臣说：“有人从汴梁逃回来，说张九成在刘豫那里做官，真是奇怪。”一个臣子奏称：“张九成在盐官县（今浙江海宁）做官，离杭州不到一百里，两天前还刚有文书来。”原来张九成那篇策论痛骂刘豫，在汴梁传诵很广，有人一知半解，把刘豫和张九成两个名字拉在一起，以为张九成在刘豫手下做官。

张九成状元及第后，第二年娶马氏为继室。马氏是寡妇，本有个儿子，再嫁后孩子由婆婆龚氏抚养。马氏嫁给张九成后过得两年逝世。张九成去会见龚氏，照料妻子和前夫所生的儿子。龚氏老太太逝世后，张九成替她作墓志，详细叙述马氏再嫁的事实，并不讳言。时人都佩服他的坦白和厚道。

(见《画影》)。他的作风和解洵刚好是两个极端。

三十三 角巾道人

浙江衢州人徐逢原，住在衢州峡山，少年时喜和方外人结交。有一个道士，名叫张淡道人，在他家中住，巾服萧然，只戴一顶青色角巾，穿一件夹道袍，并无内衣，虽在隆冬，也不加衣。每逢明月之夜，携铁笛至山间而吹，至天晓方止。

徐逢原学易经，有一次闭门推演大衍数，不得其法。张淡道人在隔室叫道：“秀才，这个你是不懂的，明天我教你罢。”第二天便数他轨析算步之术，凡是人的生死时日，以及用具、草木、禽兽的成坏寿夭，都能立刻推算出来，和后来的结果相对照，丝毫不差。

这道人最喜饮酒，时时入市竟日，必大醉方归，囊中所带的钱，刚好足够买醉，日子过得无挂无碍。人家都说他有烧铜成银之术。徐逢原要试他酒量到底如何，请了四个酒量极好之人来和他同饮，自早饮到晚，四人都醉倒了，张淡还是泰然自若，回到室中。有人好与去偷看，只见他用脚勾住墙头，头上足下的倒挂在墙上，头发散在一只瓦盆之中，酒水从发尾滴沥而出，流入瓦盆。

道人有一幅牛图，将图挂在墙上，割了青草放在图下，过了半天去看时，青草往往已被牛吃完了，或者是吃了一大半，而图下有许多牛粪。

道人有一徒弟，是个头陀。有一次张淡道人将那幅牛图

送了给他，又命他买火麻四十九斤，绞成大索，嘱咐道：“我将死了，死后勿用棺材殓葬，只用火麻绳将我尸身从头至脚的密密缠住，在罗汉寺寺后空地掘一个洞埋葬。每过七天，便掘开来瞧瞧。”头陀答应了。果然道人不久便死，头陀依照指示办事，过了七日，掘开来看，见道人的尸体面色红润。如此每过七日，就发掘一次，到四十九日后第七次掘开来时，穴中只余麻绳和一双破鞋，尸身已不见了。

徐逢原曾赠他一首诗，曰：“铁笛爱吹风月夜，丧衣能御雪霜天。伊予试问行年看，笑指松筠未是坚。”张淡道人用一匹绢来写了这首诗，笔力甚伟。（出洪迈《夷坚志》）

这张淡道人只不过是方士之类的人物，并不是甚么剑客。